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周文代表作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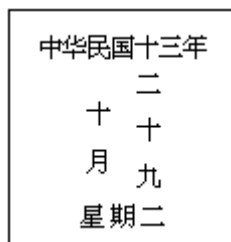
周文代表作

小说 烟苗季

第一章

—

高大玻璃窗外的太阳偏斜了，透过窗边倒垂的芭蕉叶丛射进零零碎碎的黄光来，直窥着那板壁上挂的一本日历。



白胖的圆脸，有着一对阴锐眼睛和两撇浅八字胡的赵军需官，用手指很凶的揭开这一张日历，愤愤的扯它下来，便掉过胖脸来粗声喊道：

“赵得贵！天天叫你记得撕日历！撕日历！你看你又忘啦！哼，一天到晚就只晓得去和别的勤务兵又麻将！……”

他这宏亮的喊声，震得屋角都起着回响；在他坐的台子旁边，他那围着白纱帐的眠床上，摆成一个大字形，横躺着就睡熟了的陈监印官，也都一惊的睁什他那苍白瘦脸上的眼睛皮，从两条眼缝凸出那模糊的网满红丝的眼珠，莫明其妙的看一看，立刻又闭拢眼皮，张开死鲑鱼似的嘴，现出两颗黄澄澄的金牙齿尖，“呼——哈”“呼——哈”地又打起鼾来。

穿着灰布军服的赵得贵，蹲在床的斜对面，在那靠壁堆了一排银元箱和煤油箱之间，地上密麻的排着十几盏红色圆灯坛的美孚灯。他正在一盞一盞地灌进煤油去。忽然听见赵军需官的喊声，吓得拿着油罇的手一抖，一股煤油一偏就泼在地板上。

“你傻啦！”赵军需官愤愤的用手掌在面前的账簿上一拍，就站起来。“你看又把洋油泼满一地！这么不小心！虽是公家的东西，也要晓得爱惜！喂，过来，我问你！”

赵得贵不高兴的嘟着喇叭管似的嘴站在他面前，忸怩地用两手的指头扭弄着胸前灰军服的铜钮扣。

“喂，还有一桶洋油哪里去了？”

赵得贵一惊，知道那件事被发觉了，不由得慌乱了一下；但他镇静着，很快掉过脸去伸一根手指指着前面那排煤油箱：

“那不是？十箱，通通在这里。”

“不，我不是问你这十箱。我是问你从前那十箱。”

“军需官，你不是看见那十箱是一箱一箱用完的？天爷在上，真是！”

“不，我不是问你那十箱。我是问你从那十箱里一点一点匀出来的那一桶。”赵军需官说到这里，嘴唇恶狠狠的张开，两只眼睛却笑着，偏着头，在审察着赵得贵的脸色。

“没有。”赵得贵斩截地回答。“真的没有。”

“哼，说谎！”赵军需官怒怔一对眼珠子。“在我的面前，你还玩什么花头？把手放下来，别弄着钮扣！你来了这样久，还一点规矩都没有！别人看见了，成什么体统！说话的时候要好好立正！你在我的面前什么都不要紧，但撒谎可不行的。那桶洋油……我是说你卖给恒丰祥家管账先生的那桶洋油！”

赵得贵的脸通红了，红得就像一块火砖。他的两手直直垂着好像没有地方搁似的，一面扭弄着军裤的裤缝，一面答道：

“哪里。没有。”

“你还嘴硬！你卖给那管账的刘先生是多少钱我都知道了！就是叫你到恒丰祥去送洋油来的那天下午！那天下午你碰见高妈没有？”赵军需官的两眼又含着笑了，眼光阴锐的紧盯住他，像要直透进他灵魂里面。

赵得贵的脸更红了，避开赵军需官的眼光，颓丧地垂下头。

“我说给你听。那天恒丰祥请老太太吃饭，高妈跟随去的，她就在柜房碰见你！”赵军需官说到这里，立刻拿起一支白金龙香烟来，含在嘴上，用大指捏开打火机，一点纯青的火就跳起来。他燃了香烟之后，使劲的吸了一口，把一团白色浓烟吹在赵得贵的脸上。他闲适地鉴赏着他脸色的变化。

赵得贵忽然抬起脸来，脸由红转青。

“哦，军需官，我那天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忘了报告了。就是那天军需官叫我去叫的洋油是十二箱，当时老太太说拿两箱送到公馆里去。”

赵军需官的心咚的一跳，赶快瞪他一眼，打断他的话。接着就慌忙射出眼光向前面门口一扫；幸而门口那儿是空荡荡的，透着一片光。眼光收回来的时候，看见陈监印官仍然在床上横躺着，一点也没有动，从死鲑鱼似的嘴里“呼——哈”“呼——哈”地在大声打鼾。他才放心的吐出一口气来。

——哼，这家伙居然要报复我！——他这么想着，便圆睁两眼愤怒了。想拿起手掌来铁铁实实的打他几耳光。但他立刻记起那两箱洋油的事情和这家伙曾经知道的这两箱洋油以外的许多事情，他又才勉强把鼻孔里粗大的呼吸和缓下来，但仍然两眼不瞬的瞪着他的脸。他这样感慨地觉着：

——以为说用自己人作心腹，谁知自己人竟是他妈的心腹之患！是的，我早迟一定要撤掉他的！

“哈，我也当了禁烟委员了！”忽然旁边这么喊了一声。两个吓一大跳，都赶快严重的把脸旋风似的掉过去，一看，门口那儿空荡荡的，并没有别人进来，就只陈监印官仍然横躺在床上，两眼闭住，咂咂嘴，又大声打起鼾来。

但随即鼾声又停止了，咂咂嘴：

“哈哈，不敢当！不敢当！……”

赵军需官和赵得贵都皱着眉头忍不住笑一笑，互相看一眼。“自然自然！”陈监印官又动着他那死鲑鱼似的嘴唇模模糊糊说起来了。“呃。……呃。……这虽然可以弄它几万，但也……不过……呼——哈……呼——哈……哪里哪里……”

赵军需官哈哈笑了起来。

“哈哈！”赵得贵也笑了起来。

赵军需官立刻皱着眉头，鼓起两眼瞪着赵得贵。

赵得贵赶快把嘴闭住了，但还是忍不住：

“嘻嘻！”

“有什么好笑！”赵军需官把脸沉了下来。

门口忽然黑了一团，随即出现一个头在那儿探一下。

“哪个！”赵军需官大声喊道。

陈监印官忽然停止鼾声，吓得睁开了眼睛。

门口那一个头也进来了，是一个小勤务兵，端正地站在门口：

“报告军需官！监印官在这儿没有？有公事请他盖印。”

陈监印官睁大两眼愣了一下，随即坐了起来，看了那小勤务兵“呵呵！”他恍然地说。用手指揉了揉眼睛，站起来就走。但走不两步，他却又一愣的站住了，向那勤务兵说道：

“你去，我就来！”

随即他就转身到赵军需官面前来了。

“表哥，”他说。“我跑来等你就等睡着了。请你借五十块钱给我。”

赵军需官皱紧眉头：

“你下月份的薪水不是已经支去一半了么？”

“监印官！”那小勤务兵又喊道。“那公事等着盖印的。旅长说，那是清理官产的一件，等着就要发出去的。”

“晓得了！就来！”陈监印官愤愤的瞪他一眼，随即又掉过脸来嘴角含笑地望着赵军需官。

“喏喏，我这算作是私人向你借的好吗？”

赵军需官笑了一下：

“我自己哪里有钱呀！你晓得。”

“那么你把下个月那一半支给我，好吗？”

“我算给你听：现在各营连的伙饷，上个月的还没有发，征收局拨来的款子也还没有提到，太太前天还叫我送三千块钱去，……你看我们这一个月亏空了这许多，现在就只希望那两笔官产收来救急！这是你也晓得的。好了，你赶快去把那件公事印好发出去吧，我对这正等得急呢！”

“啊啊啊啊，我才向你借几十块钱，你就给我报了这许多！我又不是来

查你的账的！”陈监印官有些气愤了。“自然我知道你等得急！为那官产的事情，那事主陈大兴前天不是提了一包东西到你家里么，你还说你没有钱！”

赵军需官脸红了，立刻带着责备的声音说道：

“表弟！你别胡说八道！”

“我只要你把那下一半支给我。”

“此刻没有现钱呀！”

“那么票子！”

“票子也没有呀！”

“啧啧！唉，你这人，真是！”陈监印官急得脸红筋胀的跳起来“好了好了，”赵军需官赶快陪着笑拍拍他的肩头。“你去把公事办了来再说，好吧？你看你那勤务兵还在等你呢！”

陈监印官无可奈何的叹一口气，就转身跟那勤务兵出去了。

“嘻嘻！”赵得贵还望着他出去的背影笑了一下。

“有什么好笑！”赵军需官立刻瞪了赵得贵一眼。“哼，一点规矩都没有！去把洋灯通通上好了来再给你说！”

赵得贵嘟着喇叭管似的嘴向满地美孚灯那儿走去；但立刻他又站住，迟疑了一下，就转身走来了。他站在赵军需官的背后，嘴唇先动两动，两手的指头扭弄着胸前的铜钮扣，然后说：

“军需官！我今天遇着我家大伯伯，他是听见军需官要放禁烟委员的消息跑来了！”

赵军需官对着面前摊开的一本流水簿子坐着，只微微偏过半面脸来，挺着颈根，楞着两眼听下去。

“他说，给军需官道喜！他送了四块腊肉两只鸡来，我都交给老太太了。大伯伯说，他们这些年因为年成不好，租谷不好收；去年江防军打来的时候，他又很吃了不少的亏；并且去年他的佃户和别的佃户还闹了一次抗租的风潮；……今年有些敷不下去了！他说，一笔也写不出几个‘赵’字，少不得来求军需官，将来赏他一个小委员……”

“晓得了！”赵军需官粗声的说，心里却不高兴地想：

——哼，你家大伯伯！他大概忘了去年我们打败仗退走的时候，送几口箱子到他那里去寄放都不肯！哼，他现在也记起了军需官……

他一想到这里，却也觉得很高兴：

——他究竟也来找我来了！但他家二伯伯还不敢来找我呢！

那一个有着络腮胡的二伯伯，记得当母亲守寡的那年，他们在祖坟山办清明酒的时候，当着那许多人，他是怎样一手指着天，一手扣着屁股，诅咒地说要怎样的看见我们“披襟襟，挂柳柳”¹呵！好，我将来就要坐着拱竿的绿纱轿，轿后跟着两个背盒子炮的勤务兵打他们门口闯过去给他看看！……

¹ 披襟襟，挂柳柳，即穿褴褛衣服的意思。——作者注

他兴奋了起来，立刻把颈根一挺。他把香烟插在嘴角，半闭着一只眼睛，挺舒服的吸了一口，让两条白色烟龙打鼻孔从容不迫地直爬出来，轻轻飘散。他又想起将来差以后的计划来了：

——不错，将来我的手下至少也要派四个小委员。老婆的弟弟自然是一个。前天恒丰祥老板曾经向我讲起他少爷，那恰恰是由他经手帮旅长又买一份水田的那天讲起来的，那自然是不好推脱的！还有……

他越想下去，好像觉得自己已不是坐在旅部的军需室，而是禁烟事务所的委员室了。

抬头一看，在他坐的办公桌前那明亮亮的玻璃窗外，天井里的黄色阳光更加明亮起来，好像在发笑。窗边五株黄了叶尖的芭蕉看来都好像特别光亮。他于是快活地摸着自己浅浅的八字胡喊道：

“赵得贵！去给我喊一个理发匠来！”

他掉头来看时，见赵得贵正在给美孚灯们上煤油，他又才恍然地阻止他道：

“哦哦，现在不忙吧！”

二

陈监印官跌跌撞撞走来了，两眼慌张地，在门槛上把脚尖踢了一下，他身子一撞，青毛织贡呢马褂的袖口就挂在门边的一颗铁钉上，撕了很大一条口。他皱着眉头看看，骂一声“妈的”就进来了。他伸手拍拍赵军需官的肩头，很严重的把嘴凑到他耳边，悄悄说：

“喂，表哥！我刚才印公文的时候，又听见李参谋在隔壁——”

赵军需官立刻严重地给他递一个眼色，掉转头去喊道：

“赵得贵！去给我泡一壶茶来！哪，就拿前天王营长送来的那普洱茶，泡浓点！”

他看见赵得贵拿壶出去了，才望着陈监印官让他说下去。

陈监印官好像忽然机警了起来似的，跟着赵得贵追到门口，见赵得贵去远了，还向外边的一间房间看一看，只见远靠那边窗下的四五个录事都在悄悄的伏在桌上抄公文，他又才转身走来。

“嗨，这家伙又在那儿发牢骚了！”他脸色很严重的说，两只好像睡不醒的网满红丝的眼珠竭力睁大着。“我听见他好像又在向着余参谋和沈军医说，——余参谋这人倒无所谓；我顶厌恶的就是那‘吃洋杂碎’的东西！他是什么东西？一个外国医院当看护出身的，一个吃洋教的家伙！他给参谋长做过一回媒，妈的就‘扬’起来了！那回当着旅长面前他还故意问我：‘喂，你那天买了半打香水是送给谁的？’害得我挨了太太的一顿好骂！——呵唷，

我又扯远了，还是说回去吧。我听见李参谋说，他说，妈的，今年的禁烟委员，参谋处竟一个都没有得到！他说他们这几年是怎样跟随旅长转战了几多地方，每次他们都在前线，上半年赶走江防军那次战争，他在挖断山还几乎受伤！呵唷，丑死了！他受什么伤！我从壁缝里一看，周团长也在那儿。他向周团长说，他就要接吴参谋长去了。你知道吴参谋长和周团长是拜把的弟兄……”

赵军需官越听越皱起眉头，着急地看着他；他说了这一大堆，还摸不清他所要说的要点是什么。于是打断他的话，抢着笑道：

“喂喂，你究竟要说什么吓！”

陈监印官被他这突然的一问，说不出来了，好像他的思路被塞住了似的，苍白的瘦脸急得胀红起来。

“我……我的意思是，如果参谋长——”

他的话又被打断了。因为门口忽然闪进一个旅长的马弁——吴刚——来。吴刚是一个圆圆的小白脸，两腮红喷喷地，像一个苹果，拦腰围的黄皮子弹带和挂的盒子炮都在闪光。他一跨进门槛，老远就伸出手指指着陈监印官喊了起来；他故意不喊他监印官：

“哈，舅老爷！我哪处没有找你去来！太太叫我来叫你吃晚饭后到公馆去一下。”

陈监印官着急地红着脸问：

“太太叫我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吴刚回答着，却挤一下眼睛，之后，他就伸出一手掌到赵军需官面前：

“军需官！支五块钱给我好吗？妈的，昨天晚上又输他妈的了！”他一面说着，看见桌上有一架长方镜子，他便顺手拿起来照着自己擦满雪花膏的脸。他偏着脸这边看看，又偏着脸那边看看，见鼻尖与鼻翼之间的凹陷处有一粒雪花膏还没有搓匀，他便伸一根手指擦它一下。之后，就对着镜子撇一下嘴唇。

赵军需官从吴刚的军服下面的裤腰带上拉出一个绣着一朵粉红色牡丹花的香囊来，笑道：

“哈，你这是哪里来的？你的钱不是输的吧？”

陈监印官的脸色顿时严重起来：

“嗨！这不是秋香的吗？我有回看见她在太太房里做的！”他喊着，同时皱着鼻子向吴刚幌了一幌。

吴刚登时脸通红了，马上把香囊扯了回来，转身就跑，一面说：

“呵呵，旅长要走了！”

赵军需官举起一只手来喊道：

“喂，吴刚，你今天下午去不去接‘你家的’参谋长？你帮我问候他，啊？你就说我有事不能来！”

“晓得晓得。”吴刚不停的跑着，一面掉转头来连连回答。“我去不去还不定——”

他的胸口忽然被什么东西猛撞一下，砰的一声响。他吓得倒退一步，一看，是一个刚跨进门槛的一个马弁——伍长发。

伍长发是一个油黑脸的大块头，他那围在腰间的黄皮子弹带和挂的盒子炮在他那庞大的腰围上鼓了出来，更显得他的蛮气。他铁桩似的站在门口边，一手摸着胸口被撞痛的地方，圆圆凸出一时眼珠直瞪着吴刚，嘴唇恶狠狠的颤动着，好像要咆哮出来。

吴刚也圆睁一对眼睛瞪着他，侧着身子，一溜的跑出去了。

“哼，妈的兔子！”伍长发见他跑远了才咆哮出来。他走进来，愤愤的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床的木架子都嚓的一声。

他伸手在赵军需官的烟罐子里抽出一支香烟来。赵军需官皱一皱眉头。

“你晓得吧，”伍长发一面吸着烟，一面向赵军需官说。“这家伙是什么东西！擦雪花膏，在旅长面前献媚，妈的，所以旅长什么都喊：‘吴刚，拿烟来！’或者，‘吴刚！拿尿壶来！’你以为他能上火线么？——屁！”他拿着香烟的右手伸出中指就愤愤的在左掌上戳了一下。“就因为他长得漂亮，旅长才向吴参谋长把他要来的，妈的，狗东西就狂了！监印官，你晓得，前天太太还骂他呢！叫他不准妖精妖怪的！——哦哦，监印官，太太请你晚饭后去一去。”

“我晓得了。”

伍长发忽然发现桌上那一架明晃晃的镜子，他便拿了过来照着自己的脸。那虽是常常照的脸，但自己猛然一看时也吓了一跳。那是怎样油黑的脸呵，凸出的额头，粗乱的眉毛，有点向左歪的鼻子，一个大嘴巴。他皱着两眉就摇一摇头。

“军需官，”他掉过头来笑道。“你是懂相法的。请你帮我看看今年走的眉运到底好不好？那天一个看相的向我说，一到走眼运就好了，对不对？”

赵军需官不屑地白他一眼，随口说道：

“很好，你的眉运。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公事呢！”

伍长发赶快陪笑道：

“呵呵，对不住，对不住。我改天再来请教您，好吗？”他红着脸一面把镜子放回桌上，一面自言自语着：“他们说今年的眉运是桃花运呢！”见没有人答理他，他于是站了起来，转动着头在房间里四面望望，使劲的吸了一口烟就走出去了。

“唉唉，真要命！”赵军需官皱一皱眉头，赶快把烟罐关了起来。但他随即又后悔了，觉得这忽然给伍长发以难堪，似乎不大好，因为对于他将来总有用得着的时候。他就这么偶然地望了那伍长发刚走出的门口一下，想：

——我下回应该要谨慎些才好！

“你刚才的话不是还没有完吗？”

“呵呵，”陈监印官见赵军需官突然问他，立刻又紧张起来了，严重的睁大着两眼说下去：

“我是说，我刚才看见李参谋同周团长到郑秘书房间去了，旅长正在那房间。我很担心我们这委任状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们会在旅长面前说什么呢！”说到这里停下了，嘴巴张开，现出两颗黄澄澄的金牙齿，他就这么呆呆地望着赵军需官的胖脸；好像说，你看怎么办？

赵军需官也怔住了，呆呆地看了他好一会，不说话。他感到有些焦躁起来，伸手到桌上去拿香烟，但一见陈监印官拿出一盒茄力克香烟来了，他便把手从桌上缩回，在陈监印官那盒子里拈出一支香烟来，点燃，含在嘴上，竭力安慰着自己似的说道：

“我想，很难吧。那天太太不是说过，我们这防区内的三县，旅长已向司令官在电话上说定，决定你，张副官长和我，我们三个？大概——”

“不，很难讲，”陈监印官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斩然地说。“旅长的脾气你晓得，比如上半年打回这里来的时候，他原说把烟酒公卖局给我的，但后来他又让给周团长兼差去了！他就是二心不定，怕人家说闲话！”

赵军需官的心这回可着着实实跳了一下，后脑上好像被谁击了一下似的，有些发昏了。他立刻感到这危险首先就袭到自己身上。——陈监印官和旅长是直接的亲戚关系，张副官长和旅长从小就一块长大的，就只有自己是……

想到这里，全身都发烧起来了。他站了起来，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站起来，立刻又坐下去。他心里感到非常的慌乱。

“你借五十块钱给我好吗？”陈监印官忽然说。

赵军需官的心里恍然明亮了一下：

——哦哦，原来为的这个！

他才宽慰的吐出一口气来。但他一想起李参谋这家伙确也活动得最厉害，天天跑到周团长家去打牌，前天晚上喝醉了回来还大发牢骚地谩骂……他又觉得陈监印官的话不无原因了。他看着陈监印官的脸犹豫了一下。

“真的，今天没有钱，明天好吧？”

“可是我今天真是等着钱用。请你帮我设法吧？”

——妈的，这东西今天硬要挟我！——赵军需官愤愤的想，但嘴角却强笑着说道：

“好吧，晚上怎么样？”

“好，就晚上吧。”

“喂喂，”赵军需官立刻把声音放低，笑一笑，说。“你晚饭后见着太太的时候试问一问那委任状，如何？”

四

“报告！”

一个宏亮的大声忽然在门口那儿喊了起来，两个都吓了一跳。

赵军需官赶快昂起头，很神气的应道：

“可以。”

但一见走进来的是一个高个儿，大脑壳，满脸放光，一嘴胡子，笑嘻嘻的张副官长，赵军需官便不安的跳了起来：

“呵呵，是你呵！别开玩笑，别开玩笑，你进来就是，怎么喊起‘报告’来了？请坐，请坐！”

他慌忙说着，连连点着头，让开自己坐的椅子，伸开两手陪着笑。

“哈哈！”张副官长宏亮的笑了起来，同时举起穿着灰哔叽军服袖子的手来，手掌在脸前动两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看见就只你们两个，悄悄的，在耳朵逗耳朵。哈，我想，他们一定有什么好事情。什么好事情？一定是陈监印官的事情，是吧？”

他说着，就对陈监印官挤挤眼睛，随即就把冲着大葱气味的嘴凑在陈监印官的脸前，很严重地悄悄说：

“是吧？昨天晚上白玫瑰那儿好吧？”

陈监印官的脸通红起来，连耳根都红透。

“哈哈！对啦！一定是白玫瑰了！刚才吴刚跑来向我说，今天早上他在白玫瑰家门口碰见你红着一对眼睛出来。哈哈，对吧？”他把脸离开陈监印官的脸了，但随即又凑拢去，悄悄说。“那货儿是小脚，是吧？”接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

陈监印官带笑的瞪他一眼，拿出烟盒来，自己拿起一支烟，就把烟盒送到张副官长面前笑一笑：

“副官长，请抽一支烟呵！”

“哈哈！”赵军需官也跟着笑了起来。“原来你已经上手了吗？唉，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

看见张副官长拿起一支烟来，赵军需官便捏燃打火机凑到张副官长的烟头上去。张副官长点点头说：

“磕头磕头。”便把烟抽燃起来。

赵军需官见赵得贵把泡好的一壶浓茶拿了进来，他便赶快倒一杯，放到张副官长面前。

“副官长！你尝尝看这茶好吗？这是王营长这次保送那批鸦片烟到省城去了回来的时候带来的。你看还不错吧？”

“磕头磕头。”张副官长又对着他放下的杯子点点头说，赶快把嘴唇凑到杯子边去，但他浑身一抖，赶快又把嘴离开杯子了，吹了一下，咂咂嘴，

然后点头说：

“呃，还不错。军需官，旅长问你，由王营长经手的那些刚招来的新兵饱册送来没有？”

“已经送来了。”

“还有，”张副官伸手到灰哔叽军服袋子里掏出一张蓝格电报纸来，脸色严重地说。“这是旅长刚才交给我的一个电报。哪，你看。旅长这次新买的五百支步枪，大概后天就要运到了。只是划拨的这笔款旅长问你准备好了没有？旅长说，外国人那方面是绝对不能失一天信用的！这是最后付的一部分余款，他们已对我们很通融了！”

“准是准备好了！”赵军需官说，忽然皱着眉头，掉过脸来给赵得贵做一个脸色叫他出去了之后才说。“只是周团长的烟酒公卖局还有三千块钱没有缴来呀！有人说他扯去买手枪去了呢。”他把‘买手枪’三个字说得特别重，故意严重地看着张副官的脸，觉得这就给周团长报复了一下。

张副官立刻跳了起来：

“那怎么行？那怎么行？”他也严重地圆睁两眼紧紧盯住赵军需官。一会儿他又伸起一只手掌搁在生满一圈胡子的嘴边，悄声对着赵军需官的耳朵说：

“我早就知道他有野心的！我早就向你说过，是吧？我们看吧。”

他愤愤的坐了下来，手在桌上一拍：

“哼，其实从前他那团长的位置还该我的！他是什么？他不过是从敌人部队里拖了一营多人来的营长！”

他把手又向前一举，更兴奋地：

“说起来，这又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从前我和旅长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副官长！”陈监印官插嘴道。“这回的五百支枪运来的时候，旅长不是又要成立一个补充团了么？我想大概是该你的了！”

张副官长郑重的看了他一眼，随即叹一口气：

“很难说，”他想说：恐怕是该王营长的吧？但他竭力抑制着，把话转到另一方面去。“吴参谋长不是今天要到了吗？这就不知道他要捣些什么鬼呢！从旅长的口气里，似乎也在诧异着，怎么吴参谋长的假期还没有满，就忽然回来了呢？不过旅长有许多事常常二心不定的，假使吴参谋长一回来，他和他一商量，事情又不晓得会怎样变化呢！”随即他又把一只手掌搁在嘴边悄声说。“我们这里都不是外人。照我看来，旅长应该要赶快抓些实力在手上才好！不要光是顾面子，怕人家说闲话。什么私人不私人，实力抓在自己人手上就是自己的！吴参谋长这人很难说，上半年的那次战争以后，旅长不是知道他同周团长在和江防军私通消息？虽是还没有证据，但终是靠不住的！对吧？”他说到这里，就伸出食指在空中一点。“而且这回吴参谋长请假回家去买了一座大洋房，还有几百亩田，请问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而且

他买的这些财产就在江防军的防区内呢！如何？”他兴奋的向前摊开两手，偏着头直看着赵军需官。他看见赵军需官也严重着脸色点了点头。才放心的吐出一口气来，他想：

——这些话给赵军需官说了是再妥当不过的。

“其实呢，”他息一会又说。“旅长虽是很英明，但有许多事情总得我们大家替他想想才好。人家说，‘亲戚！’不错，亲戚！怎么样呢？难道亲戚不对么？其实现在的世事只有亲戚才靠得住！照我看，现在这拖队伍的风气是很不好的，有许多人在这个部队当连长，一拖过去就是营长，再拖到别的部队去是团长，再拖，旅长，再拖，师长，真是谁都想干！所以我敢说只有亲戚才靠得住！”他说完，觉得很痛快，于是射出明亮的眼光扫了面前两个人一眼。

“啊呀！”他忽然诧异的叫起来了，伸一根手指指着这所谓亲戚的陈监印官那撕破了的袖口。“你那是怎么弄的？”

陈监印官脸红一下，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慷慨，他便抓住那毛织贡呢马褂袖口“嚓”的一声索性把它撕了下来，丢了开去：

“这是刚才挂破的！反正我打算重新做它一件！”

赵军需官见正经话要岔开了，赶快抢着说：

“副官长！你听见李参谋又在骂我们吗？他又在说今年禁烟的事情……”

“什么？”张副官长立刻跳了起来。“这家伙如果再捣蛋，我说过，我的拳头是不认人的！说起来，我同旅长年青的时候就一道拖辫子，我还怕他什么吗？而且我听说这回的清理官产，那吃洋教的宋保罗还送了他一笔不小的数目呢！怕我不知道么？像那天晚上他那样子装疯发脾气，我真想捶他一下！他算什么东西？他不过是从前吴参谋长当团长时候的一个马弁！妈的，他竟当了少校参谋！”

赵军需官淫猥地笑一笑，悄声说：

“副官长，他们说他和吴参谋长一床睡过呢！”

“哈哈，那真才他妈的丢——”张副官长忽然把下面的话打住了，因为门口那儿正送来一个喊声：

“赵军需官！”

他便很严厉地望着门口。

赵军需官也严重的向门口望着，随即抢过去几步喊道：

“呵呵，余参谋么？”

五

门口一黑，余参谋就走了进来。这是一个瘦瘦的尖下巴的长条子。他一看见张副官长和陈监印官都在那儿，便迟疑地在门槛边站住了，带着一种抱

歉的脸相，伸手抓抓后脑勺。

“呵呵，你们有事，我回头再来。”他说着，就赶快转身。

赵军需官抢看喊道：

“呵呵，我们没有什么事情。余参谋，你是不是来拿你支的钱？”

“是的是的。”余参谋就又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对不住得很，我这儿的零钱没有了。晚上你再来拿好吗？哦，余参谋，我请你在这儿谈几句话，好吗？”他边说，就边向余参谋点头向门外走。

就在这当儿，忽然听见隔壁那面的大天井中起了一阵骚动，接着就听见吴刚大大的喊了一声：

“旅长下来啦！”

接着就听见许多很熟悉的马弁们的脚步声都向着天井那方跑，跑得轰隆轰隆地响。在这些脚步声中，还夹着一群洋狗的叫声，“汪汪汪”地好像在争先恐后一连串跑了出去。越跑越远，声音也越叫越小。

“呵，旅长走了！我去！”张副官长慌忙站起来，抢在赵军需官之前就跑出去了。

陈监印官一听见旅长走了，好像松了一口气，立刻就打起呵欠来了，眼眶滚出来两颗泪水。

“我也过履去！”他自言自语地，也跟着跑了出去。

赵军需官见房里空了，就又把手一伸，让余参谋回进房间来。余参谋不高兴地想：

——唉唉，真气派！把人家这么带出带进的！难道我是你的什么东西吗？

但他勉强使嘴角强笑着，抬起脸来望着赵军需官。

赵军需官从袋子里拿出一包银元来，放到余参谋手上：“这里是三十块，”他的脸红了一红，说。“刚才我说没有零钱，是因为陈监印官在这里的缘故。请你先拿着这，好吧？其余的今晚上再拿，好吗？”他觉得自己的脸这一红，虽然很讨厌，但又觉得这也好，因为这使余参谋看来是一种真诚的表示。

余参谋好像很感激似的笑了起来，但他立刻又不笑了，因为张副官长正一路喊着闯了进来：

“唉唉，我真糊涂！赵军需官，我的那张电报呢？快些！旅长在营门口等着我呢！”他慌慌张张抢上前，拿起那张电报又慌慌张张跑出去了。

赵军需官又估量了面前的余参谋一下，就大着胆子说道：

“余参谋，听说李参谋刚才又在骂我，是吗？”

余参谋吓了一跳，目怔口呆地看了赵军需官好一会儿，才摇一摇手说：

“呵呵，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不，我听见的。他不只骂我一个，他是在骂我们许多人呢！”他把“我们”两字着重说了出来，显然是把张副官长和陈监印官等人也包括在里面了，他觉得这更显出自己说话的力量。

余参谋觉得为难起来了：

——我自己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才好呢？

他迟疑着，最后是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模糊说道：

“我真没有听见什么，不过，像李参谋那样一个草包，说话是很随便的，我想他难免有时伤着人的地方。”他说到这里就停住了，见赵军需官只是笑望着他，不开口，而那笑简直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笑。他心里有点迟疑起来了。

——怎么办呢？——他想。要离开又不便马上离开。他于是把自己立立在一调人的地位又说下去：

“比如那天他喝醉了回来，拍着桌子骂，那的的确确是在骂勤务兵，但恰巧你进我们房间来，那……那……这个……那的确是你，不，那的确是大家的误会。其实这些小事都见不得许多净……至于他刚才，只是向我说他今天要接参谋长去。”

赵军需官觉得从他口里得到的话已很够了，见他把话转开去，他也就顺着他转开去：

“哦哦，参谋长今天回来了？糟糕，我今天简直没有一点空。请你见着参谋长的时候，顺便帮我问候一下吧。对不住。我今晚上一定在这儿等你。”

他把余参谋送出门口，看见那又白又红的瓜子脸儿的李参谋，穿着一套青哔叽的军服站在走廊下天井边的阶沿上，左手叉腰，右手拿着一根马鞭在指着远远的一个马夫喊道：

“马还没有配好么？妈的，你在干什么的！”

赵军需官于是故意拍拍余参谋的肩头，装作和余参谋很亲密样子。余参谋便站住了。赵军需官的手就在他的肩上不放下来，用着使李参谋大致可以听见的声音说道：

“很好。你的话很好。礼拜天请到舍下去打牌好吧？我还想同你谈谈。”

余参谋开始很感动，但一听他说下去，心里有些慌乱了：

——妈的，可恶！这家伙在利用我！——他想着，从眼角看了李参谋一眼，见李参谋也在愤愤的看他。他又觉得为难起来了：

——妈的，于我屁事！就把我夹在中间！但他不得不笑着向赵军需官点点头道：

“很好，好，很好。”

“李参谋！”赵军需官大声喊道。“你要接参谋长去么？”李参谋把拿鞭子的手背在背后，掉过那又红又白的脸来没有表情地答道：

“不，我不去。”

一个勤务兵跑到李参谋的面前立正，两手垂下说：“报告参谋官！参谋长恐怕就要到了！马还没有配好！”李参谋的脸红了起来，右手把鞭子举了起来喊道：“胡说！”他愤怒的把脸掉开，就腰骨笔直的摇着鞭子跑出去赵军需官恶笑地望着他那消失了的背影就挤一下眼睛。

第二章

—

李参谋右手摇着鞭子走出大堂外。他直着腰，昂着头，两只钉了铁圈的皮鞋后跟踩在石板路上囊囊囊地直向外边走来。他全身都感到紧张，两颧都好像紧绷绷的发烫。恨不得马上就飞到吴参谋长的面前去。他想：

——唉，参谋长如果今天还不来，简直不行了！妈的，我一定向他说去，那禁烟的事情……

他的脑里就闪现出郊外的景象：一乘四个轿夫抬的绿纱窗的轿子，后面跟着三四个穿灰军服的勤务兵，正打那太阳黄光晒着的红崖旁边树荫下经过。他全身的血都更加热涌起来，手指都发胀一根柱头撞了他的胸口一下，他才吃惊的醒了，愕然的看一看。又走起来。想：

——我一定要一个人接着他才好。我要先向他说，他二太太的病已经全好了，当那天她忽然厉害起来的晚上，是我亲自去找了沈军医官去请那教堂里的外国医生给她施手术的。那天晚上我真是全身都跑得是汗！……呵呵，前天晚上我拍着桌子大骂的事情，我确是有些鲁莽，怎么我不早看清楚一下老赵回来了没有？但我一定要向参谋长说，只说我骂的是勤务兵，而且是喝得滥醉了以后。不然的话，老赵这家伙散布的谣言，参谋长虽不致相信，可是我在参谋长的信任上难保不受影响……

前面，那两个小方天井之间的甬道前面，张副官长在那儿的门口出现了。他手上拿着一张电报纸，一摇一摇地走了进来，心里正在不高兴：——旅长怎么叫王营长任补充团长而不是我呢？我比他的经验丰富得多！虽然他是旅长的侄儿子！……

两个穿灰布军服光了头的兵士正坐在那太阳晒不着的天井边，愤慨的谈讲着，没有发觉他进来。尖下巴的一个用手掌在裸露出的黑毛大腿上一拍，喷溅着唾沫星子说道：

“妈的，我们上个月的饷还不发下来！难道要把我们饿死吗？一顿也是稀饭，两顿也是稀饭！”

他旁边的，那塌鼻子凸眼珠的一个，呸的吐出一口口水到天井去，冷笑地接着：

“哼，还是他们第一连舒服，这回同着营长保送鸦片烟到省城去来，都分了几个了！”

“妈的，这样不行的！”尖下巴又抢着。“拿钱的时候就是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就调到后方去了！”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唔？”

听见这粗大的吼声两个都吓一大跳，赶快站起来垂着双手站在旁边，才认清逼到面前来的是张副官长。两个都一下子呆了，吓得赶快站直，等待着

一顿照例要来的大骂。

张副官长把他两个左胸前的一块长方白布写的符号看一看。（尖下巴是王金玉。塌鼻子是杜占鳌。）他逼着他们的脸孔就咆哮起来，唾沫星子都溅到他们的鼻尖上和嘴唇上：

“哼，这是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旅长的命令吗？唔？凡是连上的士兵，不准进来一步！”

两个吓得把头直向后躲，苍白着脸，赶快异口同声的说：

“报告副官长，我们错了！”

张副官长举起手来了。“哼，错了！”他就给尖下巴一个嘴巴。“哼，错了！”又给了塌鼻子一个嘴巴。

两个都被打得后退了一步，又笔挺地站直，各自红着半边脸，用恐怖的眼睛望着张副官长那发怒的脸；幸而随即也就看见那脸上的嘴巴大喊一声：

“给我滚出去！”

两个才好像得到大赦一般，赶快把胸口向前一挺做一个立正姿式，然后向后转，挤撞着跑了出去。

“哼，这真不成样子！”张副官长愤愤的说；转过身来的时候，就和李参谋打一个照面。他那张愤怒的脸更显得庄严了。他感到刚才的威风被别人看见了愉快。随就向李参谋庄严地笑一笑。

李参谋匆匆的走着，仍然一直摇着鞭子走，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打他的身边擦过去。

张副官长一怔，想起刚才赵军需官说的话来，不禁在肚里冷笑一下，但口上却笑道：

“李参谋，请你等一等，我想同你谈几句话。”

李参谋一面不停的走，一面掉过半边脸来，笑道：

“呵呵，副官长么？”随即他就摇着一片手掌。“对不住，我此刻有点要紧事情，改天再谈吧。”他说完，就掉过头走去。

张副官长的心里很不高兴了：

——哼，你什么东西！……还是我看见你从当弁兵一步步爬起来的。妈的，现在也居然在我面前装腔作势了么？——

他这么想着，更加愤怒了；但嘴上仍然笑道：

“李参谋，请你不忙走，我也有点要紧事。”

李参谋只得很不高兴的站住了，嘴角强笑着，在皱着的眉头下面，眼光诧异的望着张副官长。他并不移动脚步，心里着急地希望他把什么要紧话扼要的说完，马上就走。

张副官长立刻把头在肩上一歪，嘲笑地看了看他这侧身扭脑站着的姿式，然后走上前，用一只手掌搁在嘴唇边，严重地把嘴凑到他耳边去：

“你此刻又是忙着到宋保罗那里去，是吧？”

李参谋的脸通红了。同时觉得自己目前非常忙着要接参谋长去，他却来

这么开玩笑，心里不由地愤怒了，但他竭力按捺着，满脸堆下笑来，道：

“哪里哪里。副官长，我有点要紧事情到别的地方去。”

“宋保罗家那个拖着长辫子的，漂亮吧？是吧？啊？那个常常去做礼拜的？”

李参谋的脸更红了，把眼珠怒瞪了一下。

“哈哈，是了，是了。”张副官长张开嘴大声的笑了起来。把手离开嘴，嘴离开了李参谋的耳朵，两眼眯斜地看了他一看。随即他又把嘴巴凑拢去：

“前天你同沈军医官在他家打牌，是吧？”

“副官长，你有什么要紧事情？请你快说了呀！我等着要走了呢！”

“哦哦，”张副官长的脸立刻又正经起来了，微弯了腰说。“喔，我听见说，关于禁烟的事情，有人又在骂我，是吧。你听说过吧？”

李参谋全身都战栗了。这禁烟两个字，简直好像针尖似的直刺他的心！他马上就想到赵军需官。但他忍耐住，拿手拍拍张副官长的肩头嘲笑的说道：

“这大概是谣言，谣言。我没听说过。不过这类谣言赵军需官倒常常见的，副官长，对吗？”他说完，感到自己这句话的巧妙，既刺了赵军需，同时也直攻到张副官长的心病上去。心里感到一种发泄出去的痛快。

张副官长怔了一下，但他很快就笑了起来。把右手又举到脸前：

“李参谋，我说句笑话，我们这部里有些人真也是糊涂得很。比如我是我，赵军需是赵军需。但是有些人说话总喜欢把我同赵军需一道提起，其实是耳朵归耳朵，角归角的。是吧？这种人真是殊属……殊属已极，哈哈，对吧？”

余参谋匆匆忙忙的走出来了，微笑地向他们点点头，就匆匆忙忙的擦过他们的身边走出去了。

李参谋的心跳了一下，直急得暗暗咒骂起来：

——妈的，你要把老子干么呀！余参谋若是抢到我的前面去接参谋长，那简直糟透了！

他恨不得劈脸打这家伙一鞭子，转身就走。

“报告参谋官，”一个小勤务兵拿着一张名片站到旁边来喊道。“宋先生家打发人来说，明天请参谋官过去吃午饭。”

李参谋红着脸一把就从勤务兵的手上赶快把那张名片拖了过来。

“哈哈，是啦！”张副官长笑了起来。“是宋保罗吧？”

李参谋急得脸发胀了。

“是的，副官长，”勤务兵端正的回答。“就是那宋先生，副官长！”

李参谋掉转头就向勤务兵圆睁眼珠大喝起来了：

“混蛋！滚开去！你不见我此刻有要紧事情吗？！你的眼睛瞎了吗？你究竟来瞎缠些什么？！”

张副官长的脸立刻胀得通红，知道他是在骂自己，也两眼圆睁的愤怒起来。

赵军需官出来了，老远就喊：

“副官长！王营长等着你有事情呢！”

他跑了过来，见李参谋那怒冲冲的青脸，和张官副长那圆睁两眼的红脸，不由得怔了一下：——糟透糟透！张副官长一定把我刚才和他讲的谎话向他讲了！吵起来了！——他着急的想着，赶快抢步上前拍拍李参谋的肩头笑道：

“算了算了。”

之后，就赶快避开李参谋那发怒的眼光，对着张副官长的脸一面挤眼睛，做一个歪嘴，一面笑着说：

“副官长，王营长在等着你呢，就是那五百支枪的事情。算了算了，何必呢，给勤务兵看见了究竟……”他掉过头去喊道：

“勤务兵！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张副官长推开了他，哈哈笑起来了。

“那就很好，那就很好，走吧。”

他拉着张副官长就走。张副官长还向李参谋点点头笑一笑，才向里面走去。赵军需官一面走，一面悄声地向张副官长说：

“算了吧，这种人你何必同他吵。你看这家伙为了禁烟的事情简直想疯了，就像疯狗一样，到处都要咬人一口。副官长犯不上和他计较。”

二

李参谋看着他两个的背影向里面走，气得好像要爆炸，两只眼睛都在喷火似的。真想追上前去对着那可恶的老赵给他一耳光。最后他喃喃地骂着：

“妈的，你什么东西！你怕我不晓得你们这些鬼把戏！好吧，我们等着看吧！”

他气冲冲的转过身，拿鞭子很凶的在一根柱头上打了一下，就囊囊囊地走出来了。一条横在面前的门槛把他的脚尖一挂，他便踉跄的跳了起来，几乎跌下地去。他更愤怒了，举起马鞭来就向门槛狠命的打了两下，口里骂着：“我臊你奶奶！我臊你奶奶！”这才又走起来了。一出了甬道，远远就看见外面大天井边走廊下的一只黑色柱子那儿正拴着一匹有着黑玻璃球般眼珠的高大黄马。斜晒着的金黄阳光直照着它，更显得毛光闪闪。一个穿了一件很脏的灰军服的小马夫正拿着一付黄制皮的有着四个很好看的皮包的鞍子搭在马背上，那勒着马尾根的黄铜后，就在那鼓壮的马屁股上面闪亮着两条金光。他知道这是小马夫拿错了，是旅长专用的鞍鞞。他又要咆哮起来。但那制皮鞍鞞实在黄得可爱，他就又忍耐着了，心里很愿意就这么将错就错，即使旅长知道了，那也该小马夫挨揍去。他挺着颈根很神气地走到马旁边来，伸着脸去看看马嘴含的橛子，又看看那马鞍上盘有金色线的皮包，都很满意：是一匹很威武的马。他的脑子里忽然掠过这样的念头了：回头高高地昂头骑在那马鞍上面经过营门的时候，两旁的卫兵们会如何笔直地举枪；跑在街上

的时候，两旁的人们会如何地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飞跑过去的英武的背影；到了郊外的接官厅那儿，除了自己和这匹马以外，没有另外的人和马，一直等着参谋长的轿子到了，刚刚从轿门踏出一只脚来，参谋长就一把抓住他的手热烈地握着：

“呵，还是只有你想得到。”

太阳晒着他的脸，好像热烘烘的。他就躲开，摇着鞭子退回到天井边阶沿上来，远远紧盯着那小马夫在拴束着那匹黄马。

拍！肩头忽然被一只手掌打了一下。他吃惊的掉过头来一看，这站在他旁边笑嘻嘻的是尖鼻子大眼睛黑红瘦脸的孙连长。

“唉，李参谋，你去接参谋长，是哇？”

李参谋随意点点头答道：

“呃，呃，——喂喂，马夫！你看你那肚带拴得太松了！”

他立刻跳下天井，把马肚带拉起来紧了一紧。之后，又走回阶沿边上来。

就在这时候，一个麻脸的大马夫两手在胸前抱着一付黑漆木鞍子向着那黄马走去了，一路走，那吊在马夫两腿前的两个铁脚镫磕撞得叮叮咚咚价响。

李参谋的心也咚的跳了：

——唉唉，难道还有谁也要接参谋长去么？

他还没有掉头去问，孙连长又向他肩头拍一掌问起来了：

“唉，李参谋，今天哪些人去接参谋长？”

“呃呃，我还不大清——喂喂，马夫！干吗！你干吗要把鞍子调过！？”他吼着，就摇着鞭子向着这大马夫正在解下黄皮鞍子的这儿奔来了。

“报告参谋官！”大马夫答道。“这是旅长用的鞍子，调一调。”

“胡说！”他一把就抓住马背上的皮鞍子。

大马夫苦皱着脸哀求道：

“参谋官真的，旅长前天还说过——”

“胡说！你撒谎！旅长说过什么难道我都不知道吗？别再担搁我的时间，给我滚开！”他大声的吼着，伸手就去拴马肚带。

大马夫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又只得把木鞍子拿着走去了。

李参谋转过身来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背影向外一晃就不见了。那背影很熟悉。他想：

——这一定是余参谋，唉唉，一定是他接参谋长去了！他是什么？不过是一个上尉参谋！

他追过去几步，只见外面那更大的一个闪映着阳光的天井有许多灰色的兵士正在那儿成堆的拥挤着，有戴军帽的，有光头的，把大堆黑影子投在地面。他们在谈讲着，争论着，有些在挥动着手臂。却不见了刚才看见的那熟悉的影子。他皱着眉头站一站，又才走回孙连长的身边来。

“啥，你等我一等好不好？”孙连长笑着向他说。“我也配一匹马同你接参谋长去。”

李参谋的心又咚的跳一下，圆睁两眼看着他的瘦脸。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答才好。

幸而有一个连上的勤务兵跑来了，端正地把脚跟一碰，两手垂下，说道：

“报告连长！营长传下话来说，请连长把士兵赶快集合起来，他马上就要来讲话。”

李参谋这才吐出一口气，高兴起来。

“报告连长，”那勤务兵又说。“营长这回来大概是发那欠饷吧？”

“晓得了！”孙连长立刻把刚才向着李参谋的笑脸收了起来，对着勤务兵严厉地说道。“去叫王连副准备着就是，我就来！”

他说完，随即又掉过脸来拍拍李参谋的肩头，脸色严重地：

“喂，听说你们这十月份的薪水都拿清了，是哇？妈的，我们上个月的饷还没有着落呢！怎么样？”

李参谋这回才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到孙连长的脸上来了。而且同时记起孙连长也和自己一样是吴参谋长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物，顿时觉得亲密了起来。他把两手向两边一分，叫道：

“谁叫你不问老赵要呢？你简直傻瓜！我们不但十月份的，有些人是连十一月份的都支过了！”他忽然把声音放低下来。“喂，我告诉你，这裙带军需要当禁烟委员了！你晓得哇？！”他又碰碰他的时拐，更小声地。“哼，我最近听说他们买了不少的田呢！你们的饷，说是要等那两笔官产拿来填补。其实从前陆续收到的别的那些官产的款子那儿去了？现在就说这两笔吧，一笔是刘大兴绸缎庄的地基，款子还没有拿到，但那裙带军需已得到了不少的油水呢，我告诉你。一笔是宋保罗以前买的庙田，但是照沈军医告诉我，宋保罗是教徒，他的背后有外国人撑腰！要等那两笔款拿来时，都天亮了！但是难道除此以外就没有钱了吗？阿？”他张开着嘴巴望着孙连长，立刻他又举起手来自己回答：“有的，恒丰祥那杂货店的生意就是！”

他说完，觉得非常痛快，并且用着同情的眼光激动地望着孙连长。

孙连长也愤怒了，脸孔胀得通红，圆圆的睁大两眼。停了一会，他说：

“我好像听见说，团长不是叫营长拿他们这次保商到省城去得来的钱暂时垫一垫？”

“屁！你想你们营长肯么？他就为了这事和你们团长顶了呢！你晓得他和老赵们是打成一片的！”

孙连长见他对营长刺了一下，心里觉得非常痛快。这营长就好像黑影似的老是挡在自己的前面，阻住了自己上升的路。他于是放胆地攀着李参谋的肩头向他耳边说了：

“有人说，营长在运动挤掉团长呢！”

“他敢！”李参谋突然吼出这一声，自己都好像觉得这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一种好像非人的声音，连孙连长都吓得倒退一步。随后，他冷笑一声，但更坚决的说：

“哼！自从参谋长走了以后，许多事都弄得混乱了！他这回回来，一定要都重新来过的，你等着看吧。”

最后，他带着很开心的脸相向孙连长说：

“你好好干吧。前次参谋长来信还问到你，我给你看过没有？”

“呵呵，那封信？我看过了。”

“那就是了。我去见着参谋长的时候，帮你问候就是了！”

“好。”孙连长离开他一面走，一面把手掌举到头顶以上说。“那么请你无论如何说，我刚要同你来接他的，但是营长叫我去。但我马上就要来的。”

“好，就是了。”

三

吴刚跑来了，他的那一个绣花香囊在军服下面裤腰边左荡右荡的。他一看见那天井旁边走廊下，一匹刚配好鞍子的黄马，在金黄的阳光下光闪闪的。他高兴的跳了起来，一面用手护着腰间的盒子炮，一面跑着喊：

“哈哈！你们真好，好像猜得着我正要马似的，居然已给我配好了！”

他跑到马头前就去柱子上解马缰绳。

“干什么！”李参谋咆哮一声，摇着鞭子就跑过来了。

“吴刚！干什么？！”

吴刚见是李参谋，以为是他又来和自己开玩笑来了，他一面解着缰绳，一面抬起脸来笑道：

“李参谋，你看我今天的运气真好，我来牵马，马居然已经配好了，免得我担搁时间。妈的，伍长发他们正在那儿喝酒呢，如果我去迟一步，那就完全给他们受用了！你看，今天恒丰祥老板还特别给我弄了几样菜呢！有炒子鸡，有炒腰花……”

李参谋气得脸色胀红，闯过马夫的肩旁，一把就抓住吴刚手上的缰绳一扯，吓得那黄马甩起尾巴毛跳了起来。

“给我！”李参谋这严厉的一声，脸色由红变白，吴刚吃惊的倒退了一步。

“你昏了吗？这是我叫配的！”

吴刚随即笑嘻嘻地说：

“参谋，别开玩笑。他们在等着我呢！”

“谁给你开玩笑！”他严厉的把缰绳拖了过来。他觉得这吴刚今天太不成话了。当着马夫的面前，是开玩笑的地方吗？“我给你说，这是我配起来去接你家叔父的！”

吴刚见他的脸色一直是那么严重，自己不禁呆了一下。随即他又笑嘻嘻的说：

“参谋，这不是我要的，是旅长叫我来牵去的。”

李参谋这一下也呆了，捏着缰绳的五指顿时无力地松了开来。马乘着势子掉转头拖着缰绳就跑。吓得李参谋和吴刚都跳到两边。马夫跳出去一把就把缰绳抓住了。

李参谋羞得满面通红，就像一块火砖。他不服气地严厉问道：

“旅长要马干什么？！唔？”

“旅长要同恒丰祥老板去看鹅毛山的水田去的。”

“哼，你跑来的时候干吗不先给我说明呢？唔？”

吴刚惴惴地用手捏弄着裤腰边的香囊，半认错似地笑着说：

“真的，参谋，我没看见你。我慌慌张张的……”

“哼，慌慌张张！”李参谋把这话一说完，也觉得无话可说了。但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似的。非常的不高兴。自己等着配好的马，然而旅长要牵去了；自己等着要用的，然而旅长要牵去了！有什么办法呢？他在这时，很感到一种那无形的力量的横暴了，就好像石碑似的压着他，而且不敢透一口气。想起了旅长是在恒丰祥，就不由得连想起赵军需官那胖脸和张副官长那发光的脸。他觉得周围的一切，今天都和他特别为难起来了。他愤愤的看了吴刚好久。吴刚丢开手上捏的香囊，牵着马缰绳要跳上马背的时候，他忽然严厉的喊住他：

“吴刚！过来我问你！”

吴刚走过来，他就带着父执辈的口吻，拿起马鞭子指着他严厉的说道：

35 “喂，我给你说，你别这么狂头狂脑的！我听见说你在同旅长的秋香吊膀子，是吗？我说给你听，当心你的脑袋！旅长的丫头你都可以乱想得？你叔父往常是怎样给你交代的？唔？”吴刚的脸通红了，颓丧地垂了头。他想这一定是陈监印官向他告发了。心就卜卜的直冲喉头乱跳。他惴惴的抬起脸来说：“那是别人造我的谣！参谋。我告诉你，今天我在军需官的门口偷听了好半天，听见陈监印官他们在讲你呢！”

李参谋很诧异了，赶快凑进一步悄声问：

“他们在讲我什么？”

“他们讲你同周团长怎样怎样。又说禁烟怎样怎样。”李参谋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吴刚又把头伸到李参谋的脸旁去悄悄说：

“太太叫陈监印官今天晚上吃了晚饭后到公馆去说话呢！”“啊？”李参谋的两眼顿时发光了，感到像捉着了重要的秘密似的，全身都紧张了起来。“你们晚边的时候是不是能回来？”“听说旅长先要到鹅毛山去看那新买的水田，如果还不晚，他打算经过我们上半年打仗的地方，挖断山，去看看那些从前作的工事。我想晚边大概回来的。”

“那就好。”李参谋说着，机警地抬起两眼来四周看看，见那马夫牵着马站得远远的，他于是又悄声的说下去：

“我今晚上就在你叔父那儿等你，如果听见什么，你就跑来向我说吧。”

忽然，那穿得整整齐齐的一身黄哗叽军服的王营长，屁股后面跟着一个挂盒子炮的弁兵从里面走出来了，一看就知道他是到连上去训话的。李参谋赶快退后两步，又装着严厉的正经脸相，拿起鞭子指着吴刚喊道：

“吴刚！快去哇！你还看着干什么！”

吴刚忍不住笑了笑，转过身就跳上马背去。

四

李参谋吩咐了马夫，赶快另外再配一匹马之后，就向着里面走来了。他摇着鞭子走着，心头非常不高兴。今天什么事都不顺，胸口好像有一块什么东西塞在那儿胀得满满的，连手指也发胀。恨不得要拿起一只手枪，见着人就打，打出一些透明的窟窿，打出一些鲜红的血流，才觉得痛快似的。想起这，他的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上半年在挖断山冲锋的景象来了，山坳口是敌人江防军的密集的散兵线，长个子的旅长，头戴一顶撕去了金线的军帽，带着十几个弁兵，拿着一挺手提机关枪，督促着孙连长的一连兵士，呐一声喊就冲杀过坳口去。他自己同着吴参谋长跟上去的时候，只见遍坳口的乱石地上，横呀顺的都躺的是尸体，有的是酒杯大的窟窿，有的是碗口大的窟窿，有的半个脸没有了，有的半个后脑勺没有了，白色的脑浆，红色的鲜血，一翻一翻的眼睛。他当时曾感到吃惊，心跳，身上发冷，但同时也感到痛快，因为他觉得也只有这才是最合理的解决。现在他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些都是自己和参谋长他们的功绩。他喃喃的说道：

“妈的，我们是曾经在前线冲锋了的，现在吃这碗饭，是完全用性命换来的呀！”

他一路走来，手痒痒地见着柱头就打它一鞭子。见着一个勤务兵站在路旁边，他也打他一鞭子：

“让开！”他喊道。

他经过副官处的时候，只见那里面的办公桌边赵军需官正站在张副官长的面前谈话，张副官长拿起一支香烟含在嘴上，赵军需官就拿起打火机凑上去。“妈的，卑鄙！”李参谋看了一眼，又愤恨了，昂着头，一冲就打副官处门外边跑过去。他想，他们一定在看他了，一定在对着他的背装鬼脸，挤眼睛，戳着指头又在谈论他的什么。他愤恨这些东西简直混蛋，当面敷衍不敢讲什么，就只在背地里鬼鬼祟祟，挑拨离间，没有他李参谋光明正大，说来就来他一下！他越走越觉得他想象中的那射到背上来的眼光简直像针刺。他忍不住了，愤怒的挑战似的圆睁两眼掉过头去一看，但副官处那儿的门口却又并不见一个人影。可是就在他掉过头去的这一瞬间，胸口突然砰的一声被撞了一下，撞得他倒退了两步。他更愤怒了，捏起拳头就要打人。但一看，面前站的却是穿着一套灰呢洋服，颈下挂有一条红缎子领带的沈军医

官。一股石炭酸和碘酒之类的气味直向李参谋的鼻孔扑来。

沈军医官也正用一只手掌摸着自己的胸口，皱着眉头喊道：

“啊呀，你撞得我好痛呵！咄咄！”

两个怔了一下。沈军医官拍拍身上的洋服，拿起一张白手巾来蒙着鼻尖就像柯牧师那种很神气的势子使鼻孔“呼”的响一声，才向他说：

“我正要来找你呢！”

“什么事？”

“就是宋保罗的那事情呀！”

“你同老赵讲了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

沈军医官拿一只手掌搁在嘴角边，凑到李参谋的耳朵上悄声说：

“这家伙说他没有办法，他说：旅长怎么说他就怎么办。”

“鸡巴！”李参谋愤愤的喊出来了。随后他拉了拉沈军医官的袖口，走到旁边悄声说：

“什么东西！别人可以少，刘大兴的也可以少，宋保罗就不行吗？他得了刘大兴的花边怕我们不晓得吗？你没有向他说那是柯牧师请你来说的吗？”

沈军医官叹一口气，用手整整他的红缎子领带，用指尖轻轻弹一弹那烫得笔直的裤缝上的一点灰，又拿起白手巾蒙着鼻尖“呼”的响一声，然后说：

“Yes，我说了呀，可是他总是和我开玩笑，敷衍敷衍，说些俏皮话，那口气总好像说我们得过宋保罗的Dollar似的！”他说完，两眼就现出张惶的神色。

“大勒不大勒，那怕什么？没有证据？那怕什么？你看你就那样慌张了！”

“no，no，no，”沈军医官连连的说，随即嘻嘻的一笑。“我“算了吧！”李参谋打断他的话。“我刚才不是给你说过了吗？别再找他了，等参谋长回来再说。你去叫宋保罗明天直接找参谋长去就是！我们帮他说就是了！喂，我问你！团长还在郑秘书的房间没有？”

沈军医官觉得他此刻对自己的这态度简直太不成话了，好像长官对下属似的，心里有些不高兴起来。为了抗议他这举动，他就挺着腰，把左手插在裤袋里，把右手拿起白手巾来蒙着鼻尖很神气地“呼呼”响了两声，然后慢吞吞的说：

“在的。”

李参谋愤愤的离开他，就向郑秘书的房间走进去了。

五

天空一朵乌云溜走着，遮蔽了太阳，玻璃窗上的阳光一收了去，屋子里就黯了下来，那床中央的铜烟盘上的烟灯火光倒因此明亮起来了，火焰尖一

摇一摇的。郑秘书正躺在烟盘右边拿着杆子裹烟；周团长则坐在左边，手上拿起一个猪肝色的扁圆烟斗，用指头不断的摸弄着。

李参谋走到床边来，向周团长点点头；但周团长恰巧掉过头去，两眼出神地看着手上的烟斗。李参谋一肚子话直朝上涌，但他又觉得不能太卤莽，也只得跟着他看着烟斗。

“这是‘潘允香’，”郑秘书在烟灯上停了裹烟，说。“是真货。

你看这土色多么不同，细腻。起码也有二十年。你看这斗子已经都变成了宝色。”他隔着烟灯伸出一根指头来点着，长指甲在烟斗上发出轻微的括声。

周团长很佩服地点了几点头，见那烟斗上粘了一点灰，他便拿起自己的白绸手中来很小心的揩着。

“喏，我这里还有几对真正的云南‘思茅’斗子。”郑秘书就伸手在枕头边的一只很精致的小洋铁箱里取出六个烟斗来，有黄的，有猪肝色的。

李参谋也睁大一对眼睛跟着又看“思茅”斗子。其实那是已经都看见过几次的。但他仍然屏息地看着。郑秘书拿起那最大的一个猪肝色的来凑到周团长的面前：

“喏，这就是在民国二年的那一场军务，王统帅在前线上得到的。那时我就在他那里入幕，他把这东西转赠我了。真是难得的纪念品。”

周团长只是看了看那斗子，没有接过来，点点头之后，依然又看着自己手上摸弄着的“潘允香”烟斗。

郑秘书向着自己手上的“思茅”斗子梦幻似的看了好一会，好像看出了那些过去了的值得纪念的景象，微笑地喃喃着：

“记得那时王统帅也喜欢做做诗，我们曾经互相唱和。那个人真是好天分：英俊，聪明。他也是行伍出身，真想不到他居然能学会做诗……”

他愕然地望着周团长的脸，见他那看着“潘允香”出神的样子，不禁笑一笑。

“唉，真是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郑秘书又拿起一对黄色扁圆烟斗来了，用右手的长指甲点着：

“你看，这两个也很不错。这是赵军需官送我的……”

他抬起眼来一看，却见周团长只是点点头，仍然抚摸着那“潘允香”烟斗。“团长如果喜欢，”他迟疑了一下，说。“我回头就叫勤务兵给你送去，这‘潘允香’……”

“呵呵，”周团长这才好像从梦境里拖了出来似的，一条晶亮的口涎忽然从嘴角吊了下来。他拿手中揩了口涎，笑一笑，然后说：

“那何必，那何必。也好，那……”

“这烟斗倒确是不错的，”旁边忽然有人插进来一句。

郑秘书和周团长都吓了一跳，两个都旋风似的掉过头来一看，是站在旁边的李参谋。

郑秘书哈哈的笑了起来：

“呵呵，你真吓了我一跳，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都不晓得。幸好我们没有讲你的坏话呢，真是所谓‘墙有风，壁有耳’，‘壁有耳’，哈哈！”

“你还没有走么？”周团长问。

这时天空的乌云溜开了，太阳的黄光直照在玻璃窗上，房间里顿时又明亮起来。

李参谋皱了皱眉头：

“马还没有配好呀！”

“你进来多久了么？”郑秘书又笑嘻嘻的说。“哈哈，怎么我没有发觉呢！”

“团长，”李参谋把脸严重地向着周团长。“请你借一步，我有两句话。”

周团长看了他一会，之后，就站起来向玻璃窗下的办公桌边走去。李参谋跟在他的后面。他把脸凑在周团长的脸旁边，使自己的鼻孔呼出的气不要冲着周团长，然后悄声说：

“团长，赵军需又在说你那三千块钱的事情了！”

“怎么？”周团长的脸色顿时严重了起来。

“我刚才听见吴刚说，他听见赵军需官又在向别人讲起这事情……”

周团长的脸色更严重了，两只眼珠挺了起来。李参谋于是痛快的说下去：

“他还说我们怎么怎么样……”

“混蛋！”周团长的脸胀红着，捏着一个拳头就在办公桌上砰的捶了下去，连桌上的一个茶碗都跳了一下。

六

赵军需官手上拿着一包用白纸包裹着的银元，掀开白布门帘把头伸进来了。

李参谋吃惊地离开周团长退后两步，全身都紧张了起来，头上的血剧烈地上涌，圆睁一对眼珠望着赵军需官。

周团长楞着两眼看了赵军需官一眼，立刻就把头掉开去。

赵军需官在门槛边不由的迟疑地站住了。三个人间的空气顿时在非常可怕的沉默中紧张起来。紧张得好像一根绷得太紧了的弦，谁一弹它就要断了似的。他镇静地很快估计一下当前的情势和怎样应付，马上笑道：“呵，团长在这里么？”周团长没有理他。郑秘书一翻身起来：

“赵军需官么？呵，请进来哇！”

“呵呵，”他满脸堆下笑来说。向周团长点点头就走到床边来了，他把一包银元送到郑秘书的手上，一面还拿眼角向周团长李参谋那面偷瞟一下，

一面说：

“ 秘书官，这是你要的壹百块，这里包的是九十九块半，我都看了又看的，不过请你点点数，看一看。 ”

郑秘书皱着眉头微笑道：“ 怎么是九十九块半？ ”

“ 是这样的，前天你喊理发匠来修面的时候，赏了他半块钱，是你的勤务兵在我那儿借的。请你点点数吧。 ”

郑秘书哈哈笑了起来，一面接过去在手上掂一掂搁在枕头边，一面说：

“ 呵呀，你真多心，难道我们还相信不过么？请坐请坐，你要来一口么？ ” 他用手指指着灯旁边的烟枪。

周团长走过来了，坐回烟盘的左边。

“ 团才来了好一会了吧？ ” 赵军需官乘势就笑嘻嘻的说。

周团长只是睁大一对眼睛出神的望着灯火。

“ 你要抽一口吗？ ” 郑秘书又说。

赵军需官赶快向郑秘书掉过脸来，双手捏起一个拳头打拱笑道：

“ 呵呵，不客气，不客气， ” 他偷瞟了周团长和李参谋一眼，又一面说：

“ 唉，今天的天气好热呀！ ”

“ 是呀，就是 。 ” 郑秘书说。

“ 其实今天一点也不热！ ” 李参谋插嘴说。

赵军需官怔了一下，决定要走开了。但忽然看见周团长抬起脸来望了他一望，他于是决定再敷衍几句：

“ 团长， ” 他微笑的说。“ 听说这几天—— ”

“ 马弁！ ” 周团长立刻又把脸掉开，拿起身边的一根湘妃竹白铜斗绿玉嘴的烟杆来，喊道。

房间里又立刻是一片静，只有办公桌上的一架闹钟在响着的打的声音。大家都听见它响了几十下。

“ 马弁！拿烟来！ ” 周团长又大喊起来了。“ 妈的，又是到哪里去造谣去了！ ”

李参谋忍不住笑一笑，抢到门口去喊：

“ 周子明！团长在喊啦！ ”

隔了好一会，背着盒子炮的周子明才跑进来了，周团长拿起烟杆来劈面就向他头上打了一下。周子明咬了咬牙，赶快站直，垂着双手。周团长又一脚尖向他站得笔挺的两膝盖踢去。他的背脊在壁头上砰的撞一下弹了回来，又赶快笔挺地站直。

“ 妈的，你又是到哪里去搬弄是非去啦！拿饭给你吃饱啦？！你知道你吃的是什么饭？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哼，你就狂啦！ ”

赵军需官的脸红得就像一把红铜火壶，暗暗咬着牙齿。

“ 报告团长！ ” 周子明带着要哭出来的声音端正地说。“ 部下没有…… ”

“ 拿烟来！ ”

郑秘书拿着烟枪在烟灯旁边半张开着嘴巴呆了。李参谋在赵军需官的背后抿着嘴笑，忽见沈军医官在门帘缝那儿探一下头，他便向他招招手。沈军医官就进来了，走到赵军需官的旁边；李参谋赶快站起来，用肩膀闯了他的肩膀一下，丢一个眼色。两个就坐到一边去。

“赵军需官，”周团长“噗呼噗呼”地吸燃旱烟之后，嘴角嘲笑地说起来了，“我那里的三千块钱，我刚才对旅长说过了，我还得等几天……”

“吓吓，团长，”赵军需官赶快满脸堆下笑来。“那就是了，那就是了。无所谓，既然旅长说过……”

“我这人说话从来就是这样的，噗呼噗呼……”

“是的是的……”

“噗呼噗呼，我和旅长你知道……”

“团长，请抽这口烟呵！”郑秘书恐怕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赶快把烟枪嘴送过来抢着说。

“至于我的烟酒公卖局……”

“请抽喔，这口烟要冷了！团长！——军需官，你看你的勤务兵在门口那儿是在请你的吧？喂，勤务兵！你是请你们军需官的么？嗯？”他抬起脸来向着门口那儿喊。

那勤务兵就走进门槛来了，笔直地立正答道：

“报告秘书官，我是来请参谋官的。那马已经配好了！”

赵军需官这才感到轻松了一些，好像背后就要撤去了一门大炮似的。但立刻却听见李参谋说道：

“你出去叫他等着我，就来！”

他心里冷笑了一下，“哼，你狗东西今天硬要和我捣蛋！”他就乘势伸起一只手掌拍拍前额，转过身来笑道：

“哦哦，沈军医官，你刚才向我讲的你那药品费我已经结好了，马上到我那里去拿？”

“哦哦，好，”沈军医官说着就要站起来，李参谋却挤着他扯了他的袖子一下，但沈军医官已站起来了。

“团长，”赵军需官说。“你请在这里坐坐，我去。”

他强笑着向他点点头就走出去了。

李参谋带着嘲笑的眼光直看着他在门帘那儿消失了，才把眼光收回来，立刻碰着周团长的眼光，两个就对射了一个会心的注视。

第三章

—

赵军需官走出郑秘书的房门，顿时胖脸发紫，两撇浅浅的八字胡也抖动了两动。他紧紧咬着牙关，愤愤的想道：

——哼，此仇不报非丈夫！妈的，你狗东西侮辱我，你同江防军私通消息怕我不知道吗！好的，我们看罢！

在拐弯过去的天井边，周子明正坐在一条凳子上，右手拿起一张手巾在擦眼眶边的泪水，鼻子红肿着；左手掌则在揉搓着膝盖。他见赵军需官走了过来，就赶快站了起来，忸怩地喊了一声：

“军需官。”

赵军需官看也不看他就走了过去。但立刻赵军需官又警告着自己：“这样的人在必要时也是有用的！”他便停住步，掉过脸来，皱着两眉，带着同情的眼光说道：

“呵，你坐在这里么？”

“是的，军需官。”

赵军需官伸出一根手指指着他的膝盖显出认真的脸相说：“呵，你那里踢伤了么？”

周子明非常感动了，伸手拉起裤管来，多毛的腿子上的膝盖上黑了脚掌那么大一块，还擦破一网皮，红血正泛了出来。“呵呀，这踢得好凶呵！”赵军需官惊异的睁大两眼说。“唉，你们团长太粗暴了！你这要赶快弄点药才行，如果有脏东西钻进去会烂的，从前有一个伙夫也就是这样烂掉的，后来还割去一只腿，弄得只好爬着走路呢！我那里有些药膏，你赶快去叫我那赵得贵给你敷上吧，去！”

“谢谢军需官！”周子明立一个正，感动地带着颤声说。

“那有什么。我真没有想到你们团长会这样对你们的！好了好了，你同我来，我给你吧！，这是踢得太凶了！”

他把周子明带进自己的房间，拿出一个小小的扁圆盒子给他：

“你擦吧！”

周子明一面揭开药盒，一面说：

“这好像是兜什么的药膏吧？我前天看见钱秘书的勤务兵拿这来擦杨梅疮。”

赵军需官立刻眉毛一扬，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笑道：

“哦，就是司令部来的钱秘书么？听说前天在你们团长那里，是么？哪，你看，你那流血的地方要多搽点。”

“是的，”周子明一面搽，一面说。“他那天和团长两个在房间里谈了好半天。”

“你再多搽点呀！不要紧的。他和你们团长谈些什么？”

“不晓得。这已经搽得很多了。那天团长叫我们不准进去。”

“你就把这盒药膏带去吧！你这要天天搽才行的。他们谈了好久？”

“谢谢军需官。他们谈了好久。我已记不清了。”

“是很秘密的吧？”

“大概——”周子明忽然发觉赵军需官一步一步的在追问他，同时记起周团长平时在家里骂赵军需官的情形来，有些吃惊了。好像感到大祸临头似的，慌张地掉过头去向背后门口那儿望望，然后悄声地带着恳求的眼光说：

“军需官，我刚才讲的话，请你不要向团长说啊。如果团长知道了，我又会挨揍的！”

“我向谁说！”赵军需官笑着说。“你刚才说‘大概’是什么？”但他忽然慌张一下，赶快说：

“好了好了，你听，那老沈来了，你赶快出去吧！你药用完了再来拿吧！”他心里却冷笑道：

——好，我又知道了你们的一件秘密！好的，我终有一天要知道你们的秘密！

二

赵军需官迎着沈军医官，满脸堆下笑来：

“呵呵，沈军医官，请坐，请坐，你的钱我已结算在这里了。”沈军医官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拿起手中蒙着鼻尖很神气地“呼”了一声，才把手伸了出来摊在赵军需官胸前笑一笑：

“你不是开玩笑的么？”

赵军需官立刻正色道：

“谁给你开玩笑！”随就笑了起来。“开玩笑是开玩笑的时候呀！”

他立刻走到箱子去取出一包银元来，达到沈军医官的手上。沈军医官才要打开，赵军需官马上又拖了下来，摆在桌上：

“不要忙呀！坐一坐，喝一杯茶，你看我这里有一种新从省城带来的普洱茶。你尝尝看。”

他拿起茶壶倒出一杯茶来，摆到沈军医官面前。沈军医官诧异的望着他，肚子里面却在暗笑着：“哈，这家伙今天又在和我玩什么花头了！”他笑道：

“老赵，你和老李的冲突好像很那个吧？that right？”

“哪里哪里。”赵军需官笑一笑说。“其实我对他毫没有一点意思。比如那天晚上他拍着桌子大骂，我一点也没有和他计较。一口冷水，我吞了就是了！你也是跑过江湖的，你知道，大家都是在外边干事情，混饭吃。难道谁是怕谁的？我这人顶受得气，顶忍得气——”

“所谓和气才能生财呀！哈哈！”

“我为什么不忍气呢？”赵军需官看了他一眼，又说。“我这人顶怕人家说闲话，好像说我是旅长的亲戚，就倚势凌人！其实说起来，我们是凭本事吃饭，我对人讲话就顶不愿提这什么‘亲戚’两个字……”

“对呀，对呀！你老哥还有什么说的？”沈军医官笑嘻嘻的说，拿手掌拍了他的背一下。“老李这人有时候的确有些使人难受，他不管人家的面子下得去下不去，就像放迫击炮似的，砰砰甸甸就给你放出来！”他记起刚才李参谋对他那种态度来，有些愤怒了。随即他又凑近脸来，一手攀着赵军需官的肩头笑道：

“不过，老哥，那宋保罗的事情究竟怎么样？”

赵军需官忽然皱着眉头看着他的脸，不说话，一直看了十几秒钟。沈军医官莫名其妙地脸红起来了。

“喂喂，那事情究竟怎么样？”

赵军需官仍然严重的看着他的脸，眼睛在一一 地。

沈军医官也忽然觉得严重起来了，伸手到桌上去把那一方镜子拿了过来，照照自己的脸：脸白白的，油晃晃的，两道剑眉，两只三角眼，一个尖鼻子，一张薄嘴巴。他又看看赵军需官的脸笑道：

“你在看什么呀！”

“你这印堂！”赵军需官伸一根手指指着他那鼻根以上两眉之间的那一块皮肉，说。“你这印堂的确很不错：开阔，明亮。”

沈军医官拿起镜子来照一照，“印堂”那儿也果然开阔，油光光地，白皮肤下面隐隐露着红色。他自己也觉得很有趣，有些莫名其妙的感动了。他张开嘴巴望着赵军需官。

“你这两道剑眉和印堂是一步很好的运，起码也可以做一任县知事。”

沈军医官忍不住微笑了，很感动地又拿起镜子看看他的“剑眉”。

“你伸出手来我看看。”

沈军医官把右手伸出去。

赵军需官哈哈笑起来了：

“是左手呀！男左女右，你都不晓得么？”

沈军医官红着脸把左手伸出去。赵军需官一把就抓着捏一捏，皱着眉头笑道：

“你有梅毒吧？你的手心这样热。”

沈军医官立刻就把自己的手拖回去，不好意思地也笑了起来：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

“谁给你开玩笑，拿出来呀，我要看你的手指。”赵军需官带着正经的脸相说。

沈军医官又伸出左手来了。赵军需官用自己的大姆指的指甲按一按他中指的指甲，那肉红的指甲白了一下。

“你的指甲很好，”他说。“你将来一定是可以独立发展的人物，比我

们这批人都有希望，比李参谋都有希望而且在他之上。照你这指甲看来，你应该有些刚性才好。可是你在李参谋的面前就那么柔了呀！”说到这里，他就哈哈大笑起来了。

“你看我这要到什么时候才上运？”

“明年，起码明年。”

“好啦，好啦，宋保罗那事情怎么样？”

“什么呀！”赵军需官装作惊愕的脸相望着他说。“我不是已经给你说过么？旅长已经决定了。”

“唉唉，你这人真是，你只消同太太说一句就成了！”

赵军需官怒瞪一对眼珠子：

“老沈，你怎么这样给我说？太太是太太，我是我，你怎么……太太虽是我的亲戚，我从来不向她说这类话的。可是你也何必？喂，我问你，宋保罗家那大辫子是你的还是老李的？难道你们是‘同靴’吗？”

“哪里哪里。”沈军医官的脸通红了，赶快拿起手中来蒙着鼻尖“呼呼”了两声。“你别乱说呀！”

“可是你被老李把你愚弄了！”

沈军医官不服气的：

“老李管老李的，我受他什么愚弄？”

“你不受他愚弄，可是他说一句你就像捧圣旨似的算一句！”

“笑话笑话！我捧他的‘圣旨’么？我捧他的什么‘圣旨’？”

……哼，笑话，我自有我的人格！”

“那当然好极！”赵军需官再激动他一句：“可是你那天被他骂得就像干儿子似的！”

沈军医官愤愤的在他背上拍了一掌笑道：

“你哥子总是喜欢和我开这样大的玩笑！不同你说了吧，”他站起来就数银元，忽然记起李参谋马上要走，在等着他有要紧话，他于是赶快包好银元马上就走。

“忙什么呀！”赵军需官嘲笑的说。“老李在等着你么？”

“哪里哪里。不是的。”沈军医官脸红着，赶快避开赵军需官的眼光就走出去了。

赵军需官愤愤的在桌上一拳，骂道：“猪！妈的，简直是他妈的一条猪！”

三

晚饭过后。太阳收了它最后的一道光线，玻璃窗暗了下来。床上的白纱

同靴是共同“嫖”一个女人的意思。大概是一个男的靴子在床前，另一个男的在下床时也穿它。——作者注

帐也渐渐失了光彩，变成了模糊的灰色。陈监印官笑嘻嘻的跑进来了。他边跑边喊：

“表哥，表哥，我告诉你一件好消息！”

赵军需官高兴的站起来迎着他笑道：

“什么好消息？”

陈监印官拍手道：

“什么好消息！哈，真是快活的消息！”

“那么什么呀！”

陈监印官伸出一手掌来：

“你把答应我的五十块钱先给我，我马上就告诉你。”赵军需官皱着眉头：

“我不是给你说等晚上么？”

“难道这是早晨么？”

“那末，你到太太那儿去了么？”

“你赶快给了我，我就给你说！”

“好的好的，给你就是。你说呀，什么好消息？”陈监印官只是看着他，不说话。他只得走到箱子去取出五十块钱，一面高兴的想：

——一定是那禁烟的事情成功了！这好了，即使吴参谋长今天来了也不怕了！

陈监印官接过钱数了一数，之后，拍拍赵军需官的肩头笑嘻嘻说：

“对咯对咯，你这才真是好人。我告诉你，李参谋今天骑马出去，在街上很凶的打着马跑，踢倒一个人了！”

赵军需官好像感到受骗似的，立刻说：

“这算什么好消息呀！我倒以为你是到太太那儿去来了呢！”

“难道这不是好消息么？”陈监印官也不服气地红着脸说。“李参谋闯了祸，难道不算好消息么？”

赵军需官退一步想，也觉得这倒也算得是一件好消息，顿时又忍不住微笑起来了，赶快问：

“那人死了没有？”

“我听见讲是这样的，他打着马在街上跑，吓得街上的人乱窜起来，有一个人来不及躲开，他就把他撞翻了，马从那人身上跑过去，许多人就围着看，真是闹得满城风雨的！”

“死了吧？”赵军需官立刻紧张的问。

陈监印官把右手在左手拿着的银元上一拍：

“我也以为踢死了呢！真是唯愿他踢死才好！可惜只是撞倒一下，没有死，可是头上碰了个疱了呢，有烟杯子那样大，不，有我那一个烟斗子那样大，一个青疱疱。这是魏副官回来向我讲的。”

赵军需官又感到一点轻微的失望，但随即又觉得这也好！总算聊胜于无。

心里渐渐也就觉得痛快起来了，他揭开烟罐，拿起一支烟来，按燃打火机，使紧的吸了一口，痛快的吐出一大团白色的浓烟来。他把烟罐递给陈监印官：

“你抽么？”

“呵呵，我有我有。我不高兴抽你这种烟。”

“你现在就到太太那里去么？我想同你一道去。”

“你去有什么事？”

赵军需官伸起一只手掌拍拍额头笑道：

53

“哦，我帮太太送一笔利钱去。”

“那么走吧。”陈监印官很高兴的喊道；因为他记起往常自己独个人走出营门口的时候，自己老远就准备着要点头了，但是两边站着的卫兵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懒懒的抱着枪杆。他红着脸走了过去之后掉回头来一看，却发现他们正在指着他的背嘲笑，有时还听见谁轻轻的骂了一声：“舅子！”

他这回同着赵军需官一道出来了，远远就看见那高大的营门左边一字儿坐着的十来个灰色全武装卫兵，顿时振起精神站了起来，拿好枪站成稍息的姿式准备着。门外阶沿两边的两个站着的卫兵也把驼下的背伸直起来，也把枪枝倾斜地握着做着稍息姿式。他于是靠紧赵军需官的身边走，昂着头，挺着颈，准备着。到了门口，只听见一个班长大喊一声：

“敬礼！”

卫兵们立刻一斩齐地立正，把枪靠拢身边去，站在阶沿两边的两个，则在胸前举起枪来。

他跟着赵军需官点了点头，两眼一望着街心，只见许多过路人都带着敬畏的眼光望着他两个。他忍不住抿嘴笑一笑。

“表哥，”他说。“你这管钱的究竟比我这管印的舒服得多。”

“别讲话。”赵军需官打断他的话。“听，他们在说什么？”接着就听见了：

“妈的，我们的饷通通拿去买田去了！”

“哼，我 他的舅子！”

“嘻，他们在说什么？”陈监印官诧异的张着耳朵问。赵军需官脸色严重地拖他一把：

“别管他，走吧！”

赵军需官感到了一种紧张，脊梁上的每根汗毛都倒竖起来。他觉得这又一定是李参谋捣的鬼了。在街心的人丛中走着的时候，他沉着脸，咬紧着牙关，愤愤的想：

——哼，好的，李参谋，只怕你有一天要认得我！

他两个向着旅长的公馆走来。

公馆是一座高大房屋，两边是八字形的很高的灰色砖墙，当中是很宽大的黑漆大龙门。门旁边站着个武装的卫兵，见他两个进来，马上就握着枪收拢去行一个敬礼。他两个点点头就进来了。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子门房垂手站在旁边。他们又点了点头。进到第三个天井的时候，只见王妈拐着一双小脚儿笑着在一旁站一站就走了出去。秋香则正站在天井旁边的一张方桌边擦着玻璃灯坛的煤油灯。

秋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丫头，脸子圆胖胖的，两腮胀着健康的血红，背后拖着一很大黑辫子。一见他两个进来，便转过身来笑道：

“监印官！太太正在生气呢！”

陈监印官跑上前去，皱着眉头抓着秋香的袖口急问：

“什么事？”

秋香羞得满脸胀红，马上甩脱陈监印官的手，就向里面跑，喊道：

“太太，监印官来啦！”

太太正横躺在床上，两手按着肚子，口里发着酸呕。一听见喊声，她便一翻身站了起来。秋香已打起绣花软帘。她一走到门口边，便倒竖两弯细眉，苍白的瓜子脸沉了下来，两眼阴凄凄的，伸出食指向着陈监印官一指，但她的话还没有说出，就呕出一口清水。

“明弟！”她吐了清水之后，愤愤的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竟这么大胆的去嫖娼宿妓！害得我替你们受气……”

陈监印官的脸通红起来，愤愤的说：

“啊呀！这不知是谁又造我的谣！你不信，你问赵军需官看，看我在外边嫖过没有！”他一把抓住赵军需官的左手，掉过脸去。“表哥，我在外边嫖过吗？”

“哼，像你这样的不争气，还想当禁烟委员吗？旅长说，不给！……不给不给……”

陈监印官吓了一跳，全身都紧张了。他拉着赵军需官凑到太太的面前两步，愤愤的说：

“呵呀！姊姊，你看这不是多么明显，就为那禁烟的事情不是有人造我的谣吗？你一天到晚都在公馆里关住，哪里晓得我们旅部的人些为了这件事情的明争暗斗呀！李参谋想得最厉害！沈军医也想，余参谋也想，……许多人都想，你看这不是人家造我的谣吗？你问赵军需官，只有他才是真正知道我的，我在什么地方嫖过呢？——表哥，你说？”

“可是无风不起浪。”太太有点怀疑起来了。

“呵呀，无风不起浪。谁来向姊姊说的？”

“哼，谁说的，今天上午吴参谋长家二太太来看我，她向我说的。难道人家还来害你吗？旅长气得直骂我，说我一点也不管你，说我护短，说我简直拖累了他！哼，你们简直给我气受！”

“表哥，你看你看，这真是天晓得！吴参谋长家二太太，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好人呵！姊姊，我告诉你，吴参谋长和周团长在上半年打仗的时候，和江防军私通消息，你晓得吗？李参谋，他们说他和吴参谋长一床睡过，你晓得吗？……”

太太一下子严重了脸色，伸手就去蒙他的嘴：

“你怎么这么不知轻重，胡说八道！”她还没有说完，就呕出一口清水。

陈监印官气得直发战，仍然不断的说下去：

“前几天李参谋为了禁烟的事情，拍着桌子大骂表哥和我，说我们什么的，你晓得吗？今天他还怂恿周团长指桑骂槐的当着郑秘书他们发表哥的脾气，你晓得吗？……”他越说，越觉得自己非常委屈，愤怒着，像要哭出来似的。“表哥，怎么你不讲话？”他抓着赵军需官的手就摇了几摇。

太太沉静下来了，呆呆的望着他弟弟。觉得弟弟那样子也可怜，人年轻，自然难免人家欺负他。她想：“难道我才一个弟弟都容不得吗？那些狠心的人？”她忽然记起吴参谋长在两月前和旅长玩笑似的说：

“旅长什么时候去把大太太接来？也许能够快一点抱一个少爷吧！”

一直到今天旅长还在提起大太太！还在说要把她接来！她不由得怒了，她想他们排挤她的弟弟，不明是排挤她自己吗？她坚决的想：

——我不怕的，只要我这生下来的是儿子！

“表哥，”她接下怒气说。“那都是真的吗？”

“如果不真，你砍了我的头去！”陈监印官抢着说。

赵军需官笑一笑，不说话，只向门旁边那打起帘子的秋香看一眼。

太太怔了一下，掉转头，用食指在秋香的额上一点，愤愤的说：

“你在这里看着做什么？军需官来了，还不快去倒茶吗？旅长这两天把你一夸，你就狂啦！你这小蹄子！去把你的洋灯擦好来！”

秋香赶快垂下头，放下帘子，给赵军需官倒一杯茶，嘟着嘴就走去了。

五

“一切都是真的，太太！”赵军需官微笑的说。

“难道他们造我的谣也是真的吗？”陈监印官又摇了他的手拐肘一下。

赵军需官笑一笑，看他一眼，然后说：

“太太，我想关于禁烟的事情，也只怪我们的防区太小了一点，如果多得一两县的话……”

太太皱起眉头：

“你明白点说吧。”

“李参谋他们最近确是活动得最厉害。他要排挤我们，有什么谣言造不出来的？所以我说那一切都是可能的。当然他们也不只对监印官和我……”

他微笑着吞吞吐吐的说。

太太见他话里还有话，于是拉起帘子来说：

“军需官，你进来。”

赵军需官跟着太太就向房间走去，陈监印官赶快拉着他的手，嘴唇凑到他耳边去悄悄说：

“你要帮我说话呵！”

赵军需官点头笑一笑就进来了。他走到长窗边的一张摆着一个花瓶的半圆桌边，见太太严重着脸色站在面前，他于是叹一口气道：

“太太，我真怕，真怕有一天被人家暗地里打了我的靶。我想，我给旅长效的力，给太太效的力，幸好还问心无愧。我想等旅长哪天有空，我要向他请一下假休息休息一下了！”

“为什么？”太太更加莫明其妙了，严重地说。“你给我说，有什么危险？”

“我也想劝太太和旅长留心一点……”

太太的心咚咚咚的直冲喉头跳起来了，脸色苍白了起来，她急得埋怨地说：

“你说呀！”

“太太该晓得连上上个月的饷还没有发吧。”他镇静的开始了，“但这不能是我们的过，是司令部老不发下来的缘故呀。其实别的地方有些部队何只才欠饷两月！可是我们才欠两月，周团长下面的各连在酝酿着可怕的危险呢！我刚才出营门来的时候，就亲耳听见那些兵在骂着说：‘妈的，通通把我们的饷拿去买田去了！看吧，我认得你，我的枪子认不得你！’……”

太太苍白的嘴唇吓得张了开来，慌忙的说：

“谁把这买田的事情传出去的？”

“太太，据我看，你们这里的吴刚得留心他一下才好，他是和李参谋他们是很密切的……”他说到这里不说了，紧张的看着太太的脸。

“吴刚？”太太一提到这名字就愤怒了起来。“哼，这鬼东西妖精妖怪的！满脸擦得白白的，没有事就在旅长的面前晃来晃去，那真是不要脸！我那天同旅长说，你把他收上房来算了！哼，这鬼东西，我早就要提防他的！他做了些什么？你说？”赵军需官忍不住笑起来了，他还没有说出来，太太又接下去：“哼，那李参谋？那轻狂的样子，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讨厌！他敢？”

“谅他一个人倒不敢。”赵军需官微笑地但铁实地说。“可是他的后面有周团氏和吴参谋长……”

太太此刻一听见吴参谋长这几个字就非常刺耳。她愤怒的说道：

“哼，你怎么不早给我说？”

“我不敢，太太！我就顶怕人家说我播弄是非。”

“哼，旅长本来早都忘了太太的，就是前两月他给旅长一提，旅长又说要去接了！害得我和他吵了几次。他说我不会生儿！哼，不会生儿！”她

又呕了一下，吐出一口清水，同时拿一只手掌拍拍自己肚皮愤愤的说。“我就生一个给他看！表哥，你看我一个弟弟咧，不争气。外边许多事，我也不晓得。我只有希望你了！你怕什么？放心做下去！他们有什么，你只管来告诉我。你看这些事，要不是你来说，连旅长都蒙在鼓里。真是上半年那一次知道了他私通消息，旅长把他赶了就好了！……留下这样的祸根……”

赵军需官伸手到怀里掏出一张二百元的红票来了，双手捧着送到太太的面前：

“这是鼎泰绸缎庄的利钱。太太还是要现钱，还是一起放到恒丰祥去？”

太太拿起票子来看看，仍然递回赵军需官的手上：

“你给我放到恒丰祥去就是了。还有隆盛和陈大兴的利钱呢？”

赵军需官笑一笑，一面把红票装进怀里，一面说：

“太太，那隆盛的我今天去过，说下乡收钱去了，我打算晚上再去一下。至于那陈大兴的，他说，请太太减轻一点他的利息，他实在付不起……”

太太两眼圆睁的怒了：

“胡说！三分半的利，难道还亏了他？他不就把本钱通通给我收回来好了，我又不是靠利钱吃饭的！”

赵军需赶快陪笑道：

“太太，我看他最近的确也有些难，他这回的官产就要付一笔大款子出来。”

“不行。他这回的官产的事，我已经帮他说了好话了，他倒想在我的利钱上刮油啊？真是人不宜好，狗不宜饱，你给他说，他再不拿来我就要派人去关他的店门！”

“好，好，那就是了，我再去催他就是。不过我想问问太太，那禁烟委员的委任状……”

“那委任状？”太太被他这突然一问，怔了一下，因为她的脑里正集中在利钱上。好一会，她才恍然地笑了起来。“呵呵，我已经给旅长说过了。我再帮你催催好了，可是你一定要去把陈大兴的钱给我要来呀！你给他说，先把我的钱付了，再缴那官产……”

“是，是。”赵军需官连连的说；最后忽然笑道。“太太听见讲，今天下午李参谋在街上骑着马跑冲倒一个人吗？”

“啊？”太太吃惊的圆睁两眼望着他。“呵呀，踢死人没有？”

“没有。太太。说是伤得很凶呢！”

“哼，真是太狂得太不像样子了！我要给旅长说的，看他狂到哪里去！”

忽然，远远的，在大门口那方起着洋狗的吠声，汪汪汪地。起头是听见一个狗叫，接着就听见几个合叫，声音渐渐近来了。

“旅长来了！”太太紧张了起来说。

赵军需官赶快把想起的话简捷的说道：

“太太，你们这秋香也要注意一下才好。”

太太怔了一下，张开了嘴巴。但那群狗叫的声音越近来了，她的心咚咚咚的跳了起来，来不及再问，赶快拉开门帘说：

“军需官，你赶快出去，赶快到那边的一间房间去！”

六

太太走出门帘来喊：

“秋香！你这小蹄子，还不快把洋灯拿来！旅长回来了！”

她又赶快走进房间，左手拿起一方镜子来照着脸，右手拈起粉扑子来在脸上慌慌忙忙的扑了几扑，又用手指掠掠耳鬓边的发丝，之后，就赶快走出来了。

就在这时，前面的门槛那儿，首先跳进两条高大的黄洋狗，一进门就直向太太的腿前跑来，接着门槛那里又跳进五六条黄色和白黑花的洋狗来。跑得地板轰隆轰隆价响，围绕着太太跑一圈，就在窗边分散开来了，站住，抖着舌条，望着前面。前面旅长在天井那儿出现了。他的背后簇拥着十几个挂盒子炮的并兵。旅长是一个高个儿，油黑的圆脸，两道浓黑眉毛，一个端正的鼻子，两只发出射人的光的眼睛，头戴呢博士帽，身穿灰织贡呢的长袍，缓缓地走了进来。旅长一进门槛，那十几个弃兵就分散开来，各自走进天井两边的卧房里去。就只吴刚一人手上拿着一根全象牙的烟杆用了进来。

旅长很响亮地从喉管底里呼一声痰，屋角都起着回响，但在这响声里更显得一片非常严肃的静。最大的一条黄狗摇着尾巴跑过来了，提起前两脚向他直立了起来。他伸手捏着它的嘴巴，随着又把它向着旁边一甩：

“走开，唉，我已经疲倦了！”

狗就四脚朝天地翻一个滚走开了。

他走到太太面前；太太就用手拉起帘子来，笑道。

“鹅毛山那田还好么？”

旅长一直走进房，一面喊：

“吴刚！拿烟来！”

太太陪着旅长走进房间，一手取下旅长的帽子，一手搭在旅长的肩头。就在这时候，从门帘缝那儿射进两条灯光来了，太太又赶快把手缩回来。秋香拉开门帘拿着一盏煤油灯进来了，放在桌上。

旅长坐在一张躺椅上，吴刚拿着烟杆站在旁边。旅长接过了烟杆含在嘴上，对着吴刚手上拿的火吸燃，“噗呲噗映”地叭了几口，吹出白烟，然后说：

“田还好，是在山脚边。唉，我好久没有骑马，今天简直疲倦得了不得，在恒丰祥家庄子上休息了好半天。”随即他抽出烟杆，吐一口口水笑道。“呵，我今天在他庄子上遇着一个瞎子，看摸骨相的。他摸了我的手说，照我的这骨相看来，是一个做大官，有福相的，只是皮子粗一点，免不了要奔波。他

说他也看过周团长的，也和我差不多……”他拿起一只手掌来在灯下微笑的看着。

太太见吴刚还在那儿给旅长倒茶，她就偏要在他面前抓起旅长的手来，披了一下嘴唇笑道：

“周团长哪里及得你的！”

旅长掉过脸来满意的向她看看，觉得这究竟是永远附和自己的太太。但随即他愤愤的说：

“唉，今天周团长为了那三千块钱的事情，简直使我不舒服了好半天！”

“哼，恐怕他还有使你不舒服的事情呢！那真是你的好部下！”

旅长听见她又攻击起自己部队里的人来了，心里有些不舒服。他忽然想起件可以塞着她的嘴的事情来，严厉的問道：

“你家明弟来过了吧？我在路上看见他。哼，年轻轻的就嫖娼！”他楞着白眼看了太太一眼。

太太顿时两眼圆睁，愤怒起来，先看了吴刚一眼。吴刚退了出去之后，她便嘟着嘴说：

“那都是人家造他的谣！那些想挤掉他的！”

“哼，造他的谣！谁造他的谣？”旅长含着烟杆说着，沉着脸掉了过来。

“唔，你还在鼓里呢！”太太披一披嘴唇，用右手的食指点着左手的指头说。“哼，李参谋他们就想挤他。你不记得上半年吴参谋长同周团长他们的事？最近他们还向那些兵散布谣言，说你把饷银拿去买田呢！”

旅长愤怒的瞪着两眼说：

“谁说！你从哪里听来的？”

“一定要谁说？我知道就是了。”

旅长刚刚把烟杆嘴含到嘴上，立刻又抽了出来停在嘴边，从鼻孔冷笑一声：

“哼，知道就是了！婆婆经！你们这些女人晓得什么！”

秋香双手捧着一张腾着白气的热手巾进来了，站在旁边。旅长用空着的右手接过手巾来拿到脸上去，但他又在半路停住，说道：

“我今天上午已给你说过，女人家就管管家里事就是了，你别管我军队里的事！哼，你们女人！”

“好吧，我们‘女人’就是了！可是不给你说，你还蒙在鼓里！”

“别管我的事！”旅长严厉地。“你还要噜苏些什么？！”

“随你拿气给我受就是了！”太太颤声的说，两只眼圈发了红，湿润的泪水在眼眶边涌了起来。她呆了一会，一翻身就倒上床去。不一会，她的肩头就抽搐起来了，发出轻微的稀呼稀呼的泣声。

旅长也气愤愤的躺在椅上。但渐渐地，刚才太太说的那些话：什么向着士兵们散布谣言这一点就像铁丸似的在他的脑子里转动起来了，他皱着眉头推测着：

——谁散布的？

但随即他又冷笑了一下：

——哪里的话！人家会笑我听女人的话的！

他觉得那稀呼稀呼的声音有些讨厌起来。

“秋香！来！把我这袜子脱下来看看，脚拐子那里大概给足镫刮脱一网皮了！”

秋香走过来，伸手轻轻的给他脱袜子，袜子被脚踝上的一块血粘住了，就像贴紧了一块橡皮膏药似的，扯得痛了一下。但他咬着牙，只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秋香的脸上。秋香那圆胖胖的脸子，血红的两腮，从颈后弯到肩旁来的粗黑辫子，从灯光下看来，觉得那畏怯的样子另是一番妩媚。他右手拿着烟杆子，张开嘴巴就呆了。

太太斜躺在床上抽搐着肩头，拿眼睛偷偷的看着他那样子，不由得愤怒了，她于是大声的呕一声，向着床边的痰盂里呕吐出一口酸清水，同时又偷偷的看他一眼，看他知道自己怀儿子的苦处否。但旅长仍然张着嘴巴呆呆地看着秋香。她于是扒伏在枕上哼起来了：

“呵唷，痛啊，肚子痛啊！”

张着耳朵一听，却听见旅长在向秋香说道：

“你轻轻搽。对咯对咯，来，把你的手拿来。”她于是气得发昏的站起来了，走到秋香面前，劈手夺下她刚拿起的一盒药膏来说道：

“去，去把我的药熬来呀！我来给旅长搽。”

旅长厉声的喝道：

“拿来！”这声音震得房间都发抖。随即他又楞着两眼说道：“我要不要你搽？我不见你们女人就是这样大的醋劲！”

太太吓得肩头一抖，赶快把药膏盒放在躺椅边，又倒上床去了。

七

秋香嘟着嘴走了出来，在门旁边一个黑影子一晃，她吓得一跳，几乎叫了出来。定睛一看，是吴刚，她又才向着厨房走去了。忽然几条狗汪的一声向她扑来，她吓得全身发抖了，紧紧背靠着墙壁，两手在面前乱挥着，乱喊着；

“黄宝！黄宝！你们瞎了吗？”

吴刚赶快奋勇的跑上前来，挥手踢脚的在狂吠的狗群中乱冲一阵，才把狗们赶开了。随即他就紧紧跟着秋香进了厨房，轻轻在她身边说：

“秋香，你吓着了没有？”

秋香不答话，跑到火炉边去拿起药罐来换上水。

“秋香，你怎么不说话？？”吴刚轻轻的说，但声音有些发抖。

秋香把药罐放在火炉上，呆呆地看着那舐着罐底的红绿火焰，她那胖圆

脸都映得通红，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就像两颗星。

“秋香，你……”吴刚越看越觉得忍不住了，就一把抓住她的肩膀。

秋香却很凶的抽出自己的肩膀向旁边躲开了。

吴刚只得垂着双手呆呆的站着。

好久好久，秋香才轻微地叹一口气，这叹息声弹动了厨房的黑暗和静默，炉子上舐着药罐的火焰都抖了一下。

“唉，这就是我们这当丫头的命！”秋香的眼泪水从眼角滚了出来，喃喃的说。

“唉，我的好秋香，你哭什么呢？”

“呵唷，拿给你们一口一口的啃死算了！就跟那啃萝卜似的……”她伤心地拿起袖口来擦着眼睛。

“秋香，你说我吗？”吴刚感到非常的难过，颤声的说。

“哼，这些做官的，我真是看得够了，口上含一个，筷子上夹一个，眼睛还瞧着一个！我们是什么？”丫头！给人家做出气的！”

“唉，秋香，你摸摸我这儿看，你看我的心真痛呵！”

他一把就捉住秋香的左手，拉来按在自己的胸口上。那儿有一颗卜卜跳动的心。秋香并没有拖回去的意思，他于是甩手抚摸着她的手指悄声说：

“秋香，我说过的，我把钱弄到的时候，我们一起逃吧！”

“哈，好家伙！”厨房门口旁边忽然发出这样一个轻轻的然而像铁似的喊声。

两个都吓一大跳。秋香慌忙抓起药罐就要走。吴刚给她一拦，意思叫她不要忙。她又没有了主意似的站住了。但就在这很快的一刹那，只听见一个人在门外边顿脚的声音，随着这脚声是一条狗站了起来，跑了开去的声音。

“吓，妈的，差点绊了我一跤！”是那人的声音。

两个才放心的透出一口气来。吴刚赶快跑到水缸边，拿碗去舀水。那人就在厨房门出现了，是高大的伍长发。

伍长发走到吴刚的身边，一把抓住他的左臂轻声喝道：

“妈的，你在这里干什么！嗯？”

吴刚从缸子里拿出一碗水来：

“干什么！口渴了，喝水。”

“哼，喝水！”伍长发盯了秋香一眼。

秋香垂下头，红着脸，她为要竭力遮去自己的羞，就竭力把脸凑到火炉口去。

伍长发微微的点点头，随即掉过头来向着吴刚，严厉地：

“哼，今天是你的运气！妈的，我给你说，你当心点！”

吴刚忽然听见旅长的喊声，放下碗抽出自己的手来就跑。

“妈的，你有天总要遇着老子的时候！”伍长发说着，见他跑了出去，自己就向秋香面前走去。

“你说我的鸡巴！”吴刚一面走，一面喃喃的说。他走进旅长的房门口的时候，就笔直的垂着两手站着。

旅长从躺椅上抬起头，严厉的说道：

“你去看看参谋长到了没有！”

“是。”他正确的做一个立正姿式，向后转，就向着外边跑去了。

八

旅长躺在躺椅上，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他想自己成天到晚为了些大事辛苦着，而且为周团长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烦了心，晚上回来却得不着温柔的安慰，反要听这些闲话和哭声。心里更加厌烦起来。

而太太躺在床上肩头抽搐得更厉害了，不时还发出很难听的呕声。

他很凶的搁下烟杆喊道：

“来人吓！”

“来啦！”伍长发应着，就在门口出现了，端正的立在门帘下。

“把上房的灯给我点起来！”

“是。”伍长发特别起劲的做一个立正姿式就退出去了，隔了一会又回来站在门口很起劲的说道：

“报告旅长，灯已经点好了。”

“把烟杆这些给我拿去！”

旅长走到上房来，和衣躺上床去。伍长发轻轻把烟杆、烟盒子、火柴、放在方桌上煤油灯的旁边，又轻轻点着脚尖一步一步的移到门口，带上门出去了。

旅长一翻的爬了起来，拴上门，一口气把灯吹熄，又躺上床去。

屋了黑暗了下去，但清水似的月光立刻从玻璃窗口涌进来了，照见了方桌和上面的煤油灯，烟杆，烟盒子，火柴，和一支开过的白兰地酒瓶，两个玻璃杯，……

旅长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转侧着身子。首先在他脑子里出现的是周团长那有点跋扈的脸子，接着又出现了吴参谋长那有着两弯向上翘的八字胡的方脸，那脸上有着一对深不可测的眼睛。他想：

——哼，吴参谋长今天要到了，不晓得他这回回去又干了些什么鬼把戏来了呢！上半年他和周团长那些不稳的谣传，可恨没有抓住确实的证据！而最近周团长却又暗暗添买了不少的枪……

他于是想到刚才太太向他说的话：士兵方面的谣言来了。

——哼，一切都是可能的！

他一想到这，全身都紧张了。而且觉得这周团长，吴参谋长什么的，就像自己身上的附骨之疽似的，恨不得一把就把它拔去。但他的脑子里却像乱丝似的，觉得事情又决不是这样简单：

——吴参谋长和司令官是同学，这人确也有些能干，能够定出很好的作战计划来。如果把他一放手，他马上会跑到敌人那方去转来打自己的！而且有些下级干部是他的学生。周团长呢，那不消说，实力是握在他手上的……他和其他的两个团长也紧密地牵连着。如果把他弄了去，恐怕会发生什么乱子的吧？……

他的脑子感到非常的发胀，就像火在那儿燃烧似的，燃烧得要爆炸开来。他于是一翻身坐起来了。他紧紧的闭住嘴唇，两眼圆睁的盯着窗子，那照在方桌上的月光反映在他的脸上，就好像一尊石像似的。

他站起来了，拿起烟杆来，擦燃火，屋子里顿时亮了起来。他把火柴放在桌边，远远把含着的烟杆子那头的烟卷凑上去，但那火马上戛熄了。他愤愤的丢下烟杆，便索性伸手到月光下拿起酒瓶，拔下塞子，倒进一个玻璃杯里，那酒黑汪汪地就在那杯口闪光。他端了起来，一口就吞下一半，肚子里一股热热的，才觉得舒服了些。

他石像似的一手执着杯子望着窗外，只见那一轮明月正在远远的那黑的像躺着许多骆驼似的山巅之上，看来不过才相离两丈似的。隐约的可以想见那在月光笼罩下山脚边的田野和村庄，在隔林两三点的灯火里，还夹着村犬的吠声。一簇半白半乌的云絮向着明月包围了来，遮蔽着，眼前的许多人家屋顶都黯了下去，成了一片模糊，但那月儿随即又在那乌烟瘴气的云团空处挣出脸来，又洒出比先前更加明亮的光辉。

这情景，使他记起在外省的家乡来了，那曾经少年时候住过的家，就像今天在鹅毛山下看见过的，靠着山脚边，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河，河弯处一丛森森的树林边便是自己曾经住过的八字粉墙黑漆龙门上面钉有一块“拔贡”的木匾的家。那时候曾经和拖着一条辫子的张副官长他们几个少年拿起网兜一道踏着草地上的月光下河去，河水泛着鳞鳞的银色的光，两岸闪着轻绡似的雾气。可是那屋子在一次的军队混战中破毁了一下，后来竟给土匪烧去了。但他总觉得像恒丰祥老板他们那种生活是舒服的，在鹅毛山脚有一间依山傍水的瓦屋，而且有三个儿子……

他忽然听见门外边有一个唏呼唏呼的抽搐声，和发呕的声音。

——这一定是她来了！是的，我对她太狠了，她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小孩子……

他想着，转过身去想给她开门。但他立刻又站住了：

——笑话！我一个堂堂的旅长竟为儿女柔情所屈服么？

他把杯子搁到嘴唇边，吞完了那半杯，立刻又倒上床去了。

第四章

—

吴参谋长躺在客厅里的烟榻上，烟盘上的玻璃罩灯光照着他那两弯翘起八字胡的方脸。他用手指拈扯着胡子尾巴，两道浓眉下的两只眼睛愉快地看着面前今天曾经去接了自己来的五个——那曾经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五个。他愉快地慢条斯理地谈讲着。

沈军医官躺在烟盘右边，右手捏着铁 子，左手的指头靠进灯罩口很熟练地在裹 子上的烟泡。

在烟榻的两旁坐着的四个是：李参谋，余参谋，孙连长，刘连长。

刘连长是一个矮个子，甲子脸，右眉平直，左眉斜上，两眼闪着光芒。他把两手搁在膝盖上，挺胸坐在椅子上。

孙连长用半边屁股坐在椅子边沿，挺直的身子则采取半面向左的姿势对着吴参谋长。他故意移坐前一点，把刘连长遮在背后。刘连长见他把自己遮住了，便不高兴的把椅子朝前移一移，又把自己在吴参谋长的眼前显露着。他想：

——你怎么可以遮住我？我是参谋长的学生！

李参谋今天一直还没有讲到自己要讲的话，都是因为这些家伙们也去接参谋长阻碍了自己。他不高兴地一时看看对面的两个连长，一时又楞着眼睛看看坐在他稍后一点的余参谋。他烦躁地用手抓抓颈项，一时又把架在左腿上的右腿放下来，把左腿换架到右腿上。

余参谋一见李参谋看他，就赶快把自己的眼光避开，身子就更向后移一移，躲在茶几后，他冷笑地想：

——参谋长就让你一个人独占去了吧！妈的，多么卑鄙！

沈军医官把烟枪递过来了。吴参谋长一接到手上，就停了讲话，坐了起来。见面前的四个人也都立刻停止了声响，屏着呼吸紧张地望着他。吊挂在天花板下的一盏煤油灯光直照在那四张流看油汗的脸。那种对他起着尊敬的样了，觉得很满意。他一面高兴地想：

——这回司令官打电去催我回来，一定是他前回允许过我的事，那么这批忠实的人是用得着的时候了！

他拿起烟盘前的一把茶壶。李参谋立刻就在自己旁边的茶几上拿一个杯子送过来了。吴参谋长向他点点头，见他那仍然还是那么很结实精悍的样子和又红又白的脸，在灯光下仍然和两个月以前没有两样，觉得很愉快。但他仍然脸色严正地喝了一口茶之后又躺下去了，对着火吱吱吱地抽起烟来。烟枪里的“烟油”太饱了，忽然射出一股到他嘴里去，苦得要命，他立刻皱着两道浓眉，又坐起来。但一见面前的五个也都立刻皱着两眉，紧张的把他望着。他心里又才觉得非常愉快：

——这些人都仍然是能和我共患难，同忧喜的！

他向地上吐了一口，笑道：

“呵呀！好苦，这烟油！”

五个人都忍不住噗哧地笑了。他立刻严正地抬起脸来，大家又不笑了。

他于是解释似的笑道：

“这枪是太饱了！”

他嗽了嘴之后，就在身边拿起一根湘妃竹烟杆来。李参谋站起来了。同一个时候，孙连长也站起来了。两个都匆忙的抢着向门口走去。

李参谋赶快伸手一拦孙连长：

“你坐着吧。”

孙连长也同时伸手拦他一掌：

“我去叫，好啦。”

但两个已抢到门帘边，李参谋抢着大声喊道：

“勤务兵！给参谋长拿烟来！”

孙连长见勤务兵走了进来，口里还在嚼着饭。他就从他手上把烟盒拿了下来：

“你交给我吧。你还是去赶快吃你的饭好了。”

李参谋就鄙夷地看了孙连长一眼。

吴参谋长看着这两个为自己的事这么争先恐后，觉得非常的愉快，他微笑说道：

“我自己来吧。你们都坐下吧。”

他含着烟杆叭燃烟卷之后，就挺起颈根，轮着两眼向周围看了一看；大家又准备要讲话了。

刘连长站起来了，孙连长没有看见，在同一个时候，也站起来了。刘连长皱一皱眉头；但他觉得既然站起来了，不管他，还是说起来吧：

“参谋长！学生那一连……”

孙连长吃了一惊，掉过脸来不高兴的看他一眼，立刻又回过头去抢着说：

“参谋长，我那里……”

刘连长就气愤愤的不说了，愕然的把他望着。

李参谋和余参谋都笑了一下，觉得那种争夺的神气，实在是可笑的。吴参谋长立刻皱着眉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两个立刻又闭住嘴了。

“坐着谈吧。”吴参谋长把拈扯着胡子尾巴的手向前一伸微笑的说。“我觉得大家还是不必这么拘泥着好些。”

孙连长和刘连长又坐下了。

吴参谋长嘴上含着右手拿的烟杆，左手又拈扯着翘起的胡子尾巴。两眼紧紧盯住他两个。

“参谋长，”孙连长抢先说。“自从参谋长请假去了以后，我那一连的恼就都没有拿着了……”

“参谋长，”刘连长有些不服气，觉得刚才是自己先开口的，也抢着说。“学生那一连九月份的伙饷到现在还没有拿着……”

孙连长偏了脸瞪刘连长一眼，又抢着说：

“参谋长，你看第一连王连长保商就保了两次！营长这些地方简直私心得很！王连长他们简直腰包都胀满了！……”

“参谋长，学生那一连的兵士们最近跑到我的连长室门口来问了几次。他们私下里叽哩咕噜的。那天我捉住一个兵在那里骂长官，真是有些不像样了！我就罚了他的跑步，跑了一点钟，我……”

孙连长又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又抢着：

“参谋长，我连上的兵士没有一个不在闹闲话，今天王金玉和杜占鳌挨了张副官长的耳光下来简直吵得全连都哄动了。营长跑出来训话，他们还叽哩咕噜的……”

吴参谋长仍然嘴角含着烟杆，手指拈扯着胡子尾巴，两眼紧紧盯住他们抢着的讲话。他一面愉快地觉着自己有“耳听八方”的能力，一面竭力捕捉着他们那些话里的要点。到了这里，他忽然把烟杆抽出嘴来，吐一口口水到地上，然后紧盯着孙连长说：

“喂喂，不忙。王营长讲了些什么？”

刘连长就赶快闭住嘴了，红着一张脸。

孙连长被他这突然一问，怔了一下，但觉得参谋长先问了他，就又非常高兴的说道：

“参谋长，他来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不能怪旅长或赵军需，是司令部的钱还没有发下来——”

他正讲得高兴的时候，吴参谋长突然吃惊的打断他的话：

“是司令部没有发下来么？”

孙连长弄得怔了一下。

吴参谋长见他那窘了的样子，赶快又向他点点头道：

“好，你说吧。”

孙连长就又说下去。完了之后，吴参谋长又才掉过脸来望着刘连长：

“你说吧。”

刘连长立刻把胸脯一挺，觉得自己应该要显得有教养，在说话方面对辞句要选择一下，要显得和孙连长不同才好。他于是用着很准确的声音说道：

“学生那一连，对于他们的军风纪，学生是随时都在留意的。我常常都记着参谋长从前在学校时向我们说的话：军风纪第一。可是最近因为两个月的饷拿不着，兵士们对于这方面究竟有些懈怠起来了。可是我仍然要竭力保持着，加以纠正。不过如果饷还不发下来，究竟还是不大好。学生的话就是这样。”他说完，又向吴参谋长挺一挺胸脯。

吴参谋长微笑了一下，嘉奖地点一点头。

“参谋长，”余参谋含笑的说。“我们很久就希望参谋长回来了。”

李参谋愕然地张开嘴巴看了余参谋一眼，说：

“余参谋，请你等一等。”

他就向床边走来了，在沈军医官的腿旁边坐了下来，把脸向着吴参谋长。

余参谋满脸羞得通红，愤愤的想：

——哼，这简直多么卑鄙呀！好，就让你们争宠去吧！这里既然没有我的地方，我倒莫如走了的好！

他忽然想起赵军需官说的在这个时候等他，顿时觉得那和李参谋他们处在敌对地位的赵军需官对自己究竟也还不错！他想站起来了，但又犹豫着，觉得就这么突然走了似乎太不好。最后他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把自己挺直着的腰背驼了下来，作为报复。愤愤的看着李参谋那很觉得讨厌的嘴脸。

李参谋正在高兴的说着：

“参谋长，你如果今天再不到，我们真要急死了！你去了两个月，我们旅部里弄得简直不像话。听说连司令官都知道了，非常的不满意。第一是赵军需官，这家伙简直越来越厉害，可以说要爬到我们的头上来屙屎了！比如各营连的伙饷何尝没有！许多人都晓得他拿到一些商家去放大利。这回的官产清理，有几家是早收过了的，——但是弄得满城天怒人怨——这些钱是哪里去了？还有两笔，那宋保罗家的一笔，请他援别人的例也减少一点，他却一口咬定说，旅长是要那么办的！”

“哪个宋保罗？”吴参谋长忽然把烟杆抽出嘴来，偏着脸问。

“呵呵，”李参谋怔了一下，然后说。“同参谋长的二太太也认识的那个吧？”

“唔唔，你说吧。”吴参谋长说着，同时想：

——他那嘴唇动得还和从前一样好看。

“参谋长，这宋保罗说他也来来看参谋长呢！这官产的事情，他想请参谋长帮他的忙……”他说到这里，停了停，看着吴参谋长的脸。

沈军医官突然停止了裹烟，抬起上半身来说：

“他说他明天就要来看参谋长呢！他今天向我说的……”

李参谋愕然的看了沈军医官一眼，生怕他把话抢了去，赶快说：

“他说他明天就要来看参谋长呢！他今天向我说的，他说沈军医官就不高兴的躺下去了。”

余参谋冷眼看着在肚子里发笑：

——哼，多么好看的争宠呵！

“这赵军需官最近简直专权极了！”李参谋仍然不断的说。“他和张副官长和几个营长勾结得密密的，他们对参谋长在外面还说了许多不利的话！……”

吴参谋长心里大吃一惊：

——什么不利的话？难道我这回买田买房子的事他也知道了么？那可糟透了！——他想着，严厉地问道：

“什么话？”

“那当然是说参谋长和敌军江防军怎样，这回又买了多少田地，这些。”

一股寒噤在吴参谋长身上掠过，汗毛都倒竖起来。但他竭力不要使面前的这几个手下人看出自己的失态，于是镇静地保持着严正的态度，单是在鼻孔里冷笑一声：

“哼！”仍然不动的望着李参谋。

李参谋就痛快的说了下去。最后他望了周围的人一圈，愤愤的说：

“我们在坐的这些人，简直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在排挤我们呢！”

“什么？”孙连长首先跳了起来。

“什么？”刘连长也跟着跳了起来。“他们要排挤参谋长吗？”

“什么东西！”孙连长捏起一个拳头到胸前。“他敢挤参谋长？那我的枪就是他的对头！”

“他敢！”刘连长也愤激的说。“这江山是我们在枪林弹雨里辛辛苦苦挣来的！”

余参谋只是在肚子里暗暗冷笑着：

——呵啊！多好看呵！

吴参谋长放下烟杆，用手掌向前一按：

“你们坐下吧！用不着这样的激动。”他一面说，心里却暗暗觉得好笑：——这些年青人的火气倒是蛮好的！

最后，他掉过脸来望着余参谋：

“余参谋，你刚才要说什么？”

李参谋跟着紧张地望着余参谋，生怕他就先提起关于要求禁烟委任的事来。

余参谋的脸红了一红：

“吓吓，”他惨笑着说。“参谋长，没有什么。”吴参谋长躺下去了，两眼紧紧盯着天花板。他把今天这些所有的情报在脑子里展了开来，加以比较，分析，整理。最后他皱一皱眉头，坐了起来，沉毅的问：

“你这两天看见周团长没有？”

“看见的。”李参谋赶快高兴的说。“今天还看见的。他说他等一下就要看参谋长来了。那些事我今天曾向他说过，他当着赵军需就大发一阵脾气！”

“啊？”吴参谋长忽然吃惊了，两眼圆睁的看着李参谋。好一会儿，他才叹一口气：

“你们真是太年青了！周团长那样的火性，还禁得起你去给他加油么？”

事情是，不能这么毛糙的！”

他觉得有些懊恼起来：

——谁都知道我和周团长是拜把弟兄！过去已经弄得够麻烦了，使得许多事情都受了影响！现在忽然还再增加上这一个麻烦，那，我这回的，司令官电召我回来的那事情，又会……唉唉，究竟是太年青了！

但他竭力镇静着，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烟灰，就向外出去小便去。

李参谋抓住这个机会，追出门外，悄声说：

“参谋长！那禁烟的事情已经完了！”

“怎么样？”

“参谋长从前不是曾经向旅长提过？但是这回他向司令官提出的是赵军需官，张副官长和陈监印官！幸好委任状还没有下来。但假使参谋长迟来几天，就简直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简直是太欺负人了！”

吴参谋长看了他好一会，点点头道：

“好，我知道！”转身就走。

李参谋又追上两步悄声说：

“参谋长——我看这余参谋恐怕靠不住。他和赵军需他们的关系……”

“什么？”吴参谋长这才大大的吃惊了，头上好像被什么东西重重的一击，昏了一下。但他生怕李参谋看见自己会这样失态，赶快竭力镇静着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道：

“你为什么不早给我说？你怎么刚才哇啦哇啦的说了那样多？嗯，真是太年青了！”

李参谋吓得倒退一步，赶快回进客厅里，跑到余参谋面前拍拍他的肩头：

“余参谋！我刚才打断了你的话，你不会多我的心吧？”

余参谋心里忽然明亮了一下，暗暗冷笑：

——哼，你这家伙不知道又去和参谋长讲我的什么话来了！回来就这么敷衍我！——他嘴上却笑道：

“那算不了什么，那算不了什么。我们做一个人不过就这样罢了！”

“你真的没有多心？”

“我已经说了，你还要怎样？”余参谋竭力忍耐住，但仍然嘲笑的说。

旁边的三个没有听清他们说些什么，以为参谋长又叫李参谋传下什么要紧话来了，都惊异的围了过来，脸色严重的问：

“参谋长讲了什么？”

李参谋赶快把他们拦住：

“没有什么，你们坐下吧。我不过和余参谋讲两句话。”

“不，我不相信。”沈军医官拉着李参谋的衣袖说。

“说，说，什么呀！这么秘密么？”孙连长和刘连长也围着他说。

李参谋急得脸红了：

“说没有就没有。难道我还骗你们么？”

三个就退回去了，但还是不相信的看着他，又用嫉妒的眼光看了余参谋一眼，好像说，哼！他倒比我们多知道一些！

——唉唉，我倒还是莫如走了的好，——余参谋愤愤的想；但随即他又觉得李参谋既已来向自己陪小心了，马上要走，似乎又不大好。

三

吴参谋长回进房间里来的时候，一个勤务兵匆匆忙忙的跑了进来，两手捧着一张名片到吴参谋长面前，端正的说道：

“报告参谋长，司令部的钱秘书来看参谋长。”

“请。”吴参谋长高兴的说。

“参谋长，”李参谋凑到吴参谋长身边说。“这钱秘书来会参谋长大概有什么要紧事情吧。”

“什么？”吴参谋长装着没有那么一回事似的。

李参谋更把脸凑进一点悄声说：

“前天我在周团长那里曾经碰见他。他和周团长两个谈了许多话。参谋长，我看我们退出去一下。”

吴参谋长嘉奖似的点一点头，用手拈扯着胡子尾巴就要迎出去，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听说这老同学钱秘书又讨了一个女学生的事情。算起来这已是第八个小老婆了；这实在是一个风流人物。他微笑地想掉过头去问，但他随即又把笑脸收住了，警觉地克制住自己：

——是的，在这些手下人的面前，还是不要谈这类话的好，像我这样的身份！

李参谋见吴参谋长走出去了，转过身来的时候，见面前的几个人都在对他射出羡慕的眼光。他于是快活的喊道：

“哈，我们避一避吧，我们到对面书房里去坐一坐吧。”

他抢先领头走在前面，四个人都就跟着他走出来了。

余参谋忽然说：

“我要回去了。”

“你怎么就走呢！”李参谋吃惊的赶快拉着他的手。“我们回头不是还要吃参谋长的接风酒么？”

余参谋的心又活动了，他想：

——我是不会被你利用的！不过，也好，我就在这儿做一个旁观者也好！他一确定了自己的地位，立刻又觉得轻松许多了。

就在这当儿，只见前面天井边的走廊下，一个穿灰军服的勤务兵一手提着一盏风雨灯，引着那钱秘书向里面走来了。那风雨灯的黄光照着钱秘书那响着的团花缎袍，一张白白的刮得光光的瘦脸，一对色情的光芒四射的眼睛。

吴参谋长一迎上去，钱秘书老远就哈哈一声，两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断的拱了几拱：

“哈哈！吴参谋长，你辛苦辛苦啦！到好久了吧。哈哈！”

“哪里哪里。”吴参谋长也微笑地捏起拳头打了一拱。“你从司令部远来不也辛苦了么？我今天才回来，不然是应该给你接风的。”

“哈哈！哪里哪里。”钱秘书连连的说，又拱了几拱。“我这不过是两三天的路程，算什么？我倒是应该来给你接风的，哈哈！”

进了客厅，钱秘书一坐到烟盘左边，就对着吴参谋长连珠似的问：

“老太爷好吗？老太太好吗？大太太好吗？二太太好吗？”

“都好。”吴参谋长微笑的说。

“那好极了，那好极了。”

“听说你要放关监督了？”

“哪，是的，哈哈！”

“那倒是一个肥缺。”吴参谋长微笑的说。

“那算什么，一年顶多也不过拿得到几万，那算什么。你要荐人吗？你荐来吧。希望你不要客气，哈哈！”吴参谋心里惊异了一下，他想：

——这出名滑头而又专用私人的老钱，今天居然这么慷慨，他一定又有什么花头在后面了！

他只是微笑的说：

“那很好。给你道喜！”

“哈哈，那没有什么。我倒要给你道喜呢！”钱秘书又拱了一拱，他见吴参谋长惊异的望着他，并且从那庄重的嘴唇上发出来一声：

“什么？”

他于是把嘴凑到吴参谋长的耳边去放低声音说：

“我这回的来，就是奉了司令官的使命来和你商量一件事情的呢！”

吴参谋长叫站在旁边伺候烟茶的勤务兵出去之后，两个就躺上床去，隔了烟盘，脸对着脸。

“吴参谋长，”钱秘书忽然事务地满脸正经地开始了。“你们旅长这回不是又买了五百支枪来了吗？”

“有这一回事。”吴参谋长心里已经明白他要讲的是什么了，但他故意皱着眉头翘起大拇指再补上一句：

“不过，我好像听说我们这个同学大不高兴，是吧？”

钱秘书知道他指的是司令官，装作没有听见似的只顾说：

“你们旅长不是又要打算成立一个补充团吗？”

“是的。”

“但是司令官觉得这团长的人选问题……”

“恐怕是王营长吧。”

“老哥，这就是难题呢！”钱秘书忽然高叫一声，一翻身坐了起来。侧

着身子看了吴参谋长一会；而吴参谋长则两眼深思地望着他。“你知道，”他又说起来了。“司令官所虑的就是这一点。他派我来就是想先征求你的意见……”

吴参谋长的两眼闭住了，眼珠子在眼皮下面转动着，他感到轻微的失望：——司令官打电催我回来，原来仅为了这个！

钱秘书以为他一定在感动了，赶快乘势说：

“司令官还说，这五百支枪暂时编两营。内中的一个营长，他打算把内人的哥哥给你介绍来。”

吴参谋长睁开了眼睛，皱着眉头，微笑道：

“我还得考虑。”

“为什么？”钱秘书倒忽然吃惊了，大大的张开嘴巴望着他。吴参谋长站了起来，把两手反扣在背后，在地上踱了起来。——五百支枪，那算什么呢？而且他们还要插脚一个营长呢！他想着，向门口踱了过去。

——不过既然有了这机会，也未使……

忽然发现靠烟榻旁的玻璃窗外有谁在那儿偷听，他便伸出头去一看。只见那人已慌慌张张跑到对面去了。

“五百支枪的团长，”他转身回来的时候，皱着眉头说。“那是太寒俭了！”

“老哥，”钱秘书拍拍他的肩头，笑嘻嘻说。“实力抓在自己的手上就是自己的本钱呀！哈哈，干下来吧，干下来吧！”“这不是干不干的问题，”吴参谋长一面缓缓的说，一面用右手食指在摆着烟灯的闪亮的白铜盘上点画着，就像作战时他在地图上点画着似的。钱秘书的眼光就随着他的指头转动。他画了几个小圈，然后又在那许多小圈中的一个紧紧的点着。“这问题的要点是在这儿，旅长那方面能通得过吗？”

“司令官的意思，”钱秘书连忙抢着说。“旅长那方面由他去办就是了，只要你答应下来。”

“但是枪还是太少了呀！老哥！”他说着，同时想：

——司令官派这老钱来，一定还有什么话的；因为司令官既然要我来分散旅长的兵力，他对我的估计，大概也知道我不会随随便便这么廉价就答应的吧？

“司令官大概还有什么更好的意见的吧？”

钱秘书怔了一下，但他赶快就用笑来把怔掩过去了。

“哈哈！老哥，司令官的意见就是这样。枪少，你自己不能去想办法么？”

“我自己怎样想办法呢？”

“哈哈，难道你老哥还少了办法么，你这老军人？”

“但是我总觉得司令官该还有别的什么更好的意见。”

“的的确确，”钱秘书一本正经的说。“司令官只是这么向我说的。”

“不，难道你老弟不能帮我想点办法？”

“哈哈！我有什么办法呀！老哥？”

“不，我是说你在司令官面前。”

“老哥，这我也早已想到了的，我已向司令官说过了呀！可是他说只能这么办。”

——狡猾！这家伙一定要给他一点甜头他才肯说真话的！——吴参谋长愤愤的想。——但是给他什么甜头呢？

一个丫头双手捧着一盘月饼进来了。这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头发梳成一条辫子拖在背后，一张秀气的瓜子脸，眉清目秀，端正的鼻子，含着天真的微笑的嘴唇。她把那盘点心向烟盘前送来的时候，用着清脆的声音说：

“太太叫我送来的。”

吴参谋长一面用手指着点心，说：

“请用点点心吧。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

一面抬起眼来看。却见钱秘书那一双色情的眼睛痴呆地看着那小丫头，下嘴巴都挂了下来。他不禁笑一笑，说道：

“请吧。”

“呵呵，”钱秘书这才从梦境拖了出来似的笑了起来。“这女孩子还不错。”

“你喜欢么？”

“呃，呃，哈哈，这女孩子是你才买的吧？”钱秘书笑着说，很可惜地看着那丫头走出去了。

“我最近倒另外买了一个，这是去年买的。你喜欢么？你把她带去吧。这孩子倒聪明伶俐的。”

钱秘书一惊，顿时捏起拳头打一个拱笑道：

“那怎么可以……那怎么可以……”

“那有什么关系？老同学？”

钱秘书很感动地伸手搭在吴参谋长的左肩上，拍了一拍：

“唉，老哥，你这样的深情厚意，我要怎样感激你才好呢？”

停了一会儿，他又闪着很诚恳的眼光问道：

“那补充团你怎么样？”

“我不想干。”吴参谋长觉得这时应该更要拿稳一点了，把两眼望着地板说。

“为什么？”

“为什么？”吴参谋长掉过脸来，把手向两边一摊。“请你替我想想吧，我从前并不是没有当过团长的，这五百枝枪的团长，即使你，你愿意干么？”

“那自然……也不一定！”钱秘书同情地但吞吞吐吐的说。

“难道司令部的军械库就没有枪么？”吴参谋长更逼进一句。

“有枪。”钱秘书这才恍然地笑起来了。“你能不能担保他来补充我？”

“不忙，你说你能不能答应？”

“不忙，你说你能不能担保？”

“那么，你让我也去考虑一下吧？”

“那也好。”吴参谋长不在乎似的说；肚子里却暗暗的笑道：——狡猾！那一定是司令官早已授意的了！哼，考虑！……

四

李参谋从玻璃窗那儿向书房跑来的时候，感到了非常的兴奋：——参谋长又要当团长了！那么我的禁烟委员是不成问题了！

他高兴的走进书房，就忍不住地向房间里散坐着的四个人招招手，低声说：

“喂，好消息，好消息！”

四个都张着惊异的眼睛一窝蜂似的拥过来了，把他围了起来。“喂，参谋长要当团长了！”

“真的吗？”

“真的吗？”

孙连长和刘连长抢着问，紧张得脸上发出油光来了。李参谋觉得面前这四个完全在他的消息支配之下了，感到自己所处的地位的高大，他于是兴奋的低声说：

“这回是司令官来请我们参谋长当团长的。请他把补充团成立起来！”

“那不是要新委三个营长吗？”孙连长高兴的抢着问。刘连长慌忙拍拍李参谋的肩头：

“李参谋，你听见参谋长决定了哪几个的营长？”他说时，和孙连长会心的对看一眼。

“哪里就这样快呀！”李参谋笑起来了。

孙连长碰了碰刘连长的拐肘，悄悄在他耳边说：

“今晚上迟一点回去。”

刘连长也高兴的点点头。

李参谋觉得今晚上是太痛快了，见他两个那样兴奋，忽然想要给他们开开心玩笑：

“不过，”他举起手来说。“不过我好像听见说司令官要派两个营长下来呢。”

这好像晴天里忽然来了一个霹雳，孙连长和刘连长都震惊了，两个异口同声地急问：

“怎么？”

沈军医官心里很高兴的想：

——一个团长可以驻防一县，可以保委一个县知事，不要是今天赵军需官给我看的相正应在这儿呢！

他全身都紧张了，伸手抓住李参谋的肩头问：

“当真是真的吗？”

“难道我骗你干甚么呀！”

沈军医官就碰碰余参谋的肘拐，悄声问：

“你当什么？”

余参谋只是笑一笑，不说话。

孙连长拉着李参谋的手肘把他向屋角拖去，这边三个人都惊异的望着他两个。

孙连长把嘴凑到李参谋的耳边说：

“你看这一个营长，参谋长会决定哪个？”

刘连长看见孙连长那样子，顿时愤怒了，他想：

——妈的，李参谋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他就故意逼上前来了。

“喂喂，老刘！请你不忙过来好不好？”孙连长连忙摇手说。“我同李参谋谈几句话就来！”

“什么秘密话呀！”刘连长嘲笑的说。“有什么秘密不能公开呀！难道我们就把你们吞了么？”

孙连长见他不走开，顿时愤怒的但却微笑的喊道：

“唉唉，老刘！你这人真是！”

李参谋远远看见余参谋在煤油灯旁沉默的坐着，顿时非常吃惊了：

——唉唉，我真是一个多么草包呀！我怎么当着他把这消息说出来呢！糟糕糟糕！

他想起了赵军需官在对付他的手段，想起了吴参谋长刚才责备他的话，全身都战栗了：

——唉唉，这家伙现在是一点都放松不得的！

他离开孙连长就走过来了，伸手拍拍余参谋的肩头道：

“喂，老余！我们两个外边去一去！”

——哼，他一定又要利用我什么了——余参谋想，但他只得点了点头。

两个就一道走出书房去了。

孙连长慌忙的也跟着追出去。

刘连长追到门槛边，看见孙连长在李参谋余参谋的背后跟着。他心里愤愤的想：

——妈的！随你玩什么花头吧！我总是参谋长的学生！

他觉得孙连长那么情急的样子，简直是多么卑鄙呀！于是就愤愤的转身回来了。

沈军医官笑嘻嘻的向他说：

“喂，刘连长，你看参谋长驻防哪一县好？”

刘连长没有听清他讲的什么。带着嘲笑的脸嘴，就伸手向门口一指说了

起来：

“老孙这人真是牙牙乌得很！你看他就慌得像命都不要了似的！喂，沈军医官，我告诉你，老孙前天晚上在后街上调戏人家一家良家女人挨了一耳光，你听见吗？呵呵，他还有可笑的事呢，有回他跑到一个土娼家里去，因为屋子里没有点灯，他就错跑到那老太婆的床上去了，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错就错……”

“什么？”沈军医官惊异的把他望着。

“他呀！他就是那样慌得不要命似的！只要看见是女人，不管是什么，只要头上有一个‘转’，下面有一个眼，他就想锥她一下！真是，我听见，全城老百姓都把他恨死了！他……”

他还要竭力搜寻些比这还厉害的劣迹来攻击一通，孙连长已在门口出现了。他于是赶快掉转头来嘲笑道：

“你们在外边谈些什么呀！”

“哈，你这人真多心，我谈什么呀！”孙连长笑着说；立刻又神秘地把声音放低下来。“他们两个在外书房悄悄谈话呢！老刘，走！我们去听去！”

刘连长摆出很正经的脸相说：

“算了！去偷听人家干么！又不是妇人女子！”

于是大家都不说话了，散开坐着，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停一会，孙连长又忍耐不住了，走到沈军医官面前，嘴唇抿笑的说：

“沈军医官，据你看来，这一个营长，谁有希望？”

刘连长也全身紧张的望着沈军医官，立刻站起来走到面前去，心里惟愿他一说出来的是自己。

沈军医官拿起一张手巾蒙在鼻尖上，很神气的“呼”了一声，然后笑道：

“自然你也有希望，”他指着孙连长说。“自然你也有希望。”他又指着刘连长说。“你们都有希望的。我准备来吃你们的喜酒就是了。不过，据我看，李参谋是更有希望。”

这最后一句，就好像几百斤重的铁锤似的，重重的敲在面前这两个的头上，两个都顿时发昏得呆了一下。但这一敲，倒好像才从梦里惊醒了似的。孙连长和刘连长就紧张的然而失望的互相看一眼。

孙连长碰碰刘连长的肘拐：

“走，我们两个出去！”

刘连长点点头就跟着走出书房来了。孙连长走不几步，忽然停住在天井边，拍拍刘连长的肩头道：

“据你看，会不会是李参谋？”

“可能的。”

“那不行，他凭什么功劳苦绩？我们是拿性命去拚来的！”

刘连长带着嘲笑的眼光看看他：

——哼，妈的，你现在也找我商量来了！我才不给你利用呢！——他想着，但口里却笑道：

“只要你不赞成，我当然也不赞成。”

孙连长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他：

“你不开玩笑么？”

“笑话！”刘连长就在自己的胸脯上拍了一掌。

但两个忽然闭住嘴了，因为他们看见李参谋正笑嘻嘻地在余参谋的前面走来了。两个顿时都觉得那样子非常的讨厌和难看，于是两个的眼睛都敌意的瞪了起来。

五

李参谋正在非常高兴的走着，忽然一盏明晃晃的风雨灯光在他旁边一绕就横到他面前来，同时在耳边响了一声：

“参谋，参谋长在哪里？”

他吃惊的掉过脸来一看，是满脸擦着雪花膏的吴刚。

“参谋长在客厅里呢，旅长回来了么？”

“旅长回来了。就是他叫我来看看参谋长的呢！”吴刚快活的说着，提起风雨灯就要向里面跑。

“喂，不忙！”李参谋赶快止住他。“参谋长在会客呢！我问你，陈监印官今晚上同太太讲些什么？”

“陈监印官讲了些什么，我还没有打听到。不过今天是连赵军需也在那儿呢！”

李参谋立刻觉得很糟，感到自己又冒失了，因为他忽然发觉余参谋正在旁边，他便赶快推了吴刚一掌说：

“好好，你先进去看一看二太太再来吧。”

吴刚就笑嘻嘻的提着风雨灯跑进去了。他高兴的看着他那带着灯光渐渐远进去的背影，心里快活地想：

——可惜余参谋在旁边，看情形，一定又有什么好消息了！

他转身来，故意拍拍余参谋的肩头兴奋的说道：

“好，回头我们喝了参谋长的接风酒再一道回去吧。今天我真高兴，真想喝它一个痛快。”

第五章

—

旅长昨晚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到了听见钟鸣了十二下才渐渐睡去。忽然，礼拜堂召唤人们去做礼拜的铜钟大声响了起来，咚喻咚喻地震撼他的耳膜，他才惊醒转来了。一睁开眼睛，只见满屋都是耀眼的阳光。方桌上零乱的酒瓶和玻璃杯都闪射着白点的光芒。他立刻又闭住眼睛。昨天晚上那门外边唏呼唏呼的暗泣声，又在他的耳里响起来了。记得那声音是差不多很久很久才渐渐离了开去，远远的消失在那门外的黑暗中。他心里觉得非常难受起来。

他坐起来了，偏着脸，呆呆的看着窗外那远远的山峰出神。靠着那一带山边的村里，他有着许多水田和沙地。那都是这二太太经手买下来的。二太太还说将来靠着小河边恒丰祥老板的庄子附近选一片地来盖它一幢半中半西式的房子，花园，池子，亭子，九曲回廊，……脑子里一闪现出这些有着无限丰美的景象，他更觉得自己昨晚上那些举动究竟是太固执一点了，他想：——我虽然有了几十万的财产，二太太是从来想不到这些的，她究竟是贫家小户出身，而且脸子也不好看，是一个凸额头凹眼眶的女人……

往常这时候，早已听见二太太在堂屋里指挥女仆丫头们的声音了：

“王妈！你这揩的什么台子呀！灰尘都还有！”

“秋香！快把燕窝蒸好来！”

“吴刚！你还不快些去把旅长的烟杆烫了吗！”

一时间，人们的脚步就忙乱的响了起来——这是一种音乐，是一种家庭特有的融和气象的音乐呵！

他现在侧着耳朵一听，房外边还是静悄悄的，静得连蚊子声音都没有。

他觉得有些无聊了起来，好像灵魂上突然缺少了一种什么东西，空虚了一大块，隐隐觉得这融和的家庭就会黯淡了下来似的。

——自己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融和的家庭是必要的。——他想着，觉得自己还是到她房间去一下的好。但立刻他又自己克制住了。

——不行！那她会高傲起来的！一个堂堂的旅长去俯就了她，那不成了笑话么？

他故意很响亮的在喉管底里呼一声痰，响彻了整个的院落。是才听见房外边的人们忽然骚动起来了。

“呵，旅长起来了！”有谁轻轻的说。

秋香端了一盆洗脸水进来放在洗脸架上的时候，他问：

“太太起来了么？”

秋香端正的站住，垂头答道：

“还没有。”

秋香那带着羞怯的丰满的脸，血色很好的红的两腮，妩媚的两只眼睛，以及那一个肥大的富有诱惑性的屁股，把衣服绷得紧绷绷的。在阳光下更显得她的美丽。

——那屁股确要比太太的大些。——他想，——据说那是宜男之相。但太太却有着非常大的醋劲！——他顿时又觉得太太讨厌起来，而且觉得那擦了粉的脸也没有这自然的脸子好看。

“旅长，副官长来了很久了。”秋香羞怯的说。

——那嘴唇动得多么好看。——旅长凝神的想，眼睛直盯住她那嘴唇。

秋香急得满脸飞红了，红得就像一朵桃花。

“秋香，你再来看看我这脚上擦伤的一块皮，看看。”

秋香看见这威严的旅长顿时摆出那种尴尬的样子，她知道这老家伙又在打她什么主意了。她急得一面走过去，一面赶快说：

“旅长，副官长来了，有要紧事要见旅长，等了很久了！”

旅长这才从梦境里拖了出来似的，睁大一对眼睛。

“副官长来了么？”

一种紧张的观念立刻又把他捉住了。部队的事，那早已成了他习惯上的重要的大事，这副官长这一个概念在他的脑子里立刻全盘盘据了，秋香什么的早又抛出了他的脑子圈外。

“那么，请副官长来吧。”

二

张副官长在门口喊一声：

“报告！”就进来了。

他见旅长正在洗脸盆里水淋淋地拧出毛巾来洗脸。

“旅长，早！”

旅长的鬓边，耳根和颈上堆满了螃蟹吐的口沫似的肥皂泡。他一边拿毛巾兜着水冲洗，一边说：

“今天已经不早了，我昨天到鹅毛山去回来太疲倦了。”

张副官长站在方桌边无意识地拿起酒瓶来看看，一面掉过脸来微笑的说：

“旅长去看那地方好吧？我记得那里是依山傍水的吧？是吧。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那样好的风水。”

旅长没有回答他，因为他正拿牙刷插进嘴里去。洗完了之后，他用两手把身上的衣服拍拍，然后说：

“我看，那地方倒很像我们的家乡。”

“哈哈，不错！不错！”张副官长立动着嘴边的一圈胡子笑了起来。“那地方确是非常像我们的家乡。简直太像了，是呀，我是说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呢！那里也有一道卷洞的石桥，是吧？”

吴刚端进一碗燕窝汤来了。

旅长一手接过碗，一手接过汤匙，向张副官长笑道：

“请。”

“旅长，请。”张副官长弯一弯腰，微笑的说。“我已偏过了。”

旅长喝了一匙汤之后，看着张副官长这态度觉得很高兴。想不到大家在少年时候同着一块玩耍的孩了，现在自己竟在他之上。他于是快活的说道：

“那里也有一道卷洞的石桥。我昨天晚上不知怎么忽然记起我们小孩子时候的事……”

“旅长的记性真好。”

“我记得我们在月地里偷偷拿着网兜下河去的事，月亮下的草地白的……”

“哈哈，旅长的记性真好。”

旅长两口喝完汤，也笑了一笑，然后说：

“我记得你有一回拿网兜绊了我的脚一下，我就跌一个跤子……”

张副官长的脸顿时红了起来，赶快笑道：

“旅长，那时我真不知道自己会那样傻，真是该死！那时候我真是太糊涂了！想不到旅长还记得。”他心里非常惭愧，但同时却也高兴旅长记起了这些事。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旅长仍然微笑的说。“想不到时间过得真快。你我都快是五十岁的人了！”

张副官长的脸色忽然严重起来，走到门口边向门外看看，然后走进来。

旅长皱一皱眉头：

“你看什么？”

张副官长笑一笑说：

“我看有人在外边没有。旅长，我看我们旅部守卫的第二连还是调开的好。”

“什么事？”旅长忽然吃惊了，紧张的望着他。

张副官长移进旅长的身边一点，悄声说：

“旅长，最近第二连的兵士坏极了！为了欠饷的事情，他们里面在伏着可怕危险呢！”

旅长吃惊地两眼不动的望着他，眼光显得非常锐利。

“昨天晚上，”张副官长又说下去。“我的勤务兵来向我说，昨天王营长向他们训话了之后，他们在背地里乱骂。这事情本来我昨天下午就亲眼看见过。我曾经责罚了他们。不过，据说他们在骂着赵军需官把钱拿去买田去了呢！”

旅长非常愤怒了，但他镇静着，严厉的说道：

“这是谁传出去的？”

“现在我还没有确定的调查出来。不过，旅长对于身边的马弁们要注意一点才好，尤其是那吴刚……”

“哼，”旅长从鼻孔冷笑了一声，立刻非常愤怒的就要叫吴刚进来。

“旅长，请你息一息怒。”张副官长严重地说。“还有别的消息呢！今天早上王营长慌慌张张跑来向我说，有人说吴参谋长要当补充团长了！他问我知道不，我真猜不透这是从哪里来的消息。不过据我看，大概不为无因，因为昨天晚上李参谋醉了回来，口里面又唱又笑的，这是这一两个月来不曾见过的。……”

旅长捏起拳头，越加愤怒了，两只眼珠挺了出来。

“吴参谋长昨天晚上到了没有？”

“已经到了。”

——哼，这祸害竟已到了！——旅长的脑子里忽然这么闪了一下。

张副官长掉过头去向背后望望，见门口那儿没有什么人，又赶快掉过头来悄声说：

“听说昨天晚上钱秘书周团长他们在他公馆里密谈了一夜。”他一提到周团长，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他那团长的位置从前还该我的！”这一句好像铁爪似的紧紧把他的思想抓住。他于是再着重的说道：

“周团长最近是太跋扈了，昨天还发了赵军需的脾气！”

旅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发青，铁紧的闭了嘴。他想：

——这几天对老钱的到来，自己是太不小心了！也许从司令官那儿带有什么秘密来的吧？司令官最近和我是太别扭了！什么他都要抓过去！而吴参谋长周团长这些人……唉唉，太太的话竟是对的！

他觉得很可惜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没有好好听完太太的话，自己就咆哮起来。

——大概太太还有什么严重的消息吧？

他愤怒的在桌上击下一拳，严厉的说道：

“哼，补充团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的！我昨天叫你去叫王营长准备起来，你给他讲了么？嗯？”

“已经讲过了，旅长！”

“那么就这样办吧。”旅长把右手举到桌上来，开始下命令了。“限今天下午把第二连调出去，但先把军风纪给他整顿一下。把第一连调回来守卫。”

“是，旅长。”张副官长弯一弯腰说。

“把饷先发一部分给他们。”

“是，旅长。”张副官长随即皱着眉头。

“旅长，只是那两笔官产还没有缴来。”

“为什么？”

“听说李参谋他们要想帮忙要求一下。”

“胡说！”旅长把拳头在桌上一打。“如果再不缴来，给我马上押缴！”

“是，是是。”

旅长看着自己摆在桌上握着的拳头——是一个多毛的铁实的拳头，一个握有雄厚兵力和生死大权的拳头。可是自己好久没有发威，在这拳头里所握着的力量，竟至腐败或甚至在周围分裂起来了！

——是的！我一定要把我的力量握紧起来的！——他这么想着，拳头就更加握紧了，指头的骨节都发出格格的笑声。

三

吴刚两手在胸前捧着两个装璜很好看的盒子站在门口立正，说：

“报告旅长！参谋长来看旅长来了。这是参谋长给旅长送来的鹿茸和燕窝。”

旅长沉着脸说道：

“给我请到客厅去！”

他立刻站了起来。吴刚以为旅长要看礼物了，赶快高兴的把盒盖揭开来。但旅长瞪他一眼就走出去了。经过太太房门口的时候，只见太太站在门口里边，在绣花软帘缝那儿现出她那双红肿的眼睛，一手捏着手巾蒙在发呕的嘴上。他赶快把眼光掉开，因为他心里感到些微的难过。客厅是一个满月形的圆门，门两旁排列的两盆珍奇的他所欢喜的国外种的龙爪菊花，（那是鼎盛绸缎庄的老板送来的。）但今天都在他的眼里忽然失去了光彩。他一走到门边，只见坐在烟榻右边的一排椅子上的吴参谋长立刻站起向他迎出来了。

“旅长！早！”吴参谋长点一点头微笑的说。

旅长勉强装着微笑，点一点头，立刻又没有表情地喊道：

“马弁！拿茶来！”

吴参谋长的心里暗暗吃惊了一下：——怎么办呢？旅长今天第一次看见我怎么就是这样呢？难道真是因为和太太吵了的缘故么？但他从来和太太吵是一回事，和我见面时又是一回事。唉，莫非是赵军需官已说了我的坏话了么？又或者昨天晚上和钱秘书周团长的事情他已知道么？

这些纷乱的疑问，在他脑子里很快的一闪，他不禁战栗了一下，但他竭力镇静着，仍然保持着不慌不忙的态度笑道：

“听说旅长要大喜了。”

“是的。”旅长简单的回答，大家就隔一个茶几在椅上坐了下来。停了一会，旅长才说道：

“你辛苦了！”

“哪里。”吴参谋长点一点头说。

两个都保持一种庄严的态度，互相对望着。但相互间都在推测着对方的举动和态度。马弁们进去忙了一通，摆两碗盖碗茶放在茶几上，给他们点燃长烟杆的叶子烟卷。两个都就含着烟杆，用嘴叭着，吹出青白色的浓烟，来打破面前的沉默。

吴参谋长一面叭烟，一面想：

——看情形今天不但不好问那禁烟的事情，连宋保罗的事也还是不谈的好！

他忽然烦恼地记起李参谋向他说的，赵军需官常常对着别人提起自己和江防军的事情；那么这回又去了来，那更是给他破坏的好机会了！

——是的，说破的鬼不害人，我倒莫如给他一个硬上！——他这么决定着，从嘴里抽出烟杆来，笑道：

“旅长，我这回家去曾经会见江防军的黄旅长……”

旅长把烟杆子抽出嘴停在下巴边，冷冷地笑一笑：

“那很好。那是一个全省驰名的钢甲旅长。”

“他托我问候旅长。”

“那很好。大概我上半年没有把他捉住的缘故吧？”吴参谋长见旅长虽然冷冷的，但觉得已把他的的话引起来了。应该抓紧这机会，把他的兴趣引到自己这一方面来，那么许多事都就好进行了。他于是乘势叭一口烟，吹出青白色的浓烟来，微笑的说下去：

“他向我讲起那次战争的情形来，确是非常的有趣。”

“怎么样？”

“那是这样的，”吴参谋长用一个手指在茶几上一点，同时注意的看了旅长一眼，看他的态度是否已在改变。“他对旅长非常的佩服。他说，他自从和战争结了因缘以来，几乎在全省横冲直闯。但闯去闯来，闯得无聊起来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敌手。旅长，这倒是一个有趣的人物。”

“有趣。”旅长冷淡的说。

吴参谋长怔了一怔，仍然接着微笑的说下去：

“他说，终于他是碰着高强的敌手了！上半年在挖断山那一次，他在最前线督战，旅长也在最前线督战。他一手提着大刀，一手拿着手枪，谁要是退下去，远的就给他一枪，近的就给他一刀。他说，可是士兵们终于崩山倒海似的退下来了，他什么也拦不住了，一个身边的马弁向他说：‘旅长，赶快走！敌人已经冲来了！’他一刀就把弁兵砍倒在地上。可是就在那时候，不知从哪里来的，只见一个穿着兵衣服的人提着手提机关枪的，背后带领着十几个弁兵，——那就是旅长。”他郑重的看了旅长一眼，旅长的两眼在紧张的睁大起来。他于是更加镇静的说下去。“他见旅长已经冲到面前来了，看看只有十来步光景，他慌得丢了大刀，两个弁兵把他扶上马背，才逃走了。”

这给他描出来的过去那轰轰烈烈的景象，在旅长的眼前重现出来了。旅长顿时感到了紧张，兴奋，一种威名和权力的感觉在他的脑子里明确的扩展开来。觉得这面前的吴参谋长究竟渺小得多了。听他说到最后的时候，他忍不住笑一笑，含着烟杆喷出白烟说道：

“那一次把他活捉着就好了。”

吴参谋长也微笑了一笑，镇静的说：

“旅长，我真佩服得你了不得呢！他说在战争中只有旅长是他的知己。我自然也代表了旅长问候了他。”

旅长点一点头，脸上没有表情地又叭起烟来。

吴参谋长看了他一眼，暗暗吃惊着：“唉，今天这形势大概有些不大好！”他在肚子里盘算着也默默的叭起烟来。

大家都又沉默了。停了一会儿，旅长掉过脸来道：

“钱秘书到这里来了，他向我说他是提款来的。他来会过你么？”吴参谋长吃惊得汗毛都倒竖起来，“唉唉，果然他已知道了，”但他仍然竭力镇静着，赶快微笑的答道：

“已经来会过我了。我本来昨天晚上一到，马上就要过来看旅长的，就因为他来了，又弄得我走不成。”

他说完，开始觉得这一种硬上的办法很妥当，但随即他又觉得不妥当了。因为他看见旅长只是含着烟杆没有表情的点一点头。

四

他两个约着一块上旅部去。立刻十几个挂好盒子炮的弁兵都在门边一字儿屏列着伺候。七八条高大的黄的和白黑花的洋狗在天井边站了起来。两个的脸一点表情也没有，庄严地一走出来，洋狗们就争先恐后的向外面跑去了，一面跑一面汪汪的叫着。弁兵们在他两个后面紧紧的簇拥着。

旅长忽然停着脚步了，大家都一斩齐的停住。

“伍长发！”旅长喊道。

伍长发赶快从弁兵群里跑了出来，立正，使劲的挺着胸脯，垂着两手。

“你去给太太请医生去。”旅长沉着声音说。“你叫秋香记着把药熬给太太吃。”

旅长一说完，又走起来了。弁兵们都带着嫉妒的眼光看着伍长发走了开去，大家又簇拥着旅长和参谋长走出来了。

到了门口，门房垂手立在旁边，卫兵举枪行礼。一乘绿纱窗的拱竿轿子和四个穿了滚红边短衣裤的轿夫在阶沿下伺候着。

洋狗们在街心汪汪的叫，街上的行人都赶快向两边躲开，远远站在屋檐下，紧张的看着那从高大龙门里拥出来的旅长参谋长和弁兵们。附近一带店铺里的伙计们都立刻停止了工作，三三五五的隔柜台伸出脸来。在一家杂货

店的门槛里，一个小孩扯着他祖母的衣襟，嚷着要看，因为门外边站满的人把他遮住了。祖母严重的伸手握着他的嘴：“不许叫！大人会打人的呵！”

一个光头的小学徒刚由街心向猪肉店跑回，忽然那群洋狗汪的一声猛扑过来，他吓得赶快逃上阶沿，一面挥动两手自卫着，一脚几乎踢在狗的身上。肉店老板吓得胖脸都发青了，赶快从肉案跳了出来，给那学徒拍的一耳光，就抓着他的耳朵拉回店去，一路责骂着：“哼，你寻死么！你要给我闯祸么！”

满街的阳光也都顿时黄闪闪的紧张了起来，屋檐吹下一口风来，着地卷起一股灰尘，更加重了眼前乌烟瘴气的严肃的空气。

吴刚跑到轿边来，扶着轿前倾斜的轿竿。但旅长看也不看，就和吴参谋长在街心走起来了，他竭力向前走一步，使吴参谋长稍稍跟在自己的肩后。弁兵们都拥在他两个的后面，在街心一字儿横排着走。轿夫们则抬起空轿在后面跟着。

洋狗们在前面开道，汪汪的一路跑去，街心走着的人们都陆续向两边躲开；一个断了腿的叫化子也顾不得腿痛，慌忙爬上阶沿去。旅长昂起头，腰骨笔直的走着，心里感到一种充满了严肃的权力的痛快。他从眼角梢忽然发觉了吴参谋长和自己快并肩了，他就把步子稍微大一点，仍然保持着一个小前一个小后的距离。

洋狗们快到旅部就慢起来了。旅部门口的卫兵们一见洋狗，便立刻整起精神，把凹下去的胸部直直的挺了起来。旅长和参谋长一到门外，便听见一声响亮的口令：

“敬礼！”

两个站在旁边的号兵便吹起三番敬礼号来：

“大达，达大达，大达低，低达低，大达低低达大大，低达大，达达达，……”

在口令声和号声里，卫兵们一斩齐的举起枪来。

在天井中的士兵们，正在抢夺着一颗蜂窝，成群的黄蜂在他们的头顶上嗡嗡乱飞，大家伸出无数的手在赶打着，但一听见狗声和号音时，已见弁兵们簇拥着旅长和参谋长在营门外出现了。士兵们赶快向两边跑开。一个兵忽然跌了一跤，他慌忙爬起来时，旅长已在天井边铁青着一张脸咆哮起来了。他吓得膝盖直发抖，赶快笔挺的站直，垂着两手。天井两旁的士兵们都替他捏一把汗，静静的笔挺站着。

旅长怒冲冲的走到那士兵面前了，的一声就给他一个嘴巴。音声响彻了天井，响彻了每个士兵们的心。那士兵仍然挺直不动的站住，左颊青了一块，刚刚转成红色，旅长又的给他一个嘴巴。那块红色立刻又变成青色。

旅长气得脸直发青，两眼锋利地紧盯住他。就在这当儿，一个蜂子飞来了，全身黄黑色，尖嘴尖屁股，两翅飞舞着发出嗡嗡的声音，就在那兵士粗乱的眉毛前，深陷的眼睛前，尖尖的鼻子前上下飞动。那蜂子忽然停在那兵士的鼻梁上了，伸出它屁股尖的针刺直向皮肤刺进去，屁股还动了儿动。那

兵士傻了似的，紧紧咬住牙齿，仍然腰骨笔挺的立正，两手垂在屁股边不动。那鼻梁上立刻隆起一个疱来。眼眶里含着泪水。

旅长石像似的看了他好一会，忽然严重的喊道：

“叫孙连长马上把全连士兵给我集合起来，我要训话！”

天井两旁的士兵们都觉得那士兵周志高一定是大祸临头了。周志高的心也直冲喉头乱跳，额头都绽出大颗大颗的汗水珠子来。脸上顿时变成土色。

孙连长把“军笛”呼呼一吹，士兵们都慌忙站成一长条的列子。孙连长领着三个排长站在列子的前头。

旅长站在弁兵们和吴参谋长的前面。他把右掌握着左掌摆在小腹前，挺着胸，昂着头，把列子从头到尾看了好一会，检查着每个兵的立正姿式。从连长到士兵都惶恐地竭力把自己的胸脯挺出，立得就像一列铁桩似的。

最后，旅长举起一只手到脸前来，严厉的开始了，他的嘴巴好像在咬铁似的很准确的动着：

“听到！”

天井里是一片严肃的静，静得连晒在天井里的太阳光都不敢抖动。

“刚才我打了的这个兵，现在我要立刻提升他当班长！”

全列子从连长到士兵，以至背后的吴参谋长和弁兵们，个个都感到吃惊，更加紧张起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一个疑问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掠过。

“我要说，我刚才打了的是我们全军中的模范兵！本来你们这种乱七八糟的乱跑，是败坏军风纪的，个个都应当严厉处分。”旅长忽然伸手指着周志高。“可是我刚才责罚他。他在挨打的时候，连脸都不动一下。随着一个蜂子飞来在他鼻子上刺了好一会，刺起了一个疱，他连眼睛都不闪一闪，连泪水都没有，他的立正姿式还是一点也没有改变。这种精神是值得嘉许的。这是我们军人的模范。所以我要立刻提升他当班长！”

他停住了，轮着两眼看了列子里每个人的脸孔，看他们究竟感动了没有。最后，他垂下头了，两眼望着地下，好像在思索什么似的。两手的指头交合着摆在小腹前，半面转过身来踱两步，停一停，又转过身去踱两步。前后的人们都紧张的把他望着。最后，他站住了，昂起头来，又严厉的说道：

“最近你们的军风纪是太坏了！从此以后都要整顿起来！本旅长是有眼睛的！凡是只要好的，严守纪律的，我会马上把他提升起来！只要是我知道。就是兵，我也马上可以提升他当连长！”他向着前面的列子庄严地看了一眼，然后严厉地大喊一声。“听见哇！”

一阵斩齐的庞大的吼声在整个列子里面应了出来：

“听见啦！”

“孙连长！你马上把这个兵的公文给我呈报上来！”

“是！”

旅长要走开了，孙连长赶快喊一声“敬礼！”兵士们都斩齐地把右手举到军帽檐来。

旅长点点头，随即昂着头转过身来，看了吴参谋长一眼，那一眼好像说：你看吧！我的权力！

弁兵们簇拥着他和吴参谋长就向里面走进去了。

五

列子一解散开来，士兵们等连长和排长们都进屋里去了，大家都就立刻把周志高围了起来。都争着抢到前面来看他的鼻子。

周志高这回才觉得鼻梁和左颊针刺似的痛了起来。他伸手摸摸左颊，热热的，肿得好像发糕，但心里却感着一种莫明其妙的高兴。

“唉，周班长！”一个嫉妒的喊道。

“报告周班长！部下前天也挨了一耳光！”另一个也嘲笑的喊道。

“报告周班长！我们两个月的饷请给我们发下来呀！”第三个却做一个立正姿式，向他伸出手来了。

塌鼻子的杜占鳌挤上前来看了他一看，就掉过头去向人堆后面喊道：

“喂，王金玉，来看呀！妈的，同是一样的挨揍，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妈的，昨天我们怎么遇见的是副官长，不是旅长呢！？”

尖下巴的王金玉在人堆后面嘲笑的喊起来了：

“妈的，去爬你的狗屎吧！别要把你想疯了！就是个个当班长，也没有那许多班长给我们当呀！”

“可是他竟当了班长！”杜占鳌不服气的说。

旁边有一个插嘴进来了：

“旅长说还当连长呢！”

王金玉想起昨天自己白白挨打的事情，心里有些不服气，他于是带着煽动的口吻说道：

“可是当班长还吃饭不？我们到现在还是一顿也是稀饭，两顿也是稀饭呀！”

这一句话，好像铁爪似的紧紧抓住每一个人的心了。大家都旋风似的掉过头去，紧紧把他望着。

有一个弟兄忽然举起一只手来说：

“你们吵鸡巴呀！旅长又要说我们不守军风纪了！”

这一句话，又好像更大的铁爪似的把每个人的心紧紧抓住了。大家又旋风似的掉过头去，紧紧把那肿鼻梁肿左颊的模范兵望着。

孙连长打连长室走出来了，愤怒的咆哮了起来。士兵们赶快就要向两边躲开，他忽然大声喊道：

“不准动！”他气冲冲的向这一大堆兵士走了过来。士兵们立刻又紧张起来了，都赶快端正的垂着两手，有的还特别把胸脯挺得过火，竟至连小腹也挺了出来都忘记了。

就在这同一的时候，李参谋忽然也从里面愤愤的昂头走出来了，他走到天井边，就高声的喊道：

“孙连长！来我给你说一句话！”

孙连长立刻叫士兵们“散开。”李参谋却赶快摇手说：“不必。”大家于是又站着了，见他两个带着一种紧张的样子，也都诧异的把他们望着。

“孙连长！”李参谋举起右手来向他一指，愤愤的用着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听见的低声说。“我看见了副官长在写命令，限今天下午要把你们全连调走了！”

“为什么？”孙连长诧异地然而愤怒地把他望着。“我们住在这里难道有什么过错？”

“谁晓得？”李参谋摊开两手来，愤愤的偏着脸，说。“据我看，这中间一定有什么挑拨！”

“谁挑拨！”孙连长茫然的愤怒着，现出傻里八几的样子来了。“妈的，老子不捶扁他，算不得人养的！”

李参谋忽然严重地把嘴凑到孙连长的耳边，悄声说：

“你怎么这么傻！这不明明是那裙带军需干的把戏么？”

“滚他妈的蛋！”孙连长暴怒的吼起来了。“妈的，我说过的，他再拖欠我们的饷，我要他屁股的！喂喂，李参谋，今天既然要把我们调走，我们的饷呢？嗯？”

“不晓得！”李参谋摇了摇头。故意把声音讲得很响亮地，同时望一望面前的士兵们。“好了，我还有要紧事，我要赶着到宋家去一去！”

兵士们紧张的看着，忽然听见说要调走，忽然又听见说饷，大家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并且愤怒了。李参谋慌慌忙忙向着营门走去的时候，大家都一哄的向孙连长围了起来。有几个七嘴八舌的问起来了：

“报告连长，我们要调走？”

“报告连长，可是我们的饷呢！？”

孙连长暴怒的横着眼珠看了他们一眼，就咆哮起来：

“你们在这里围着干什么！各自给我散开去！就是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家伙给我寻些麻烦！走开！不准讲话！”

兵士们都一怔，静了下去，但不退开。停一会，忽然有一个在他背后又说起来了：

“可是我们的饷！”

这虽是轻轻的一声，但却是沉实的一声，好像在半夜里谁拿着一个小铁锤敲了一响清声似的，声音在每个人的心弦上荡动，每个的脸都显着沉静和焦虑的颜色，用期待的眼光望着孙连长。

——饷！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事！赵军需官这家伙确也可恶！哼，他竟把我破坏了！今天要把我调走了！好的，你要破坏我，我倒要叫你认得我！——他愤怒的想着，用两手分开众人，在人巷子里走出的时候，故意加重着

语气咆哮的喊道：

“我不晓得！你们问赵军需要去！”

六

兵士们散坐在太阳晒着的天井边，渐渐的奇怪起来了：嘻！今天真是古怪得很！一会儿要打人，一会儿又升官，说是模范兵，但一会儿又要调走了！然而说到饷，“不晓得！”于是大家都就敌意的看着周志高了。都想：妈的，他一个人升官，我们大家都饿着肚了！

快吹吃饭号的时候了。

只见两个穿着破军服敞开胸膛赤裸大腿的伙夫，满脸流汗的从大厨房抬一桶稀饭出来摆在天井当中，稀饭黄汤汤的在太阳下闪光。伙夫抽出杠子，又跑转去抬一桶稀饭出来了。地上还疏疏落落的摆了几碗青菜。

号音一吹，兵士们立刻排成一长条列子。点过名之后，大家一哄的就围到饭桶边来，争着拿碗到桶里去舀稀饭。他们见周志高拿碗跑了来，大家就紧紧围着饭桶，把他挤开去。他走到一个麻脸的旁边，麻脸推他一掌喊道：

“周班长！这不是你吃饭的地方！”

周志高愤愤的看了他一眼，只得跑到另一个饭桶去了。这边的饭桶，大家也紧紧围着，把他挤开去。王金玉嘲笑的喊道：

“报告班长！去帮我们报告一下，这顿又是稀饭，妈的！”

周志高气得脸青地跳起来了：“妈的，当班长算什么？又不是我去要来的！你们不愿意吃稀饭，有本事你们就自己报告去！”

“嘘！”

“嘘！”

“嘘！”兵士们立刻发出抗议的声音。

王金玉跳到他面前，扭歪着脸，喊道：

“嘻，你怕我不敢么！我们当兵不吃饭干条卵来！”

兵士们围了过来，都站在王金玉的一边装着怪脸望着周志高。随后有几个跳出来，把他两个拖开了。

“算了！稀饭快冷了！吵鸡巴！”

“可是你们看他呀！”王金玉一手端着稀饭碗向周志高一指。“当了班长就那么威风起来了！”

周志高愤愤的转过头去，一面说：

“好的，你骂我！报告连长去！”

众人又把他拉住了。

“好了吧！我的弟兄们！”杜占鳌双手捧着稀饭碗向他两个弯腰作一个揖。“什么都是小事，我们的饷才是大事！连长不是说他不晓得，叫我们向赵军需要去吗！？”

大家都不说话了，端着饭碗，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王金玉又跳起来说：

“好的，我们向他要去！”

周志高从鼻孔冷笑了一声：

“哼，别在那儿说大话！你敢么！？”

“哼，我有什么不敢！”王金玉就拍了胸膛一掌。

就在这时候，赵军需官从里面匆匆忙忙的走出来了，大家都立刻静了下来，一圈一圈的围着一碗青菜蹲下去，偷偷的拿愤怒的眼光看着在走动着的赵军需官那愁眉不展的胖脸。

1112】

赵军需官一面走，一面想：

——唉，事情真是想不到会变化得这样快！我得赶快去叫刘大兴把钱弄来，不然要押缴了！

“唉，王金玉！怎么啦！”周志高嘲笑的说。“我们的耳朵还是热的呢！”

王金玉愤愤的放下筷子碗，就站起来。大家都吃惊的旋风似的掉过头去望着他的背影。王金玉已向赵军需官的面前走来了。他很起劲的两脚后跟一靠，脸就胀得通红，额角上蚯蚓似的青筋鼓了出来。

“报告军需官！”他喊道。“我们的饷什么时候发下来！”

赵军需官一惊，呆了一下，白胖的脸儿顿时发紫。他看了王金玉一看，随即又愤怒了。

——哼，一个兵，居然和我直接要起饷来了！这一定是什么人玩的把戏！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兵士们都一哄的围过来了，他的膝盖抖了一下。——该不会暴乱么？这些野家伙们？——他着急地想。兵士们紧紧的把他围着，站在后面的有几个兵士说起来了：

“报告军需官！我们两个月没有拿过饷了呵！”

“怎么今天要把我们调走了还不关饷给我们？”

最后有一个轻声说道：

“是不是通通都拿去买田置地去了呢？”

这虽然说得很轻，但在赵军需官的心上好像是重重一击，他的心剧烈的跳起来了。但这一声却打开了他的心扉，一切什么阴谋诡计和怎样的来路，都好像非常明亮的在他眼前呈现出来了。他镇静了一下，赶快装出笑容，伸出右手来向前一挥说道：

“大家听到。”

兵士们都就立刻静下去，屏着呼吸睁大眼睛紧张的把他望着。

“你们的饷，司令部还没有发下来。昨天王营长已向你们讲过。不过旅长说，现在由我去给你们设法，就这两天给你们发下来，……”说到这里，看见兵士们的脸渐渐开朗起来了，他于是又把手一挥严厉的说道：

“你们的饷，旅长是决不会欠你们的！但是你们这种聚众要挟的行动可

不行！你们应该要守你们的军风纪，不得受人的挑拨！”

兵士们每个的脸孔都呆了一下，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但随即又有几个说起来了：

“究竟哪天发给我们？”

“我们今天就要调走了呀！”

孙连长忽然慌忙地跑出来了，大喝一声：

“你们在干什么！”

大家掉头一看，慌忙就跑回刚才的原地去了。

孙连长的心咚咚咚的直冲喉头乱跳。他满脸张惶地跑到赵军需官面前，抱歉地说道：

“军需官，他们在作什么？”

赵军需官青着一张脸，全身都气得发战，看也不看他，掉转身就向里面走去了。一面走，一面从鼻孔冷笑了一声：

“哼，你还来问我！你们干得好事！”

七

赵军需官经过副官处门口的时候，遇见张副官长站在门口拿着一封命令在叫传令兵。他惨笑地露齿喊道：

“嗬嗬，反了反了！”

张副官长慌忙跑上前来，严重地张大一对眼睛，急促问道：

“什么事，什么事？”

“嗬嗬，反了反了！第二连的士兵们围着我，几乎就要把我打死了！”

“怎么回事！打伤你哪里了！？哼，这还了得！”

“嗬嗬！我马上要见旅长去了！”

赵军需官就直向里面走去了。

张副官长莫明其妙的严重着脸色，张开嘴巴就要跟着他走。却见孙连长的脸色白得像纸一般，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他跑到张副官长面前，两眼张惶地拿起右手来说：

“副官长，那是这样的。那我实在不晓得，那是这样的，那是兵士们问他要饷，那是……”

“哼，这很好！”张副官长愤愤的说了一句，看也不看他，就向赵军需官追进来了。

他陪着赵军需官走到郑秘书的房门口，只见旅长嘴上含着左手拿的象牙烟杆坐在烟盘的左边，郑秘书则拿着一封写好的红八行信纸用半边屁股坐在烟盘右边，念给旅长听。

张副官长走在赵军需官的前面，因为他感到这是自己的责任来了，他赶快喊一声：

“报告！”

旅长和郑秘书都旋风似的掉过头来。一见赵军需官那气得发青的脸，旅长便把头一扭，挺着颈根问道：

“什么事！”

“报告旅长，”赵军需官端正的站在烟榻前，带着受了伤似的颤声说。“他们士兵包围我……”

“什么？”旅长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了，立刻从嘴里抽出烟杆来，颈根更加挺了起来。

张副官长抢着说：

“旅长，是这样的！第二连的兵士包围着问他要饷，把他打了！”

旅长一拳打在床沿上，烟灯里的豆大火光都抖跳了一下：

“混蛋！”他愤怒的鼓起两眼吼道。

赵军需官赶快说：

“旅长，是的，他们围着我，声势汹汹的，几乎要打起来了！”

“把孙连长立刻给我押起来！”旅长向着张副官长喊道，随即怒冲冲的站了起来。“这简直太不成话了？”

郑秘书吓了一跳。知道旅长在盛怒之下，是什么话都不好说的，但他觉得这士兵还没有调走，一把孙连长押了起来，就在这旅部门口会出什么乱子呢？他呼吸迫促地放下信纸跟着站了起来，弯腰凑到旅长的面前，严重着一张脸说；他已下了决心苦谏，即使遭到严厉的拒绝也不管了：

“旅长，这事情恐怕还要斟酌一下吧？”

张副官长也觉得马上押起来就会非常棘手，因为他知道，孙连长一定到吴参谋长房间去了，而且现在重要的是先对付士兵的问题。他也严重着脸色说道：

“旅长，我看此刻就把孙连长押起来，大概有许多不方便吧？是吧？我看先想办法发一点饷给他们再这么办。不然的话……”

旅长铁紧的闭住嘴，轮着两眼看了他们一眼，就又坐下来了。停了一会，他又偏侧着脸严厉的说道：

“那官产的款子……”

赵军需官连忙抢前一步：

“报告旅长，还有那宋保罗的还没有缴来！”

“给我押来！”旅长捏着拳头在床沿打了一下。“限他今天给我押缴！”他把头掉过来望着张副官长。

张副官长赶快点一点头，答道：

“是。”

“同时赶快给我到连上去，给他们说，马上就给他们关饷。”

“是。”

第六章

—

孙连长跌跌撞撞的走进吴参谋长的房间。吴参谋长正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在板着脸翻卷宗看。听见门帘的响声，他以为又是谁偷偷在屋外看来了，便气愤愤的掉过脸来。孙连长已端正的站在他面前，慌忙说道：

“报告参谋长！”

吴参谋长见他的脸色那样惨白，有些吃惊了，但他镇静着，看着他的脸。

“报告参谋长，”孙连长的两只眼球在眼眶里慌张地不停的左右转动。

“今天事情糟透了！李参谋刚才跑来向我说，我们第二连要调走了，没有饷发下来，士兵们一听见，就把赵军需官包围起来了！幸好我跑出来吼住他们，他们才跑开了！参谋长，你看这事情简直糟透了！不知道旅长会怎么样！”

“哼！”吴参谋长冷笑了一下，定定的看了他一会，就冷冷的把脸掉开去，看着面前的玻璃窗格子。他觉得这倒真是糟透了！自己下面的这一批人没有一个中用的，简直给自己的事添了不少麻烦！昨晚上钱秘书去会自己的事，是谁都不知道的，但今天部里边却已传遍了。众人都在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而且随时似乎还有人在门外偷看！综合起今天在部里所听见的各种谣言来——那些很刺心的谣言，简直像闹得乌烟瘴气！……他越想越愤怒了，两手太用力，捏着的卷宗壳纸都卷了开来。但他镇静着竭力不露出一点点自己的慌乱，很沉着的转过脸来，严厉的说道：

“今天你向谁说过我要当团长？”

孙连长怔了一下，赶快端正的答道：

“报告参谋长，我没有说过。真的，我可以赌咒……参谋长问过李参谋没有？”

吴参谋长没有回答他，只定定的用看透一切似的眼睛看着他的脸。他厌恶地想：

——这简直是一些猪！自己几个人就在互相攻击！

“去吧！”他冷冷的说。“我不爱管你们这些闲事！”

孙连长简直呆了，木头似的站了一会，见参谋长那铁似的方面孔，他只得无可奈何地做一个立正姿式，向后转。他伤心地下了决心：参谋长都不帮他了！他只有硬着头皮去等着了！

“转来！”吴参谋长忽然喊道。

他又只得颓丧着脸转过来了。

“哼，你看你那样子！”吴参谋长冷笑地说。“拿点你的男儿气出来呀！你们是太年青了！一个人凡事要沉着，才能做得出大事来的。你们刚才，不，你们这两个月来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

“刚才才是这样的，”孙连长急急地说。

吴参谋长立刻打断他的话：

“不，我不要问你刚才！我要问你们这两个月来……”

孙连长有些茫然了：

“参谋长，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好好的，和平常一样“哼，都和平常一样！可是你们的敌人已经给我树得不少呢！”

孙连长没有话了，呆呆的红着脸看着吴参谋长。

吴参谋长冷笑的点了点头。大家整整的僵了几十秒钟。随即他又觉得：这年青人太难为他了，究竟还是不大好，他总是自己的手下人呢！最后他抬起眼来，用两个手指顶着桌面，慢吞吞的说道：

“你刚才的事情，那只有看你的造化了！”说到这里他停了停，看了他的脸色一会，又才冷冷的补一句：

“好，去吧。”

二

沈军医官慌慌张张跑进来了，他弯腰站在吴参谋长的面前，拿手巾蒙着鼻尖“呼”了两声，悄声说：

“参谋长，事情坏了！他们去抓宋保罗去了！”

吴参谋这回着着实实吃惊了一下，手掌在卷宗上一拍，就掉过脸来：

“唉，你们这些人！简直要逼得我……唉唉，这是怎么回事？”

沈军医官怔了一下，以致拿着的手巾在嘴角边停了好一会，见吴参谋长愤愤的望着他，他又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才好了。随后见吴参谋长老不开口，他又只得惴惴的说道：

“参谋长，宋保罗在今早上看了参谋长去了以后，参谋长刚走不久，他又去了一次。他带去的那东西，我已交给二太太了，他在等着回音，可是现在他们却去抓去了！”

吴参谋长好像隐隐的感到：大事去了！他很短的叹了一口气。他自从昨天晚上和钱秘书商定之后，所等待的就只是司令官在电话上和旅长最后的决定。觉得前途非常乐观。可是今天，一切疑难，一切纠纷都突地钻出来了，围绕着他，攻击着他，这些攻击的来踪和去迹，就像漆黑一团纷乱的丝，无从抽出一点头绪。而且今天自从见了旅长之后，到部里来，感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就像一个陌生人似的，不，简直像一个犯了什么嫌疑似的，不被注意，但同时却被窥伺！他越想越觉得受了这批手下人的拖累！——唉，你们拖累得我好苦啊！——最后他镇静的抬起脸来说道：

“昨天晚上钱秘书他们在我那儿的事情是谁讲出去的？”

沈军医官怔了怔，悄悄说道：

“李参谋也在怀疑这个，他向我说，恐怕是余参谋说的吧？”

吴参谋长顿时愤怒了，在台上一拍——“哼，这忘恩负义的王八蛋！我

还以为他是自己人呢？”

沈军医官皱一皱眉头着急地说：

“可是那宋保罗……”

吴参谋长叹了一口气：

“唉，这事情我还没有机会向旅长说呀。”

“可是他们就要抓来了呢！”

“那么抓来了更不便说。你看见今天旅长的脾气的吧？”

沈军医官急得伸手抓了抓头发：

“可是如果一抓来我们就糟了！如果宋保罗说出那些事情来呢？”

吴参谋长这才真的吃惊了，睁大了两眼把他望着。

“不过，参谋长，”沈军医官又把嘴巴凑拢去悄声说。“这回的官产的事情现在是两家，可是他们只抓了宋保罗，没有抓刘大兴呢！”

吴参谋长在卷宗上拍了一掌：

“是这样的吗？”

他好像觉得一切又有转机了。好像觉得这一切都又不能单怪自己手下人的不中用；而是处在敌对地位的张副官长赵军需官王营长等等人对自己的排斥确也是相当猖獗。他觉得一切的枢纽就在这儿。接着他就自暴自弃似的想道：

——这些事情看他怎么发展下去再看吧！不怕他们包围了旅长，可是我也有我的相当实力抓在手上的！

他的眼前立刻闪现出了周团长钱秘书刘连长等等人的面影。而且还有司令官，还有江防军那边！……他自己立刻又兴奋起来，感到刚才自己的颓丧的可笑。——是的，我应该拿出我自己的魄力来的！……最后他用指头点着卷宗，画了一圈，悄声的向沈军医官说起来了，而沈军医官则紧紧看他的指头转动。

“我看，现在的事情是只有这一条路了。”吴参谋长把指尖在桌上画了一杠，像作成了一个战斗计划似的。“今天我是不能向旅长说的。你顶好立刻去找柯牧师来！”

沈军医官莫明其妙的点头答应着：

“是，是。”但立刻就疑惑起来了，他拿手巾蒙着鼻尖“呼”了一声，说：

“他来恐怕不见得有用吧？”

吴参谋长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于是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去呀！我自有道理！”

吴参谋长见他已走到门边了，又把他喊住，向他悄悄说了几句话，才叫他赶快赶去。

当看见沈军医官走出门去的时候，他心里不禁恶毒的冷笑一下：

——哼！旅长呀旅长！你要给我脸色看么？好，我也给你看看！

他关好卷宗，决定到郑秘书的房间去了。伸手拈扯着胡子尾巴，走出房门，却见周团长进旅部来了，后面跟随着三个背盒子炮的马弁。

周团长一走到面前来，就笑道：

“你早呀！”

吴参谋长笑笑的点一点头，就向他招一招手。把弁兵们留在房外，两个又进屋里来了。

站在办公桌边，吴参谋长用两个手指在桌面上一顶，说道：

“刚才第二连的兵士包围赵军需的事情，你知道么？”

周团长愤怒了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刚才进营门的时候就听见了！哼，这事情我看太不成话了！可是这老赵也太可恶！他向士兵们把一切都推到司令部了呢！”

吴参谋长冷笑一声，点一点头，从桌面举起那两个指头来，笑道：

“照你看来，这事情怎么办？”

周团长拿着拳头在桌上一击，愤愤的说道：

“哼，这太扫我的面子了！我只得去向旅长说，把为头的两个抓起来！”

吴参谋长拈着胡子尾巴点一点头：

“这倒也是一个办法。”他说；他随即又皱起眉头了。“可是在这欠饷了两月，士兵们竟至敢于包围长官，如果马上抓了起来，不会不出乱子么？据我昨天晚上所得的各种消息，现在各连都在隐伏着可怕的危机呢！”

周团长怔了一下，随即又拿拳头在台上咚咚击着：

“那么我只好主张把孙连长暂时看押起来，以卸我的责任！”

吴参谋长大吃一惊，大大睁开眼睛望着他。他好像觉得：竟不料周团长这人遇了这样的事情竟至草包到这样！

121

“那自然也是一个办法。”他点一点头说；随即拿一只手掌拍拍他的肩膀，——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有担当的肩膀。“可是老哥，这对于你的面子下得去么？孙连长是你的人呀！而且他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小子，每次打冲锋少得了他么？”他说到这里停下了，两眼炯炯的盯住周团长的眼睛。他不放松地逼住那眼睛，使他没有考虑的余裕。果然那眼睛在迟疑起来了。

“是呀！我就是这样想呀！但是照你看来，你觉得怎么办呢？”

“不忙。”吴参谋长用手在面前一拦，好像要拦住他的话似的。“我想你今天还有新消息告诉我吧？昨天晚上我们所听见的，那几家缴了款的商家打算控告旅长的事情，你昨天晚上回去派人去调查过么？”

周团长的脸色立刻很严重了，稍稍俯下头来悄声说：

“我已经派人调查去来了！他们里面的情形说是很复杂。他们正在进行

联合各商家呢！不过，我听见了一句笑话，”他说到这里笑一笑。“在这市面上流行着一个奇怪的话呢，你知道么？就是人家在把老赵当咒来赌。比如，谁欠了谁的债，那债户向债主说：

‘如果我不能到期付还，让我明天就遇着老赵！’你看，这狗东西，老百姓简直把他怕到这样了！不过，听说这些控告的后面，有些是老赵的债户在活动呢！”

吴参谋长微笑了，拿手拍着周团长的肩头严重的悄声说：

“老哥，你想当旅长的机会到了！”

周团长惊异的然而兴奋的睁大两眼，从嘴唇里发出一个颤声：

“啊？”

“老哥，我昨天晚上所知道的究竟太少了！”吴参谋长一字一字肯定的说道；感到前途乐观起来。“我今天综合了各种所见所闻，许多事情的变化，真是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老哥，你这个肩膀，”他拍拍他的肩膀，以致周团长惊异的转侧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肩膀。吴参谋长沉静的看了他一看才把语气补足道：“大的责任将要到你这上面来了！”他又把嘴巴凑到他的耳边去，悄悄地。“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你记得钱秘书昨天晚上给你说的话么？”

周团长有些发昏了。定定的看着他的脸。

“把你的魄力拿出来，其他的事情我来给你办。”

“那就是了！”周团长感动的伸出手来，吴参谋长便一把抓住，紧紧握了一下。

“关于孙连长的事情，我有一个办法。只要你坚决的来一下。”

他又把嘴唇凑到周团长的耳边悄悄说了一会。

忽然听见窗外的天井边嘈杂一阵，接着就听见几个人说话的声音：

“喝，已经抓来了！”

“他们去抓的时候，还碰见李参谋在那儿！”

“把他抓到街上，他还喊呢！”

“但是一把他关进卫兵室，他就垂头丧气了！”

“副官长，已经来了！在卫兵室！”

吴参谋长皱一皱眉头，就拉了周团长一把：

“走！我们到郑秘书房间去！”

“他们又抓什么呀！？”周团长一面转身，一面诧异的问。

“他们把宋保罗抓来了！唉，真是该死！”

“唉，事情不是很糟么？”

“自然糟是很糟。不过他们在点燃导火线呢！”

四

他们两个走进郑秘书的房间，到了旅长的面前，吴参谋长就皱紧眉头，

焦急地问：

“旅长！说是第二连的士兵包围了赵军需官，这真太胡闹了！”

“哼！”旅长冷冷的望了他一眼，冷笑了一下。“在我旅部门口，竟至胡闹到这步田地！”他心里却在愤愤的想着：

——事情已经过了这半天你才来，不晓得你又在弄什么鬼呢！

“旅长，这太不成话了！”吴参谋长愤慨的说。“这应该把孙连长扣起来！”

旅长吃惊的望着他，真是想不到他居然说出了这句话！随即他拿起象牙烟杆，凑到烟灯火上叭燃。灯火一跳一跳地。他叭了两口之后，偏着头说：

“哼，那自然要办的！不然，这些东西简直要爬到我的头上来屙屎了！”

吴参谋长和周团长的眼睛对视了一下。

“你们请坐哇！”旅长拿着烟杆，伸手向前面的一排椅子一指，说。

周团长坐了下来，也拿起自己的湘妃竹烟杆对着灯火叭燃起来，然后说：

“旅长，我看事情有些不好办吧？”

“怎么？”旅长把烟杆抽出嘴来了。

“孙连长是能征惯战的小子。士兵们都是拥戴他的！”周团长笑一笑说。

“那么，怎么办呢？”

“旅长，我的意思是，如果把他扣了起来，恐怕会引起士兵的不稳吧？”

旅长冷笑了一下：

“哼，不是已经引起来了么？”

周团长的脸通红了，有些愤激起来。但他赶快含着烟杆嘴叭了几叭，吹出烟圈，藉此把自己镇静下来，然后笑一笑说：

“我不过这么说说罢了。”他转脸去看了吴参谋长一眼。吴参谋长特别向他睁一下眼睛。他于是又鼓起勇气来说下去：

“不过照我想来，像过去孙连长那样的冲锋陷阵，竟为了这点事情把他押起来，恐怕会引起别的干部的訾议吧？”

旅长有些愤怒了，鼓起一对眼睛呆呆的埋头看着烟灯火口。其时郑秘书正拿着烟杆子在灯火口裹好一口烟泡，栽上烟斗。但旅长的眼前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似的。

郑秘书偷偷看他一眼，有些发呆了，他就那么拿着烟枪，下嘴巴都挂了下来。

房间里立刻是一片可怕的沉默，连玻璃罩里的豆大灯火都直立不动。

旅长看着灯火，愤然的想：

——哼，你的部下做出了这样的事，自己不认错，还公然和我别扭起来了！好吧，我就拚着一个旅长不干也不要紧！

但他仍然不动，看着灯火，竭力按捺着自己的愤怒。觉得就这么爆发起来，究竟还是不大好，因为其他的两团人是驻在外县，马上调动起来是来不及的！最后他和缓一下呼吸，抬起脸来，稍稍带着一点严厉的口吻说道：

“有谁要皆议！？如果让这军风纪如此破坏下去，我还当什么旅长！”周团长的脸更红了，觉得那句句话都打在自己的心病上。他愤怒得嘴角都颤抖起来。

“不过我觉得旅长还是考虑一下的好！”他勉强微笑的说，但因为太勉强，却显得是一种惨笑。

“考虑！……”旅长望着灯火说。

郑秘书赶快两手捧着烟枪递了过来笑道：

“旅长，请抽这口烟呵！”吴参谋长抓住这机会站起来，笑道：

“我看旅长的意见是对的。像这样败坏军纪的事情，当然应该惩办。自然周团长的意见作为一种参考，似乎也倒不无见地。”“旅长，烟要冷了，请抽……”

旅长心里冷笑了一下。随又觉得就这样僵持下去也太不好，听见郑秘书的声音，他便乘势转过脸来，勉强微笑的说道：“你们要抽么？我已经抽够了！”

吴参谋长赶快微笑的说：

“旅长请，好了。”

五

吴刚进来了，手上拿着一张印有一行外国字的名片，笔挺的站住说道：

“报告旅长！柯牧师来会旅长！”

旅长严厉的把头掉过来：

“哪个柯牧师？！”

“报告旅长，就是那教堂里的柯牧师。”

旅长掉过脸来看看吴参谋长：

“这柯牧师跑来会我什么事？”

吴参谋长生怕自己会脸红起来，赶快笑道：

“唔，这就奇了！他跑来会旅长有什么事呢？”他赶快避开旅长的眼光望着吴刚。

吴刚端正的答道：

“报告参谋长，他们好像说他是为宋保罗的事情来的。已经坐在客厅里了！”

“混蛋！”旅长咆哮的喊道，他好久的愤怒这时才发泄出来了，同时在床沿捶下一拳。“他外国人敢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吗？去给他说，旅长不见客！这宋保罗的事情是谁也不能保出去的，除非缴款来！”

吴参谋长等他说完，赶快摆着一张认真的关心的脸嘴说道：

“旅长，这事情拒绝了，恐怕会引起外交来的吧？”

旅长忽然一怔，脑子里顿时慌乱了一下，脸色变成铁青，紧紧的望着吴

参谋长。

“旅长，我刚才不知怎么竟把这回事情忘记了。”吴参谋长抱歉似的说。

“他们教堂，我们是应该保护的。执政府曾经有过这样的通令。自然这保护，连教徒也包括在内。现在柯牧师亲自跑来，事情恐怕有些棘手的吧？”

“啊？”旅长傻头傻脑似的望着他，口里无力地发出这一声。

“是的，旅长！”郑秘书忽然放下烟枪坐了起来，他觉得此刻是正需要他这“智囊”的时候了。见旅长赶快把头掉过来，他便咳嗽了几声，清清嗓子，然后说：

“那还是去年的事情，——那是一个什么县呢，我已记不起来了。——就出过一回这样的事情。好像是谁得罪了一个外国人，就起了交涉，他们兵舰上提出一个哀的美敦书来，限二十四小时怎样怎样，城里面大家都弄得没有办法。果然兵舰就开起炮来了！轰了全城。后来是查办了许多人才完。这是确确实实的事……”

“那么怎么办？”旅长有些茫然了，赶快问。

“我想，旅长还是莫如会他一下的好。”

旅长闭住眼睛想了一下，又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他有点抱怨赵军需他们了：

——唉唉，怎么刚才这样的鲁莽！

他拍拍衣服站起来了，但立刻又踌躇一下，掉过脸来，严厉的问道：

“他会讲中国话么？”

“报告旅长，听说他好像不大会。”吴刚赶快说。

“去叫沈军医来！”

吴参谋长冷笑的说：

“哼，这种外国人简直讨厌透了！”

“哼，他们外国人在我们中国传教，究竟干些什么的？”周团长也从旁插了一句，说。

旅长咬着牙，气得脸直发青，他觉得今天当着自己这许多部下来丢这个脸，简直恨不得要打谁一拳才好，或者把那外国人什么的赶了出去。

沈军医官慌慌张张跑进来了，端正的站在面前。

旅长严厉的问道：

“这柯牧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唔？”

“报告旅长，”沈军医官微弯了腰皱一皱眉头说。“这柯牧师，据我所知道的，是一个顶横暴的家伙，他在学堂里常常拿学生的头在柱头上撞的！教会里的人都那个他的！……”

“不，我不是问你这些，我是问他会说中国话不会？”

“不会的。旅长！”

“那么你同我去会他吧！去给我翻译！”

旅长铁青着脸就向房门走去，沈军医官跟在背后。当要跨出门槛的当儿，沈军医官把头掉过来一下，吴参谋长就给他递了一个眼色。

六

旅长走到大圆门的客厅门口，看见坐在客厅里一张大餐桌旁边的一排茶几椅子最末的一张椅子上，是一个自己从来不大留意过的高大的穿着灰色西装的外国人。红黄色的鬃头发，高鼻梁，绿眼睛，猛然一看，那简直高大得像一个雄据在椅上的怪物。这就是所谓的柯牧师。旅长的心里不禁迟疑了一下。

旅长跨进客厅。柯牧师离开椅子站了起来，这更显得他的高大了，就像一座牌坊，遮住了壁上挂的那秋海棠叶似的中国大地图。

旅长微笑的点一点头。柯牧师也点一点头。两个就沉默的对坐下来了。马弁送进两碗茶来，一边摆一碗，就轻轻的退出去了。沈军医官则端止的站在大餐桌旁边。

旅长矜持地挺直坐着，他觉得自己也应该保持一种庄严才好。他微笑地抱歉地说道：

“你等久了！”

柯牧师莫名其妙的望了他一望，又转过脸来望着沈军医官。旅长的脸微红起来，也把沈军医官紧紧望着。

沈军医官端正的站在餐桌边，用外国话向柯牧师转述一遍。柯牧师便笑一笑，说道：

“我就是因为宋保罗的事情来的。”

旅长着急地望着他说完，又望着沈军医官。

沈军医官迟疑了一下，他觉得照中国普通规矩说起来，应该先寒暄几句，才谈事务的。他于是转过身来向旅长说道：

“旅长，他说冒闯贵部，还请海涵！”

旅长觉得很高兴，这外国人倒也很客气的，他于是把手一伸说：

“请茶。”

柯牧师莫明其妙的一怔，又望着沈军医官。

沈军医官笑一笑说：

“我们旅长说，已经知道了。”

“你向他说，”柯牧师满脸正经的道。“宋保罗那产业是属于我们教会方面的。”

沈军医官又迟疑了一下，觉得这话对旅长讲，这程序是太快了。他于是说道：

“旅长，柯牧师说！宋保罗已被贵部押起来了，那是他们教会方面很重要的人物。”

旅长的眉头皱了一下：

“你向他说，那是属于我们内政方面的事情，关于教会的部分，我们决不牵涉。”

沈军医官有些慌乱了，他觉得两方面的话弄得错杂起来了。他几乎忘记了谁的话是怎么说的。但他一想起刚才商量好的话，就又镇静着说道：

“我们旅长说，他应该要把款缴来才能释放。”

“那不能，那是我们教会的产业。”

沈军医官只得把这话转述出来了。

旅长立刻把脸沉了下来，说道：

“你向他说，那是我们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了的，确是宋保罗在前年廉价向山爷庙收买的产业。”

沈军医官说：

“我们旅长说，那不能，我们既然押起来了，当然要他缴了才行！”

柯牧师不高兴起来，拿起手巾蒙在鼻尖上很神气的“呼”了一声，说：

“难道你们就不讲法律了吗？那是手续已经弄好了了的，怎么还要他缴钱？”

沈军医官也不自觉的拿起手巾来蒙鼻尖，但他立刻想到这是旅长的面前，赶快又把手缩回来了，垂得直直地。他向旅长说：

“柯牧师说，他要照国际公法办理。他要求今天无论如何就要放人出去。”

旅长有些发昏了，他着急地想：

——哼，想不到事情竟至如此棘手！——但他准备作一次最后的挣扎，说道：

“那是属于我们内政的事情。你向他说。”

沈军医官说：

“我们旅长说，那是我们的内政，不缴无论如何不行！”

柯牧师愤愤的站起来，说道：

“随你们吧，产业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也不给！”

旅长大吃一惊，赶快望着沈军医官。

沈军医官赶快说：

“旅长，他说，他说不行就动外交！”

旅长慌忙把手向前一伸，说道：

“你请他坐下再商量吧。”

沈军医官转过身来，伸出两手请柯牧师坐下，微笑的说道：

“牧师，宋保罗我们都是自己人，请你坐一坐，我帮他求求吧。”

就在这同一个时候，旅长很不高兴的闭了嘴一会，说：

“你给他说明，看在他的面子上，我可以准他的人情，叫宋保罗缴一半来好了。”

“你求一求也好，”柯牧师说。“不过就算照你们的法律讲来，钱是一个也没有的。”

沈军医官说：

“旅长，他说，照国际公法讲起来，凡是属于教会的产业，那是神圣的产业，丝毫也不能动的。我看，旅长还是考虑一下吧，这家伙的态度强硬得很，如果动起外交来！……”

旅长惨笑了一下，愤愤的看了柯牧师一眼。他觉得这怪物简直太不讲人情世故了！可是他又相信外国人说一句是一句的，如果真的动起外交来，或甚至因为这点小事就开起兵舰来，那自己就更没面子了！最后他又惨笑一下说道：

“你向他说，那么我就完全准他的情面吧！”

沈军医官说：

“旅长说，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准了你吧。”

柯牧师没有想到刚才旅长是那样强硬，现在竟一下子这样轻松就解决了。不禁笑了起来，说道：

“好，很好，我很感谢。”

沈军医官说：

“旅长，他说很感谢，不过他说请马上释放了宋保罗，他要亲自带回去。”

“吓，妈的！”旅长愤愤的说。“好好好，就让他带回去吧！”

柯牧师站起来了，伸出他多毛的大手来。旅长赶快伸手去握了一握，就送着柯牧师出来了。一路上只见两旁站着的勤务兵和马弁们都在看着他。这些眼睛就像芒刺似的直刺着他，好像看透了他的一切秘密和弱点似的。他就愤怒的鼓起两眼来瞪了他们一眼。勤务兵们都就赶快躲开了。

他把柯牧师送到大堂外，两个面对面地弯腰鞠了一躬，柯牧师就腰骨笔直昂头走出来了。

一走出营门，只见街心拥挤着无数看热闹的人们，把一条街都遮断。全都是黄面孔。柯牧师看来，这些都是半殖民地的贱种，他胜利地感到自己就是这城市里唯一高大的优种人物。他长手长腿地飞快的就向人堆走去了。人们来不及让开，他就挺直的伸出两手，好像两把钳，把人们向两边乱推乱踢，人们赶快让出一条巷来，燃烧着无数愤怒的眼光。他更加昂昂然大踏步的走去了。

七

旅长转身回进里面来的时候，脸色铁青得像一块石头，牙关咬紧，两眼睛像在喷火似的。

他一进了郑秘书的房间，就铁桩似的一屁股坐到床沿上。他的脸更显得非常难看。

吴参谋长周团长郑秘书都静静的把他望着。吴参谋长的心里在暗暗的
笑。

“马弁！”旅长暴怒的大声喊道。

三个人都吃惊了一下，房间里更显得沉静了。好一会儿才听见门外答了
一声：

“来啦！”

吴刚一走进来，旅长的就给他一耳光。吴刚的左颊上顿时白了一掌。

“妈卖的！跑哪去啦！”旅长愤怒的骂道。“去把赵军需给我喊来！”

吴刚含着眼泪，赶快做一个立正姿式就走去了。

停了一会儿，吴参谋长微笑的说道：

“旅长，那外国人走了么？”

“滚他妈的蛋！”旅长愤愤的说，唾沫星子都飞溅出来。“这种外国人
简直太他妈的了！野蛮到了这样！”

吴参谋长和周团长对望了一下，会心的交换了一个眼色。大家于是又沉
静下去了。

赵军需官走进来了，旅长就在床沿上打了一拳喝道：

“你怎么这么糊涂！刚才弄都不弄清楚就把宋保罗押了来！这简直是和
我捣蛋！”

133

赵军需官吓得说不出话。只得静静的站住。

吴参谋长微笑的说道：

“这事情确是鲁莽一点了！”

旅长心里冷笑了一下，看了吴参谋长一眼，又向着赵军需官喝道。

“你怎么不弄清楚再向我说！？唔？你们这些人平时在干什么的？”

赵军需官仍然静静的站着不说话，他隐隐看见前面的两个敌人在那里带
着胜利的微笑。

“我看这个钱，今天先拿刘大兴那一笔就没有这事情了！”吴参谋长又
从旁冷冷的说。

旅长心里又冷笑了一下，知道他们两个又在自己的面前斗法了。但他仍
然严厉的说道：

“今天你怎么不先把刘大兴的弄来？”

赵军需官这回开始说话了：

“报告旅长！刘大兴本来答应今天缴的！刚刚已经收来了！”

旅长看见吴参谋长和赵军需官两方含着敌意的脸色，他忽然想：

——骂赵军需也枉然。徒给这几个家伙占了上风去！

他于是顺着势子转了开去，严厉的说道；

“那么，赶快去给我把饷发了下去来再给你说！”

旅长愤愤的倒到枕头上。他烦恼得全身都在燃烧，脑子胀得像要爆炸

开来似的。面前坐着的是两个眼中钉，而这两个眼中钉简直没有一点动的意思，他恨不得把他们踢将出去。他闭住眼睛，一切乱麻般的纠纷，都集中在他眼前来了。自己的周围在崩裂下去，自己连马上要扣起一个连长来都做不到！还要受外国人的欺负。今天在许多部下的面前丢这样大一个面子！最近司令官和自己的别扭！钱秘书和周团长昨晚上在吴参谋长公馆里的密谈！吴参谋长今天忽然有了当团长的消息！周团长今天的那种跋扈的态度！他越想越愤怒起来。觉得自己完全孤独地堕在一种可怕的危险中。他觉得很气闷，好像连透一口舒服的气都不可能似的。他竭力想抓住自己。竭力打算一条怎样安全的出路。他的脑子忽然闪现出鹅毛山脚的景象来了：像骆驼背脊似的连绵起伏的不大不小的山，山上是长满蓊郁的森林，一直延到山脚的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河边。沿河两岸摇摇摆摆的垂杨。山峰环抱中的平原，丰饶的土地，黄色的田禾，白色的墙垣，灰色的瓦屋，高大的龙门……这的确是一个好地方！

他忽然听见周团长的吐痰声，立刻把他这脑子里的景象打灭了，一种现实的愤恨又把他从幻境里拉丁回来。他忽然惊心的觉到：

——唉唉，自己的权力难道就这样让这些东两毁弃了么？随即他又坚决的想：——不能的！——但怎么不能呢？他自己又觉得如乱麻一般烦恼起来了。

他一翻坐了起来，没有表情地向面前的几个看一眼，就站起身，直向门外走去。

伍长发抢着大声喊道：

“旅长下来啦！”

立刻十几个马弁都慌慌张张的跑了出来，地板上跑得轰隆轰隆价响。七八条洋狗也散乱的冲了出来，向着外面汪汪叫着跑了出去。

张副官长迎上来了，微笑的说道：

“旅长走了么？”

旅长冷冷的看了他一眼，点点头。

张副官长凑到他的身边，悄悄的说道：

135

“旅长，我看今天这宋保罗的事情有点奇怪！勤务兵向我说的，刚才这两个，”他举起两个指头来比一比。“在房间里唧唧啾啾的好一会……”

“我晓得！”旅长冷冷的说。“你回头同王营长一齐到我的公馆来！也叫赵军需来！”

说完，就一直走去了。洋狗们远远的跑在前面，马弁们簇拥着他走去。

张副官长呆呆的看着，见今天那些马弁们都好像没有精神似的，显得萎靡得非常刺眼，旅长则孤伶伶地，垂着肩膀懒懒的在那些萎靡的马弁们前面走着。

渐渐走远去了。出了大堂了。影子渐渐小起来了。到了营门口了。三翻

号吹起来了。奇怪得很，连此刻的号音都失去了它的力量和威严似的，懒洋洋的。

张副官长不禁深深的叹一口气。

第七章

—

屋角满是粘挂着苍蝇蚊子的蜘蛛网，地上满是燃烧过的稻草灰和烧剩的草节的卫兵室，宋保罗坐在一个墙角，颓丧的垂着头。他两肘支在膝盖上紧紧用手掌把头抱着，额头上层层叠叠的纹路都皱了起来，鼻孔里流出的清涕粘在他那黑梳子似的胡须上。他全身都缩在一团紧张的恐怖中。忽然两个提着枪的士兵走进来了，在他背上一推，喝声：

“走！”

他吃惊的抬起脸来，那脸色顿时现得惨白。他想：

——唉，莫非要过堂了么？

他立刻记起旅长上半年打回此地来的时候，摊派了一次三万元的借款，是用民国四十年的粮税抵还。那认为曾经有通敌嫌疑的元亨久老板，被派了两千块钱。元亨久老板吓得躲起来了，但不到两天终于被拉了进来，在大堂上用柴棍打了一顿屁股。宋保罗的眼前就飞快的呈现出那大堂的威严来了：两旁是站满拿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枪的士兵，上面是挂着红桌围的公安，和公安那面旅长的一副冷森森的脸。那时旅长用拳头击着公安喊道：

“再打，着实打！”

他不禁抖了起来：

——唉，我生平是没胡吃过官司的！地方上的绅商都是尊敬我的！唉，想不到今天……

“走呀！”那两个士兵又吼起来了。

宋保罗摇了摇头，深长地叹一口气，就被那拿着枪的两个兵一边站一个夹出卫兵室来。忽见沈军医官向他面前走来了，那拿着手巾蒙在鼻尖上的手立刻伸了过来，微笑的拍拍他的肩头，道：

“好了，你的事情我已帮你说好了！别的话我回头再向你说吧。你此刻可以回去了。”

宋保罗这才深深的透出一口气来，两眼呆呆的对她望看。随即他感动得两眼都涌出泪水来了。他向他鞠一个躬颤声说道：

“感谢你，望上帝保佑你。”

沈军医官就把他送出营门。他刚刚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吃惊的吓了一跳了，全身的汗毛都倒竖起来，因为那时他猛然听见两旁拿枪站着的十来个兵士中忽然有一个大喊一声，阶沿边两旁站的两个竟把枪在胸前举了起来。他捏着一把汗向沈军医官一看，见他正在向卫兵点头，知道是在行军礼，他才放心的吐出一口气来。

他和沈军医官面对面点一个头就转身走出来了。只见旅部两旁挤满了人群，都在伸长颈脖，诧异的睁大眼睛望着他。有些人在叽哩咕噜地说着：

“喝，出来了！”

“大概已经打过了吧！”

“可惜我来迟了一步没有看见！”

“怎么打人的时候没有听见声音呢！”

宋保罗的脸立刻羞得通红。众人的那锋芒的眼光的海直向他冲来，他赶快垂下了头。他记起他平日在教堂里那高高的讲台上讲圣经的威严：自己是昂着头，两手捧着厚厚一本烫金字的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高傲地拿在挺出的胸脯前；台下面坐着挤满一间像戏园那么大的大厅的人们——是静得连呼吸声都没有地的学生和教徒。柯牧师则坐在他的背后。他讲着，台下谁发出一个咳嗽声，他便立刻把新旧约全书放在讲台上，昂起头来，通过眼镜严冷地瞪了台下一看。台下立刻又归于肃静了。可是现在这围着看的众人却都那么放肆地看他，轻蔑地嘲笑他！自己以后还有脸站在讲台上去瞪别人么？

他气愤愤的向街心走来，拥挤着的人们都向两边闪开，眼光仍然不放松的把他盯住。他想：

——管他妈的，自己的尊严还是应该拿出来！

他立刻把两手五指扣五指地搁在背后，挺着颈根昂起头来。但他又吃惊了，因为他忽然又听见人堆里有人在说：

“你看，一定是捆绑过的！”

“不错，那手颈上还有绳子印！”

他全身都毛骨悚然起来，脊梁都出了汗，那些可怕的逼人的眼光好像完全看透了他刚才关进卫兵室时自己的丑态：一个兵两手拿着一条粗麻绳进来向另一个兵说：

“喂，来我们把他扎起来。”

“就把他吊在这根柱子上么？”

“唉，老头儿、站起来！”

拿绳子的兵就在他背上很凶的拍了一掌。

另一个兵就拉他的手：

“哼，你们平常哪一个把我们当兵的当人么？”

他赶快站起来，弯腰打拱地向他们作揖，两眼流出泪水哀求着：

“先生先生！请你们念其我几十岁的年纪……”他的两膝盖一闪一闪的就要跪下去。……

他的脸于是火辣辣地燃烧起来了。他好像看见两旁的众人都在嘲笑他鄙视他。往常这条大街一走就走完，今天忽然特别长了起来，街两旁商店里的人们也都定定的看住他。他紧紧咬住牙关，额角的青筋就蚯蚓似的暴胀起来。他愤怒的想：

——妈的！我还要见人呀！我还要在社会上立脚呀！你把我的财产拿去了都不要紧，可是，唉，你狗东西关了我这一下！……

一个身上穿得很褴褛断了两条腿的叫化子，一手拿着一个破碗，一手拿

着一根竹竿在街心爬着，哭叫着：

“爷爷呀！奶奶呀！赏点残汤残饭来吃呀！可怜我是火线上带伤残废的呀！”

宋保罗愤愤的昂头走着，忽然他跳起来了，因为一根竿子绊了他一下，他气得脸青的一看，是一个断腿的叫化子。他的怒火猛然爆发起来，——妈的，今天连叫化子都要欺侮我来了！

他愤愤的踢了他一脚又走起来。

快要经过恒丰祥杂货店门口的时候，远远就看见那堂皇宽大钉有一块金字匾额的店面，许多洋货和土货都密密的堆满了货架和高高的红漆柜台。柜台里五六个伙计正在高傲的嘲笑的看着他，而且有一个还伸出手指指了他一下。恒丰祥那大胖子老板，满身穿着蓝绸，肚皮高高凸起，长长的胖脸，下巴和肥大的颈项连接在一起。正在一张大椅上，高傲的含着一根粗大烟杆，一个学徒端端正正在他旁边送上一杯茶。

宋保罗愤愤的想：

——哼，你妈的！你那不是旅长的资本么！把你喂得像猪一样了！

他立刻很后悔那天广和杂货店老板来约他在一个密告旅长的呈文上签字的事情来了，他觉得自己当时是太糊涂了，以为自己会有办法，不必卷进他们的漩涡去：一方面，自己在旅部里有人缘，另一方面，还有教会可以作后盾。而且很显然看得出广和的活动，是完全出于感受恒丰祥的威胁，同行相忌妒。他当时两手把呈文捧还广和那瘦脸老板的手上时，微笑地说：

“我很赞成你们，但是我很抱歉，因为我们是属于教会方面现在他看见恒丰祥老板挺着大肚子含着烟杆向门口走来了，带着轻蔑的微笑向他招呼：

“宋先生，你出来了么？”

宋保罗很凶的掉开脸去，看也不看他仍然不停的走去。

二

他走到广和杂货店门口的时候，只见广和老板远远就笑嘻嘻的迎了出来，伸手抚着他的肩头说道：

“老先生，今天受苦了么？请到小店休息休息，喝杯茶再去吧。”

宋保罗看见那和恒丰祥比较起来显得小些的杂货店，门额上一道横匾都脱了金，看来显得猥琐；店里面只有三四个伙计在柜台里空闲地坐着。他觉得自己和这瘦脸的广和老板所受的打击是差不多的，觉得同病相怜起来，苦笑了一下说道：

“好，我也打算同你商量一件事。”

两个就一道走进柜房后面的一间客堂里来。他说：

“我刚才看见恒丰祥老板呢！哼，那大模大样的样子！”

广和老板冷笑了一声，立刻站着，举起一只手来，愤愤的说道：

“我告诉你，他最近又进了一批私货呢！还免了保商费！可是我们是正大光明做生意呀！可是……”

宋保罗愤愤的把两手向两边一摊，喷溅着唾沫星子说：

“可是，你们总算没有坐牢呀！唉，我们还要在社会上立脚呢！”

广和老板知道他今天有意思了，故意不提那呈文的事情。他向着宋保罗同情地摇一摇头，也愤慨的说道：

“真的还坐了牢么？”

宋保罗跳了起来：

“哼，妈的，他们还要吊我的鸭儿浮水呢！”

“哎呀，真是受苦了！”广和老板大声的叫了起来，大大的张开嘴巴看着他。随即他就叹一口气。“唉，这简直太野蛮了！这简直太把人不当人了！而且老先生还是面子上的人物……”

宋保罗在桌上击了一拳：

“我宁可破了我的财产！”

广和老板忽见一个学徒送了两杯茶进来，他生怕这杯茶会浇冷了这老头子刚燃到顶点的怒火，他便赶快向学徒递一个眼色，不忙送拢来。

“我还有甚么脸见人？”宋保罗又在桌上击了一下。“幸好今天有外国人去帮我讲情呐！要不然，唉……”

广和老板见他的手垂了下来，恐怕他要软气了，赶快拿手掌在桌边拍了一下：

“唉，是呀！你老先生说得不错！人生在世为了什么？就为了这口气！就为了这个面子！这简直弄得多么坍台呀！”

宋保罗立刻又圆睁眼珠，在台上打了一拳：

“我要告他的！不怕我弄得倾家破产！我要告他的！”

“快把茶给老先生拿来呀！”广和老板这才赶快向那学徒吼起来了。“在看着干什么？”

学徒就赶快把茶送了过来，摆在茶几上，转身出去，又拿一根水烟袋进来。

宋保罗左手拿着水烟袋，右手拿着一根香似的纸煤。他气得全身都在战栗，手上拿的纸煤都在发抖，被那一点火照亮的嘴唇吹了纸煤几下都没有吹燃，他又掉过头愤愤的说起来了：

“我说过、我不怕弄得倾家荡产的，他在地方上甚么恶没有作？大利盘剥，与民争利，……还有很多很多苛捐杂税，我要告他的！司令官那里不对，还有执政府，执政府不对还有外国呢！”

广和老板微笑的看着他好一会，说：

“老先生确是慷慨悲歌，骂得痛快！”

宋保罗见他总不提起呈文的事情，有些急了，他便把嘴凑到他耳边去悄声的颤颤的说：

“你们的那个送上去么？”

广和老板装作吃惊的样子看着他：

“那个是什么呀！”

宋保罗更着急了：

“就是那密呈呀！”

“哦哦，老先生也来一个么？”

“来的！”他点点头说。“我也来签一个字。”

三

他回家来了，一脚踏进门槛，就看见沈军医官在前，老婆在后迎了出来。后面远远的还站住十八岁的女儿玛丽。

“呵呀，我以为你回来好久了！你到哪里去来呀！”沈军医官微笑的说。老婆一上来就拉着他哭了起来。

他愤愤的向老婆喝道：

“还尽哭什么呀！赶快去给军医官倒茶来！”

他便请沈军医官到客厅里坐下。

“你到哪里去来？”沈军医官拿手巾蒙着鼻尖“呼”了一声，说。143
“你的师母以为你又有什麼危险了！急得叫你的少爷到处找你去了！”

宋保罗赶快拿水烟袋递给沈军医官说道：

“我是在广和坐了一坐。”

沈军医官吃惊的睁大两眼望着他：

“听说广和他们要告旅长么？”

宋保罗吓得全身都发抖了，脸色顿时惨白：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他连连陪笑的说。

沈军医官向他微笑的说：

“请你不必瞒我吧，我们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了！”

宋保罗全身的汗毛都根根倒竖起来。他着急地想：

——怎么刚刚一会儿的事，沈军医官就知道了！？难道这广和出卖了我们了么？那我要赶快去把我的名字涂去！

“真……真的……没……没有……”他吞吞吐吐的说。

沈军医官的脸色忽然正经起来：

“今天幸亏来抓你的时候，我在旅部。”他说。“我同参谋长帮你说了很多话，并且还找柯牧师去帮你说了几句，事情总算完全成功了！”

宋保罗郑重的站起来，打一个拱说道：

“真是感激得很，我是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我给你祷告“不敢当，不敢当，”沈军医官微笑的说；随即又脸色正经起来。“这回这样一来，你的事情倒意外的完全成功了！不过……”

宋保罗怔了一下，那“不过”的下面是什么，是很显然的。他觉得自己已经送了不少，还坐牢，现在还要“不过”，他迟疑了一下，支吾地说道：

“感谢得很！感谢得很！我给你祷告！”

但沈军医官终于说出来了：

“不过，我和参谋长的确帮你说了不少的话。我倒无所谓，因为你我都是自己人，并且都是教友；不过参谋长那方面，似乎……吓吓！”

宋保罗感到一阵心痛，他想：

——这家伙一定是打听了广和那儿的消息又来敲诈我来了！他感到了一阵的慌乱，决定回头一定去把那名字涂掉！他迟疑的望着沈军医官，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不过，你要知道，”沈军医官又微笑的说。“这回给你做的，总算是天大的人情，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你不但放了出来，而且你的官产的事情都完全免了！”

这好像晴天来了一个霹雳似的，宋保罗吃惊得大大张开嘴巴了。他几乎要笑起来，要跳起来：竟是这样的好事么？他于是立刻郑重的站了起来，恭敬的打了一拱。随即瞪着眼睛叫女儿出来；女儿的脑后拖着一条粗黑的大辫子，害羞的低头站在面前。他指着沈军医官说道：

“给军医官行礼！他是我们的大恩人呢！”

女儿弯腰点一点头，白白的圆脸胀得通红，额头上的一撮刘海一飘一飘的。

沈军医官顿时觉得自己高大起来，觉得这一家人的生命财产都完全是自己的。他两眼呆呆地看着面前的这玛丽，觉得那羞答答的样子实在非常可爱的。他想：

——李参谋在想她。那不行的，那应该我的。我救了他一家人！

宋保罗捧着茶壶再给他换一杯茶，一面说：

“那自然，参谋长那方面……”

——我把她弄到手，一定还有不少的陪奩……沈军医官兴奋的想。

“参谋长那方面，我一定……”宋保罗又说。

沈军医官赶快笑道：

“哦哦，那很好，那很好，你就交给我好了，我帮你送去……”

“军医官，”宋保罗忽然慌张了起来，说。“你请坐一坐，我马上出去一下子就来！”

沈军医官以为这老头儿有意思了，故意把他和他女儿两个留在这儿。他非常高兴起来。但他做出很诚恳的样子伸手拦住他笑道：

“老先生，你往哪里去？”

宋保罗急得发昏了，赶快说：

“请你坐一坐，我到广和去一去，马上就来！”

“你又到广和去做什么呀！”沈军医官微笑的说；他拿手巾举到嘴角边，

又要准备蒙上鼻子去了。

宋保罗这才知道自己说糟了，呆呆的看了沈军医官一会。他想他既然已调查清楚了，瞒了他反而不好，因为他是已经大大帮忙过了的。他于是做着很亲密的样子，一手抚着他的肩头，悄声说：

“我惭愧得很，做错了一件事。——这事情我要赶快向上帝忏悔的——就是广和刚才叫我签了一个名字。我那时因为刚刚放出来，气得糊涂了。现在既然蒙军医官帮我弄得一点事也没有了，我还签什么名？我想赶快去涂去。”

沈军医官紧张的问：

“你们已经签了多少人？”

宋保罗迟疑地想：

——好不好说出？这是不是卖朋友？唉唉，管他妈的，反正以后不关我的事！

“已经有四五十。”他一说出来，立刻又觉得非常糟糕，假使这四五十个人将来向自己攻击起来呢？但随即他又坚决的想道：

——管他妈的，反正我吃的是教会的饭！

“已经有四五十，不是很好了么？为什么你还要去涂掉？”沈军医官又逼进一步说。

宋保罗吃惊的大大张开眼睛望着他，心里疑惑起来了：

——这沈军医是在讽刺我么？——他想着，急得脸红的说：

“我已经没有事了呀！我何必去受人家利用呢！我对你们旅长我要给他祷告，祝他的福，我怎么敢同那些坏家伙们一起呢？”

“不忙，我想同你商量一下。”沈军医官把手一伸，大家坐了下来，然后说：

“我想你不必去涂掉。”

“怎么样？”宋保罗怀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慌，嘴巴张得就像一个杯口似的望着他。

“我想你回头好到我们参谋长公馆来一下。”

宋保罗吓得全身都发抖了，赶快捏起拳头拱了几拱，哀求道：

“军医官，请你救救我。你是我的大恩人！我刚才实在是太糊涂了！参谋长同军医官的好处我是晓得的，礼物的方面……”

沈军医官吃惊的望着他，见他说到这里，知道他误会了。他于是笑了起来，说道：

“是的是的，你送参谋长的，你交给我帮你带去就是了。我看你回头还是到参谋长那儿去一下。你既然加入了，很好。参谋长还有借重你的地方呢。”

宋保罗莫名其妙的望了他好一会，然后惴惴的认真的说：

“要我侦探他们的内幕么？那只要军医官参谋长抬爱我，我也可以的……”他更加郑重的把两手掌搭在茶几边沿，把上身凑过来悄悄说起来了：

“告诉军医官，那广和的确是一个坏家伙，我知道他的，他口里说着什么为公办事，替大家伸冤，但是他骨子里是在反对恒丰祥，是同行相忌，谁不晓得恒丰祥里大部分是旅长的资本？旅长的资本也可以反对的吗？还有鼎泰绸缎庄虽没有签名，但他在广和他们的后面煽动得很厉害，因为他希望的就是旅长倒，因为他借有旅长的一大笔债，三分半息，他想旅长一倒，那就吞得个连水泡都不起一个了。还有元亨久老板，就是那挨过柴棍的一个。他是签名的。其实他挨打是活该，谁叫他要通敌？敌都可以通得的么？还有……”

“好了好了，”沈军医官笑笑的用手一拦，拦断他的话。“这些我已知道了，你只是回头来一下……”

宋保罗急得脸红筋胀的说：

“那么，我再去侦探一点消息来？他刚才告诉我的，他们还要发通电呢！请你无论如何给旅长给参谋长的面前多多拜上，那实在不是我要加入去的，我是故意打进去破坏他们的！总之，随便旅长他们要我怎样，我都效劳。那些鬼儿子是太不像话了！”

沈军医官心里暗暗好笑，见玛丽还站在旁边，他便故意端起茶杯来，斜眼看着她。

玛丽的脸羞得通红，赶快垂下头，两手弄着手帕。

宋保罗惊讶地睁大眼睛看着。他觉得自己已经进了他们的圈套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呢？他苦笑了一下说道：

“玛丽，喊军医官嘛！”

玛丽扭着手帕就把脸躲开了。

“哼，没出息的女孩子！幸好军医官不是外人呢！玛丽，你叫一声呀！”

“军医官，”玛丽垂着头猫声似的叫了一下，立刻两把手帕扯成一条勒在嘴边。

沈军医官哈哈笑了起来。他想：

——嘻嘻，有意思了！我一定要把他抓紧起来。

他放下杯子，站了起来，向宋保罗笑道：

“老先生，我们的事情就这样好了。你刚才向我说的话，我包你守得着。不过你千万不要向第二个人说，譬如李参谋。回头你到参谋长公馆来，由我引你见他就是了。我现在马上还有要紧事。”

“真是感激不尽，上帝要保佑你的。你嘱咐我的话，我一定记得的。”

四

宋保罗把沈军医官送到大门外，转身回进屋里来的时候，他用手指沾着下巴下的胡须，两眼一眨一眨地怀疑起来了：

——沈军医这家伙，看来简直是一个不可靠的恶棍，他明明是在想着我

的财产和女儿，才这么给我帮忙的。难道我把女儿给他么？可是他已有两个老婆，外边还坏了人家几个女学生！而且李参谋早已托人向我说过他的意思的。唉唉，我刚才怎么这样糊涂呀！怎么把密告的事让他知道呀！这简直自己拿绳子套在自己的颈子上！

他拿起手掌来就重重的打了自己一嘴巴。之后，就把胡须扯得更厉害了，在屋子里踱了起来。他想：

——不行，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会告诉旅长的！他还可以藉此升官！——一想到这里，他的思想完全奔腾似的集中在这上面来了。他不由得停了踱步，在地上顿了一脚。心里更慌乱了。

——他升官的事大？还是要我女儿的事大？那很显然的升官是大了！那么这就糟糕！我一定把我的消息拿去出卖去了！他升官以后破了我的产，不是还可以得到我的女儿么？

他的脸色惨白了，两眼发直了，两手抱着头就倒到椅子上。他长长的叹一口气。他的脑子里忽然闪出柯牧师的影子，他紧紧把那影子盯住，觉得最后的办法还是只有去找这外国人来作为后盾了。他紧紧的想着这，又才渐渐觉得事情有些转机起来。他想：

——现在重要的是，赶快去把自己的名字涂掉，并且多多调查一点他们的内幕，如果沈军医卖了我，我就紧紧抓住这个来献上去，将功折罪大概总该可以的吧？

他兴奋的站了起来。但他忽然呆了似的又站住了，两眼睁睁的望着大门外。

大门口那儿正出现一个影子，是一个头上包了一圈蓝布包头，身上穿了一件蓝布褂子，腰间束着一根草绳，以致胸前的衣服都鼓了出来的乡下人。那乡下人动着两只黄泥腿子走进来了。他仔细一看，这正是他叫人带口信到柳村去叫来的佃户阿发。

阿发是一个红铜色的脸，两颊和额上刻满着横横直直的皱纹，一嘴胡子，两眼呆呆地张着，他一走进来，就垂着两手说道：

“老爷！你叫我来，我就来了。我来过一回，说是老爷上衙门去了，我又出去，我又来了。”

宋保罗一手拈着胡须，用嘴唇向他一指：

“你坐嘛！”

阿发呆了一会，望着他。

“你坐下嘛，”宋保罗伸一根手指向着一排椅子旁边的一个矮凳子说。

“你坐下来，我有话给你说。”

阿发木头似的坐了下去，就伸手在背后的腰带上抽出一根短的竹根烟杆来。当他揭起衣襟摸火柴的时候，一股汗臭就直从那里向宋保罗的鼻尖扑来。宋保罗皱一皱眉头，把脸掉开说道：

“你想来已经知道了，我叫人来给你说的那加租的事情。”

阿发慌忙站了起来，垂着两手，脸额上的皱纹更皱得紧，像一只风干的香橙。这加租的事情，他本来已经听见那带口信的人说过了的，但现在一听见，仍然好像一个晴天霹雳直向他轰来。他心里完全慌乱了，和老婆儿子已经商量好的话也忘了一大半了。他呆呆的站了好一会，然后呐呐的说：

“老老爷，真是，我们真是吃的都没有。一年四季忙下来，还过不了冬，求你老人家，我们实在……其实……真是……”

宋保罗横着眼睛瞪了他一眼，愤愤的说道：

“给你们一说话，你们就装穷，你知道我为那块田在吃官司么？我买上告下，要用多少钱！我要用钱呀！”

他定定的看着他，心里的一股恶气恨不得要向他吹去似的，他的嘴巴在不停的颤动。

阿发赶快把眼睛避开了，长长的叹一口气，摇了摇头之后，才把已经商量好的话说起来了：

“老爷，你老人家晓得，去年的年成不好，天干，除了缴了你老人家的租我们就一点都没有剩的，又是团防捐，又是水利捐，又是门户练捐，又是懒捐，又是烟苗捐，……”

宋保罗好像捉住了什么紧要关键似的，立刻打断他的话，抢着说道：

“喂喂，我问你，今年的烟苗捐又要下来了，听说你们乡下在打算反对，有你一个么？”

阿发大吃一惊，吓得倒退了一步，张大一对眼睛望着宋保罗。他心里慌乱的想：——唉，这些消息怎么他就知道了？他呆了一会之后，随即拿起两手来摇了摇，右拳握着的烟竿也随着摆动，他红着脸说：

“老爷，哪里，没有这样的事，那是犯王法的事……”

“你不要瞞我，我早已经知道了！”

“老爷……实在……其实……真没有的事……”

宋保罗赶快堆下笑脸来，说：

“你坐下。这不要紧的，你给我说了，我是决不向别人说的。你是我的佃户，难道我还坏你么？”

阿发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仍然呆呆地不动的站住。

“你要喝茶么？”宋保罗端起茶几上喝剩的一杯茶递给他。“你这样远来也辛苦了。”

阿发木头似的伸手接着茶杯，从他的经验看来，老板在向自己笑或者显殷勤，那就又有什么新的麻烦在后面了。他把杯子老捧在腰带前不动，怀疑地望着宋保罗，呐呐的说道：

“老爷，那真是……其实……”

宋保罗知道这样问下去是不行的：乡下人固执起来，就是拿两把铁钳扳开他的嘴也不会说的。他叫他坐了下来，自己就 hands 很凶在茶几上一拍，愤愤的说道：

“唉，我今天真是气极了！你知道今天他们把我关到旅部去么？”

“老爷，听见说了。”阿发同情地大声说，拈出一团烟丝装在烟锅子上。

“吓！我在地方上也是面子上的人物啦！外国人都和我来往的！哪个不知，哪个不晓，阿发？”

“是，老爷！”

“可是，他们今天把我关进去了！还要拿绳子来捆我呢！”他吼着，伤心的拍着两手跳了起来。“唉，我还要见人呀！我还要在人面子上走动呀！阿发，是不是？”

“是，老爷！”

“这种狗旅长，我要反对他的！我要告他的！我跟他拚命就是了！他在地方上什么恶没有作！苛捐杂税，巧立名目，还有什么懒捐，烟苗捐来抽我们的筋！”他说得嘴角的唾沫星子直溅。到了这里，他又故意拍拍两手，又把手向两边摊了开来，注意的望着阿发，看他激动了没有。“我要反对他的！我就是倾家破产也要反对他的！”

阿发有些感动了，但他的心里还在怀疑着。为了免得回答，他便把一根火柴划燃，一朵火亮了起来，他赶快含着烟竿叭出白烟子来。

宋保罗坐了下来，摆着诚恳的脸嘴说道：

“阿发，你们要反对，我也来，……”

“老爷，”阿发赶快叭一口烟，从嘴上抽出烟竿来，说。“我们真的没有那事，老爷……”

“哼！你难道还不相信我么？”

“相信你喔，老爷！”

“那么你向我说呀！”

“真的没有……”

宋保罗急得从椅上跳起来了，他的愤怒几乎按捺不住了。这种乡下人的固执，真是他妈的一条牛！——他愤愤的想。

“那么你这就是不相信我。”

“哪里，相信的，老爷！”

阿发又拈出一团烟丝又要加进那烟锅子上了，宋保罗急得伸手去一挡，说：

“喂，你等一等呀！我们谈话呀！你既然相信我，你怎么不说呀！”

“老爷，是没有喔……”

“唉嘖……”宋保罗在地上顿了一脚。“你看他们把我弄得这么倾家破产，你都不帮助我么？”

阿发弄得有些发昏了，见他那种真诚着急的样子，觉得似乎情不可却。他呐呐地说：“老爷，那不是我，那是他们那些年青小伙子……”但他一说出来，立刻又慌乱了。他预感到回进自己那草房的时候，老大一定要跳起脚向他吵起来了，又一定要说他老糊涂了！他恐慌的把脸皱了起来。

宋保罗听他一说完，高兴得眉开眼笑的跳了起来。他想：对了，我可以报功去了！随即他坐了下来，望着他说：

“没有你么？”

“没有，老爷！”阿发颤声地说。

“真的没有么？”

“真的没有，老爷！”

“你骗我。”

阿发苦皱着脸看着他，又拿起烟竿子来。

“好吧，”宋保罗的脸更凑拢他一点。“那你告诉我。”

“那是这样的，那是我家老大听来的。……”

宋保罗抓紧这个机会板着脸色说道：

“那么你家老大是在场的。”

阿发大吃一惊，知道自己又说糟了。他赶快把烟杆抽出嘴来，把腰弯着，呐呐的说：

“老老爷，没有他，没有我家老大。”

“你自己已经说了，你何必又不承认？”他举起两个指头对他威吓地说。

“我们不说这个了。我那加租的事情怎么样？你知道我还在吃官司的！不要连你也吃起官司来那就不好！”

阿发吓得脸色惨白了，赶快站起来两手打拱一面作揖，一面呐呐的说：

“老老爷，我家老大真的没有……”

“我不问你那个。你只说那租加不加！”

“老老爷，加不起呀！我们吃的都不够……”

宋保罗举起的那两个指头威吓地又要动。阿发简直吓得发昏了。但忽然看见那指头放下了。他抬起脸来一望，只见宋保罗紧张地掉过头去望着门口。他顺着他的眼光吃惊地望过去，只见一个身穿灰色洋装的人走进来了。

宋保罗掉过头来对着阿发用嘴向里面一指，赶快说：

“你赶快进去一下，回头我再给你说。你看旅部的人又来了！”

阿发吓得膝盖直发抖，赶快拿起烟杆跌跌撞撞就向里面跑去了。

五

沈军医官第二次从宋保罗家里出来，在街心走着的时候，左肩耸起，右肩斜下，一摇一摆的，他几乎兴奋得要飞起来了。有一大队新兵开了过去，他都不觉得似的。

——我这回有了这么大的功，我的县知事一定要做成了！

他在街上来往的人丛中直冲冲地径向吴参谋长公馆奔来。刚刚走到客厅门口的时候，只见点着烟灯的烟榻边沿，三个头在聚拢着，悄悄的谈着。烟榻右边是钱秘书，左边是周团长，站在烟榻前的是吴参谋长。吴参谋长一面

说，一面还拿手指在烟榻边沿点画着。那两个几乎鼻尖碰鼻尖的脸上的眼睛直看着他的指头动。

沈军医官一脚踏进门槛，那三个头就闪电似的分开了，紧张的把他望着。

周团长首先喊道：

“你打听的消息怎么样？”

钱秘书也跟着喊道：

“哈哈，看你那样子，又有什么好消息了么？”

吴参谋长只是冷静的看着沈军医官，两眼睁得大大的。

沈军医官赶快高兴的拿起左手的五指来，用右手的食指点着，他想先把自己跑的地方之多一一二二的报了出来，他兴奋的说道：

“我先找了宋保罗，知道他也加入了，随后我就去找元亨久，我走得太急，在他家门口的阶沿边还绊了跤，弄得我的腿干子都刮脱一网皮。在元亨久出来，我又跑到鼎泰，可是鼎泰老板不在家，说是出去了，……”他说得太忙，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面前的三个都皱着眉头直盯住他。

“说是出去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说是就要回来了，我身上的汗还没有干，又准备跑，可是鼎泰回来了，我们谈了一阵，我又跑到宋保罗那儿去，这差不多又跑了一个穿城……”

吴参谋长冷冷的打断他的话，说道：

“说你的要点吧！”

沈军医官怔了一下，脸通红起来。随即他又赶快兴奋的说了起来：

“我今天得到的消息，真是很多很多……”

吴参谋长又冷冷的打断他的话：

“他们有多少人？”

“已有六七十，有十好几个就是我的亲戚……”

“他们的呈文什么时候送出去？”

“他们，大概，我想就这两天。我是劝他们早点送……”

吴参谋长笑一笑，周团长和钱秘书莫明其妙他笑的是什么，但也都微笑地看了吴参谋长一眼。吴参谋长的笑忽然煞住了，皱一皱眉头道：

“，你看你跑了这样多，却连一个准定的时间都没有问到。”

“那我马上再去。”沈军医官红着脸，马上就要转身。

“算了算了。”吴参谋长喊住他说，掉过脸来望着周团长和钱秘书。钱秘书笑一笑，放下手上抱的烟枪说：

“我看我先去到电话上给司令官说了，好么？”

“那很好！”周团长抢着说。

“我看，不必忙在此刻。”吴参谋长的两眼 了两 ，说。“我们还得多知道一些，弄得可靠一点才好。”

钱秘书和周团长都点点头，表示了赞成。

沈军医官又兴奋的抢前一步，拿起手来说：

“我还得到一个消息呢。”

三个人立刻又紧张的把他望着。

“宋保罗向我说，乡下人在准备反对今年的烟苗捐呢！”“啊？”钱秘书紧张的站了起来。

“这怕要反了！这不行的！”周团长愤怒的说。

吴参谋长笑一笑，把脸向他两个掉过来，说道：

“这消息也很好。只看我们怎样的把它运用起来。”他看着他两个的脸，见两个都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又掉过头来说道：“我看，这事情就归你办。我们要的只是他们的呈文，但不要弄出乱子来。”

就在这时，忽然听见门外天井中李参谋和刘连长慌慌张张地问吴刚的声音：

“参谋长在客厅里么？”

四个人都感到紧张了一下。旋风似的掉过头去，只见李参谋和刘连长两个跑进来了。刘连长只是脸上装着慌张样子，心里却感到非常的高兴。李参谋长还没有站稳，就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孙连长扣起来了！”

“啊？”

四个人都吃惊的望着他，马上都慌忙站了起来。

“我早就晓得他会弄出乱子来的！”刘连长也抢着说。“他过去的确有些地方是太糟糕了！”

在紧张中的几个人都惊愕的望了他一眼，觉得他此刻还来讲这个话简直太不行了！大家都把脸掉开，仍然紧张的望着李参谋。李参谋慌忙的说道：

“刚刚第二连一调走，他们马上就扣起来了！”

周团长从床边跳了起来说：

“为什么连我都不通知就扣起来？我要去！”

钱秘书一把拦住他：

“你此刻去是很不好的！”

“可是他把我这团长放在眼里吗！”

吴参谋长也把他拦住，镇静的说道：

“我看我们的事情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火候了！但我们还得冷静的来计划才好。”

李参谋又慌忙的说：

“我出来的时候，还看见张副官长交传达处两封信，是给刘团长和陈团长的。我看恐怕有什么事情吧？而且王营长已把招来的新兵开进城来，悦是就要成立补充团了！”

周团长在床沿上捶了一拳，喊道：

“他要干，我们就干起来！”

钱秘书感到慌乱了，他没有料到事情变化得这样快：

“这……这事情怎么弄得这样糟？”

吴参谋长镇静的转过脸来，但他的嘴唇也发白。他向着李参谋问道：

“还有别的消息么？”

“别的还没有听见什么。可是这已经干起来了！这简直……”

“冷静些，冷静些。”吴参谋长打断他的话。随即他就两眼带着深思的样子在烟榻前踱了起来。众人都斩齐的静默下来了，都紧张的把他望着。他立刻感到自己的重要了：

——众人都在等我最后的决定！——他愉快的想。——哼，我今天又成功了最中心的人物！权力！这是权力到来的时候！

他踱了过去，又踱了过来。众人紧张的望着他，以为他要开口了，但他又踱过去了。

——看你们对于我的尊敬到怎样的程度！——他想。最后，他在烟榻前站住了，举起两个指头来。众人又立刻望着他的指头。这已经成了支配众人紧张情绪的指头。他拿这指头在空中画了一圈，冷冷的说道：

“这已到了我们的严重关头了！但同时也是我们千载一时的机会！现在是赶快把我们的力量集中起来。但主要的是……”他沉吟了一下，望着钱秘书。

钱秘书赶快说道：

“司令官那方面由我担负就是了！”

“那就好。”随后他又望着周团长。

周团长在床沿打了一拳。

“我赶快去把其余两个营长秘密召来！”

“不过，”吴参谋长把手在空中一劈。“我看最重的还是把这些所有的消息给司令官报告去才好。”

钱秘书站起来了，他先望了周团长和李参谋长一眼，见两个都在紧张的看着他，他立刻感到自己已经处在“千钧一发”、“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便在胸口上拍了一掌，摆出泰然的样子笑道：

“都包在我的身上就是了！我立刻打电话去！”

第八章

—

旅长在房间里的床面前兴奋的踱着。脸兴奋得油亮亮的，就像一尊铁罗汉。他紧紧捏起一个拳头来在空中一挥，喃喃的说道：“好的，事情要来，就让他来好了！我得把我的力量拿出来！”

他想：

——此刻王营长张副官长他们大概已经布置得差不多了。我得赶紧来解决孙连长的问题！一切的一切，一定要重新弄起来！司令官那方面暂时不管他！只要我趁这时机把权力集中得更紧，那他自然也只得来敷衍我的！是的，权力！权力！呵呵，只有权力！……

他兴奋得在长窗边的半圆桌边铁桩似的站住了，用拳头在桌上击了一下。他掉过脸来向着站在旁边看得呆了的太太说道：

“你倒杯茶给我！我今天不知怎么口这样渴！”

太太一手端着一杯茶站在他身旁，一手搭在他肩头上柔声的说道：

“你太疲倦了，你休息一下吧！”

“我不疲倦，”旅长喝了一口茶，随即拿着那还摇荡着半杯茶的杯子向前一伸，兴奋的溅着唾沫星子说下去。“我现在是顾不得许多了，如果我再不弄起来，人们就要在我的头上屙屎了！”

他掉过脸来看一看太太那苍白的脸，之后，就把她的手从自己的肩头上拿下来：

“你的身体不好，你去躺下吧！你不要管我！”

“可是你是太疲倦了！你休息一下吧！”

“你不要管我，哎呀，我说你不要管我！”他举起手挥了挥，脸向着窗外喃喃着。

“你不要管我！我现在心里是纷乱极了！是的，一切都应该整顿起来。唉，我的心里不知怎么这样的纷乱，从来没有这样纷乱过，你不要管我……我想，王营长他们此刻大概已经布置好了！你把手枪给我看看，唉，我好久身上没有带手枪了！他们这几天给我擦过么？拿来，我看看，……”

太太又伸手搭在他的肩头带着恳求的声音说道：

“算了，不要看了！你是太劳顿了，你休息一下吧！”

“我叫你给我拿来！”旅长愤怒了，命令似的说。“你别管我，我要看！”

太太吓了一跳，生怕他又要大怒了，赶快到床枕头下摸出一只乌黑色的七子枪来。

旅长接过枪，看见太太那慌张的样子，觉得有点可怜她起来。他一面拉开枪机，取出那一夹子弹，一面和缓地但严厉的说：

“我已给你说过几次！你的身体不好，你就躺去吧！你别管我！别惹我

的火气！”他拿出一张手中一面埋头擦着枪身，一面说：“你不知道，你一来管我，只有更增加我心的纷乱！你看，这枪大概好久没有擦过了吧，有些灰！这样弄锈了是不行的！人也是一样，好久不发威，也会锈起来的！你懂么？今天周团长那种跋扈的样子，真是了得！而且今天那柯牧师，……喂喂，你把洋油给我拿点来呀！”

太太把煤油灯给他拿过来，取下灯头。他使用那手巾点了点煤油又在枪身上一面擦着一面说：

“你看我这一擦，这枪就亮起来了。枪是一把好枪！但人要常常服侍它的！就跟自己周围的力量一样，要随时留心着的，不然就坏了！你懂么？这就是权力呀！好，这东西我现在要随时装在身上了！”他把那一夹子弹装进弹槽，向太太递过去说道：

“好，你还是给我暂时放在枕头旁边吧！喂喂，你刚才不是要向我讲的，吴刚怎么样？我又忘记问你了！”

太太立刻高兴起来，走到他身边，用右手的食指 着自己的下巴说：

“这吴刚是太不像样了，他和吴参谋长不是叔侄么？要把他防着才行的！而且我有一回看见他和秋香两个鬼鬼崇崇的在说什么话！”

“混蛋！”旅长顿时愤怒了，在桌上打下一拳厉声的说。“叫他们给我监视起来！唉唉，你怎么不早给我说！？”

太太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这两个曾分了自己的宠的眼中钉，总算一起扫荡了，而且旅长虽然还是那么硬头硬脑的，但已回向自己来了，她于是再装着不服气的样子说：

“我不是早要给你说么？但你每回总……”

“叫他们给我监视起来！”

“我已给他们说过了！”太太故意皱一皱眉头加添道。“不过吴刚这鬼儿子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了！”

“叫人去把他给我叫来！”旅长又严厉的喊道，铁桩似的在床沿坐下来了，两脚挺直的叉开搁在踏凳上，两手叉在腰间，愤愤的说道：

“哼，屋里屋外都太不像话了！”他随即捏起一个拳头在空中一劈。“从今天起，我一切都要好好整顿起来的！”

二

伍长发在门口出现了，端正的垂着双手说道：

“报告旅长，司令官来了电话，请旅长说话。”

旅长大吃一惊，脸色顿时发紫。他怀疑地想：

——司令官要给我讲什么话？该不会是关于我这儿今天所发生的事么？难道他们已抢了我的先，向他讲了吗？唉唉，我刚才怎么没有想到向他打电话这回事呢？管他妈的，看他说了什么再说吧！

他站起来就走。但他忽然又停住了，楞着两眼严厉的说道：

“吴刚到哪去了？”

“报告旅长，”伍长发赶快站住，把胸脯一挺，说。“他又到参谋长公馆去了。”

旅长的脸色越加青得难看起来。

“记住！”他命令地。“回头把他背的手枪给我缴来！把他监视起来！”他说完，就一直昂头走出房门来了。

到了电话机前，他伸手抓起听筒放在耳朵上和嘴边，“喂”了一声，就听见那里面司令官的沙声说起来了——是分出一项项的，说道：

“第一，顷接你所驻全县绅商各界的密告，举了你的罪状十条。这是怎么弄的？”

旅长大吃一惊，心里顿时慌乱了一下。这从来不曾预料到的祸患竟突然向自己猛袭来了！这是从哪里来的？怎么预先连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全县的绅商见了自己都不是很恭敬么？他咬一咬牙，愤愤地说道：

“谁递的？是些什么罪状？司令官要注意，那密告是否是假的！？”

听筒里却冷冷的回答道：

“都是真的！签名盖章的一共有七八十家商店和绅士！”

“唉唉，混蛋！旅长在肚子里愤愤的骂道，他的脸颊顿时起了痉挛。

“我请司令官把那些姓名大致说给我听。”

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听筒里又说起来了：

“第二，据密报，你那里全县乡民有不稳之势。听说你已在调动军队。怎么我事前都不知道？”

旅长气得跌了一脚。心里更慌乱了。——唉唉，这是些怎样的消息呵！——他看出这显然是那些混蛋们的鬼计了。愤愤的咬着牙齿说道：

“谁说的！我要希望司令官查出这些谣言的来源！”

“自然，我正在调查中，但已经得了一些实据。这些事情如果爆发起来，于本军是大大不利的，因为敌人正在搜求我们的破绽！因此第三，在这样严重的时局中，孙连长不应扣起来！”

这一切都很明白了，旅长的全身都愤怒得要爆炸了，两眼要喷出火来。他瞪着面前的看不见实体的司令官，用力的说道：

“孙连长我不能放！他胆敢煽动士兵包围长官！这种败坏军纪的败类，一定要加以严厉惩办！但这又是谁告诉司令官的！”

“第四，……”

“不，请司令官关于这一点明白的指示。”

“不忙，你让我说下去。第四，在这样的严重关头，你的补充团自然应该赶快成立起来。不过这人选问题，我觉得吴参谋长较为妥当。”

“……”旅长气得咬紧牙关，不再说话了。

“第五，关于禁烟的委任状就要下来了。不过为了你那一县乡民的不稳，须选派得力干员才妥当。我打算以李参谋充任。”

旅长两眼发昏地看着说话的喇叭管，停了一会儿，才咬紧牙齿说道：

“还有么？”

他愤愤的把听筒在电话机上很凶一挂，咆哮的吼出来了：

“我干出一条卵来！”

弁兵们都吓得紧张的睁大眼睛，赶快向两边轻轻站开，屏着呼吸，让他一冲的走了过去。

他一走进房间，就把床边的一条踏凳一脚踢了开去，喊道：

“娘臊的，我不干了！”

一耸身，就包裹似的倒上床去。

太太大吃一惊，慌忙跑到床边来，见他那脸色愤怒得那样可怕，她又赶快退在一旁，嗫嚅地：

“司令官讲了些什么？”

“娘臊的！”旅长在床上打了一拳。“我不干了！我这旅长还干出一条卵来！”

随后，他坐起来了，嘴唇恶狠狠的喊道：

“马弁！去把张副官长给我喊来！”

太太鼓起勇气，凑进他的身边，弯下腰来柔声说：

“你好好躺一躺吧。”

“去把张副官长给我喊来呀！”旅长仍然不着她，又暴怒的喊了。

“你今天太疲倦了。”

“走开！”

“你太疲倦了！”

“走开！”

太太叹了一口气，心里感到非常的慌乱。旅长今天这样子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不知道司令官和他讲些什么了。她扭着手指看着前面的玻璃窗。那玻璃已渐渐暗了下来，她的心也暗下来了。

听见张副官长到了外面天井的声音，她便抢着跑出来了。

张副官长在模糊的光线中也现出一种紧张，那嘴边的一圈胡子都在颤抖。

“副官长，”太太悄声的说。“司令官不晓得说了些什么话，旅长简直气得暴跳。你赶快去劝一劝。”

“怎么？”张副官长惊愕的睁大一对眼睛，随即他又悄声地，把手掌拿到一圈胡子的嘴边来，但立刻记起在太太的面前是不好这样举动的，他又赶快垂下手来，一面说：“我看这一定是周团长又在玩什么把戏！其实他那团长从前是该我的，现在有人说他还想当旅长呢！”

“是他吗？”太太严重着脸色，好像感到忽然抓着了所要抓而事前不曾发现的东西似的。“哼，我要赶快给旅长说去！”张副官长心里感到了一点痛快：

——好，趁这机会把他弄掉了，就该我！——他立刻又严重地说：

“太太，你听见么？今天街上的谣言多极了！说是乡下不稳呢！城里面有些人在告旅长，我看这些谣言都不无来源，比如周团长……”

太太又惊得怔住了，赶快问：

“谁告旅长？”

“听说是许多商家……”

“混蛋！他们敢？唉，今天怎么这样多的讨厌事情呵！给旅长说去，派兵把他们抓来就是了！这真是怕要无法无天了！”

旅长在房间里听见他们咕咕啾啾的声音，无可发泄的满腔愤怒忽然转到这声音上来了：

——哼，我的大事就是给你们这些人搞坏了！哼，亲戚！只会给我败事的！

他把张副官长喊了进来，两脚叉开，扭歪颈子，用半面脸向着张副官长，没有表情的说道：

“副官长，去给我找郑秘书拟一个电稿，我马上辞职！”

张副官长大大的吓了一跳，顿时发昏了。——完了！看看可以趁这机会又可以到手的团长一下子就完了！而且许多事也完了！——他慌乱的想着，赶快凑前一步：

“旅长怎么突然一下要辞职？刚才旅长不是已经叫我把事情布置好了吗？”

旅长仍然不动的，说道：

“我不高兴干了！赶快给我找郑秘书去吧！”

“旅长……”张副官长决心苦谏。

旅长却把脸掉开，倒上床去。

三

张副官长退出房来的时候，只见赵军需官也跑来了。

赵军需官走到太太的面前，愤愤地说：

“太太，这刘大兴刚才答应我下午的款子，答应得好好的，但我这回去找他，他却躲起来了！”

太太立刻愤怒了起来：

“我不是给你说过，叫他先把我的钱缴来才缴那官产的？”

“唉，太太！”赵军需官苦笑了一下。“事情危急得很呢！听说全城在反对旅长，他就乘机躲起来了！连隆盛也躲起来了！还有可怕的谣言，说是第二连要抢恒丰祥呢！”

太太发昏了，在地上顿了一脚，向赵军需官责备似的说：“唉，我真不懂，不晓得你们怎么弄的！”

“太太，”赵军需官竭力镇静着安慰她说。“我看目前只有叫张副官长派人去把隆盛拘来，刘大兴我敢断定他不敢不出来！而且藉此惩一儆百！至于第二连方面，要请旅长赶快想办法！”太太见张副官长走了过来，便赶快问道：

“旅长怎么样？”

张副官长颓丧地摇一摇头：

“太太，我看太太赶快去劝他一下，他要辞职了！”

“什么？”太太和赵军需官都吃惊的望着他。

“在这样的严重关头，怎么突然一下要辞职？”赵军需官恐慌地和太太对望了一下。

“唉，我的天呀！”太太抱着了发昏的头，在地上跳了起来。张副官长把两手一摊：

“不知道呀！他只叫我赶快拟电稿去！”随即他又严重的悄声说。“我们要赶快想个什么办法要他收回成命才好！”

“太太，你劝过他么？”

“劝过了呀！他总是生气！”

“唉，太太，这就简直糟了！今晚上就要过不去！如果一旦发生事情，恒丰祥就完了，刘大兴那儿也完了！鼎泰的也完了！隆盛的也完了！……而且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危险伏在里面呢！”赵军需官故意加重着语气直向太太逼进；心里却也慌乱得像乱麻一般：

——唉，天啦！我的那些秘密放款都糟了！而且还失掉一个已经准备好的禁烟委员……

太太慌慌忙忙的就向房间跑去了。疯狂了似的，两眼胀着泪水。

赵军需官觉得现在要把一切可能的方法尽量用起来才好。他拍拍张副官长的肩头，严重的说道：

“副官长，今天旅长的突然辞职，是太不合时宜的。他今天的确受的刺激是太多了，但我们不能顺从他这乱命。对不对？”

“对。当然的。唉，可是没有想到他今天是这样变态！他对我从来是没有那样严厉过，你晓得，是吧？”

“照我看来，话虽如此，你同旅长究竟可以随便些。总之，我们今天决定苦谏。你先我后，我们就这么商量定。你想想看，如果旅长十二点钟一辞职，一点钟他立刻就要碰见许多敌人！会弄到怎样是很难说的！所以我们这完全是替旅长打算。不说旅长，比如你，副官长，你是个外省人。不像我是本地人，光身子，无所谓。可是他们对你就会不同了！他们对旅长，也一样。请让我打个不好的比喻；叫化子丢了棍子，就要遭狗咬！”

张副官长知道他是在激动他，而且看出那些话的后面隐隐有着什么办法。他想：

——是的，既然他有办法，我就趁他这要利用我“先”的这一点，我就

先了吧。事情一成功，那就会完全是我的功绩。

他装着严重的向他请教似的脸色说道：

“你以为要怎么办？我想你一定有办法吧？是吧？怎么样？”

赵军需官见自己的话发生效果了，兴奋的举起手来：

“就是这样，我以为我们除了劝旅长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还得想办法。你知道么，参谋长公馆里这两天在不断的秘密会议！”

张副官长紧张了起来，兴奋的说：

“不错，这的确是重要的关键，重要的是那周团长，我们只要知道他们的那秘密就好了！”

“我有一个办法！”赵军需官紧张的看了张副官长一眼。“我们只要把吴刚这家伙拷问起来！”

张副官长忽然被提醒了。立刻觉得怎么这样近在眼前的办法倒反被他先想去了呢？但随即他又觉得疑难起来了：

“可是没有证据，怎么可以把他抓起来？”

赵军需官就凑在他耳边悄悄说起来了。张副官长开头很吃惊，但后来也就点了点头说：

“好，那就这么办吧。事不宜迟，我们就赶快干起来！”“那么伍长发呢？”

“我仿佛见他到厨房去了。”

“好，那请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就找他去！”

四

赵军需官向着厨房走来，快到门边的时候，忽然听见那里面有有人在挣扎的声音，接着是一个女子好像蒙在棉被里的恐怖的声音：

“你放我！我要喊！”

“你喊！你喊出来，大家都不好！你说你和吴刚是怎么样的！”

“放我！”

赵军需官暗暗吃了一惊：

——哼，这些混蛋胆敢在公馆里这么胡闹！

但立刻他的心里晃然明亮了一下，觉得要这样才好，事情就更好办了！他一直就闯进那昏暗的厨房去。

伍长发和秋香立刻恐怖地分开了，好像一对僵尸似的直立在那儿。赵军需军官一走上前来，秋香的脸羞得埋了下去，恨不得地下裂开一条缝钻了下去。伍长发恐怖地用手按住盒子炮。

“不要动！”赵军需官用手一指说；随即掉过脸来望着秋香。“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秋香好像才醒了转来似的，一溜烟就跑出去了。

伍长发和赵军需官两个就面对面紧张的望着。伍长发恐怖地想：

——完了，我这回可完了！

赵军需官冷笑了一下。他为要看出他这一声冷笑的效果来，就紧紧的把他望着。果然伍长发的身子发抖了。

“我问你，”赵军需官带着沉静的铁似的声音说。“旅长待你怎样？”

“我错了！军需官！”伍长发的声音发抖了。

“不，我问你，旅长待你怎么样？”

“我错了，军需官！旅长待我很好。我错了！”他把两手捧在胸前打起拱来了。

“我平常待你怎么样？”

“军需官，我错了！军需官待我很好。”

“可是你既然想秋香，你为什么不向我说？”

伍长发又是惊疑，又是害怕，只是连连作揖，哀求道：

“军需官，没有，请你不要讲……”

“哼，你还瞒我。”赵军需官笑了一笑说：“你同吴刚两个都在争夺她，是不是？”

“军需官，那是吴刚……”

“算了吧，刚才还亲眼看见的！我往常还以为你是好汉！好汉做事就好汉当，这有什么？”

伍长发越加莫明其妙了。他只是恐怖地觉着：

——完了！唉，妈的，要不到好一会就完了！

“军需官，”他抖着声音说。“请你念其我家里还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母亲，她完全要靠我侍奉她，请军需官……”他记起赵军需官的老太太常常在旅长面前说起军需官是很孝的，于是想用孝去打动他了。

“哦，你还有一个老母亲。你有老婆吗？”

“军需官，你晓得，我没有。”

“你要不要老婆？”

“军需官，我不敢。”

“嗤！怎么老婆都不敢要！你这汉子气到哪里去了？”“……”伍长发简直发昏了，说不出话。他恐怖地想：——唉唉，这简直是猫儿耍耗子！你要吃就吃了吧！

“你喜欢秋香么？”

“军需官，我不敢。”

“你不要这样说，”赵军需官严正的说。“我是在给你说真话！那么我问你，你既然不喜欢秋香，你为什么要调戏她？”“你既然调戏她，这就可见你是喜欢秋香。对不对？”赵军需官见他没有话说，知道他完全堕入恐怖中了。他于是笑一笑，说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忽然在这厨房出现么？”

“喂，我问你，你怎么不回答呀！”

伍长发发抖的说道：

“军需官，我不知道。”

“那么，我告诉你，吴刚已把你告了！”

伍长发立刻非常恐怖，但同时愤怒了起来，说道：

“军需官，这完全是吴刚害我的！因为我昨天曾经在这厨房把他们捉到过！”

“哈，原来你们是这样的！现在我问你，你试预先想想看，旅长对这事会怎么办？”

伍长发沉默了一会，哀求道：

“军需官，请你救我……”

“不忙，我问你，你想旅长会怎么办？”

“是，旅长会要枪毙我的！军需官，请你念其我有一个七八十岁的母亲……”

“那么现在我就问你，我平常对你怎么样？”

“军需官对我很好。”

“那么我给你说，你的事情，是刚不久吴刚出去的时候向我讲的。我因为念其你平时对我还有许多好处，我才没有向旅长讲，先跑来找你。你懂么？”

伍长发顿时轻松了一些，连忙深深的作了几个揖说道：

“谢谢军需官。”

“你不忙谢，事情还没有完结呢！”

伍长发立刻又吓一大跳，身上的汗毛都又根根倒竖起来，恐怖地把他望着。

“现在还是让你自己想想吧。”赵军需官又说道。“你想吴刚既然告诉了我，难道他就不会在旅长面前告你么？”

“那么我也告他！”

“可是到那时你也完了！”

“军需官，请你救我。念其我……”

“那么你既然要我救你，你只有依我一个办法。”

“军需官，随什么办法，我都依得。我已是军需官的人，军需官吩咐我就是了。”

“好，那么你只有把他除掉！”

伍长发立刻又慌乱了，全身的热血都集中到脑上发麻的奔腾起来。

“你要知道，我为你打算，就只有这么办。只要你做得好，我绝对替你守秘密……”

——哦，他这么逼着我，是在要利用我除掉吴刚。好，就这么干了也好！——伍长发这么一想，顿时觉得恐怖完全从他身上偷跑了，换来了另外一种

可怕的紧张。

“你相信么？”

“军需官，相信的，”伍长发赶快高兴然而紧张的说。“军需官叫我怎样我就怎样。”

“不，不是我要你怎样，我不过是为你打算，你懂么？好，你把耳朵拿过来一点，我来向你说……”

五

赵军需官打厨房里跑了出来，见吴刚已回来了，他向伍长发丢一个眼色，就约着张副官长向旅长房间走来了。那房里已点着煤油灯，玻璃窗上映着明亮的黄光。快到门口的时候，就听见太太抽搐着的诉说声，和旅长愤愤的喊声。他两个又只得停着脚步了。

只听见旅长在踏凳上顿着脚喊道：

“唉，你尽跪着干什么呀！起来！”

“你不要辞职了吧！”太太的哭声。“我求你。人家都在谋害你，你倒辞职！”

“起来起来，你别管我的事！”

“你别辞了吧！你答应我吧，你答应我才起来！你看你一辞了，我们就要受人家的欺负了！”

旅长又顿了一脚：

“唉唉，你们简直要把我弄得发狂起来了！”

张副官长看了赵军需官一眼：

“怎么样，我们等一等再来吗？”

赵军需官沉吟了一下，立刻又坚决的说道：

“不行，我们还是进去吧。时候已经到了！”

张副官长于是鼓起勇气喊一声：

“报告！”

停了一会儿，一阵脚步的声音之后，旅长才回答一声：

“可以。”

两个就进来了。

旅长铁青着一张脸坐在床沿上。太太坐在他的身边，在拿手帕擦眼睛。

“去给我拟的电稿怎样！”旅长冷冷的说。

“旅长，”张副官长严重地凑前一步说。“我刚刚出去，就碰到军需官，他说今天街上的谣言多极了！”

“什么谣言？”这证实了刚才太太的话，旅长紧张的睁大眼睛了。

“报告旅长，”赵军需官也凑进一步垂着手说。“是这样的。听说第二连恐怕要抢恒丰祥了！四乡也有不稳的消息……”

“什么？”旅长把牙齿咬起来了。

“照这情形看起来，这明明是吴参谋长他们的煽动……”

“哼，煽动！”旅长顿时愤怒起来了，恨不得立刻抓起那般人来。但他又竭力镇静着，同时想：

——恐怕你们也给我作了不少的恶！我不干了！我也为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人受得够了！反正我已经有了十几万……

赵军需官见旅长只是“哼”了一声掉过脸去，他便赶快转过脸来望了张副官长一眼。

“旅长，”张副官长又鼓起勇气说道。“在这样紧急的时候，辞了职恐怕不大好吧？今晚上就简直过不去，……譬如一个叫化子，如果丢了棍子……

突然，门外一阵脚步声和人声骚乱起来了。

“抓住他！抓住他！”

“把枪拖下来！”

“抓住他！”

几条洋狗同时汪汪的叫着跳起来了，立刻起着一阵紧张的混乱，就像要向房间冲来。

太太吓得脸色惨白，张大一对恐怖的眼睛躲到床角去。旅长顺手在枕头边抓起那手手枪来。张副官长赶快跑到旅长身边护着旅长。赵军需官在壁上取下一把大刀来，勇敢的冲向门口去。只见伍长发和别的几个马弁已从吴刚手上拖下一只手枪来，把他的两手背剪起来了。吴刚在灯光下苍白着一张脸跳着喊起来了：

“你们把我抓住干什么？！”

“哼，你狗东西！”一个马弁就 的打了他一个嘴巴。其余几个马弁想着他平日的骄傲，也都在他背上脑上乱揍一气。

旅长提着手枪，苍白着脸冲到门口，厉声地喊道：

“干什么！”

“刺客！抓住刺客！”几个马弁异口同声的说，就把吴刚推送到面前来。赵军需官张副官长和太太簇拥在旅长的背后。赵军需官惊慌似的喊道：

“喝，阴谋！一定有阴谋！”

旅长提起脚来就在吴刚的肚子上踢了一脚。张副官长也跑去给吴刚一巴掌：

“吓，好大胆！”

吴刚痛苦地痉挛着脸，满口流出血来。他大声地喊道：

“冤枉呀！旅长，冤枉呀！是伍长发叫我把枪送进来的！他们都把我抓起来了！”

他的两眼涌泉般滚出泪水来了。

伍长发在他背上很凶一拳：

“你别胡说八道！乱攀诬人！你看这枪里还有子弹！”

“你叫我缴上来的！”

伍长发笔挺的站在旅长面前，垂直两手说道：

“报告旅长！刚才吴刚鬼鬼祟祟的跑回来，部下就晓得他有些不对了。赶快把旅长的命令向他说，叫他把枪缴下来。我把枪摆在床上、把子弹点清装在子弹带里的时候我回头再来看盒子，可是盒子是空的，吴刚也不见了。我惊慌起来，这是他们大家都看见的，我们就一起跟着追进来，就看见他拿着这手枪在向旅长的房门走来，旅长你看，这手枪里还有子弹！”他捏着手枪一拉，就从枪槽里跳出一颗子弹，接着又拉出一夹子弹来。

吴刚恐怖地惨白着脸哭喊道：

“旅长，冤枉呀！是他叫我送进来的！他说旅长叫我拿上来的呀！”

伍长发向着那几个弁兵一指：

“我们问他们看，是不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你别乱咬！”

旅长又向吴刚的肚子踢了一脚，向着脸孔打了一拳，厉声的咆哮：

“你狗东西！给我撑起来！”他同时心里恐怖地想：——唉，好危险呀！就在我的身边！

赵军需官赶快抢着向一个马弁说道：

“赶快把大门关起来！恐怕走漏消息！”

一个弁兵跑去关了门。伍长发跑到厨房去拖出一根四尺长拳头那么粗的柴棍来。两个弁兵就把吴刚拖翻到地下，一个用手按紧他的头，一个抓紧他的两脚拖成一字。伍长发手执柴棍蹲在吴刚的屁股边，望着旅长。

旅长顿了一脚，喝声：

“打！”

伍长发便高举着柴棍向吴刚的大腿直打下去。吴刚就像杀猪似的嘶声叫了起来：

“啊呀！旅长呀！我的妈呀！是他们害我的呀！……”柴棍在他两腿上发疯般不断起落，柴片柴屑在空中飞溅，伍长发没有数数，满脸流汗地直打下去，只听见 的声音。“啊呀！旅长呀！冤枉呀！……”

赵军需官走到他的脑袋边说：

“你说呀！谁叫你来行刺的！是参谋长么？”

“不是呀！哎哟哎哟，我的妈呀！……”

“着实打！”旅长愤怒的跌着脚喊。“着实打！”伍长发更加紧打起来了： ……那大腿的裤子上溅出鲜红的血来，血染着柴棍在空中一晃一晃的。

张副官长用脚在吴刚的耳边踢了一下：

“你怎么还不说！要把你打死了！”

“哎哟，副官长，是他们叫我的呀！哎哟哎哟……”赵军需官赶快问：

“他们怎么叫你的？”

“军需官呀！你救救我呀！是他们叫我把枪拿进来的呀！”“是他们叫你

来刺的么？”

“不是呀！哎哟哎哟……我的妈呀！”

“！”赵军需官在地上顿了一脚。“你又装疯！”“着实打！”旅长顿了一脚，厉声的喊道。“着实打！”柴棍又更加紧的起落起来了。吴刚痛得用牙齿去咬地板，哭着，号着，声音渐渐嘶哑，渐渐低下去了。

“你快招呀！”张副官长又踢他一脚，说。

吴刚没有声音了，就只在听见在这肃静的堂屋里柴棍打在大腿上的声音。

张副官长慌张地看了赵军需官一眼：

“恐怕死了吧？”

“装死！赶快拿点水来喷他一下。”

一个弁兵去拿出一碗冷水来了，从他头上直淋下去。一会儿，吴刚又叫了起来，他已觉得受不下去了。只觉全心肺都翻搅过来了。

“你快招！”

柴棍又不停的在他大腿上打起来了。

“哎哟哎哟……我招就是了！我招就是了！……”伍长发把柴棍停了一下。

吴刚缓了一口气，说：

“是伍长发叫我拿进来的……”

“啦！”赵军需官顿了一脚。

伍长发又打起来了。

“好，好，我招我招。是参谋长叫我来的。”

“他叫你来做什么？”张副官长问。

赵军需官赶快抢着：

“是叫你来行刺么？”

“是的。”

赵军需官同张副官长赶快紧张地看了旅长一眼。旅长暴跳起来，着着实实踢了吴刚的腰部几脚：

“哼，你这狗东西！你这狗东西！”

“他们几个人叫你来行刺的？”赵军需官逼进一步问。

“只是参谋长。哎哟，我的妈呀！……”

“不止吧。你刚才回来的时候，参谋长公馆里有些什么人？”

“有钱秘书，周团长，李参谋，刘连长，沈军医，他们几个……不不，钱秘书说他打电话去了，还没来。”

“给谁打电话？”

“给司令官。”

“他们谁去找过商家没有？”

“不知道，只有沈军医官去找过宋保罗。”

“哦哦，今天谁去把柯牧师叫来的？”

“是沈军医官。”

赵军需官和张副官长觉得一切都明白了，赶快抬起脸来紧紧望着旅长。

旅长紧张地感到：

——唉唉，好大的阴谋呵！好，这也怪不得我了！我只有把我的毒辣手段拿出来了！

他横着两眼左右看了看，叫道：

“押下去！”

随即他把右手一举就下命令了：

“副官长！你此刻马上去全城给我戒严！同时派一连人到参谋长公馆去把所有的人抓来！”

“赵军需，你赶快给我向司令官打个电话去！”

——唉唉，我已经逼着骑到虎背上了！——旅长愤怒地但痛苦地想。——可是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虎背呀！唉唉，管他妈的，事情到了哪一步再说哪一步的话！

他把赵军需官叫到身边一点严厉地问道：

“你看这些马弁中，还有谁是可疑的么？”

“旅长，我不大清楚，我去调查一下。”

旅长转身就到房间里来了。他坐在床边，痛苦地把两肘支在膝上，两手抱着头。太太悄悄坐在他旁边。

忽然一群洋狗又在窗外汪的一声，乱跳乱吠起来了，震得地板轰隆轰隆价响。一个人在惊叫着。形成一阵骚乱。

太太惊叫一声，用手按着胸口。旅长慌忙抓起手枪，躲到门后，把枪口紧对着门口。心怔忡地别别别的乱跳，两眼紧张地望着，只等那谁一冲进来就给他一枪。他把耳朵也紧张的竖着。

只听见秋香锐声的喊道：

“黄宝！黄宝！你们瞎了吗？”

同时那群弁兵在群狗乱叫声中跑来了，一阵吆喝，狗们才跑了开去。太太立刻跟着旅长冲到门口，很凶的向前一指：

“哼！这秋香也在干什么？”

这句话好像提醒了旅长，他于是愤怒的拿手枪一指，吼道：

“给我搜！”

十几个弁兵马上围着秋香七手八脚的在她身上乱摸起来。秋香吓得面如土色，全身直发抖。摸了一阵，并没有什么东西。

“给我押起来！”旅长大声的喊道；心里同时恐怖地想：

——唉，好可怕呀！就在我的身边！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写完

后记

当一九三三年我刚来上海开始发表小说的时候，就曾经打算过要写这么一篇东西。因为像这里边所写的那种生活，我究竟比较熟悉些。记得是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在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来，体验过来，看见了些平凡的或不平凡的事件，经历了它的几次兴衰成败以致最后的灭亡。生活在那里的各种各样人物，我看见他们怎样的无知和腐败，争夺着，冲突着，然而也苦闷着，烦恼着。自然那已经是过去了十余年的时代了！在近几年，我们这被逼到了存亡危急关头的国家民族，当然不同于我这里面所描写的那些人物，一方面虽然有着不顾民族利益的汉奸，但另一方面却也有着一些不挠不屈的抗敌的民族英雄，而且这样的英雄在人民大众热烈的希望中还在增多起来，共同挽救我们民族国家的危亡。因此我这单纯是暴露性质的作品，而且所反映的是一九二六年以前，即中华民国十五年以前的时代和人物，且是边荒一隅的人物，对于目前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自然是很难说的。不过那生活于我究竟太熟悉了，虽然这熟悉并不是人的幸福。它像恶魔似的时时紧抓着我的脑子，啃噬着我的心，而且常常在我的梦中翻演着过去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陈迹。是一个很可怕的重负呵！使我烦恼，使我痛苦，任我怎么决心要忘掉也忘不了它！我真要不禁这么喊道：不曾在里面生活过来的人们是幸福了。

但我终于决心写它了。在我的一方面，虽然是不愿再负这样的重负，想用笔尖把它从脑子里扫除出来，了却一件事；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把它作为过去了的历史的某一角的镜子看，或者对于我们现在起一点借镜的作用，所谓“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也未使不无多少的意义吧？凭了这一点，我就大胆的把它送到读者的面前。

我的起意写这篇东西，如我上面说过，是在一九三三年。主要的，当然因为我是初学写作，对于怎样把捉题材和怎样描写人物，实在没有一点把握；其次是生活的困难，要好好坐下来一个长时期写这么一个虽然并不算得怎样长的长篇，究竟也困难。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写，不能写。在这四年中，我完全学写些短篇来训练我这支笔。时不时也想想这题材和那里边的人物，但也不过想想罢了，并没有急于要把它就写出来的意思。因为这几年来，自觉虽没有不长进，但说到要写，究竟还是有些惴惴然。但今年终于“逼”出来了，——虽然还只能算是一部分。（要到后一部我才能展开另一个场面。）这东西写得怎样，我自己实在不敢说，让读者去批评好了。不过，单从“逼了出来”这一点，我不得不感谢几位诚挚地鼓动了我的友人。在今年一二月间，因了某种原故，我曾经有一次牢骚似的说：“既然发表短篇的地方这样少而且‘那个’，我决定从此以后写长篇了。”这话我也不过说说而已，但W兄却认真的向我说：“好，你就写长篇吧，我帮你向B先生问问看，把它收在《文学丛刊》里。”这话我以为不过说了也就算了。不料过几天，B先生居

然信任我这不过发发牢骚而且从来没有发表过长篇的初学写作者，竟向我要题目来了。我当时确是非常惶愧，但也非常感动，觉得却了人家这样的好意太过不去，所以就冒昧的答应下来了。用了一天的工夫，想了一个题目寄去，不两天竟在报纸上被预告了出来。我一见时，又是非常的惶悚和后悔，因为假使拿不出货来，那不是很糟糕么？这里，我应当要提起一些使我不能忘记的事，就是：当我曾经在那一段时间因了某种烦恼和苦闷而没有写一点小说之类的时期的某一天，鲁迅（按）先生曾经鼓励了我几句话。他大意说，一个作者的创作生活，好像走路，应该要不断的向前走去，但如果因了别的事件而停了你的脚步或者回转身去给纠缠着，那你自己也就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期是停滞了！还有 M 先生在一封信上，也和我谈了“多产”的问题，他是主张劝朋友多写的。他大意说，只要自己是郑重下笔的，就是一天写一篇要什么紧！……放手写，拼命写，我们不多写，难道让“××××”多写么？不过可惜他们其实写不出！这些热情的鼓励，的确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气。我于是重新又开始写作，恰遇当时新起了不少的文艺刊物，几乎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地，在这苦闷时期反而较之从前多写了几篇，几乎有比去年还更“多产”之势。同时我要写长篇的决心也更强，到了最近，终于用了一个短暂时期把它逼出来了。

虽然没有十分把握，但还敢冒昧动笔者，当然一部分也是因为在这些年来不断学习中渐渐增加起来的一点自信。这里，我应该热烈地记起 F 兄。他在我创作过程中，细心地看了我的每篇原稿，而加以批评和纠正的有力的赞助者。他的赞助，不但是关于怎样把握题材和怎样创造人物，甚至连句法也都谈到。不管我到现在写得成功或失败，都应该感激他的。

还有 C，自从我开始写作以来，几乎是合作似的帮助了我，而尤其是对于这个长篇的帮助更大。我每写完一章，总逼着 C 看一章。看了后，就不客气的给我指出那里面的某些人物的不够或缺点，而且提供一些很好的意见。我很多地方都照那意见修改了的。到写完了改了又改之后，C 还不满足，还在指出某些人物的缺点，可是一因为时间的关系，二因为我实在太疲倦，并且我的手腕只不过如此，终于无力再改，只好让它去。等以后再说了。

周文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夜记于上海（按）我在十月五日写好的这篇“后记”原文上，我们的伟大先行者鲁迅先生之名，本来也以 F 来代的。那时曾经想连小说一起送去请他指教。但因为先生刚在大病之后，实在不应该拿这样一篇长文去麻烦他。所以我就一直送到书店去了。希望出版后才送给他。谁知，才隔了十四天，先生竟以用完了他最后的一滴精力与爱护他的大众永别了！在这校完的时候，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现在就索性把先生的名字改正写出，算是以此来永远纪念先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补记

第九章

—

吊挂在天花板下的白瓷蓬煤油灯，和直立在办公桌上的长颈玻璃罩煤油灯，一律通明，照亮了整个团长室，壁上挂满的手枪和大刀都莹莹发闪。在吴参谋长的眼里，这一切，都特别显出了今夜不寻常的紧张。

他笔直的站在办公桌前，对了煤油灯，那带着深思的两眼闪出特别强烈的光耀。他一面竖起耳朵，听着窗外天井边，一些人们不断起着的骚动，和周团长在那儿指挥的声音。

一朵灯光亮到窗外，就听见胡团副悄悄的耳语音，声音里带着紧张，颤抖，迫切，可以想见他说话时还用一手遮着嘴角。紧接着是周团长低哑的耳语音。之后，那灯光就不见了，一阵紧凑的皮鞋声囊囊囊地跑了出去。

周团长又在大声喊人了。静了一静，就“妈”什么的咕噜起来。但不到十几秒钟的工夫，就听见一阵乱响的脚步声，向着周团长的方向跑来，还响着佩刀磕碰着盒子炮的声音。周团长又哑声耳语音起来，那人的脚跟“可”的一声碰响，又慌慌忙忙跑出去了。

什么地方在响着检查枪机的声音，的打的打地发出脆响；另一个地方又在响着几个脚步的声音，同时还混乱的说着什么悄悄话；远处发出马蹄踏打石板的声音，有时还忽然长嘶起来，冲破紧张的夜空。但吴参谋长始终偏了脸，手指拈着八字胡须尖，不动，计划着当前严重的事件：

——是的，此刻现在，旅长的面前是摆着许多困难了：四乡农民的不稳，城里绅商的攻击，士兵们在今天预示的危机，江防军的威胁，还加上本旅可能制造起来的“×人治×”的空气，……可以使得他解甲滚蛋！但重要的是司令官那方面的一硬，逼住他辞职；那么，我和司令官既是同学，而在本军又相当地功高望重，这旅长的遗缺，自然是归我了！……

他想到补充团的问题。但此刻的他，已觉得这并不重要，自己已不必于那样寒伧的，仅有五百支枪的补充团长了！

——可是，刚才在我的公馆里，我和老钱单独在客厅外吐露的口风，他是不是能够在电话上一力给我弄成功呢？

一想起这，他忽然感到一种困难，好像一块大石头一下子压在他的心尖上，使他微微皱了皱眉头。他很后悔，自己的那个话似乎稍稍过早一点了。记得当吐出那口风时，老钱似乎怔了一怔；虽然老钱的那一怔很快就消失了，而且立刻点一点头，但他的心也不能不咚的一跳。他觉得这实在是自己生平还做得不够“老到”的一件事。

——也许老钱以为情势还不够到这地步吧？要不然，就是司令官那面本

来就已给过了他什么成见？

他立刻想到司令官这人，也是一个善猜疑的人物。虽然彼此是同学，可是每回见面，对躺在烟盘边，探问起关于旅长的问题时，司令官总是哈哈一声，一手摸着瘦脸下巴尖的胡须，反问道：

“那么，你以为他怎么样？”

“呃呃，”他怔了一怔，随即故意闭了闭眼，摆着并不很世故的脸相，也反问道：“我想，司令官一定有很高的高见。那么，司令官觉得他怎样呢？”

“哈哈，我在问你呀！”司令官狡猾地笑了，之后，就用炯炯的两眼把他紧盯住。

“自然，”他看情形是不得不说了，但还闭了闭眼，然后偏了脸，窥伺着司令官的脸色，好像在拿了望远镜窥伺着敌方的阵地要起着怎样的变化。

“旅长这人，据别人说，他野心是有的，并且是外省人；自然是还‘那个’……”

他说到末尾，忽然看见司令官手摸胡须尖，眼珠子就转动了一下，把话头转开去，问起江防军的事情来了。

他此刻，一想起那深不可测的眼珠的那一转动，和问起江防军时嘴角边隐藏的浅笑来，全身都又感到紧了一下。

——唉唉，司令官也许知道了我和江防军的一些什么了吧？也许他以为旅长这人真还“那个”，比我较为容易驾驭的吧？……

他用两个手指在办公桌上一敲，烦恼地皱了眉，踱起来了。忽然，窗外天井边一阵脚步乱响，指挥刀磕碰着石板发出锵锵的金属声；接着就是周团长急剧地向那人悄悄的说话。他马上又煞住脚步，竖起耳朵，又感到皮肤下的血流在潮涌起来了。

——是的，现在的情形，又自不同。旅长无限制的扩充部队，这就是司令官的威胁，旅长既非本地人，司令官当然怕他一旦羽翼养成，终非自己掌握中的人物。而况今天旅长已在调动部队，那么，我刚才对老钱的口风，他该不致还对我猜疑吧？

灯光在跳跃，壁上的枪刀在闪光，一切都依旧光明，他又觉得事情也并不如自己所怀疑的那样黯淡。

——可是，假使旅长不辞职而硬干起来了呢？——他又穷根究底地问着自己。随即，他把拳头一握，自己回答：

——那么，就趁这千载一时的机遇，一下子把他赶掉，对司令官这样的人，重要的是“既成事实”！……周团长兴奋的红着一张脸跑进来了，把一只大手向他肩头一拍：

“好，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一动，我们就可以干起来！”随即，他又忽然把手在自己头上一摸：

“呵呵，周营长还在外边等着我呢！我去去再来吧！”他一面说，一面

就转身，又慌慌张张跑出去了。

吴参谋长高兴地看着他那宽阔的背影在门帘边消失，感到了这可以算是属于自己的力量。

——是的，他已准备好了！——他对自己说。——不过，司令官那面能够有决心与诚意就好！……

二

门帘那儿一盏风雨灯光一亮，就听见缎袍的响声，门帘一拉开，提灯的勤务兵侧身让在旁边，钱秘书就在门口出现。吴参谋长一眼便看出一些不同的情形来了：钱秘书的那脸色已没有先前在自己的公馆里作最后决定时的那种明朗；那色情的眼睛只一闪，也仿佛含蓄了一种什么不好的预兆。但这都只是出现在门口一瞬间的事，钱秘书一踏进门槛，却就满脸微笑的上前来了。吴参谋长一直站在办公桌边不动，紧紧看着他脸上表情的变化，到了他已走近身边，才迎上一步，笑道：

“司令官的意思怎样？”

“司令官的意思是，”钱秘书一面喘着气，一面说。“他说，一切都很好。他叫我们听候他去办理，……”

“怎么办？”吴参谋长紧紧盯住他的眼睛。

钱秘书感到了一种为难，好像被那黑眼瞳的锐光刺进他的灵魂里似的，几乎怔了一下，但很快地，他用嘴角的一笑，就掩饰过去“就这样，”他镇静住，举起一手来。“一切都很好，司令官说，我们听候他办理就是了。你老哥这方面，自然……”

吴参谋长皱了皱眉头：

“那么，他办理到怎样的程度？我想司令官总该有点指示吧？”钱秘书忽然靠拢他身边，微笑地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司令官的意思，一切都借重老哥。老同学的这方面，他无论如何要做来对得住。不过，在目前呢，一俟他一手办理好了就决定。这样……”

吴参谋长已看出他这种显亲密的样子是故意做出来的，说的依然是一句不着边际的话。他心里由吃惊而感到一种愤怒了。“那么，”他索性对准他的脸，示以不平的眼光，但嘴上则带着试探的口气问道。“假使旅长硬干起来，——他已在调动部队，自然他是要干的！——我们是不是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把他‘那个’？”“不会不会，”钱秘书速速摇手说；这所谓的“不会”，是指的旅长那面呢？还是指的他们这面呢？看来是非常模糊的，吴参谋长已经清楚地看见事情是变卦了。但仍然镇静的偏了脸看他说下去。

“不会不会，司令官认为这由他去制止，和平解决。绝对不可以发生冲突。因为假使内乱起来，就会给敌军以莫大的机会！”所谓“敌军”，自然是指的江防军，这好像一根锋利的刺，直刺到吴参谋长的心病上。看钱秘书

那说话时的脸色，显得很郑重，又好像显得有意无意似的；他不禁在肚子里冷笑了一下。他把嘴闭了闭，又举起两个指头来，逼进一步：

“那么，他说怎样制止法？”

“呃呃，他说……他没有说。不过我想他大概已有了很好的办法……”

“那么，你有没有问他，假使不能制止时怎么办？”

“呃呃，我没有问。我是想，他既然那么说，那自然……”

“那么，他就没有说，我们应该也一面准备着么？”

“这，这这，他没有说。”

吴参谋长觉得这胆小鬼的钱秘书，除非给点脸色他看，他是不会露出真相来的。他在肚子里这么一打算，便立刻摆出满脸的不高兴，问道：

“那么，司令官是不是不信任我？”

“哈哈，你老哥，”钱秘书赶快把眉毛眼睛都一齐笑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可是，现在把我弄得这样上不上，下不下，算什么呢？”吴参谋长霍地展翅似的摊开了两手，而且把手掌摇颤了几下。“旅长的决心，你老哥并不是不晓得！原来司令官打电请我回来，是来作牺牲品的么？？”

“这是你老哥的多心。”钱秘书稍稍退后一步，有点慌乱了，但还是竭力装着笑。“实在，”他昏了似的说。“司令官认为，对旅长这样，照目前的看来，就这样。他说，据他的断定，他的补充团一定会给你交出来，是不成问题的，你老哥放心好了。”

——哼，补充团！——吴参谋长又在肚子里冷笑了一下。

“这不是放心不放心的问题，”他紫胀了脸但冷冷地说道。“这是司令官已把我们放在炮口上的问题了！”

“哈哈，你老哥！……自然，你这也虑得是。不过，是决不会的。司令官正在借重的时候，他岂肯使老同学为难？不会的，不会的。他只不过以为旅长在本军功高——不，不是……这个这个，……（他说到这里，伸起手竭力搔着自己的头皮。）呃，他以为，如果在这时候对旅长——‘那个’，也许其他的旅长会引起很大的不安的吧？……是的，这个……”

“那么，我就只有把我的担子放下！”

“哈哈，那何必，那何必。我想司令官一定要做起来对得起你老哥的。老同学，司令官的苦衷，想来你总可明鉴，明鉴。好，关于怎样办的一层，我再去向司令官探探去吧。总之，这事情顶好是以和平解决为佳。”他慌慌忙忙抓起帽子又跑出去了。

——哼，和平解决！——吴参谋长听见他已走远了，就在桌上咚的一拳，灯火都抖跳一下。

——这是很明白看得出来的！司令官不过单单利用我分散旅长的势力，挟制住他罢了！可恶！这家伙既然要用我，又这样的不信任我，连说话都给我支支吾吾的！……

他一怒，忽然一种压抑在他心里多时的可怕的念头在他脑里一闪：
——你既然防着我和江防军的关系，那么我就索性把队伍拖他妈的过去！

但他又竭力把这念头压下去。觉得虽然江防军方面曾经暗示过给自己优越的条件，但这也还是过早的想法，就又摇一摇头。

——是的，这也是同样讨厌的问题！因为自己实际上还没有一兵一卒！固然，是可以把周团长拖过去的，可是拖过去也只是周团长去当旅长呀！自己仍然是一条光杆！……

这好像兜头泼下一桶冰水，使他浑身感到一股冷气。他才觉察到自己刚才才是太兴奋，竟至忘了这一层了。于是把手移到桌沿，抬起头来，竭力冷静着自己，好像在把脑子里泛滥的洪水导引到一条正常的河道，而那思想的流也因此一弯，急转直下了：

——是的，现在是实力的问题了！——他两眼闪着深思的光，想。——重要的是先有了实力，那么，我就委屈一点，先把补充团接过去，扩充起来再说？……

——可是，旅长那面是不是肯放手？讨厌的是，今天已接连不断发生了这许多问题，使得自己像蚕蛹一般绑上了一层层的茧子！唉，这都是那余参谋这狗东西搞坏的！要不是他把我的消息传出去，事情决不致糟到如此地步！哼，这狗东西！……

——而且，还有糟糕的呢！刚才周团长已经去布置了的一切，会不会这些动作已引起了反响，而到了不能不“干”的地步？……

他又感到非常大的苦恼了，好像一圈铁箍紧箍住他的脑壳，就要箍炸了似的。但他决不叹气，他认为叹气是那些没有用的人干的。仍然铁桩似的不动，对了灯火，思索着一个适当解决的方法，好像伸了一只无形的手，在脑海里面摸一个急于要打开这难关的钥匙。

三

门帘一响，就现出了沈军医官高兴得发光的脸，飘飘然进来了。

吴参谋长看他一眼，本能地竭力展开自己的愁眉，但这回却感到非常大的困难。他把颈子一挺，偏了脸的时候，脸皮却还是紧绷绷地，两眼射出逼人的光。

沈军医官一惊，顿时浑身都冷了一下，立刻拿起手巾蒙着鼻尖“呼”了一声，才用右手点着左手说道：

“参谋长，我事情已经弄妥当了！参谋长一嘱咐了我，我就一直跑去，我满身都跑得是汗，我跑去找了鼎泰，又去找元亨久，一连就找了好几家，催着他们立刻把密呈寄去。他们都说：好好好！我又老老实实叮嘱他们说：一定呵！他们都说：好好好！我于是又赶快跑到宋保罗那里去，真是触了一

个大霉头，说是不在家，出去了！我问哪里去了？他的师母说：往教堂去了，柯牧师那里去了！他师母还要留我吃杯茶，我说，我还有要紧事呵——”

吴参谋长皱起眉头，冷冷的打断他的话：

“好，不必太详细了！说你的要点吧！”

沈军医官怔了一怔，张开口几乎忘了要说的话，赶快又拿手巾蒙一蒙鼻尖，又才说道：

“是的，我就要说到了，参谋长！我跑到教堂去，见他正在柯牧师的房里，他们正在谈话——”

“不必太详细了！说你的要点吧！”

沈军医官的心里感到一紧，脊梁的汗毛都根根倒竖起来。在那一刹那，他心里着急地想：

——怎么办呢？怎么参谋长忽然又不高兴了呢？今天我不是给他作了那许多的大功？难道李参谋在他面前破坏了我？……

他又竭力把身子站得侧一点，恭敬地说下去：

“是的，参谋长，我就要说到了。我当时把宋保罗喊到旁边，把参谋长嘱咐的话向他说了，就叫他赶快下乡去；他就马上说：好好好。就马上下乡去了！”

吴参谋长望了他一望，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地，向他说道：

“我现在还有要紧事。你如果没有事了，好，请到外边休息休息吧！”

沈军医官大吃一惊，抬起两眼偷偷看了看吴参谋长那转了过去的侧脸。那好像拿破仑的侧脸（他平常是把他当作拿破仑看的，）那高贵而尊严的样子，虽然并不显得特别可怕，可是总觉得中间隔住了一层看不见的障壁似的。他感到一种轻微的感伤了，两眼起了无限的怅惘，心里觉得：

——如果他一看不起我，那么我的县知事的希望就完了！……

“参谋长，”他鼓了鼓勇气，先向门口那边神秘地飞了一眼，又恭敬地悄声说。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向参谋长说，这是很重要的。”

吴参谋长的脑子里已经又想起刚才的困难问题了，听见他一说，又只得掉过头来，皱了眉，看了他一看：

“好，请你扼要点吧！”

“是的，参谋长。”沈军医官见他认真的倾耳听着，于是拿一手附在嘴角边悄声说。“从前参谋长该晓得，柯牧师用了一个中国商家出名，收买铜厂沟矿山的事吧？”

“怎么样？”

“是这样的，从前因为有许多人联名告到旅长面前来，说那是有损中国主权，那事情就暂时搁下来了！”

吴参谋长觉得这简直是拿别人紧要的时间来开玩笑，有点生气了；但他竭力镇静住，偏了脸，嘴角微带嘲弄的笑，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在这样的时候？”

沈军医官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继续睁大两眼说道：

“那是这样的，他今天听见参谋长要当团长了一——”

吴参谋长一下子拨转身来，两眼射出铜针般的寒光，打断他的话：

“谁又告诉他我要当团长了？！唉，你们简直逼得我……把事情都搞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哼，你们还说是余参谋说出去的！其实你们也都一样！”

沈军医官吓得倒退了一步，赶快满脸陪笑，鼓起勇气说道：

“参谋长，不是不是。我只一句，请参谋长听完，如果我应得责备，就请参谋长责备我好了！”

“好，说吧！”

“那是这样，柯牧师的意思，参谋长如果要买枪，他可以帮忙，由他经手直接向他们国内去订，价钱不会吃亏，运到路上担保绝不会被别军截去。参谋长也晓得，从前江防军驻在这里的时候，他曾经帮他们订过一批。据我看，他这是很可靠的。因为他在言语间向我大略表示，他们的领事馆就是委托他全权代理这一带的交易，……”

他一面说，一面窥伺着吴参谋长的脸色；到这里，那脸色虽然还非常的镇静，但那两点黑眼瞳却发出温和的光辉来了。他就更加鼓起勇气，一面却抱了无限的委屈似的说下去。“不过，柯牧师呢，他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那矿山的事，他希望参谋长帮他的忙。据我看，那矿山的事，也似乎和他们的领事馆有些关系，那回为那一告的时候，他们的领事馆仿佛就要有什么表示，但后来又暂时搁下了。这也是他刚才向我大略表示的，意思间好像是这个人情是留给参谋长来做，……”

吴参谋长一手拈扯着八字胡须尖，又觉得前途光明起来了。整个房间都特别光亮。他渐渐感觉到紧张，兴奋，身上的血流又涌了起来；他看见了自己未来的补充团，渐渐扩大起来的部队，枪枝，一杆斗大“吴”字的黄绸旗随风飘舞；随着这，是巩固起来的权力，地位，往上升，往上升……

他在地面上踏着很稳重的脚步踱了起来。刚刚踱了三步，忽然站住，用手向沈军医官一招，道：

“沈军医官，你刚才看二太太的病怎样？”

沈军医官听出他那温和的声音，心里顿时感到格外的亲切，觉得参谋长又对自己好起来了。

“参谋长，”他把上身微微向前一弯，说。“那是不要紧的，只是一点伤风。”

“那么，你就不必再找那外国医院的医生吧。我就全权请你给她医，好了。”

“好，好。参谋长。我回头还要去检查一下她的热呢，参谋长不必挂虑。可是柯牧师说的那事情？”

“那事情？”吴参谋长装作好像忽然忘了似的睁大眼圈把他望了望。”

好，我们再谈吧！”他笑一笑凑进一步。“可是，你可绝对不要走漏一点消息呵！连你的太太都顶好别告诉她知道。过两天你再到我公馆里来谈吧！你刚才不是说宋保罗已经下乡去了吗？”

“是的，下乡去了。”沈军医官回答的声音有点颤抖，是很感动了。

“好，今天你忙了这一天，一点都没有休息，我晓得。”吴参谋长说到这里，就缓缓地伸起一手来，在他肩头上轻轻拍了一拍；这一拍，马上见了功效，沈军医官已感动到两眼湿润，眼眶边涌出泪水来了。他几乎从心地脱口说出：“参谋长，我是你的人呵！”但他觉得有点难为情，没有说；单是拿起手巾来蒙着鼻尖，放放心心的“呼”了两“呼”。

“那么，好，请你费心出去帮我看看李参谋在外边没有，你叫他进来，我有事给他说。”

“好，我去。”沈军医官把上身连头点了一点，就转身；但立刻，他又站住了，说道：

“不晓得李参谋在不在。我此刻也没有什么事情，空着，参谋长如果有紧急事，嘱咐我好了。”

吴参谋长微微笑了笑，把右手一伸：

“没有什么要紧事。有，我自然要请你帮忙。现在我只是叫他进来问一问别的不相干的事。”

沈军医官简直高兴得浑身都战栗了。拿手巾在鼻尖一蒙，就腰骨笔挺的走了出去。

四

李参谋慌慌张张的走来了，刚刚掀开门帘，他的嘴唇就在颤动，好像有许多话要讲似的。吴参谋长偏了脸，劈头向他问道：

“他现在在怎么样？”

李参谋怔了怔，赶快说：

“他正在和周营长谈话，我听见他们——”

“我是问余参谋。”吴参谋长举起两个指头一指，打断他的话。

“呵呵！”李参谋这才恍然大悟似的，两眼慌张的动着，说道：

“是的，参谋长。他现在在旅部里睡觉，我已叫人把他监视起来了！我向别人打听了一下，他今天干了些什么，和些什么人来往过，谈过些什么话。他们说，不晓得，只看见他整天都在喝酒，醉得很厉害，不大说话，早就睡了。有一个勤务兵说，看见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些什么，但写了一阵，又撕掉，丢在字纸篓里了。我于是就去找出来，把那些破纸镶还原一看，只是些牙牌书上的句子，什么：‘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啦什么的，……参谋长，就只侦查到这点。我已经跟那人说，只要他到哪里，就悄悄跟他到哪里，看他干些什么，如果没有人的地方，就动手！”

“哼！这狗东西！”吴参谋长在桌上一拍，两眼鼓了起来；这样怒形于色的事，照李参谋看来，还是第一次。“哼，我还以为他是自己人呢！这种东西比敌人更可恶！”

吴参谋长说到这里，忽然记起刚才李参谋说头一句话时，好像很严重的样子。他于是又赶快冷静下来，偏了脸，问道：

“你刚才说周团长在和周营长谈话，你听见什么？”

“呵呵，”李参谋又慌慌张张的把脸凑进一些，说。“我听见周营长说：‘团长如果这回当了旅长——’”

吴参谋长给他递一个眼色，打断他的话，立刻把两手交搭在背后，好像散步的样子，轻脚地踱到门帘边去，向外看了看，才走回来，悄声问：

“你在什么地方听见的？”

李参谋也跟着悄声地：

“我在他们窗子外边。团长说：‘自然自然，我做了旅长，自然知道你的事情’……”

吴参谋长一面听着，一面惊心动魄地觉到：

——吓，幸而刚才司令官的意思是“和平解决”呢！要不然，我倒替他做了垫脚石了！实力是在他的手上……

“参谋长，他还说——”

“嘘……！有人来了！”

李参谋赶快闭了嘴，只见门帘很凶的唰啦一声响，周团长就青着脸跳进来了。这里两个人都吓一大跳。

周团长把两手握起拳头，战颤地举到胸前，喊道：

“吓，参谋长！干起来了！”

吴参谋长向李参谋递一个眼色；李参谋就走出去了；吴参谋长皱起眉头望着周团长，看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

“参谋长！刚才，旅长那里，那个马弁风快的跑来说，他们把吴刚，捉住打起来了！说是他行刺！说是我们叫他行刺的！说是就要来捉我们了！……”

吴参谋长吃惊的上前一步，赶快问：

“那马弁呢？”

“他慌慌张张说了就跑回去了！”

吴参谋长举起一只手掌到脸前，手掌坚强的在空中一劈，说道：

“这又一定是老赵他们玩的把戏！那么……”

“那么，我们马上就干起来！妈的；我马上下命令叫向旅长公馆行动！”周团长抢着说了，把手向门一挥，就要冲出去。

吴参谋长一把将他拦住：

“老哥！这事情现在棘手得很呢！我们得考虑考虑！”

周团长大大惊诧的张开嘴巴看着他，脑子里闪电般地掠过一个疑问：

——怎么办呢？怎么刚才和他计划好的，现在忽然在严重关头犹豫起来

了？……

“为什么？”他问道。

“刚才你没有碰见钱秘书么？”

“他来过了么？”

“来过了！因为你正在和周营长谈话，没有来惊动你。他说，司令官的意思，这事情由他一手去办，无论发生怎样危险，都要绝对避免武装冲突！”

周团长又大吃一惊，刚刚要闭上的嘴巴又张开，脸上闪亮着油汗。但他忽然感到像受了侮辱般，立刻把愤怒转移到司令官身上来了：

“那么，搞烂就搞烂，那算什么东西！打糟了，我们就把队伍拖他妈的跑！”

“老哥！”吴参谋长两眼闪着很诚恳的光，用手拍拍他的肩膀，说道。

“时机还没有成熟呵！刚才我计算了一下，我们的队伍，王营长那一营你就没法带走！一打起来，其他的几营损失一定大！而且前面刘团长他们拦住去路，恐怕还没有拖过界，我们已完了！”

周团长立刻又失了锐气，又傻了，满脸直闪着油汗，把他望着。

“那么，现在火已经烧到眉毛，怎么办？”他皱着眉头，在地上顿了一脚。

“现在我们唯一的就只有这一条路！”吴参谋长伸手向外一指；周团长莫名其妙他所说的是什么路，赶快跟着他的指头望了门口一下。“只有去！到旅长公馆里去！”

“去送死呀！”

“不会的。我有一个办法。请你听我说给你。”吴参谋长把周团长一把拉住，把嘴巴凑到他耳边悄悄说了一阵。

周团长听完时，就摇头叹一口气。

“事情只能这么办，用不着叹气。”吴参谋长非常诚恳的又在他肩头一拍。“大英雄作事，要能屈能伸。有时该进攻，有时该退守，机会有得是在后头呢！走！”

他们两个走出团长室门的时候，沈军医官慌慌张张跑到面前来，拿手巾在鼻尖一蒙，说道：

“参谋长！事情危急了！那马弁说，他们就要派兵到参谋长公馆去了！二太太怎么办？参谋长还是派点兵赶快把她送到教堂里去？”

“用不着！”吴参谋长一面走，一面把右手一摆，毫不迟疑的说。

第十章

—

赵军需官和张副官长并肩向着大门走去，都埋了头，紧张的沉默着，在计划着此刻回旅部去时马上就要做的惊心动魄的大事。张副官长特别感到胸脯的鼓动，想到周团长的位置马上就可以夺过手来，呼吸都迫促了。忽然，听见洋狗的狂吠声和马弁们的喊声又起来了，两个大吃一惊，赶快又转身向里面跑来，刚到最后一个天井，就看见一群马弁提着风雨灯把秋香簇拥着押进马弁房里去。他们问明了情形之后，这才深深吐出一口气来，赶快又转身，向着外面走去。

“吓，这丫头也居然敢做这样的事！”张副官长边走，边掉过头来颤动着一圈胡子，说。“我想，她是在替吴刚报仇吧？是吧？”

赵军需官在肚子里笑一笑，没有回答，只向他点点头。刚刚跨出二门，他忽然拐拐张副官长的手，满脸紧张的望着前面：

“看！什么人来了！”

张副官长跟着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小勤务兵提着一盏风雨灯慌慌张张走来，灯光后，则跟着的是慌慌张张的陈监印官。

陈监印官的脸色发青，眼神慌乱，两步抢上前，就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

“外边戒严了！我差不多通不过了！”

“什么？！戒严了？！”

张副官长和赵军需官都吃惊的望他一下，之后，又互相对望一眼，彼此都看见对方的脸色变成惨白，一时说不出话来。在那一瞬间，两个都这么感到：

——吓，他们竟先下手了！

“那么，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赵军需官赶快问。

“我刚从旅部来呀。刘团长有电报来了！报务员把电报交把我，我马上就跑来的时候，街上已经戒严了！”

两个又大吃一惊，赵军需官知道又有什么险恶的消息，不由得心跳起来了，卜卜卜地要从喉头跳了出来。

“什么电！”他几乎说不出来似的问道。

陈监印官一面伸手进衣服下面的袋子里去，一面慌张的颤抖着声音，道：

“什么电！吓，说是他刚刚调动部队，敌军就开来了！已经小接触了一下，他说不能调动！哪，你看，快些给旅长拿去！”

张副官长先接过手来，指头都发着微颤，电报纸也跟着簌簌抖动，就在那小勤务兵提高的风雨灯光前看了起来。赵军需官顿了一脚道：

“吓，这一定是吴参谋长他们干的事了！副官长，怎么办？”

“怎么办？”张副官长则抬起脸来望着他。

“什么事呀！表哥？”陈监印官也把他紧张的望着。

“唉唉，事情竟这样起来了！走！副官长！只好赶快报告旅长去！”

张副官长跟着赵军需官转身向里面跌跌撞撞走去。陈监印官莫名其妙的也紧紧跟在后面。

张副官长满肚子的惶恐。他想这回可糟透了！周团长他们的阴谋一爆发——内外一夹攻——就是自己们连根拔掉的收场！他不禁对于赵军需官的拷问吴刚的办法感到不满起来：

——也许走漏消息了吧？

他觉得要不是这一蛮干，也许这场事情不会闹起来吧？他想着，忍不着在口里咕噜了起来：

“军需官，刚才我们似乎不该把吴刚弄起来吧？是吧？”

赵军需官怔怔的看了他一眼。他心里正在感到着了火的乱麻般纷乱，听见他那一说，就觉得一紧，好像一只无形的手把他的心使劲捏了一把似的。但他竭力镇静着自己，说道：

“那已经过去了，说也无益。而且刚才的情形不同，不是因为旅长要辞职才干的么？我看他们的布置，是有计划的，一定不是在我们弄了吴刚之后！”

“可是，……”

赵军需官竭力不听他，故意加快脚步，几下子就抢到旅长的房门口，隔住那被灯光照亮的软帘喊了一声：

“报告！”

听见旅长回声：

“可以！”

两个就进来了。

二

旅长坐在床沿，偏起脸望着他两个。太太则惊惶的站在旅长身边。赵军需官双手捧着电报念给旅长听，并说明街上戒严的情形的时候，旅长的脸色顿时转成铁青；太太“妈呀！”的喊一声，就拿两手蒙着脸。旅长瞪着两只闪出凶光的眼珠在眼眶里转了两转，喝声：

“走！”

马上站起，大声喊道：

“马弁！”

太太一把将他的手拉住：

“唉，天呀！你要哪里去呀！”

旅长把她的手一甩，喝声：

“你别管我！”

太太仰身倒在床上，就哭起来了。张副官长赶快拿手拦住旅长道：

“旅长！去不得！不好太去冒险吧？是吧？”

赵军需官也在旁边拦住：

“请旅长考虑考虑一下！旅长应该保重身体要紧！旅长这样的年纪了，犯不上去冒这样的危险！重要的是先想一个办法！”

这几句话，石头似的打在旅长的心上。旅长顿了一脚，叹口气道：

“唉，我的大势去矣！”

太太更加大声抽搐起来。他听见这声音，仿佛与往常的感觉有些不同，起了一阵阵心的刺痛，好像乱箭射穿他的心脏似的。想到自己权力的崩溃，又想到自己的年龄和财产，顿时感到自己衰老下来了。面前的人们立刻看见他的脸由铁青转成了姜黄色。

忽然，伍长发慌张跑进来了，站在门口喊道：

“报告旅长！团长来看旅长来了！”

旅长立刻非常紧张起来，以为是陈团长到来了，顿时抬起头，精神奋发地，问：

“是陈团长？”

“报告旅长！”伍长发又挺挺胸，但惊惶地说道。“是周团长。还有吴参谋长。他们带了一大队兵来公馆门口，说是来保护旅长的。”

“吓吓，保护旅长的！”旅长不禁愤怒的失笑了一下，露出一排牙齿。他旁边的三个都面如土色。旅长咬着胡须尖，问道：“他们现在哪里！”

“报告旅长！在客厅里。”

“去说，我就来！”旅长转过身来，向太太喊道：

“把手枪给我！”

太太却顺手把手枪藏在被条下，跑过来一把抱住旅长的两腿跪了下去，仰起泪脸来，哭道：

“旅长！你去不得！你去了，把我们怎么办？？旅长呀！”

赵军需官和张副官长望了望太太，都感到一种黯然，在这燃着煤油灯的黄光的房间，都好像阴沉了下来。他两个的眼眶不禁潮润起来了。张副官长看了赵军需官一眼，泪眼对着泪眼，赵军需官很快就把脸避开去。

“那么，我手枪也不要了！走！”旅长不看他们，一把将太太的两手一推；太太一屁股就坐在地板上；他就昂昂然走去了。太太顿时止了哭，傻了似的一翻就爬起，摸出手枪追到门口，旅长却把头一摇，喝声：

“不要！”

就出去了。

三

他向着客厅走来，只见远远的大门里边，亮着好几朵风雨灯的光和一大

队闪烁着枪刺的兵士们的影子；至于会客厅门边也站着周子明们五六个武装整齐的马弁，背上还各背一把红缨大刀。他从鼻孔冷笑了一声，一种愤恨和惊恐的感觉像乱丝一般，在心里搅成一团。他一走到圆门口，就看见在那客厅里的吴参谋长和周团长那带了险诈的脸，在灯光下显得非常难看，而且立刻离开椅子向他迎上来了，异口同声的说道：

“旋长受惊了！”

就端正的站在旁边。他呆呆的看了他们一眼，脸上没有表情地走了进去。大家对坐下来。旅长只是把两眼看着地上。周团长看了吴参谋长一眼；吴参谋长也向他对射了一个会心的注视，之后，马上皱起两眉，说道：

“旅长，刚才听说旅长公馆里拿住一个刺客！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我同周团长就赶快来看看旅长来了！”

“没有呵！”旅长抬起脸来，脸上显出非常的森冷，两眼的寒光直射。

“我并没有拿着什么刺客！不过，你们带了那一大队武装来干什么？”

“是来保护旅长的！”周团长脱口说出。

“那用不着！保护不保护都一样。不过，你们要带来也可以！我实在太疲倦，我要睡觉去了！”

他一下子就站起来了。两个都大吃一惊，也跟着站了起来。在这一刹那间，周团长惊慌失措地望着吴参谋长；吴参谋长却把脸避开，赶快说道：

“旅长，听说吴刚这小子竟敢做出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并且打胡乱说了一通。我觉得这实在是家门不幸，出了如此坏种。我是特别来向旅长请罪的！……”他说到这里，就垂直两手，低下头来，一种非常恭敬的神气。

旅长圆瞪两眼看了他一看，咬住胡须尖，一股怒气就直冲脑顶，但他又竭力镇压住自己，说道：

“那也算不了什么！”

就转身，跨出门槛，走进去了。

四

他一直走进上房。房间非常黑暗，只窗口有淡淡月光斜照着方桌脚边。他一屁股坐在床上，简直像一个本人一般，两眼呆呆地盯住黑暗的角落。没有思想，没有动作，只有浑身充满的愤怒，好像一个炸弹，要变成火花似的爆炸开来。

一条光带从门帘缝射进来了，接着就看见那光渐进渐阔，门帘一掀开，全屋子都亮了起来，是伍长发掌着一盏玻璃坛的煤油灯进来。他一面放在桌上，一面说道：

“报告旅长，参谋长他们去了。”

旅长忽然站起，猛地伸手抓起煤油灯一举，灯光一抖就熄了，全屋子立刻又变成黑暗，那是很快的一刹那，他很凶的把灯向地上一掼，哗啦啦一声

响亮，立刻散发出一大股煤油的臭味。伍长发只吓得在面前发抖，旅长向他身上一脚踢去，吼出一种非人似的喊“滚……！”

伍长发跌了一跤，又挨了两脚，赶快爬起来就向外跑去了。旅长一脚就把门踢关上去，“同——！”一声。

忽然记起吴刚和秋香，他觉得这样的证据，现在留着也没有用了，又把拉开门，跑到天井边来，大声喊道：

“把吴刚同秋香给我拉出来！”

全房子的人们都感到非常恐怖而且紧张了。张副官长和赵军需官只悄悄在远处站住看。太太则躲在房门口看。一大群马弁七手八脚把吴刚和秋香拖到天井当中来。两边两盏昏黄的风雨灯光，照见各人死一般的脸色。而吴刚和秋香的脸简直变成黄纸色一般，全身直打抖。旅长叫拿一支手枪来。秋香扑通一声跪下地去，泪水长流，嘶声的哭喊：

“旅长呀……！我冤枉呀……！”

吴刚也跟着跪了下去，两眼发怔。旅长从一个弁兵手上接入手枪，手指扣定扳机，指着他两个一扫。

“拖出去！”

他拨转身，又笔直向着上房走去……

大家好像连呼吸也停止了，只张着恐怖的眼睛，望着他直冲冲走去的背影。只见他一消失在上房的门枋里，就听见他“同——！”一声把门关上，接着，那房里“砰——！”什么木器踢翻了，“哗啦啦——！”什么杯瓶盘碟在地上破碎了，之后，就是一阵紧张的沉静，如死水一般，连一点蚊子声音也没有。

赵军需官和张副官长呆木头似的站了一会儿，忽然听见一点嚤嚤的暗泣声，仔细一听，才发现是太太的哭声。赵军需官赶快转身，张副官长也好像做了一场恶梦忽然醒来似的跟着他转身。

太太在软帘里边，两手拿了手巾蒙着脸只哭泣。他两个看着她，也都感到一种凄然。张副官长叹了一口气。赵军需官轻声说道：

“太太，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事情既已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应该静下来赶快商量一个应付的办法，……”

“呃，对，太太……”

太太没有把手巾拿下脸来，转了身，嚤嚤地哭到床边去了。

门外边的两个都僵了似的发怔。

赵军需官的心里完全搅乱了。他想起目前无法可想的危险：前方火线的陡起，街上的戒严，旅长的暴怒，太太的哭泣；一边是越逼越紧来的暴风，一边是一点也不想办法的不管，而自己就像被遗弃似的，孤立在这两者之间，好像暴露在两军相对的交叉火线上，成了非常危险的目标。

——唉，唉，恒丰祥该没有被抢吧？我家里该没有被搜吧？那些借了款去的商家们该没有逃光吧？那大门外边该没有暗伏着窥伺我的生命的枪口

吧？

——唉，我这回可完了！几年来辛辛苦苦弄来的财产！还有我的生命！还有已经要到手的禁烟委员！……

他越想越着急起来了，身上通过了一道寒流，膝盖微抖了一下。他惨然地望了望张副官长。只见张副官长也脸发青，眼发直，嘴边的一圈黑胡子都好像颓然地下垂，也完全堕入恐怖里面了。赵军需官立刻觉得，要救起自己，还是只有紧紧抓住面前的这人，无论如何要他共同来想办法。

“副官长！唉，你我这回可完了！”

“唉，是呀！可完了！”

“副官长！你我的家里恐怕也保不住了！”

“唉，是呀！保不住了！”

“恐怕你的团长不但做不成，生命都危险了！”

“唉，危险了！”张副官长完全慌乱了，两眼直闪动，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怎么是好。

“唉，军需官，”他的嘴唇发抖地悄声说。“我真想不到旅长是大变了！刚才那几声枪声，不晓得大门外边听见了没有！他们也许趁这一下来干掉我们的吧？是吧？”

“副官长，这倒很难说！可是我们早迟是完了，如果就这样不想办法的话！”

“可是，不晓得旅长要怎么样呀！唉唉，他该不会想到那吴刚的事情是我们弄的吧？是吧？”

赵军需官看出他那在恐怖中带了抱怨的眼色，赶快说道：

“副官长！唉，你怎么现在还在想这样的事呵！我们究竟怎么办呀！得想想法子呀！”

“是呀！法子呀！”

张副官长停了一会，又皱起眉头：

“可是，有什么法子呀！他们也许不久就要来干我们了！”

赵军需官竭力镇静住，也一半安慰自己地，安慰他道：

“我想大概今夜不会吧？如果他们要干我们，恐怕刚才就干了！”他把这话一说出，好像忽然明白了起来似的，相信这话是合理的了。他觉得稍稍安慰了一下，但立刻心又紧起来了：

——唉唉，即使今夜能过去，明天怎么办呀！以后怎么办呀！事情是只有越逼越紧起来了！逃吗？张副官长他们倒可以，他们是外省人，而且他的钱早都寄回家乡去了！可是我是本地人呀！我的放款呀！我的家呀！田地呀！恒丰祥呀！……难道他们肯放手么？旅长这么不管，那就完了！

他全身发热，又堕入恐怖的气雾里了。他咬住牙，恨不得一枪把吴参谋长打掉！他的脑子里这么一闪，忽然明亮了一下似的得到一种新的启示，他想到刺杀，全身的血便涌起来了。

——是的！恐怕只有这个办法了！只要把吴参谋长和周团长一解决，那么旅长就什么都无所顾虑了！可是这事情，恐怕也非我们替他着手进行不可！

其时，张副官长忽然说道：

“可是今夜我们已出不了大门，已成了笼中之鸟了呵！是吧？”

“据我看来，”赵军需官一下子握起拳头。“今夜能不能挨过去虽然不能定，可是老想着这些是不成的！”

“唉，要是陈团长赶来就好了！”

“没有希望了！副官长没有希望了！刘团长的队伍都受了江防军的牵制，难道他不会一样的受牵制么？唉，副官长，现在别尽希望别人，是只有靠自己想办法的时候了！”

“可是怎么办呀！”张副官长叹了一口气，紧紧把他望着。赵军需官见他已完全归向自己来了，立刻抓紧机会，把拳头举了起来，道：

“旅长这样丢下不管是不行的！你我这许多人怎么办？现在是到了他不坐轿子也非要他坐不可的时候了！”

“可是谁能够去说得上半句话呀？”

“唉，副官长！你怎么还在这样想呵！他不管，就非你我替他想办法不可了！据我看来，只要挨得到明天就好办了！”他忽然把嘴唇凑在张副官长的耳朵边，轻声地坚决地说道：

“我们只要把吴参谋长刺掉！那么旅长就非干起来不可了！”

张副官长一怔，把他望着，想：

——对，这倒也是不错的！

但随即他又说道：

“可是，旅长会怎么说？”

“唉，副官长！刚才旅长不是曾叫过你去抓他们么？”

“呃呃……那么，周团长呢？”

“那自然也一样！”

五

忽然，马弁房里陡地起了一阵骚动。有几个马弁压低嗓子在责斥着什么。赵军需官和张副官长大吃一惊，以为又是什么祸事发动了，顿时脸上变成土色，慌慌张张跑了出来。刚要跑出天井，只见陈监印官满脸惊惶的从马弁房跑了出来，急促地喊道：

“疔，有鬼有鬼！”

他两个飞似的抢到门口，只见在风雨灯光前围着一堆马弁，有几个拖住伍长发，在夺下他手上捏的手枪；伍长发则圆睁发红的恐怖的眼珠，望着空虚的角落，畏缩地一面把身子向后躲，一面嘴里糊里糊涂喊道：

“吴刚！吴刚！你！你！”

有一个马弁向他耳边轻声喝道：

“见你的鬼！哪里是吴刚！”

伍长发突地伸手向张副官长一指：

“哪，哪，是他！吓！吴刚！吴刚！你你你！不是我呵！……”

张副官长全身的汗毛都根根倒竖起来，一股冷气从脊梁直溜到两脚，他的膝盖微抖了。脑子里立刻闪电般一晃，记起了刚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跪在旅长的面前的吴刚，直怔着两眼；泪流满面的秋香喊着：“旅长呀……！我冤枉呀……！”他一怔，仿佛就觉得吴刚和秋香在自己的身边，他不由不掉头一看，站在旁边的却是赵军需官。只见赵军需官青着一张脸，向伍长发走去，举起手就：拍！拍！给了伍长发两个耳光。伍长发红了半边脸，怔了一怔，这才转了眼神呆呆地望了望，喊道一声：

“呵！军需官！”

“他回神了！”旁边一个马弁说。

接着，别的十几个马弁就七嘴八舌的向赵军需官和张副官长说起来了：

“军需官，是那样的！他从旅长房间出来，就发昏了，不晓得他在怕些什么；旅长把吴刚两个枪毙了的时候，他简直吓得发抖！进了房间就在那儿僵尸似的坐着，一会儿，口里就打胡乱说的说起来了，还忽然拔出手枪来……”

“见他妈的鬼！打过那样多的仗火，还一下子怕起鬼来了！”

张副官长想到自己是副官长，觉得是该自己管束他们的时候了，于是立刻打断他们的话，轻声喝道：

“不准吵！有什么鬼！”

他嘴里在这么说着，却仿佛看见那些马弁们的背后什么东西一晃动，他吃惊的倒退一步，定睛一看，却只是那些兵们映到壁上的影子。但他脊梁的汗毛根都透出了微汗。他赶快和赵军需官转身退出马弁房来，刚刚走到天井边，只见旁边一株树子，狰狞地叉手叉脚立在那儿，在淡淡的月光下，倒披着自己的零乱黑影，显得一片阴森的气象。忽的一个黑影子在身边一晃，他吓得一跳，一把就抓住赵军需官的手肘，其时，赵军需官也正向后退。只见那影子已走到他们的前面，一看，原来是一个马弁走向对面的一间房里去。两个又才走了起来。张副官长还畏怯地向背后看一看，又看见那阴森的树子，他又赶快把脸掉开。跨进了门槛的时候，他叹一口气道：

“唉，我们已大开杀戒了！”

赵军需官露齿惨笑了一下，勉强说道：

“这也算不了什么，难道你在打仗的时候杀死的人还少么？”

“唉，军需官，我不知怎么，心里忽然这样乱起来了！你知道，我这是不曾有过的。我自从同旅长一道拖辫子以来，追随旅长打过多少仗，从来都

走在前面。可是，不知怎么，我忽然觉得我老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好不好再实行刚才你说的那计划？……”

赵军需官忽然吃惊的站住，凝视了他的脸一会：

“副官长！你怎么又忽然翻悔起来了！你要想想，现在是已经到了不是他们死，便是我们亡的时候！”

“可是，我总觉得这事情做起来，有点……”

赵军需官几乎要愤怒起来，但他竭力镇静住：

“唉，副官长！你就忘了他们的布置么？街上在等着我们的枪口么？请你想想，这虽然是一条血路，可是回了头也一样的是绝路！”他见他不说话了，只呆望着他，他于是索性皱起眼尾梢，把他的脸认真看一看，说道：

“副官长！谁都知道你是身经百战的人物。单凭你这相法看，这两道很笔直的剑眉，就是一个可以握大兵权的‘威相’。你看你这‘印堂’正在发光，……如果把周团长一干掉！……”张副官长的脸色又渐渐和缓起来了，停了停，说：

“可是这事情，如果不先使旅长知道，大概不妥当吧？是吧？”“可是，副官长，此刻谁也没法向旅长说呀，好，你既然这么考虑也好，我们就去和太太商量一下，也一样。”

“那么。……也……好吧？”

六

一个马弁提着风雨灯跑到面前来了，两个又一怔。

“报告副官长！”马弁立正，挺胸说道。“王营长来了，在客厅里。他听说旅长正在生气，他就说只见见副官长。”

“如何？”赵军需官觉得这王营长正来得是时候，见张副官长掉过脸来看他一眼，就趁势说道：那一个“如何？”好像说：我刚才对于当前形势的估量不是很准吗？“王营长既然能通过街上到来，那么今夜是挨得过了！”

“那么，我们一道出去见他吧。”

赵军需官拿起一手来拍拍额角，闪着两眼好像在想什么似的，说道：

“我想，还是副官长一个人去见他好了。趁这时间，我去和太太商量那个话，倒妥当些。”

“好吧。”

张副官长刚转身，赵军需官却抢前一步，把嘴巴凑在他耳边，悄声说道：

“副官长，我想还是贡献你那个意见。我想你还是向王营长说，和白天说的一样，叫他在陈团长未到来之前，千万动不得。只是准备着就是了。要他等到副官长的命令。”他故意把“命令”两个字说得很铁实，同时瞟眼一看张副官长的眼睛，果然，那眼睛顿时发了光。他于是加添道：

“自然，在我的方面，只是这么想，不过是贡献的一点意见。当然，这

是副官长的职权，也许副官长另有高见，……”

张副官长点点头道：

“好，就那么就行了！就那么就行了！”

赵军需官见马弁提灯引他出去了，才向太太房里走来。一拉开软帘，只见在那昏黄的灯光里，太太坐在床沿，两肘支住膝盖，用手掌蒙着脸。陈监印官则站在旁边，嘟了嘴垂着头，显然已受过了责斥的神气。他警戒着自己，要小心，就轻脚走进来了。太太抬起红肿的两眼看了他一看，仍然又埋下去，用两手蒙着。

“太太，请不要太伤心了！我们已经处在这样的情形下，现在是应该赶快想一个办法来应付的时候了！”

太太仍然一点不动。

“太太！假使这样拖下去，万一……总之，我们倒是无所谓，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损失，可是对于旅长，对于太太，……”

“请你不要给我说吧！”太太蒙着脸的两手仍然不动，却愤愤的说起来了。“唉，我真不懂，你们在干了些什么！哼，这两天就这样一件又一件，接连不断的事情！唉，我真不懂，你们在干些什么，干些什么，干些什么！”

“唉，太太，这事情完全是吴参谋长他们的阴谋呀！”

“哼，我刚才想，我多么孤凄！我只是一个女流，随便你们播弄！刚才旅长要出去，你们只眼睁睁的看着我一个人打翻在地上，你们连拖都不去把他拖住！唉……！我已经看穿了，什么亲戚，什么自己人，都是假！到了危急的时候，都只是袖手旁观！万一旅长出去给他们‘一差二误’了，我还靠谁呢？”她又嚤嚤啜泣起来了。“我还靠谁呢？……”

“可是，太太，我们已劝了他了呀！”

“我还靠谁呢？唉，我想，我享的福，也不少了！我们何必还要和人家斗些什么呢？假使你们不去动人家，人家敢来动我们吗？呜呵……我真不知道你们在干了些什么呵……！”

赵军需官见她越说越不像话，老是扭着那么一股劲儿。他心里几乎要喝道：“他们要你死！”但他竭力镇静着，脸上显出一副惨笑的神气。停了一会儿，他又用了委婉的口气说道：

“唉，太太，我们，自然效力不周，……可是参谋长他们已经太太却不听他，一翻身就倒上床去了。

赵军需官呆呆地瞪着两眼。陈监印官却仍在旁边嘟着嘴唇。

赵军需官愤愤的想：

——这样无用的一大堆，不败，朝哪里走！

他忽然听见外边张副官长走来的脚音，就赶快跑出房来，立刻换成淡淡的的笑容。张副官长两步抢上前问道：

“怎样，太太那面？说通了吧？”

“行了行了！”赵军需官满脸认真的悄声说。“太太说，叫我们小心点

去做，要计划得周密一点，不要有一点漏洞！”

“自然自然！”

“她说，总之，叫我听副官长的商量好了！一切她都知道，等事情做了后，她自然向旅长宛转地说。她说，对于副官长的这种苦心她是忘不了的，……”

“自然自然！”张副官长感到了兴奋和感激，只连连回答，竟忘了那回答的意义了。“那么，我告诉你王营长的吧。他说，街上的警戒，大概已撤退一些了，大概还看不出什么紧张的变化来。只是他得了一个消息，说是江防军的一小部队和刘团长的部队小小的接触后，又停止了。刘团长似乎损失得不少！我们此刻去向旅长报告一下吧？是吧？”

赵军需官用手拍着额角，道：

“恐怕不大好吧，他正在这样大发雷霆之后？”他竖起耳朵向着上房。
“你听，里面静得很，恐怕他已睡着了。”

七

上房也实在静得很。除了打窗口偷偷窥着方桌脚边破碎的瓷器而外，周围全是青苍的黑暗。旅长一直坐在床沿，一动不动，淡淡的暗影渲染着他那石像似的嘴脸。他好像变成了呆木头，全身燃烧着怒火；他让它尽量燃烧着，直瞪着眼前的空虚。

月光也似乎发抖了，渐渐从桌脚偷爬上方桌，好像要逃出窗外去。

他在这样没有思想的状态中继续着，直到月光完全逃出窗外，房里变成全部黑暗的时候。

终于，他隐隐听见了唧唧嗡嗡的声音，接着额角和脸颊刺进了几支针尖，他愤怒的猛的一拍，手心就粘了几点湿滋滋的蚊子。

这才，他渐渐想起来了：

——唉，我的事是完了！竟至到了这样不可救药的地步！

他看看周围：周围全是黑暗，而那黑暗好像是无千无万稀薄的絮组成，在飘忽地飞舞，搅成一团乌烟瘴气。角落里在不断地发出蚊子的唧唧嗡嗡声，凄凉地，好像在暗暗啜泣。一股淡淡的哀愁忽然刺进他的心里来了，他感到了自己的孤独。伸手摸着胡子，胡子——然，他又想到了自己的衰老。——唉，我真就这样衰老了么？”

他对着自己的心，好像用了咬着牙的说话声责备着自己。于是又立刻愤怒了，两眼发直起来，又完全继续了无思想的状态。

好久好久，他又才摇一摇头，平静了自己。倔强的掉头望着窗外，就看见那暗灰色的天穹下的远山起伏的弧线，一看就知道那是鹅毛山，可以想见那山下的一弯粼粼泛光的溪水，水边一丛森森的树林，伸展开去则就是一大片茫苍苍的田地……

——可是现在那些田是不能再买了！像现在似的处境，终有一天是靠不住的！——这一个念头突然袭击了他，他的脑子立刻感到被赤红的烙铁烙着了一般焦灼。

——是的，钱应该赶快存到远一点的外国银行里！但重要的是钱！可惜我那许多钱刚买了枪去了！……管他妈的，趁这时间再大抓他妈的一把，就不干算了！

一想到了“不干”，突的一种愤怒，又在他的意识里顽强地抬头了。

——唉唉，你竟这么甘心被逼下台了么？！——他严厉的责备着自己。——那不是将被那些曾经被我的威名打得佩服的敌人冷笑么？！

他握起了拳头。

——吓吓，要这么逼我下台是不成的！我倒宁为玉碎！

他这一怒，全身又进入了燃烧似的状态，恨不得跳将起来，一把将什么抓住。

他咬牙瞪着黑暗；但黑暗的薄絮却越来越浓，上下四方不断闪动，不断飞舞，搅成一团可以闭塞人呼吸的昏暗。而角落里则在起着沉闷的暗泣：唧唧嗡嗡……

第十一章

—

第二天，太阳的金黄光斜照着屋顶和墙壁的时候，旅长就进了旅部。整夜不曾睡过的眼睛，发出血的红色。洋狗们绕着他面前跑走。十几个全武装的还背了大刀の弁兵们簇拥着他。刚刚走到甬道的时候，张副官长就迎上来了，端正地站在他旁边向他报告要公；他则沉了脸，瞪起一对红眼睛。

“旅长，刘团长在那一小接触后，损失了一连了！”

旅长斩钉截铁地喝道：

“管他妈的！”

“旅长，那几个商家躲起来了！我们已经调查到他们在什么地方……”

“抓来！”

旅长气冲冲的向里面走来了。远远看见余参谋站在天井边，陈监印官则在那旁边指手划脚的在说什么。

——这“吴派”的余参谋！

这一个念头进入他的脑里，他立刻非常愤怒了。一走到天井边，见他两个慌张地向他垂手立正，他就怒瞪了余参谋一眼，伸手指着陈监印官咆哮起来，同时还顿了一脚：

“你在这里干什么！不去办公，在这里同人家讲什么东西！进去！”

陈监印官吓得脸发白，赶快转身，就进去了。

余参谋的全身汗毛都倒竖起来，捏了一把汗，低了头，等着就要轮到自己身上来的咆哮。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只见旅长把两眼一楞，轻蔑地转过头去，带着一群弁兵就向里面轰隆隆走进去了。他感到非常不安起来，心里像塞满乱麻般，起着惶恐。就在这一刹那，看见张副官长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禁不住惨笑了一下。但张副官长轻蔑地把头一转，走开去了。接着就听见旅长在远远的里面咆哮骂人的声音。他的脊梁都沁出微汗，轻脚地，几乎是点着脚尖地向自己的房门走来，可是他忽见那门帘缝里边，李参谋正在他（余参谋）的办公桌抽屉里慌慌张张抽出一张什么，跑到他（李参谋）自己的床上揭起席子一角压在下面。他不由得一怔的站了一会。他踏进门槛的时候，只见李参谋红着脸望了他一望，就躲开脸去，并且立刻站起，走出去了。他赶忙拉开抽屉，取出卷宗，翻检着分给自己待办的公文，却少了很重要的一件。他想，这是旅长今天就要要的！如果遗失，一认真起来是可以杀头的！他的心卜卜地跳起来了。慌忙跑去揭开席子，那一份红格纸的公文竟赫然地躺在那床上。他把它取回卷宗的时候，忽然非常害怕起来了：

——哼，这东西简直要杀掉我！

他坐下去，拿两手捧着头。各种可怕的混乱思潮又在他脑里不断涌现出来了：吴参谋长，周团长，李参谋他们的眼睛，和旅长，张副官长、赵军需

官他们的眼睛，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拥挤着不断地出现，每双眼睛都对他射出轻蔑的光芒，那光芒里还隐藏着敌意！……

——唉唉，好可怕呀！在旅长们的眼里，我成了吴参谋长派；在吴参谋长们的眼里，我竟又成了赵军需官派！我就在这样的中间，竟成了他们挤轧的牺牲，唉唉，这是多么可怕的牺牲呵！……

外边天井里一片黄光，反映在窗玻璃上。他于是想起了在那太阳照着的这广阔的大地。

——唉，大地这样广阔，竟至没有容我插脚的余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在此刻看来，庄子的这些都不过是空话！

他在桌上一拍，几乎要大声叫出：

“唉，我怎么办呀！”

他焦灼地皱着眉头站了起来，但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站起来，立刻又坐下去。但随即他又站起来了，走到自己床边，躺了上去。但又觉得全身不舒服，又一翻爬起，在地上踱了起来。他的心绪慌乱得很。

忽然，他站住了。抬头望着那窗外天井上一角带忧郁味的蓝天，往常曾经起过的憧憬又在他脑子里一闪出来了：

——那蓝天下的远极，也有山，也有水的彼方呵！……也许该有我托脚的地方吧？……

他的胸脯仿佛有火燃烧了起来，起了鼓动，一种在往常还模糊的带有诗意的词句，好像就要从胸里流了出来。他紧张了两眼望着蓝天，那词句竟也明确地流出来了：

“我无所归栖，
我只有飘泊，
飘泊呵，飘泊呵，
那海阔天空的远极……”

——唉，“飘泊”，不也是人干的么？即使去孤独地对了那远极的海空，不也胜似此地的提心吊胆，卑躬屈节，污浊的人生？！……

他记起那曾经和自己作过朋友，在这城外的江边，一同踏了暮霭散过步的元亨久家大儿子李志华来。当旅长那次夺回此地，把他父亲打了一顿的时候，他忽然愤愤的抛了他快要毕业的中学，跑向外边飘泊去了。据他弟弟李志明说，他没有钱的时候，曾在上海作了一次苦工，后来飘泊到了广东，进了革命军的军事学校。来信上曾经这么写道：

“……我背着枪远望着我那片黑暗的家乡呵！我诅咒你……”

他仿佛就看见了在那远天下的草场上，一个年青的带了神秘意味的军人，背了枪挺直的站住，还拿“诅咒的”的眼睛望着那远远的家乡，而那家乡的所在，则就是一片黑棉絮似的云雾。他觉得这实在是多么美丽的图画，而又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壮观。

但他由李志华所望着的“家乡”，连想到自己的家乡，又皱起眉头了。

他想起那在家里，那满额皱纹，两眼深陷的父亲，和那矮小的腮巴子打皱的母亲。当那年因了一个亲戚把自己荐到此地来作差遣，要离开家门的时候，父亲那深陷的两眼曾含了泪水，一手抓住他的肩头说道：

“小余，你这一去，要好好给长官效劳呵！什么都要忍耐。做得一官半职回来，也给你爸爸争这一口气！你要时时想到你爸爸在从前为你的读书，到处去张罗，受了人家的多少恶气！……”

到了因为长久的忍耐升到上尉参谋的时候，父亲的来信上曾高兴的说，母亲是如何欢喜得常常一个人坐着独笑，从前看不起他们的亲戚也送礼物来了。……

他的两眼感到了无限的怅惘。但同时又觉得这样的“忍耐”，在自己的肩上，好像一盘大磨石般，令人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是一个多么重的负担呵！

他心里觉得非常的沉重，觉得这负担，他实在忍受不住了。他想：

——像李志华是多么舒服！有父亲在开生意，而且还有一个弟弟，一发声飘泊，就漂泊去了！而且他还读了中学的！可是，像自己穷到连中学都读不起，一无所有，又一无所长的人，怎样去法，去了又怎么办？唉唉，即使真的到了不得已时，就算咬住牙去做苦工吧？……

他把自己的一双精瘦的手拿起来看看，就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他感到前途又像雾海一般的渺茫，而且虚无，……

二

忽然，窗外边一阵脚步乱响，他又大吃一惊，竖起耳朵，只听见一群勤务兵在气喘的向副官处跑，之后，就听见一阵嘈杂的说话的声音。

“报告副官长，那鼎泰同元亨久都抓来了！”

“那他们关起来！”张副官长严厉的声音。

“已经关到卫兵室了！副官长！”

“去把大堂立刻准备好！叫派一排兵站堂，旅长马上就要来问案！”

“传令兵！副官长叫你马上去叫连上派一排兵站堂，快！”

接着，又是一阵脚步乱响，又是一个气喘的声音：

“报告副官长！那宋保罗也抓来了！一抓住他的时候，他就慌张的说，他就是要来见旅长的，要来报告乡下人反对烟苗捐的事情的。他说他正骗了两个佃户在他家里。他请我们放了他，把那两个交给我们。可是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我们通通都带来了！”

“还有两个乡下人？”

“是的，两个乡下人，副官长！那老的一个叫阿发，他儿子叫老大。一抓他们的时候，那老的吓得直发抖，跪在地上，直哭，他说，‘大老爷，冤枉呀！’他儿子也吓得发抖，人刚一转眼，他就向着后门飞跑，几个弟兄赶

去抓住他，他还很凶的一奔，奔脱了又跑了，有一个弟兄向他开了一枪，打着了他的腿，他还跑了几步，可是终于把他抓住了！副官长！”

“勤务兵！”张副官长粗大的喊声。“拿几条铁链子出去，通通把他们锁起来！”接着，他还喃喃了一句：“哼，看你们这些东西还敢造反！”

一阵洗哩哗啦的金属声，铁链子响着出去了。接着就听见人们跑进跑出，忙乱了起来。

余参谋的心又卜腾腾直跳起来，着急地想：

——唉，元亨久又抓来了！他家李志明不晓得怎样呵！

忽然，一个马弁大喊了一声：

“旅长下来啦！”

只听见那群洋狗汪汪地直叫着跑了出去。接着，地板轰隆轰隆响了起来。打门帘缝望出去，只见那十几个武装兵簇拥着满脸怒气的旅长在门外经过，向外面走去。他立刻想象着那大堂上的光景：旅长威武的坐在公案上，案两旁八字形地站着持枪的三十个兵，雪亮的刺刀在枪头闪烁，那些带了铁链的犯人，连元亨久一起，就跪在阶下……这一种森严的景象，使他全身紧了一下。

一会儿，就听见旅长粗暴的咆哮声，传了进来，在咆哮声里，非常清楚地响着“惊堂木”敲拍着公案的声音。接着，……的响起来了，是柴棍打屁股的声音，随着那声音，一个像被拖进杀房的猪一般，嘶声哭叫起来；

“旅长呀……！我们不敢呀……！哎呀哎呀……！”

那声音，尖锐，颤抖，冲破空气，震荡了全房子的角落，余参谋感到一种阴惨，汗毛都根根倒竖。

忽然，有两个人，一面说着，一面向窗外的天井走来了：

“……那鼎泰家说他还债以外，他愿意出多少钱？”

“哪，这样多。”“那么，军需官，我们就去给旅长说了吧，是吧？”

“我想不忙，副官长。等他家里人再来求我们添一点再说，……”

旅长咆哮的吼声，“惊堂木”的敲声更响了，那打屁股的声音也更响，但哭叫声却渐渐嘶哑，渐渐微弱下去了，但接着，却又一个新的哭叫声突的传了进来。这前后两个声音比较起来，先一个像猪叫，这一个却像狼嚎。声音越嚎越大，像一把锋利的直刺人心窝的尖刀……

余参谋的呼吸都好像停了似的，每根神经都紧张的绷了起来。忽然，门帘缝那儿什么东西一晃，他吃惊的掉头一看，是李参谋，可是一下子又不见了。他发怔的看着门帘好一会。

——唉，这李参谋这两天老在我面前鬼鬼祟祟，他简直要害掉我！

他听着外边旅长的打人的威风，想到自己的危险，就深深的倒抽一口冷气。

——唉！这样的地方，我还住得下去么？！

立刻，他又回到他刚才正在想着，忽然一下子被打断了的问题上来了。

他责备着自己：

——你就这么懦弱么？你就这么因循么？你就这么无能么？你还留恋些什么呢，在别人这样阴险的窥伺下？唉唉，在前面，虽然是漫漫的长途，也许你将只得到虚无，可是究竟得到的是虚无，不也胜过了这含垢忍辱的偷生！……

他一下子捏紧拳头，牙关咬紧，好像感到了自己将要咬嚼着那远极的，虽然苦，但却带了诱惑性的蜜味的酸辛。他非常感动了，眼眶边起了湿润，一摸，竟粘了一手指的泪水。他更感动了，鼻翼鼓胀着，索性让眼角的泪水滚了下来。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没有这样大胆飞跃的想象过。只觉得往常是多么卑劣，软弱与无聊！而现在则是明朗而清新的灵魂展布在自己的面前。他于是横了蔑视一切的眼睛，坚决的想道：

——是的，我得赶快辞职！离开！

三

一阵急促的脚音又响到外面的天井边了，只听见一个说道：“报告副官长！旅长叫拿一只洋油桶来，给那个家伙上火背兜！……”

“现在上刑的是哪一个？”张副官长的声音。“就是那叫做什么老大的，这家伙打了他，他死不肯招，吓，好别扭的家伙！”

“来拿去！”

于是，一个洋油桶乒乒乓乓响起来了。

“还要点铁丝！”

“炭呢？”

“炭到后面拿去！”

“走！去烧他妈一盆红火来！”

一会儿，一群录事慌忙的从里边走出来了，一面七嘴八舌的议论着——

“这火背兜我还没有看见过。”

“吓，你连这都不懂么？这在古时候，就叫做‘炮烙’呀！”门帘一响，一个录事伸进光头来喊道：

“余参谋！你不去看么？上火背兜呢！”

余参谋呆呆地看他一眼，就摇摇头。那录事也很匆忙，放下帘子就跟了那一群出去了。

接着，就看见几个勤务兵抬了一盆炭火，说着话，打门帘外经过，他的心忽然一动，不由自主地，立刻锁了公文抽屉，跟着跑了出来。到了大堂背后，只见那儿围了一群同事，沈军医官和李参谋也都挤在里边，张着嘴巴，满脸紧张的向外看；有一个矮子还特别点起脚尖，把颈子长伸起来。他走近人堆，打头缝中望出去，就看见在咆哮的旅长坐着的长公案外，两排卫兵森然直立，闪亮着密密层层刺刀的尖；和他刚才的想象完全一样。那下面阶沿

边一字儿跪着五个人，一看就认出那左边的头一个就是元亨久的老板，右边的头两个是鼎泰和宋保罗，都在啼哭着，一面侧目看着跪在当中的，在一个啼哭的老农民旁边的，一个年青强壮的农民；几个兵正在七手八脚的剥下那年青农民的土布衣，裸露出黑红宽厚的上体，两个兵绷直他的两手，别的兵就把洋油桶给他绑贴在背上；他脸上变成土色，口里嘶哑地哭喊着：

“大人呀！我不晓得呀……！”

“快招！”旅长拿起“惊堂木”在公案上乱拍。

“大人呀！我没有呀……！”

“烧起来！”

一盆红火放在他面前了，火焰尖熊熊地乱跳，张着它那吃人的嘴巴。一个兵铲了一铲红炭就向他背上的洋油桶倒进去，接着，二铲，三铲，……只见那农民哇的一声大喊起来了，身子向前乱躲，挣扎，可是两手却被紧绷着。在一阵焦臭味儿扬溢出来，夹着皮肉的吱吱声，那农民已哭不出来了，把变成乌白的嘴唇咬紧，脸就成了死灰色，……

余参谋两手把脸一蒙，就转身，疯狂般地向里面跑来了。到了自己的房间，发痴地坐在自己的床沿上，泪水沿着他的手指流了下来。

四

到了听见人们轰隆轰隆进来——大概退了堂了——各归自己房间的时候，他的一个勤务兵悄悄跑到他身边，说道：

“参谋官，元亨久家二少爷在营门对面，在那儿哭，他看见了我，他就请我来请参谋官。”

余参谋发呆地把他望一望，立刻站起来。但随即他又踌躇起来了：

——我好不好去呢？在旅长刚刚打了他父亲之后，而我却跑去和他会面，是不是会犯嫌疑？假使李参谋趁这时机弄我一下，我怎么办呢？

他感到了非常大的苦恼，头脑都胀了起来。

“参谋官，他先前在营门口的时候，卫兵拿枪把他赶开，他就只哭，哭得眼睛都红了！”

他又仿佛看见那二十岁光景的年青的李志明，那悲痛的一张满是泪水的脸，他心里又觉得难受起来，感到一种石头压住似的沉重。他觉得：当朋友正在受难的时候，自己还这么多的顾虑，还能是一个人么？他于是咬牙下了决心，喃喃道：

“管他妈的！去看他吧！”

他看看抽屉，是锁得好好的，就鼓起勇气一直跑出来了。刚出营门，就看见街两旁店家的柜台外边站了无数在呆看着旅部的市民。李志明的身上穿着青布学生装，和几个同学站在斜对面的一家店外的阶沿上，正拿着手巾在擦着他那白净面皮的圆脸上的眼睛。余参谋一气跑过去；李志明一把就抓住

他的手喊道：

“呵，参谋官！”眉梢上就带着凄惨的神色。

“你受惊了！”

“参谋官！我父亲不晓得怎样了！唉，我怎么看得见他呵！”他一说，眼眶里又进出泪水来了。“我们今天学校正没有课，我家学徒跑去喊我，说我父亲抓来了！我马上赶回家去一次，马上又赶了来，跑到营门口，可是那几个卫兵却拿枪指着，要打我，不准我进去。唉，参谋官，我那时真想，算了！就这么闭住眼睛给你们杀死算了！可是，恰巧这几个同学从学校里赶来看我，拚命把我拖过来了！唉，参谋官，我父亲这回可完了！……”

“志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他们两个把那几个同学留在那里，于是走了起来，刚刚拐弯进一个巷口的时候，李志明又张着一双泪水模糊的眼睛，掉过脸来说道：

“唉，参谋官，我们怎么办呀！我刚才跑回家的时候，我们全家都乱了，我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的，撞着壁头。说是我父亲没有了！唉，参谋官，我真痛苦，我真恨，我真叫也叫不出来，……”他说着，一面握起了拳头。

余参谋提醒他说：

“当心，面前一滩水！”

他只是无意识的看了看，很快又掉过头来说道：

“唉，我们真是弄到家破人亡了！我哥哥早已跑到广东去了，现在就剩下我们两母子，唉，我们怎么办呀！我想算了，死了算了！我真想撞到那卫兵的枪上去！”

余参谋一把拉住他：

“你踩在水里去了！”

李志明的两脚都在水洼里，但他没有看，只是踏着水走，仍然继续不断的兴奋的说下去：

“唉，参谋官！我父亲不晓得打得怎样了！他那样的年纪，怎么还再挨得起那样的柴棍呵！”他说着，就拿起手巾擦着眼睛，又抽搐着肩头哭起来了。

余参谋的心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而且觉得人家那么悲愤的忘了一切在向自己说诉，而自己还光只担心人家的鞋子！他又感到了一种惭愧，耳根微微发红，蔓延到脸上来。他拍着他的肩头道：

“老弟，不要太伤心了！”但他又觉得除此以外也无话可说。

“参谋官，”李志明忽然站住。“我现在拜托你帮忙看看我父亲吧！看看他打得怎样了！”

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余参谋看着他，张开口沉吟起来了。

——当旅长正在大发雷霆之后，是不是好去看他所打的人？而况自己也同样的随时有被打可能的人物！……

李志明见他不说话，脸上就现出了一点失望的神色，但喊道：

“参谋官！唉，……”

余参谋又觉得非常痛苦起来了：

——也许他鄙视我了！他在这样危急患难中来求我，而我还只念念着自己的安全，这还算得够朋友么？还算得一个人么？……可是，也难呀！我怎么好去呢？……

当他听见他又喊了一声：“参谋官！”的时候，他就痛苦的痉挛了脸，抓住他的肩头道：

“老弟，请你不必喊我参谋官吧！我也是要离开此地的人了！你的事情……”

“怎么，你要走了么？”李志明完全吃惊了，失望的脸色非常明显了起来。

余参谋的心里慌乱了，于是又赶快改口道：

“老弟，你放心！我虽然要走，你的父亲我一定要去帮你看的，你就不托我，我也应该……管他妈的，反正一走完事！”他这么滑口说出，倒觉得心里豁然开朗起来了。

李志明立刻又兴奋起来，闪着泪水的眼瞳示以感激的光，抱歉而又认真的问道：

“参谋官！怎么你为这事就要离开么？”

“唉，一言难尽！总之这样的地方我是过不下去了！不过，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好了！”

李志明马上拉住他的手，从袋子里拿出一纸包银元来塞进他的手去：

“参谋官，这个……里边要买上告下的用钱，请参谋官带去吧！”

余参谋一下子张开嘴巴看着他，脑子里忽然这么一闪：

——这是钱！也许倒可以帮助我的路费吧？——但立刻他又责备自己。你还有人气么？贪人家这样的钱！

他马上把纸包塞还李志明手上，带了责备的口气说道：

“老弟，你这算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看我还是‘这样的’人么？算了吧，里边也用不着‘买上告下’！”

李志明非常感动了，一手接了纸包，一手拖住他的手，眼眶里又涌出来了泪水。他觉得余参谋竟是这样的义气。

余参谋说道：

“好，我去吧！”

他快走出巷口的时候，忽然听见李志明在耳边说道：

“唉，参谋官！我真痛苦呵！我真恨不得有一支手枪——”

余参谋吃惊的站住，把他望着，端详他的脸色：

“怎么？你竟想要自杀么？”

“不，不是！唉，我想呀！我把这条命去拚了算了！”

余参谋立刻伸手拍拍他的肩头，道：

“老弟！别这样瞎想吧！你还年青，还有远大事业在你前面！不要单凭一时的气性，凡事要看清楚些！”

五

他走出巷来，心里感到一种酸涩的痛苦，但也感到一种酸涩的愉悦。他觉得此刻虽然要为李志明冒着很大的危险去看他的父亲，但同时又觉得自己今天真正做一个人了。他向自己大大的下了一个决心道：

“是的！我一定把这责任负起来！”

他走到营门里边的卫兵室外，却看见门边守着几个持枪的兵，而在大天井后面的公堂一带有几个马弁的影子在那儿晃动，他又迟疑起来了：

——那些马弁会不会看见我？我好不好冒险进卫兵室去？

就在这当儿，那些马弁的影子却一晃就不见了，他抓紧机会，再下了决心，硬着头皮踏进卫兵室来。一看见那满目凄凉的情形，他全身都打了一个寒噤，只见满是灰尘的地上，横横直直的爬伏着五个人在呻吟。一眼就认识的三个是：元亨久，鼎泰，宋保罗；另两个不认识的是：一个老农民，一个年青的农民。大概大腿和屁股都打烂了，不能坐，也不能躺，只能爬伏着，此起彼落地呻吟着，把整个阴暗而狭小的房间形成了非常阴惨的气象。最触目的，是那个满脸死灰色，咬牙呻吟着的年青农民，他那赤裸着的背上的皮肤全变成锅粑似的焦黑，也锅粑似的破烂，像烧烤坏了的猪皮，裂开几条缝，绽出变紫了的血迹，在那焦黑的边缘，则红肿起来，光亮地非常可怕地突起。那老农民则爬伏在他的旁边呜呜啜泣，下巴下的胡须扫着地面。余参谋赶快把眼睛躲开去，心里感到非常的难受和怜悯，隐隐这么感到：

——他们也是人呀！唉，好悲惨的世界！

他的眼光和元亨久的泪眼碰着的时候，只见元亨久把头翘起，呆呆望了他一会，才摇摇头，深沉地叹了一口气，道：

“唉……！参谋官！”

那好像是一个深埋在土地里，一下子从一个裂缝泄漏出来的叹息，颤抖，低沉，而又非常沉痛，哀伤。余参谋的眼眶忍不住起了潮润，一时说不出话来。

接着，又来了第二声的叹息：

“唉……！参谋官！”

“李先生！”他竭力压抑住自己的情感，轻声地说道。“你的少爷我已看见了！”

元亨久轻轻摇一摇头，胡须也跟着抖动。

“唉……！参谋官！”他又哽咽住，说不出话来了。

“李先生！你不必太伤心吧！”

元亨久伸手摸着自己的屁股边：

“我……这儿打烂了！”

余参谋皱起眉头，真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才好。呆了一会儿，又才说道：

“你好好将息着吧！”

“唉，我这回是完了！”说着，就呜呜的哭了起来；同时很吃力地一手撑住地，一手抹着眼睛。

余参谋皱起眉头看着他，竭力搜寻着安慰他的话，终于，他好不容易才搜到一句：

“你不要这样想吧！”但除此以外，也无别话可说。于是仿佛觉得为要弥补这缺憾，就该索性蹲下去，扶住他那一手在地上撑得很吃力的身体。但他又觉得卫兵在门口边看着，是很不妥当的。他就只得痛苦地痉挛着脸看着。

元亨久又叹一口气说起来了：

“参谋官！我请你……”他忽然咬紧牙关。“唉，好痛呵！啧啧啧啧……我请你，参谋官，叫他们，想法，弄钱来……买我这条命……回去……”

“你放心，李先生！我一定去说得到的！”余参谋一说完，实在忍耐不住了，把脸掉了开去，但视线却又碰着了那焦黑锅粑似的背皮，他更感到非常的难受，喉痒痒的，仿佛要呕出什么来，他又只得把脸掉了回来。他不知道就这么走开的好，还是不忙走的好。

就在这里时候，营门口的卫兵忽然骚扰起来了，好像在和谁吵架似的。他吓了一跳，想到自己不能在这久留，便慌忙的头也不回的跑了出去。

第十二章

—

余参谋刚刚一出卫兵室，就看见营门口嚷成一片。十来个卫兵正拿着上了刺刀的枪枝横七竖八地挡住一个气冲冲的外国人。他仔细一看，又是柯牧师。

——那么，他又是来给宋保罗要情的了！——他的脑子里这么很快的一闪。

柯牧师怒瞪了绿眼瞳，嘴里叽哩咕噜地嚷着些什么外国话，伸出两只大手就推面前的卫兵；卫兵们也不让，大声喊道：

“旅长的命令！什么人都不放进去！”

柯牧师又叽哩咕噜的咆哮起来了，伸手就给一个卫兵一耳光，的一声响亮，于是那十来个卫兵全都愤怒了，一拥的抓住他的两手。街上拥挤着看的人们渐渐挤近来。柯牧师更愤怒了，跳着双脚乱闹起来。卫兵长慌忙向里边跑来，在副官处门口站住，喊道：

“报告副官长！那外国人又跑来了！我们奉了旅长的命令，随便什么人都都不准放进来！可是他把一个弟兄打了！看怎么办，请副官长的示！”

张副官长立刻大怒，但心里却惶惑地想：

——吓！这家伙又来了！

他慌忙跑到旅长室来，请旅长的示。旅长红着两眼，一下子从躺椅上跳了起来，用手在空中一劈，咆哮道：

“不管他妈的什么外国人！给我赶出去！去说，旅长什么人也不见。我倒不相信他什么东西！”

张副官长退出来，向卫兵长命令道：

“赶他出去。”

卫兵长脚跟一碰，就向后转，跑出来了。只见营门口正在闹成一团。柯牧师伸着两手推着，掀着，咆哮着，拼命要冲进来。卫兵们仍然横七竖八的拿枪把他拦住。卫兵长上前喝道：

“旅长不见！把他赶出去！”

柯牧师暴怒的看了他们一眼，又挥起手，在一个卫兵的脸上的一耳光，就气冲冲的转身，向着街心挤着看的群众堆里冲来了。挤得密密层层的人群来不及让开，人们的头波浪似的涌动，他一拳就打在一个戴瓜帽的脸上；一脚又踢在一个短衣人的腿上；一个穿学生装的向旁边一闪，却就碰了他的脚，他使用皮鞋尖向他胯裆一踢，那学生哎哟一声，立刻脸色发白，两手捧着下部就一蹲，倒在地上。群众立刻大哗了，有的赶快向旁边躲，有的却长伸了胀红的颈子围着他喊：

“妈的，打死人了！”

群众混乱起来了。只见柯牧师像一头野兽，横冲直闯，冲开了拦阻他的人堆就昂昂然走去了。群众立刻向那倒下去的学生围了拢来。只见他躺在地上，嘴唇乌白，在微微喘气。人们把头伸向他，七嘴八舌说着叫着。李志明同另一个同学挤了进来，蹲下去抱起他，可是他只痛苦的瞪着两眼把他们望着。于是旁边几个人蹲下去了，帮助他们抬了起来。有的在旁边愤慨的说道：

“妈的！给他抬到他妈的教堂去！要他赔命！”

有的却喊道：

“什么！赔命就算了么！妈的，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人了么！”

“要他赔！”

“要他抵命！”

李志明脸红筋胀的喊声：

“走！”

于是几个人马上就抬着走起来了。一大堆满脸悲愤的群众，赶快向两边分开，让出一条巷子，眼睁睁望着他们抬人出巷口了，群众立刻汇合起来，簇拥在后面，向着教堂走去。

二

沈军医官向着教堂走来，远远就望见那高耸着十字架的圆屋顶教堂的长砖墙外，密密层层的拥挤着成千的群众，只见那黑压压的数不清的头顶，在波浪似的动荡，也波浪似的起着喧哗，人声的嘈杂，简直听不清谁说了些什么。有一个穿学生装的在拿拳头用力敲那关住的门，砰砰的发出乱响，口里在大声的叫骂。旁边有几个戴瓜皮帽和穿短衣的也冲着门，拿拳头敲起来了。

沈军医官就站在那可以看得清楚又无危险的斜对面的柜台边，伸起颈子紧紧望着。他背后的掌柜，学徒们，和旁边站着的十几个人正在议论着：

“这外国人太混蛋了！动不动就踢人！”

“哼，说是他们在他们教会学堂里打学生才厉害呢！抓住了学生的头就这么在柱头上碰的！”

“唉，刚才那学生不晓得死了没有！”

“死了！”

“哪里！只是昏死了一下！”

“可是死不死都一样！说是踢在卵袋上，不死也是一辈子的残疾！”

“真是！妈的，这种外国人也要给他点教训才好！有人还说他们传教是诱拐女人，上了麻药强奸呢！”

对面的群众骚动起来了。只见那墙里的大门一开，就出现一个马脸的汉子，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沈军医官一眼就认得是柯牧师的西崽。只见那西崽手一挥，向着群众喊道：

“牧师叫你们走开！不要在这里闹！”

“叫他出来！”群众里吼出一个愤怒的尖锐的声音。

“叫你们走！”西崽又把手一挥。“不然，牧师要拿枪出来了！”

“打这洋奴！”

群众立刻波动了。站在门边的几个抓住那西崽，无数拳头向他雨点似的打了起来。整个群众形成一个高潮，旁边的在浪似的掀起，门口那儿则起着潮头，拳头像泡沫似的飞溅。那西崽大声哭叫起来了。只见他挣扎，乱蹦乱跳。忽然，几个外国人在门口出现了，走在前面的就是柯牧师，他手举一根木棍，向群众头上乱打起来；他背后跳出的几个，也挥着木棍。群众立刻大乱了，有的大叫，有的哭喊，有的抱头，有的躲闪，整个浪潮全往两边分开。有一个光头挨了一棍，立刻昏倒地上。群众离开他就跑远去。柯牧师们这才歇手，倒拖木棍回进门里，一声关了大门。群众立刻又围了拢来，有的叫骂，有的啼哭，形成了一团混乱的怒吼，围着那躺在地上昏了过去的人。有人喊：

“妈的！大家给他妈的打进门去！”

沈军医官觉得自己不好在此地久站，恐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事变发生，假使柯牧师他们认真乱开起枪来，误中了流弹是不合算的。

——“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他想。——而且重要的，我是来打听他们对付旅长的消息的，赶快进去要紧！……

他于是离开柜台，下了阶沿，一手拿手巾蒙着鼻尖，一手推着向他不断挤来的群众的背，转向后街的边门，走了进去。

三

隔了一个钟头的光景，他打边门出来，经过大门外时，见群众已渐渐散去，可是街上的情形又与先前不同，好像特别紧张，愤慨，整个城市都形成一个大的激动。街两旁每家店铺的柜台前都拥挤着一大堆人，纷纷的高声议论着，街心乱懂懂的走着行人。只见前面走来五个汉子，有一个用拳头在自己掌心一打，说道：

“妈的！要打就打好了！怕他什么鸡巴！”

旁边一个也满嘴溅着唾沫星子，道：

“什么东西！我就不相信！他们还说要开兵舰来呢！妈的！”

那五个人在他肩旁一闪就走过去了。对面又走来三个，也在愤慨的议论着。他走到恒丰祥杂货店的时候，只见站在柜台里的恒丰祥胖老板一手抱着水烟袋，一手拿着燃的纸煤在空中绕动，向他面前围着的几个商人谈讲着。

——这恒丰祥在议论些什么？我倒应该听听，给参谋长多供给一些消息去！

他想着，于是站在恒丰祥旁边一家的柜台外边，悄悄的向那边竖起耳朵，

只听见恒丰祥老板说道：

“哼，这场乱子恐怕早就要闹起来的了，不等今天！你们不晓得么，上半年为了铜厂沟矿山的事情，地方上大家一告的时候，他们就想藉此找错头，闹起来，他们就好轻轻的把矿山拿去了！”

“是呀是呀！那回听说那柯牧师到处打听谁起的头，他要给他生事呢！这回可给他弄起来了！他们刚才打了人的时候，还传出话来说，他们要开兵舰来轰了全城！”

“可是不见得我们旅长会怕他的！”恒丰祥老板的声音。

接着几个人都你一嘴我一舌的说起来了：“自然旅长是不怕的！可是什开兵舰来，不过是吓吓人的！”

“什么？吓吓人么？他们外国人是很霸道的，他说怎样就会怎样！像我们这城外这条江，大兵舰开不来，小兵舰可开得来的！前年有一个地方的城不是因为闹出乱子，他们就开了兵舰去轰么？”

“那不是糟糕么？”

“有什么糟糕，给他抵住就是了！”

“是的！那一次不是全国都闹起来了么？那些学生子说，只要大家一条心！”

“真是！我们中国人也给他们外国人欺压得够了！”

沈军医官忽然看见恒丰祥老板从那堆头丛中抬头望着他，他就只得走开了。

忽然，前面一大队府立中学堂的学生黑压压的从那头走来，队伍前头是一个头包白布的学生，布上还粘着血迹，显然是刚才被打了的。全体形成一字长蛇，每个的脸都紧绷绷的，非常严肃而又非常紧张。渐渐近了的时候，就看见那些学生个个都鼓起愤怒的眼睛，满嘴白沫地议论着：

“妈的！只要我们全国拿出力量来！随他什么外国人都怕！”

“哼，我们中国人真是成了他们任意打杀的奴隶么？”

“我们跟他拚！只消我们中国四万万的同胞一齐起来，难道拚不过他们么？”

“赶他妈的出中国去！”

沈军医官看见队伍旁边有几个行人在说着：

“他们是到县衙门去请愿的，走，我们去看去！”

“可怜，你看那个学生的头打成了那样！”

沈军医官想：

——吓，我倒以为他们又是到教堂去的！

但一面却感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想不到自己竟是这场大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他仿佛感到了一种优越，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惶惑，对于前途的发展不知会要怎样。

那一队学生渐渐走完，尾巴上的几个，愤激地捏起拳头一晃就也过去了。

他于是穿过乱纷纷的行人，就向吴参谋长公馆走来。刚刚踏进大门的时候，只见旁边门房里几个武装兵一晃，有一个还伸出戴了军帽的头来看了一下，立刻又缩回去。他想：

——这些暗设的兵刚才还没有的，那么参谋长已经在准备保护他自己了！……是不是旅长那方面有了什么风吹草动了？……

他顿时又感到一种新的紧张和异样的惶恐，赶快向书房走来。只见吴参谋长独自一人坐在一张书桌前，一手支着头，面前摊开着一本书，但眼睛却没有盯在书上，而在凝视着他面前的纸窗在一一 一的思索什么，还把眉头皱着。他把门帘一掀时，吴参谋长就立刻转成平常的脸色掉过来了。他便拿手中在鼻尖一蒙，急急说道：

“参谋长！今天的事情闹大了，我刚才从参谋长这里跑往教堂去，原来那些人都聚集在那里了，把教堂紧紧包围着，和柯牧师打起来了！打伤了几个人！后来我跑进去一打听，说是他们几个外国人开了一个会议，马上打电到他们领事馆，要马上向司令官抗议，还说要开兵舰来！看他们的情形，的确是藉这机会把事件扩大起来，我偷听了一阵恒丰祥的话，他也说这是柯牧师他们早有了这计划的，就为那铜厂沟的事情……”他望了吴参谋长一下，见他只是铁紧的把嘴唇闭成一线，不说话，两眼炯炯的把他望着。他又接着说下去。嚙嚙苏苏的说起他还看见街上怎样的紧张，人们怎么的议论，和学生请愿的事件，……

吴参谋长听到末尾，截住他的话，问道：

“你听见他们的抗议里要提些什么条件？”

“不晓得，参谋长！”

吴参谋长于是站起，一手搭在背后，一手拈扯着八字胡须尖，在地上踱起来了。

——这也好！——他渐渐感到紧张地想。——事情是越逼越有利起来了！只要他们一抗议，旅长就完蛋！想不到这事件倒进一步促成了我的事业！现在是轻而易举了！……

——可是，司令官对我怎样呢？

他想到这，忽然站住，拈扯着胡须的手指都停在颊边不动，两眼却更加闪出深思的光。

——好，也给他吃点苦头看看！我看你还信不信任我，好的，要他们开兵舰来才好，一面可以截断旅长要调回来的部队，一面他也就完蛋得快了！

他兴奋了起来，转过脸来问道：

“旅长新买的枪不是今天已到了么？”

“呵呵！”沈军医官在呆看着吴参谋长的当儿，猝不及防的见他一问，自己便一惊，赶快又拿手巾在鼻尖“呼”了一声，说道。“参谋长，是的。刚才我从这里一出去的时候碰着魏副官，他大略说王营长已接了枪，开始编制起来了！”

这好像重重的一拳，向吴参谋长的心窝打来。但他并不吃惊，只冷静的闭了眼。

——吓，旅长竟不放手地把补充团编制起来了！那么事情是还相当棘手的！——他想。——不过，也没多大要紧，目前重要的是：只要把那事件矿大起来，那么他就只有束手无策了！而司令官方面也非来请教我不可！……

“你刚才不是说，他们的那矿山的事情？”

“是的，参谋长！”

“好吧！”吴参谋长缓缓地伸出一手来，拍在沈军医官的肩上。“好，请再劳你一趟吧。请你去给柯牧师说，矿山的事情，我一定给他帮忙。可是他得帮我订一批枪支准备在那儿，看他有什么意见。至于怎样付款的办法，你和他切实磋商一下。”

“好好！”沈军医官高兴的连连点头说。

“还有，目前重要的是，你还要先探明他们这回的抗议中提的是些什么条件，我自有办法。”

吴参谋长见他兴奋的答一声“是”跑出去了，于是又在地上踱了起来。他想起今天这所发生的一切，好像全是为他个人发动起来的雷雨，给他清除满是泥泞的前途的准备；他感到这前途已仿佛看得分明，雷雨过后当是为他展开一个很好的晴天。但这景象，在他脑子里只一闪就消逝了，他不爱只是作这一类美丽的幻想，宁愿切实的回到实际问题上来。他又用力拮扯着胡须尖，把目前的事变分着两种可能来考虑：

——一方面，是的，重要的是要看司令官对我的决定。如果他能斩钉截铁地委我办理这事，那么自然不消说得；可是司令官是不是能够完全如我所想？唔，得防着这一着。因此我得同时有另一方面的准备：就是江防军方面希望于我的，而且有着优越的条件；那么，我得先给江防军一个电报。这样三方面抓紧，看事情的发展如何再定……

——从时间上看来，大概两天内此地还不致发生怎样大的变化，周团长已准备好了的。那么，今天钱秘书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给点颜色他看，使他逼得非更要找我不可！……

他于是走到屋角的箱子去，取出一本密电码的本子来。

“勤务兵！”他喊道。

勤务兵走到门口立正的时候，他昂起头说：

“记住，今天钱秘书来的时候，你就给他说明参谋长生病，不能出来。”

四

李参谋满脸发红的跑来了。吴参谋长又转过脸来把他望着。

“参谋长！今天旅部发生的事情真多极了。旅氏整天都在发脾气，骂人，打东西！部里边的人都说旅长大变了！他叫人把宋保罗他们抓去的时候——”

吴参谋长把手一摆，截断他的话道：

“我已晓得。请你说营门口发生了事情以后的吧！”

李参谋怔了怔，又才说了起来：

“是的。当营门口发生了事情以后，赵军需官青着一张脸，慌慌张张跑到副官处去找张副官长。说是外国人说要开兵舰来了！”

我跑到副官处的隔壁去听，却只听见赵军需官在和张副官长鬼鬼祟祟的说悄悄话，只仿佛听出一句‘参谋长’，两句‘周团长’，但从他们的语气听来，仿佛很着急的样子。后来他们到旅长的房间去了。我又轻轻跑到旅长的隔壁去听。只听见旅长简直大发脾气，打着桌子。他说：‘随他外国人怎样！我就偏不相信他什么东西！’后来他仿佛又在骂赵军需和张副官长。后来赵军需官和张副官长又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旅长才静下来了。几个又噓噓的说了一些悄悄话。我找着一个壁缝望过去，就看见他两个青着脸走出房门去了；旅长却笔直站在窗口边，呆板的望着窗外。我好久都不敢出来，差不多半点钟了，我才溜出来，走他窗外经过的时候，他还站在窗口，瞪着眼睛，……我看，参谋长，我们该准备一下吧？万一有什么事情……”

吴参谋长又闭住两眼了，一会儿，又才慢慢睁开，伸出两个指头说道：

“好，还是请你担任旅部方面的事情吧，到了有什么动作的时候你就来。好，你出去的时候，请你帮我叫那门房里的兵当心点，不得放进不相干的人来！还有，顶好叫沈军医今天就在我这儿，等钱秘书来的时候，——不，不必！好，就这样了吧！总之，你自己也得留心点，别毛手毛脚的！”

五

第二天早晨，太阳光斜射着墙壁的时候，钱秘书又慌慌忙忙跑来了。他的嘴上已不再有笑纹，只现出一脸的愁相，眉心都皱了起来。他一进客厅，就向那勤务兵喊道：

“唉，你们参谋长还没起来么？”

勤务兵一手搔着大腿，答道：

“就要起来了！”

“唉唉，你再去请他一下吓！”

“是。”

他看见勤务兵出客厅去了，感到非常的不自在，好像心里边有一只猫爪子在里边乱抓似的。

——唉唉，这老吴的花头真是多得很！在这样严重的时候，他的架子就更搭起来了！

他皱紧眉头，等一会儿，才看见吴参谋长一面用手扣着长袍的钮扣，一面慢拖拖的走了进来。

“唉唉，参谋长！事情已经紧急得很了！”钱秘书慌忙站起来说。

“勤务兵！把烟杆子给我拿来！”吴参谋长向勤务兵说了，才掉过脸来问道：

“什么事呀？”

“怎么什么事么！”钱秘书索性凑到他面前。“从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上全城已经差不多要闹翻了！昨晚上我来见你，请沈军医官到你房间来请你，你却有病，说是在发汗不能出来，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呀！”

“没有什么事！只是病了一下就是了！”

——哼！他还是那么懒懒的！真装得像！——钱秘书心里有些不高兴的思想；然而说：

“那么，你难道还不知道么！旅长那事情闹糟了！外国人那面向司令官提出抗议来了！提出了好些条件：第一，要把旅长撤职；第二，要把卫兵从严惩办；第三，要立刻把宋保罗放回；第四，要向他们道歉；第五，保证以后不得再有侮辱他们的事件，和损害教堂的人员；第六，打伤人的事情要完全由我们负责；第七，……唉唉，条件多得很！还说什么矿山！还有二十四小时不答复，就要轰了全城，听说，已经在开兵舰来了！你看，全城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讨厌的是：司令官把这抗议在电话上质问你们旅长，并叫他赶快遵照办理后面的几项，可是旅长一声也不响，把电话一挂，一概不理。他似乎又在调动部队！我跑去会他，他也不见！而且还有糟糕的呢，听说学堂里的学生们开了会反对外国人，通电了全国！并且在城里乡里到处去讲演，叫老百姓起来反对！唉，你看，已经闹得一塌糊涂了！这简直是给敌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还有什么？”吴参谋长一手接过勤务兵递来的烟杆，用嘴含着，伸向勤务兵手上拿的火叭燃，一面问。

“事情已经这样了呀！现在司令官打电话来叫我们赶快想办法了！”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吴参谋长叭着烟杆，说。“我又没有一兵一卒呀！”

“可是，老哥！现在司令官的决定是，请你同周团长赶快制止旅长的行动，他一面调动部队前来办理！”

吴参谋长冷笑了一下，想：

——还是那个话！好像司令官的手到这样的的时候，还不肯放松似的！那么，我就索性再冷淡他一下吧，看他们怎么办！

“好，”他叭了两口，吹出白烟，说。“司令官既然已有办法就很好！我们就等着吧！”

“唉唉，老哥！”钱秘书赶快拿手拍他的肩头了。“你老哥还没有听清楚么？总之，这里的事情交你办理，这还不清楚么？”

“好吧，那么，我们就坐下来谈吧！勤务兵，去把烟盘子摆出来！”他一面想：

——是的，他是非完全就范不可了！

他们对躺在烟盘边，谈了一会，作了最后决定的时候，吴参谋长觉得很有把握起来，于是缓缓的起了床，说道：

“那么，就这么办吧！就是司令官那方面……”

“好，我马上就打电话去！你老哥放心好了！”

“那无所谓。只要你老哥一句话就是。好，马上也好吧！”

吴参谋长伸手让钱秘书跨出客厅，就把他送出大门外。钱秘书向他点头的时候，外面一个影子一闪，吴参谋长立刻警觉地向门枋后一躲，只听见“吧吧——”地两声手枪响，钱秘书就卜通一声倒下阶沿去了。伏在门房里的兵们立刻跳了出来，跑出门外，只见那拿手枪的人转身飞跑，一个兵手快，一端起枪：“吧……！”那人就在街心倒下去了。

——吓，他们竟先动手了！我今天怎么一下子疏忽了？那么事情是变化了！——吴参谋长的脑子里飞速地这么一闪，青着脸跳了出来，向那几个士兵喊道：

“走！到团部去！”

沈军医官嘴唇乌白地从里边跑到吴参谋长身边来；吴参谋长向他一指，斩钉截铁地：

“赶快把二太太送到教堂去！”

他立刻转身，背后簇拥着几个武装兵向团部走来，只见街上行人慌忙乱跑乱躲。他刚进团部大门，周子明惨白着脸色向他迎来，来不及做立定，便说道：

“参谋长！团长被刺了！”

吴参谋长大吃一惊：

——唉！糟了！

但在这一惊中，心里却隐约地觉得：

——也好！那么这部队就全归了我！

他没有停步，急急忙忙向里面跑来，只见一群兵正围了一堆挥着拳头打那刺客。他也不看，一直跑进里边天井，只见一群军官佐在阶沿一角围挤着，脸上都显出惶惶无主的神气，见他一来，立刻向两边分开，那地上就现出躺着的周团长的尸体，脸上一个窟窿，鲜红的血在泉似的涌。他立刻迸出眼泪，哭喊一声：

“老弟呀……！”

就扑向尸体，压在那身上，两手抱着那流血的脑壳，他把自己的脸去贴住那血脸，一面嚎哭地大声说：

“唉，旅长呀……！你竟容不得他这一团么……！”

周围的军官佐们都呜咽起来，他便大声说道：

“唉，老弟，你的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他一下子站了起来；众人都赫然地看见他满脸鲜血，都感到一种凄然。他把右手捏成拳头向空中一举，哭声地说道：

“旅长已开始来消灭我们这一团了！大家已都到了生死关头！他是我的老弟，我要给他报仇！现在我们只有大家共患难，来杀出一条血路！”

众人都紧绷了脸答道：

“我们服从参谋长就是！”

“好，团副长！马上动员起来！就照周团长生前拟过的计划，向着旅部行动！”

六

赵军需官和张副官长正在副官处清数鼎泰家送来的一点尾数，在办公桌边包裹着。赵得贵跑来立正说：

“报告军需官，我家大伯伯又来看你来了，他说给军需官道喜，那禁烟——”

赵军需官瞪了他一眼，立刻咆哮起来：

“走开！这是什么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勤务兵慌慌张张跑来了：

“周团长他们打来了！”他喊道。

赵军需官和张副官长都立刻面如土色；赵军需官想：

——那么，那事情败露了！

张副官长转身就跑，赵军需官两把将银元包抱在胸前，跟着跑来。刚刚到了旅长室门外，就听见旅长猛喊一声：

“把机关枪给我拿来！”

立刻就看见旅长同张副官长慌忙跑出门来，向外跑去，一群弁兵也疯狂般马上飞奔了去。

余参谋刚刚从厕所出来，忽见旅长已跑到参谋处门外，喝声：

“把他抓住！”

就看见几个弁兵在门帘边把李参谋抓了出来。余参谋全身发抖，慌忙转身向后便跑，跑过厨房，踏着柚子树桠，抓着墙顶，泥土簌簌向他身上弹来，但他一纵，就跳过墙去。那是一家人家后园，一个正在洗衣的女人吓得“妈呀！”一声，就向屋里跑去，他也跟着跑去，见那一家人慌忙向街门跑去，他也跟着抢出去，可是，就在这一瞬间，看见一大队持枪的兵向旅部后门一带跑来了。街上行人乱跑，两旁的店家像放鞭炮似的在噼噼拍拍争关店铺门板。他们立刻又退了进来。余参谋痛苦地喊道：

“唉，这是怎样的世界呵！”

七

那是一刹那的事，旅长从一个弁兵手上抓过一支手枪，向着李参谋的头

一指！”吧……！”的一声打翻在地上，就红着一双眼睛就向营门口跑去。一群洋狗也疯狂的跑去。只听见外面已起了枪声，噼吧……噼吧……

张副官长提起手提机关枪，一个副官提起子弹箱，一同慌忙跑出副官处，跟着飞奔出去。

赵军需官手上还抱着银元包，和郑秘书，陈监印以及书记录事人等，吓昏了地，一大堆站在天井边向外呆着，只见那营门一带的士兵们在起着很大的混乱。

营门口的火力猛起来了，枪声密集地响着；天空飞射着流弹，峙……！除……！接着机关枪也响起来了：……

忽然，远远轰的一声，打天井上望出去，就看见一股黑色浓烟射向天空，接着又是轰，轰，黑烟在天空弥漫起来，接着就看见腾起的火焰。

“吓，哪里的房子烧了！”陈监印官惊慌的喊道。“那样的烟子一定是洋油箱燃爆了！”

赵军需官的脸完全变成惨白，在地上顿了一脚道：

“唉，那方向正是恒丰祥！唉，完了！”他咬紧嘴唇，泪水在眼眶边涌了出来。

报务员拿了一张电报慌忙跑来了。赵军需官迎过去，可是还抱着银元，不能伸手接；郑秘书却一把拿了过来，一看，是刘团长来的电报：

“十万火急！敌军一旅压境，已接触，速增援！”

“军需官！唉，我们怎么办呀！”郑秘书两手发抖地拿着电报纸，向他张着发红的眼睛。

赵军需官在地上乱走起来，只觉得全身发烧，两眼喷火，要爆开来了。

“唉，全部完了！”

营门口的火力更猛起来了，噼噼吧吧数不清的噪响。忽然，谁惊呼一声，大家回头一看，却见从后面奔来一大群满身粘了墙土的士兵，持枪射击起来。赵军需官首先狂叫一声，向外飞跑，众人也跟着分头乱跑。噼吧噼吧地枪声就在头顶周围爆炸发响，还从背后袭来一阵带了死的气息的喊杀声。赵军需官刚刚跑过天井，两耳嗡的一声，眼睛一黑，就一个“饿狗抢屎”地扑下地去，两手的银元还紧抱着的；只听见一阵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地球翻腾了；但在那还未完全失去知觉的一刹那，他的脑子还这么一闪：恒丰祥呀，许多放款呀，禁烟委员呀，完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日

本部前部（一至八章），1937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后部（九至十二章），1938年5月；前后部合订本，1938年10月，均为同一出版社。

雪地

—

这是一个西康的大雪山，这里的人都叫着折多山的。

雪，白得怕人，银漾漾地，大块大块的山，被那很厚的雪堆满了，像堆满洋灰面一样。雪山是那样光秃秃地，连一根草，一株树都看不见。你周围一望，那些大块的山都静静的望着你，全是白的，不由你不嘘一口气。你站在这山的当中，就好像落在雪坑里。山高高地耸着，天都小些了。其实，你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天。你看那飞去飞来的白雾，像火烧房子时候的白烟一样，很浓厚地，把你盖着。所以你只能看得见你同路的前一个人和后一个人；在离你一丈远走着的人，只能很模糊的看见，好像荡着一个鬼影，一丈远以外的，就只能听见他们走路的声音了。山是翻过一重又一重，老看不见一点绿色或黄色的东西，阴湿的白雾把你窒闷着；银漾漾的白雪反射着刺人的光线，刺得你眼睛昏昏地有点微痛，但是你还得勉强挣扎着眼睛皮，当心着掉在十几丈深的雪坑里去。

在这个一望无涯的白色当中走，大家都静悄悄地，一个挨一个地走。因为太冷了，太白得怕人了，空气太薄了，走两走就喘不过气来。那裹着厚子裹腿的足，一步一步很小心地踏下去，这一踏下去，起码就踹进雪两尺深，雪就齐斩斩地吞完你的大腿，就好像农人做冬水田两只足都陷在泥水里，你得很吃力地站稳右足，把左足抬起来踏向前一步的雪堆里，左足小心地站稳了，再照样的提出右足来，又清楚楚地踏下前一步的雪堆里去。

无论你是怎样强壮的人，照规矩你是不敢连走六七步的；要那样，就会马上晕死在这雪山上。他们照着规矩走三步息一口气。抬起头望望那模糊的白雪和白雾，心里就微痛地打一个寒噤。他们那子裹腿，是和内地的军队用的布裹腿两样。那是西康土人用没有制炼过的羊毛织成，像厚呢一样。他们虽是裹着很厚的子，但是走了一些时候就已经湿透了。从大腿到足趾简直冰冷的，足板失去了知觉，冻木了；但是有时也感觉着足趾辣刺刺的痛。粗草鞋被雪凝结着，差不多变成了冰鞋，缩得紧紧地，勒着足板怪不受用；想解松一下，但是在雪地里又站不稳，只好将就吧，咬着牙起劲再走。

他们身上穿的军服，也是白子做的；已经黑了，还臭。身上是驮满的枪枝，子弹，军毯，……七七八八的东西，东西可算不少，但还是冷得要命，不过并不发抖，冻木了。手指冻得不能抬起来抹胡子。手像生姜样。其实在这雪山上走怎么也不能抹胡子；因为胡子被呼出来的气凝结成冰了，你一抹，胡子就会和嘴皮分家。张占标那老家伙的胡子，就是那样不当心抹掉的，好鸡巴笑人。

在走来累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也要出一点汗；汗出来粘着军服，马上就在军服上变成了冰。出一次汗，心里会紧一下，肚子里就像乌烟瘴气的怪

不舒服；像是饿，又不大想吃。连着翻了四天这折多山，总是那样又饿，又不想吃，满满的一袋糌粑面，并没有减少多少。不过要走路，也得勉强吃点，填填肚子。

有二十来个弟兄的手指是已经被雪抹脱了的——他们不知道冻木的身体，应该睡在军毯里让它慢慢的回复了活气；他们才一歇足，就把手去烤火，第二天手就黑了，干了，齐斩斩的十个指头就和自己脱离关系。现在他们不能再拿枪，不能再捏糌粑给自己吃了——这都是他们为国戍边的成绩，在这调回关内换防的路上，只能把枪背在背上，不能拿枪，就做背枪的工作，一个人五支，嗨呀嗨地踹着雪堆走。

本来他们是整整的一营，在上半年开出关去防藏番的。在出关的路上就冻死他妈的两排人在山上；另外有一排人被雪连足趾都抹脱了的，成了废人了。本来向钱上打算一下，一个月仅仅能领得几角钱的零用，早就想“足板上擦油”，溜他妈的；但是不行。像这大山，雪山重重包围的西康，溜是溜不了的，十个总有十一个捉回来，起码请你吃把个外国汤圆。他们这大半营想逃的人，一想到外国汤圆，又只好硬着头皮开出关。在甘孜县住不上几个月，藏番就打起来。抵抗了几个月后，连这二十来个没有指头的弟兄算在内，仅仅只剩五六十个人了；不过营长还是一个，连长还是三个；排长虽也只有两个了，却另外增加了两个营长的蛮太太。

现在他们是奉命换防回来了，大家都觉得好像逃出了鬼门关似的。他们虽是也想起那雪坑里冻死的弟兄，枪弹下脑浆迸裂的弟兄；但是想过也就算了，自己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不过他们变多了，心里老是愤恨着一种什么东西，但是大家都不讲，老闷在心里。

李得胜的肚子饿了。但是他自己没有手指，不能捏糌粑喂自己嘴的。他肚子里非常的慌乱，就更加喘不过气来。他差不多要晕倒了。他叫住他前面的吴占鳌扶他一下。他们站着。吴占鳌开始帮他捏糌粑。

啪！啪！营长在马上抽下两马鞭来，而且骂着：

“老母子个！野卵的要掉队！，，掉队！”

他两个被鞭子打得呆了，痛苦地望望营长又走起来。

营长的确非常威严：皮帽子，皮军服，皮外套，坐在马上胖胖的，随便哪一个弟兄看见他都要怕；再加上他那副黄色的风镜把眼睛遮着，他究竟是在发怒，是在笑，看不出来，更可怕。不过大家都像不满意，前面走的更是有点好奇，于是就传说起来了：

“营长又打人了！”

“营长又打人了！”

像传命令一样，从后面一个一个的传达到前面。

营长于是喊到：“，，不准闹！”

大家就静默了。一个挨一个的在白雾当中小心地走。只听见踹得雪楚楚

楚地响，刺刀吊在许多屁股上啪呀啪地摆动着，中间也来着几匹马颈上的串铃声，丁丁丁地。就好像夜间偷营一样的，小心走着。

营长这次虽然还是皮帽子，皮军服、皮外套，而且还增加了两个蛮太太，而且也增加了四个“乌拉”，马驮的真正云南鸦片烟；可是他的心里也怀着一种怨恨：他怨恨自己不是旅长的嫡系（他是老边军系被宰割后收编来的），他怨恨旅长太刻薄了他。他想：

“ ， ， ，他的小舅子营长为什么不派出关来！一个月的军饷又要四折五折的扣！说什么防止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叫我的一营兵去死，他的小舅子些在关内安安逸逸的享福！现在一营人给我死去娘个 的两连多， 的旅长用这毒方法来消灭我！”

他在马上越想越愤恨。他悲痛他的实力丧失，他惧怕他的地位动摇，他就愤恨地抽了马一鞭子。

马在无意中挨了一皮鞭，痛得跳了，雪盐像大炮开花样从马的脚下飞射起来落在前面几个兵的颈脖上；马的头向前猛冲一下，在前面背着五支枪的夏得海被冲倒了。枪压着他。他爬在雪堆上叫不出来，昏死了。因为雪太深，陷齐马的大腿，跳不动，所以营长还是安全的驮在马上。

营长勒着马，叫前面的几个兵把夏得海拉起来。

好半天了，夏得海才渐渐的转过气来。营长叫他慢慢的在后面跟着，叫前面的几个兵一个人帮他背一支枪。

队伍又走起来了。

一些怨恨的声音又像传命令般从后面一个一个的传达到前面。

夏得海一个人在后面，痛苦地一步一步地爬着。冷汗不断的冒。足像不是自己的，爬不动。队伍已经掉得很远了。他愤恨，他心慌，眼泪大颗大颗的从眼角上挤出来。他抬起冻木的手去揩眼泪，他又看见他那没有指头的手，秃杵杵的，像木棒。他更痛苦了。乱箭穿他的心。他仅仅把那木棒般的手背在眼角上滚了两下。

“老夏！来！我搀你走！”前面谁在喊。

他抬起头见是刘小二向他走来，心里好像宽松一些。于是两个人说起话来了：

“营长叫你来的么？”

“臊他的娘！他不要我来呢！咱们弟兄一营人，已经只剩他妈的五六十个了！死……我怕你一个人给老虎抬去，我要来陪你。他妈的营长不准我来。我给他妈的闹了。不是张排长帮我说话，他妈的还不要我来！……”

“臊他娘的 ，臊他蛮太太的 ！把老子撞昏死他妈的啦！”

“臊他的娘！咱们弟兄死的死，亡的亡。他们官长还是穿皮外套，讨蛮太大！扣咱们的军饷去贩鸦片烟。打仗的时候，看见英国军官他们脸都骇

乌拉；藏文的译音，凡是牛马，统称“乌拉”。

青了，藏番冲锋来，他们躲他妈的在山后面。咱们弟兄，患难弟兄。老子现在不说，进关去才三下五除二的给他妈的算账！”

夏得海觉得问题的中心已经找着了，也说道：

“臊他！算账！算账！……”

忽然后面不断的串铃响，响得非常讨厌。

“你们为什么要掉队！想逃？”是营副沙沙沙的声音。

他两个只是挨着慢慢走，不理，也不回头看。

渐渐地串铃声越响越多，已经到了面前。

营副向来就和连上的士兵非常隔膜，遇事只晓得摆臭架子。这两个兵今天公然不立正回答他说，“报告营副”，这已是有伤他的尊严，何况又是当着书记长，军需长，司书们的面前丢他的面子。他也老实不客气的抽下一鞭子，骂道：

“你想逃，你……你……”

刘小二痛得愤火中烧。不知怎么，愤虽是愤，见着长官总是服服帖帖的。他那冻木的身体被鞭子抽得辣辣的痛，差不多痛闭了气。他陷在雪堆上，瞪着好半天才呐呐地说明他们掉队的原因。书记长们在马上笑了，其实并不好笑，不过好像他们在雪雾当中骑着马闷了半天，藉事笑着好玩儿。

一会儿，营副们已经骑着马走向前去了。还有五个勤务兵也骑着马，押着几匹“乌拉”驮的辎重，紧跟在后面。渐渐地，那些人马离得很远，隐约地，在那纱一般的白雾中消失了。

“臊他的娘！臊他的娘！”

“狗子，这些混账王八蛋！咱们弟兄送死，他们升官发财！狗养的勤务兵也骑马。老子们一刀一枪地去拚命，拚命！……老子有田做，哪还当他鸡巴的兵！他妈的！”

夏得海似乎要说出什么，但是又冷，又痛，又饿，肚里面空空洞洞的，又像乌烟瘴气的，嘴唇颤动一下，又闭着了。

两个对望了一下，心里都冲动着一种什么，只是不说出。

他们挨着又在雪里慢慢地颠起来。

白雾渐渐薄起来了。

太阳在山尖上射下来，对着雪反射出一股极强的光线，烧得擦满酥油的脸皮火烧火辣的怪疼。眼睛简直不敢睁大。

那几十个的一队已经慢慢地走了好远。

蛮太太骑着马在崖边上挤着了，几乎把陈占魁挤下崖去。陈占魁眼睛昏昏地向里边一挤，蛮太太在马上一滑，滑下马鞍来。她叫了。

营长叫连长们叫队伍停止前进。他骑着马走到蛮太太的身边。他狠狠地踢了陈占魁一足。

呵！陈占魁就连人带枪，稀哩哗啦地滚下崖，落在雪坑里去了！

因为雾子薄些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哇呀哇呀哇地哄闹起来。

连长和排长的脸都白了，白得怕人。

大家都感着一种沉重的压迫，都在愤怒；说不出一句话，只是闹。

营长在马上手慌足乱了。通身在发战，他颤抖抖地拿出手枪来骂道：

“ ， ，造反了！哪个敢再闹！ ，军法…… ”

马旁边的李得胜忽然也跟着叫道：

“ ， ，营长！ ”

劈拍！营长打出一手枪，却并没打着谁。他愤怒地足一踢，李得胜又连人带枪，滚下崖，落在雪坑里去了。

“ 哇哇！ ”

“ 哇哇！ ”

“ 哇哇！ ” 士兵们都叫起来了。

“ 不准造反！ ” 李连长很威风叫出一声。

陡然，这空气很薄的雪山，被这些声音的震动，立时阴云四合起来。太阳不见了。很浓的白雾又笼罩了下来，浓得伸手不见五指。密密麻麻的雪弹子往下直落。人声在这阴霾中，在这雾罩中，渐渐地又静下去了。

雪弹子越落越厉害，大家的愤怒也到了极点。但是人总敌不过雪弹子的威袭，都被打得僵木了。没有办法，只好把军毯铺在雪地上，裹着身体睡了下去。长官们也都下了马睡着。静静地。

二

第二天早晨醒来，觉得身上压得重重的，好容易才从尺多深的雪堆下钻了出来。在雪堆下面埋着倒还暖和，刚刚一钻出雪堆，白雾便把你包围着，马上就冷得发抖。不过雪是早停止了，雾也不那样浓；但还是看不见山顶，看不见天。

肚子饿，还是那么乌烟瘴气样，还是不想吃。

腿子陷在雪堆里，像不是自己的。实在不想再走。

心头愤恨着，愤恨着。还是愤恨着：

“ 他奶奶的 ，当鸡巴的兵！ ” 想叫出来，但是又没有叫出来。

听见前面有人踹得雪楚楚地响，接着是问话声：

“ 你是——？ ”

“ 我是陈大全。 ” 一个人答了。

接着便看见李连长模糊的面孔，对准着自己，问：

“ 你是——？ ” 看见李连长那副卑鄙凶恶的面孔，早就令人恨不得打他两耳光。但是不知怎么自己又答出来了：

“ 我是杨方。 ”

连长又走到后面去了。杨方想，想提起这么一足，便把他踢下崖去；但是足冻木了，提不起来。

耳朵注意着听点后的一个名，听了半天，不见有声音。连长在后面喊了：

“杨方！”

“有！”

“来！”连长说。

不知怎么，腿是连长的样，连长一喊，自己僵木的腿也提动了。连长指着一个雪堆说道：

“把吴癫头拉出来！”

杨方看了连长一眼，不说什么，便同王冈弯下腰去，用手把雪拨开，手被雪抹得痛，痛到心头。

呵！吴癫头冻死他妈的了！嘴唇缩着，像笑死样。身体已经僵硬了。

连长叫把吴癫头的枪弹取下来，叫杨方背枪，叫王冈背弹。杨方的心里真是又悲痛，又愤怒，但是终于把枪背在身上。连长又走到后面去了。

“他奶奶的，干掉他！”杨方说。

王冈对他笑了一下。

渐渐地，雾薄起来了。

前面一个一个的传着命令来：

“准备！出发！”

“准备！出发！”

一个一个的又传达到后面去了。

不想走，不想走，但是又不能不走。管他妈的，勉强硬硬噎噎的塞了些糍粑在肚子里去。脸上又糊上一层酥油。

他妈的，走吧！城里面算账去！

楚楚楚，楚楚楚，人又在雪堆里动起来。刺刀又在屁股上啪呀啪地摆动着。马铃薯也响起来了。……

今天总算真的逃出了鬼门关。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已经望见了打箭炉北关的栅子，接接连连的房子的烟囱，都在冒着烟。看见了瀑布般的水，看见了黄黄的山，看见了喇嘛，看见了商人……的确雪山是走完了。看见了街市，就好像回了家乡一样，心里也就宽松了一点，不由不嘘出一口闷气——嘘……

不知怎么，在要下山的时候，足虽是痛得要命，总是走得那么起劲；现在看见了栅子，倒反而拖不动，腿子真酸得要断。看见那没有雪的地面，简直想倒下去睡他妈的一觉再说。

几个兵在石头上坐了下来。口里吹着唢哨，眼里望着那些田。张占标心里想：有田种多么好。

“坐着干什么！”连长骑马吼着来了。

“报告连长！我们休息一下。”

“胡说！”李连长吼着，恶狠狠地下了马，提着马鞭走了来。

几个兵并没有立正；坐着说：

“报告连长！足要断了！”

“娘卖！你，你，你，”连长的鞭子在兵们的背上抽着。“到此地还敢捣蛋！断了也要走！走！”连长把最后的一个“走”字吼得特别响。

愁苦着脸，大家望望又站了起来。腿子简直没有知觉了，还是要痛苦地拖着走。

看见了旅部，门口摆着一架机关枪，十几个兵在门外闲散地站着，望着这回来的一队。中间有几个是认识的。

“弟兄！辛苦辛苦！认识的几个向他们打招呼。

夏得海望望他们，痛苦地伸出两只没有指头的手；其余的几个，也同样地伸出来幌了两下。夏得海苦笑道：

“弟兄！这就是出关的手！”

大家就对望着苦笑一下。

忽然对面几个武装的兵士，搀着用绳子绑着的两个徒手兵押着过来了。

“逃兵！谁叫了一下。

大家都望着那两个，像上屠场的猪样搀着过去了。

这时街上已经在关铺子了，但是很闹热：许多兵拉着一串一串的恢子在街上走。说是第三营准备后天开出关。大家都快感了一下，意思说：我们总算是活着进关来了。

因为一想到自己，更觉得拖不动，什么都不想，只想倒下去。

他们宿营的地点，是东关口的一个破庙里。营长，营副，书记长，以及两个连长住在另外一个好地方。

一点名，又少三个，说是昨天在雪弹子下面冻死了。现在大家都没有心思来理这些，只想睡，横躺直躺的在神龛面前就呼嗜呼嗜地睡着了。

三

第三天，还没有吹起身号，就有一个人影子，鬼鬼祟祟的，在神龛面前，在人堆里跳过去，跳过来的，嘘嘘嘘他讲着话。

许多兵都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手指揉着眼睛，都像傻子样望着那个人。有些在咳嗽，吐痰。

出了什么岔？

仔细听，仔细听。……那个人在讲：

“旅长把营长扣留了！昨晚上。”

“是么？扣留了？”

睡着的也爬起来。足腿硬得像木棒，身上的骨头像挨了一顿毒打样，痛得要命。但是终于爬了起来。

大家围做一堆，黑压压地。头在攒动。嘴在议论：——“扣留了吗？我们的饷？”

“饷？营长不是说回来发？几个月一齐。”

“旅长就是说他 扣兵饷呢！”

“我们报告旅长去！”

“他还有鸦片烟，四驮，四驮！”

有些人望着那大殿上的鸦片烟箱子发笑。

一大堆分成几小堆，谈着，讲着。

起身号吹过半天了，还不见吹点名号。连长和排长都慌张地进一头的，出一头，像忘了点名。

有几个兵跑到连长的窗子外边听。

“营长的事总算弄好了，”连长的声音。

“旅长不要他赔饷了么？”王排长的声音。

又是连长说：

“营长找参谋长说好，送旅长一驮鸦片烟。旅长要营长今天就走，免得士兵为难他。”

“那，这些士兵怎么对付？”王连副又问了。

“今天马上改编。哪个捣蛋就枪毙哪个。”连长这么答，故意把声音放响一些。

几个兵离开窗子，把消息带到人堆中来，几个小堆又聚成一大堆。又议论起来了：——

“旅长把我们卖了！”

“他们原是官官相卫的！”

“长官们都是压迫我们的！”

“臊他的娘！我们性命换来的钱！”

“我们向营长要去！”

“干！要去！不去的算狗鸡巴！”

尖屁股伍桂是著名的逃兵。他从十五岁起就当兵，现在已经三十岁，跳过三十几个部队了。上半年出关时，因为山多，终于是不敢逃。这次他真也没有想到他会活着回来，能在人堆中站着。他离开人堆又溜到连长室的窗子外边去了，耳朵靠着板壁，听不见什么；又把眼睛挨近窗眼。

忽然背上辣刺刺的挨了一鞭子，接着又是啪啪啪的几下。他痛苦地转过背来，望着张排长。张排长吼道：

“你在此干什么！，干什么！怕要造反了！”

伍桂用手摸摸他痛辣辣的背。

“在动些什么！不晓得立正吗？这些不识好的东西！滚开！”

张排长把话说完就跳着跳着向连长室走去。人都望着他的背后嘘了两嘘，他只装着不听见的就进去了。

一会儿，连长同排长们走到大殿里，叫五个勤务兵和两个伙夫把鸦片烟箱子搬到营副住的那屋里去。还剩下两箱，又叫两个伙夫和两个兵士送到旅长的公馆去。两个排长押着去了。

“集合！”连长叫着，又把口笛逗在嘴上呼呼地吹起来。

伍桂向列子懒洋洋地走去。

“死人！”连长吼着，接着就是一拳。“快点！”

列子站好了。报数也报过了。

连长把那凶恶的眼睛，从左至右向列子扫了一下，吭着嗓子喊道：

“听到！”

列子里面混乱的把足收了回去立正。

“在干什么！没有吃饭么！”连长红着脸骂。

大家只是懒洋洋的听着。有些足腿酸得打闪闪。

“现在跟你们宣布一下：本营今天改编到第三营，旅长的命令。今天营长要回军部去。我们现在把武装准备好，去欢送。听到没有？”连长把话说完，眼睛直直地望着列子。

列子里的头都在骚动，大家望了望。里面只是零零碎碎的答出几声“听到了！”

“干什么！干什么！”连长愤怒的叫了，闪着贼一般的眼光，好像要找谁出气。“这成什么队伍！嘿！军风纪都破坏完了！哪个要捣蛋的站出来！站出来！”

列子又静静的了。

连长本要找个把人来出出气的，但是也觉得队伍一改编，自己的位置都靠不着了，他息了一下又吭着嗓子说道：

“现在马上就准备好。听到没有？”

“听到了！”

“稍息，解散！”

列子散了。兵士们混乱的向着大殿走去，一面讲着话：——

“他妈妈的！改编到第三营去吗？”

“才进关来又要出关吗？”

“臊他的娘！还要把咱们剩下的送死吗？”

大家都知道第三营快开出关，都觉得死又摆在面前。

“妈妈的！长官们升官发财，拿我们死！”大家都这样的想着。

突然有一个人叫了出来：

“弟兄们！咱们要饷去！饷不发不要营长走！”

“对，要饷去！老子还要问他要指头！”夏得海们也叫着。

大家都在乱七八糟的说着。挂刺刀声，拿枪声，更显得混乱。

连长在房间里，知道今天有点不大对头，不敢出来骂了。

隔一会儿，又集合了。不准带枪去。

他们走到栅子门口，站着，排成一列。都在期待着，期待着。

远远地，马串铃响着来了，接着便看见勤务兵押着驮子出去！接着是营副、书记长们和两个蛮太太骑着马走来，也跟着驮子屁股去了。接着又看见

一排武装兵，接着是营长，跟着来送行的是参谋长，和几个旅部的官佐。

“挡着他！”谁在列子里叫一声。

列子骚动起来。

连长的脸色变了，接着便叫：

“敬礼！”

但是没有人理他，都围着营长走来。喊道：

“营长拿我们的饷来。”

“没有饷，不能走。”

参谋长叫起来了：

“这成什么！反了！反了！吴排长！把为头的两个反动分子捉着！这还了得！李连长把队伍带回去！不走，就跟我开枪！”

夏得海立正说道：

“报告参谋长！我们的饷！”

“你是为头的不是？吴排长！拿着他！”参谋长说着，手指挥着。

那一排武装兵持着枪走来，夏得海同王冈就被捉去了。大家都愤恨，怒火要把人烧死。但是自己是徒手没有办法。终于被一排人的枪口监视着排成队伍，被李连长带回去了。

在解散的时候，大家都在骂：——

“狗鸡巴的东西为什么忘记用刺刀！”

“为什么不用刺刀呀！怕他鸡巴的枪！”

大家都在磨拳擦掌的跳着，叫着。都在失悔，都在骂。

有两个弟兄是被捉去了。他们知道要求是不中用的。大家都在等待着，等待着；然而也明知道不见有好的兆头。

天色阴沉沉的，雪又落起来了。

大家在大殿上一堆一堆的挤着，想不出办法；只你望我，我望你地，好像都在等别人想条好计。

突然一阵反的号音，很凄惨地经过庙门。

“枪毙人！”有人这样一叫，大家都惊慌起来，向着营门走去。

心都在跳，不是怕；是一种说不出的紧张。眼睛都像火焰在烧。

有两班人的武装兵在门外走着。雪落在那四个反绑着手的赤膊身上。

“有两个是逃兵！”

“糟糕！夏得海也绑在一起！”

“他们有什么罪呀！”

大家都愤怒得要疯狂了。都想逃出去，把夏得海同王冈夺回来，都在等谁先跳出去。大家的心都是散乱的，谁也没有先跳出去。

“只说逃出了鬼门关，谁知进关来还是送死！”大家都好像这样的想着。都好像明白了自己是什么人，“不错，自己的生命不如一只鸡！”

突然旅长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来，后面跟着四个背盒子炮的白白净净的

弁兵。巧得很，李连长这时也从后面走了出来。兵士们让出一条路。旅长刚跨进庙门，李连长便大声的喊：

“敬礼！”

不知怎么，大家不知不觉的把手举在额上。

旅长的脸色很难看，嘴唇动了两下，似乎想骂谁。最后他叫李连长马上集合训话。

都知道，这是来解决什么的。都好像忘了疲倦，振作着精神。

列子在大天井中排好。雪落在颈脖上都忘了冷。许多心都紧张地连成个僵硬的一条，像一条地雷的导火线，在等待着谁来点火。

连长同弁兵们站在旅长的背后。

旅长愤怒似的，站在飘飘的雪下面，恶狠狠的望着。眼睛在不住的转动，口里在骂：

“你们是天兵！你们出过关，就了不得！军人！懂不懂，黑暗专制，无理服从！你们公然侮辱长官，聚众要挟！你们丧完了军人的德！”

大家的心都在起伏着，波动着。眼睛像火在烧，不动的望着。

旅长又说了：

“军人！哪里是军人！是土匪！我们革命军，……”

“革我们的命！”排尾不知是谁在轻轻地说。

旅长望着排尾吼道：

“哪个在讲话！哪个在讲话！哼！了得！李连长！把他拖出来！”

大家的头都在动，看见拖出来的是尖屁股伍桂。大家的心更加紧张起来。

“李连长！枪毙他！”旅长坚决的说。

“枪毙？”谁又在列子当中叫了起来。

大家都忘记了一切，明白的认识了站在面前的敌人。都像猛兽般的拔出自己的刺刀扑上前去。

旅长同连长见势头不对，惊得向外逃走。

那四个白白净净的弁兵也慌得取出盒子炮，向着这猛兽般的士兵扫射了来，在前面的倒了几个，但是离得太近，许多刺刀明晃晃的已经扑到身边。只听见格轧格轧的肉搏声，四个弁兵已经刺死在地上。

旅长同连长逃不多远，便看见门口的两个卫兵持着枪跑了进来，他们两个向后便走，却被追来的许多刺刀乱砍下去。士兵们喊

“弟兄们！咱们快走！”

一下蜂拥的上了大殿，各人拿着自己的枪，便无秩序的向东关外跑了出去。足像长了翅膀，好像在飞。

雪落得更大了，在许多头上乱飞；他们并不觉得冷。

现在才觉得腿子是真的属于自己的，都想飞，都想挤上前去。在雪山上的辛苦，十几天的疲倦，都完全忘记了。都觉得太痛快，太自由。笑着，叫着，讲着，许多口沫在许多干瘪的嘴唇上飞溅。

“我们往哪去？”

“往哪去！打这个吃人的世界去！”

1932年7月

（原载1933年9月1日《文学》1卷3期）

分

大哥在军官学校毕业了。这两天正在忙着制备许多东西：单是法兰绒的洋服就做了两套。他要“荣归”了。“荣归”就“荣归”他的，干我屁事，可是他偏要叫我陪他一道“荣归”，这使我非常的不高兴。昨天他又来和我吵了。他两手叉在斜皮带上，直直地站在我的面前，就怒冲冲的说道：

“我不能让你再流落下去了！你不想想你已在这外边流落了三四年，究竟捞着些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我的弟弟，你的生活问题我非管不可！”

哈哈，捞着了什么！他这些口气，简直与往常更不同了。他居然以“长辈”的资格来教训我，我就非常的不服气；现在居然更以“官老爷”的资格来管我了，我更是非常的不服气。我闭着嘴沉默了好半天，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是呵，你捞着了呀！”我依旧淡然的说。

“你讽刺我么？”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他张着大嘴巴对着我闭着的瘪嘴巴，睁着大眼睛紧盯着我发热的眼睛，似乎要在我的黑眼瞳里面寻出什么似的。忽然他把他拿在右手上的华达呢军帽一扬，愤愤的喊道：

“好的，我不管！我不管！”

一掉头，踏着黑漆皮靴上铜马刺的声音愤愤的出去了。

我真是但愿他一去就不要再来了！

自然，我对我的生活也有一个打算；可是这打算还是非常的模糊。我在脑子里面搜索着我的朋友们的影子，——自然那些升官发财的朋友们早经退出我脑子记忆的圈外了。可是我所还认为是朋友的几个——比如剑寒，比如罗莲，他们的影子虽是还非常清楚，然而已好久不跟我通信了。于是我想找他们的打算，仍然是非常的模糊。昨天大哥愤愤的去了之后，我又倒上床想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是：等他“荣归”去了之后再说。

今天我于是捧着一本书，坐在房门外的树荫下，望着树叶漏下阶沿来摆动的零碎阳光，听着树梢上叫着吱喳吱喳的蝉声，心里又感觉着非常的泰然。

可是大哥又扬着苔草帽进来了。我第一眼看见的是他那一对慌张的大眼睛。大嘴似乎有些苍白。我又知道他今天一定又来和我吵了。

不理。我依旧埋着头泰然地坐我的。

他的脚已从洒满太阳的天井移进树荫里来了。我清楚地看见他今天又换了一双黄皮鞋。

“喂，剑寒被捕了！”

“什么？”我一惊的抬起头，手上的书几乎落到地下去。

“糟糕！糟糕！”大哥慌张地说着。

“怎么样？”我有些急了。

“很严重。说是他有嫌疑。”

我虽是早就似乎知道他会有这么一天的，可是我还是非常的吃惊，我今天才清楚地感到我孤独的悲哀了。

“你是他的同学，我想你应该去帮他想想办法。”

我拿“同学”两个字去激动他，看他会不会感动；我当然一点法子也没有，虽然我的心是这么的急。

“好，好，我去看看。”他慌张地答应着，把花印度绸的领带扯了扯就橐橐地出去了。可是我刚刚才惶惑地从椅子上站起身，大哥又进来了。

“唉，我的记忆真不行。我回来就是想找你先给他母亲写封信的。”他又慌张地说。

“通信处是哪里？”

“唉，哪里？”他自己问自己似的闭了一下眼睛。“糟糕，忘记了。我的记忆真不行。他们那一县你是知道的；是什么什么的街呢？那，好了吧，那就不忙写。”

他又慌慌张张地出去了。

想起剑寒，我真是感着很大的歉意。

我认识他，已经两年了；不，应该要说是四年。四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在故乡的省城看见过他一次。那次正是他和大哥一同在中学行毕业礼的一天。那时他的名字叫“寿年”，据说那是依照他族谱上的“寿”字排取的。他瘦长长的坐在我家堂屋的神龛旁边，眉清目秀的，举止非常迟缓而拘谨。说话简直像蚊子声，好像怕把别人的耳朵惊聋似的。他看见我的母亲走进来，就笔直地从古式木椅上站起来叫一声“伯母”，那声音我几乎没有听见。后来我问母亲听见他叫什么，她说没有听清楚，我于是向着大哥讽刺地引为笑谈了。喝，这就是他的同学，——大哥的朋友我向来是不放在眼里的。

不过那一次的印象仅仅是这一点点，不久也就模糊了。所以我应该说认识他是在两年前。

两年前的夏天，我同大哥两个正飘流在这南京。住的地方也正是这鼓楼街的这间宿舍。那时候，家乡正打着仗，家里没法汇钱来，我们正穷着，就是同住在这个宿舍里几个房间的朋友们也都穷着的。有一天，大哥忽然高兴的说：

“剑寒要来了！”

剑寒就是寿年，这我早就在他和大哥从前的通信上知道。他觉得“寿年”这名字太俗气。做官人是不要这样俗气的名字的；他已当了科员了。记得他从前来信说改了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哥非常兴奋，叫口不绝的称赞着：

“雅，雅，剑寒这个名字很雅。”

他也热烈地翻着唐诗，翻着字典，喊着，他也要改名字了。结果他把他的旧名“大勋”改成了“萍飘”。其实这文绉绉的“萍飘”两个字，现在对于他太不恰当了，倒不如还是“大勋”两个字来得合适些。他当时选中了这

“萍飘”的时候，也呐喊着叫我改：

“大铭，来，我帮你选一个。”

当然，改名字这回事对于我也曾起了一下不小的冲动；可是大哥要改我就偏不改，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大铭。其实我也有一个名字想在心里的，我觉得“敢夫”这两个字好，可是我一直到现在没有讲出来。

那天他得着剑寒的来信，兴奋的了不得。他向我讲，因为裁冗员，剑寒失业了。他这回决心到南京来同我们“飘泊”一下。

“来了吗？”我这么懒懒地说。

大哥见我沉默地并不如他的高兴那么热心，可是他还是不断的说着他的许多优点。不但这样，在我懒懒地走到隔壁老王他们的房间去的时候，他又把那消息同着带进来了。

“他是科员，他是我很好的‘同学’。”他坐在床边这么兴奋的说了之后，就把眼光从他左手旁边的老王起，一直扫射到对面床上坐的老李老张的脸上，看他们感动不感动。

自然，这几个朋友都是非常自命不凡的，对于这样的消息当然感着一些兴趣；尤其是老王更热心，盯着大哥的眼睛一闪一闪地。老王从来对应酬都是这么热心的。

“可是他现在失业了，”大哥感慨似的说，可是他马上又热心的补一句：“可是他是很有办法的。他有一笔好字。他有个老师在这南京当科长。”

他这种卖关子似的说话，用着那种古文欲扬先抑的笔法，把听众紧张的气氛和缓下来，可是马上就是一回马枪，马上又把那将要缓还没有缓下去的空气立刻拉紧。

果然，老王是比那两个首先感动了，在大哥刚刚说完后一句话的时候，紧接着就吐出一个惊叹似的回声：

“啊？……”

头就更加偏向着大哥的脸了。

大哥取得了这么一个新的敬畏之后，他马上就热心地勇敢地向着他们猛攻了。他自己的脸颊也是红喷喷的。在他这时将攻还未攻的时候，马上发现了两间床夹着的方桌上有一杯凉凉的糖咖啡，不由分说地端起来就向着大嘴巴灌。但是老李忽然叫起来了：

“妈的，给老子喝完了！”

“好好，回头再拿六个铜板去买块来还你就是了。”大哥倒料不着在这刚刚取得新敬畏之后，马上就受了这个打击。一面那么说着，一面耳根都红了。

“你哪里还有铜板！”老李居然又这么逼进一句。大哥就气忿忿的把长衣的袋子一拍，果然清脆脆地有几个铜板的声音，搜出来居然又是七个。这倒又是老李所不曾料到的事。可是那七个铜板马上又移到老张的手里去了。

“妈的，我就只这几个铜板要买香烟的呵！”大哥喊着，马上就扑到老张的身上去。

一场谈话就算这么一通打闹暂时告个结束。

可是大哥并不因这样的结束就把他结束，他每天这么扳着指头计算着：

“今天二十，明天二十一，后天，后天他一定来了。一定是后天。”

这两天就差不多都集中在剑寒来的这个问题上。

大家一坐着谈天，他又把他的故事开始。

“剑寒，”他兴奋的望着众人说。“剑寒这个人顶有趣。从前我们，”他又加重着语气。“我们‘同学’的时候，他是不大讲话的，一天到晚就沉着脸。你不要以为他老实，其实他是面子上老实心头不老实的。我们常常和他开玩笑，说：‘阿寿’——他从前的学名叫着寿年的。可是同学们都叫他‘阿寿’。据说他那种沉默的样子，很像‘寿头码子’。可是剑寒是我的好朋友，我对他们这样叫他，我是感着非常的不满意的。可是我们和他开玩笑的时候，我是叫他‘阿寿’的，我们朋友亲密了这倒不在乎。我说：‘阿寿’，你的小脚婆在家里的床上等你呢。’他听见这话，他就非常懊丧，他就更加埋着头不說話。他是被他母亲强迫着讨了一个小脚婆的。他认为这是他一生很大的遗憾。可是我们做着慌慌张张的样子扬着一个红信封给他看的时候，说：‘阿寿，女子师范的那个又给你来信了。’他马上就兴奋起来了，脸也红了，他央求我给他。我不给。他就扑过来了。如果我只要这么轻轻的给他一牵，他就会踉踉跄跄地跌下地的。可是我却那样；等他在我的手上挽来挽去，挽出一身大汗的时候，我才给他。可是他一看才是一个假信封，他就红着脸几乎要骂出来。大家于是乎又笑了起来。剑寒倒是不会骂人的，如果他骂‘妈的’，他也会脸红。所以我估定他不会骂，因为我们是很亲密的朋友。”

大哥停止了一下，望望众人，见大家都在默默地听，他又兴奋的张着大嘴巴说下去了：

“你看，他还做诗。我记得他有这么两句：‘思卿宁可不相见，怕卿哭损芙蓉面。’谁知后来是闹了一个恋爱悲剧。为什么那个女子不嫁他？就因为他是穷光蛋；不，”他修正的说：“不，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那个女的嫁了一个什么‘长’了。他后来很灰心，他说他要自杀。后来他又说他不自杀了，他说他不再谈恋爱了。”

大哥似乎不让人家的耳朵休息一下似的，继续又谈下去：

“可是同学中我们两个是很要好的。我们两个常常一块上酒楼。我很知道他顶喜欢吃熏鱼。他说用熏鱼下酒是很有诗意的。

我们每回只要坐上桌子，我就先喊：‘堂倌，拿一盘熏鱼来。’我们家乡的熏鱼是呱呱老叫的。我常常都想吃，可是好久没有吃过了。

我们是，常常是，有时候是我惠账的次数多，有时候是他惠账的次数多。他这个人倒是很有慷慨的；吃完的时候，只要他有钱，他总是默默地把钱放进

堂信的手里就走。”

大哥说到这里又抬起头来看看大家究竟感动没有感动。

大哥又说剑寒来以后，他一定要对他负责任的。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他一定要以老南京的资格来指导他怎样节省着用钱。他很热心地又跑到房东那里去帮他定下一个小房间。并且事先就在房间里指点着哪个角落好安床，哪个角落好安台子。

我知道大哥总是这样的脾气。我依然懒懒地沉默我的。不过，我心里这样觉得：

“你说得这样好，我就要看看你们是怎样。”

隔两天，大哥终于兴奋地找了两毛钱跑到下关去把剑寒接来了。那时我正躺在树荫下的藤椅上乘凉，老远就从门外边传进来大哥的哇啦哇啦招呼行李的声音。一种好奇心，使我不由不从藤椅上站起来。这时候，两个黄包车夫已把行李拿进来了，很简单：一个皮箱，一个铺盖卷，一个网篮，一个帆布床。跟着车夫屁股进来的就是大哥说着话的笑脸和一个白白净净的笑脸，两个是手搀手的进来了。快走近我的面前的时候，对那个白白净净的脸已经看得清楚：虽然还是眉清目秀，可是已经憔悴得多，额角上显然有了很多不很清楚的皱纹，嘴唇虽是沉默地带着微笑，可是比较的苍白些，和两年前在我们堂屋里所看见的剑寒是不同得多了。

“这就是我的老弟，你大概还记得吧？”

大哥把剑寒拉在我的面前这么介绍着。剑寒就递过右手来了。想讲话，似乎又讲不出话似的，嘴唇在颤颤的笑。我也就微笑地把右手伸出去给他握着。半天他才说出一句：

“还记得，还记得。你的那首诗《飘泊》，我已拜读过，很好很好。”

我知道，我的那首诗又被大哥早抄给他看了；可是我也很高兴。看见他那种沉默的样子，我对于因为大哥而准备轻视他的成见又减少些了。在脑子里面搜索了一转，似乎又没有什么话讲，逼得我只好敷衍一句：

“哪里哪里。”

我们也就丢开手。大哥也就把他拉到隔壁老五他们的房间去介绍去了。

在老王的房里应酬了几句之后，大哥又拉他到定下的房间去，帮他招呼着付了车夫钱，接着就向他指点着，诉说着这房间怎样好：又小巧，光线又充足，怎样好看书，怎样好写字。而且帮他在窗子的左边打横把帆布床拉开，马上又把铺盖卷打开铺上床。他又着手在房间的中央端详一会，觉得窗子面前缺一张台子，他又允许他在我们的房间里分一张台子，不过他劝他休息，回头帮他抬过来，于是他就拉着他，把房门小心的关好，到我们的房间里来了。

这里我对于剑寒的印象是——不，我讲不出来，他似乎很疲倦，左手斜斜地撑在床上坐着；右手侧伸着两根细而苍白的尖指头，放在嘴唇边，夹着一根香烟默默地吸着，那两根指尖上已经被烟熏得黑黄黄的了。他吐出一口

白烟雾，嘴唇又在颤颤地动着，似乎要向我讲话。果然，他的嘴唇颤了几秒钟的光景，那蚊子细的声音终于冲口而出了：

“你的诗，……”

我还没有答出来，大哥又抓着他的左手抢着说起来了：

“不要忙。我问你，这回你的钱还多不？”他这话是不需要他答的，所以接连着就说下去。“你不懂，你大概，我觉得这南京的东西真贵得要命。你的钱要有计划的用。我已经帮你计算过，房间五块，包饭八块。你首先把这些钱除起来就怎样用都不要紧；但是也不要乱用。这南京的人情是浅薄得很的。”

他哇啦哇啦的就说下去了。到了末尾还是问他带了多少钱。

“不多。”剑寒默默地迟疑了一下再说。“几十块。”

“那很好，那很好。只要不乱用，够几个月的。”

大哥那样婆婆妈妈的神气，我真是有点感到不耐烦了。很想走开；不过有一种好奇心理，不，是一种剑寒的那种在某一部分能够吸引我的态度把我吸住了。

他们两个又谈下去。

谈到失业，剑寒就很迟钝的叹口气。他用两个细的指头，抽下嘴上含的香烟，就好像经过了沧海变桑田似的感慨着谈下去了：

“朋友，一潮水，一潮鱼，一个人上台，又是一个人的势力。新任一到，就说冗员太多，于是，于是乎裁；裁过后又添一大批新人。我看，我觉得，我以为，……”

他结结巴巴的说着，又叹一口气。

“生活，我觉得生活太没有保障！”

他补足了那语气，脸上表现着一种深刻的痛苦。

“伤感什么呢？诗人！”大哥嘲笑似的说。

我们大家都笑了。

这晚上，剑寒拿出两块钱来请我们喝酒。可是大哥不。他反对喝酒。

“你的身体太不好。不能喝酒。我也不想喝酒。你又何必这样呢。”

不过看电影他是赞成的。他提起《璇宫艳史》的片子就说如何如何的好。而且是有声的。其实他早几天就吵着要想办法去看《璇宫艳史》了。现在当然正是他的好机会。但他还要开玩笑似的说：

“你这乡巴佬大概没有看见过有声电影吧！”

剑寒也并不怎样笑。我坐在旁边好久不作声。现在我可要屙尿去了。可是剑寒无论如何把我拉着。他无论如何要请我一道去。

看了电影回来的时候，已经夜深。但是剑寒又叫着要喝酒。他似乎非常兴奋的样子。大哥也并不怎么劝，就自告奋勇地在隔壁买了三个罐头，一瓶白玫瑰。就在剑寒房间里一个小桌上喝到半夜。自然隔壁的老王们也是被邀入席的。

这一天，剑寒对于我的印象还不坏；可是到了杯盘狼藉，看见他苍白着一张痛苦的脸子倒上床去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弱者。

因为觉得他是弱者了，凡是他的弱部分都先抢着映入我的眼睛里来。比如他解网篮，比如拿扫帚扫地，比如拿壶去提开水，我很敏捷地就看见他那十指纤细的一双手。他扫地像写大字似的，轻飘飘地在地板上荡两下，地上还铺着一层薄薄的灰尘，然而他已经脸红筋胀，鼻尖上冒出汗珠子来了。至于提开水，那简直不是走回来，而是一偏一偏的拖回来的。五根细细的指头松松地勾在那壶把上，我担心他真会跌下来。果然他每次提水回来，总是衣角上荡上了一些水。一放下壶，就把那勒红了的手指放在嘴上吹，嘴里喊着“要命，要命。”

随着，我又发现了他一些弱点了。我们在这南京，每天起来除了吃饭之外就没有事做。太无聊了就大家抄着手谈闲天。谈够了就到外边去走走。现在剑寒是加入了我们这一伙了。可是谈天，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旁边，他对于老王他们那种动手动脚似乎有些看不惯的样子。这我觉得他太拘谨了。至于说到出去逛逛呢，他是非常兴奋的。初到南京来的人，总是喜欢游览一点名胜。可是在南京游览是不容易的，路途既远，车钱又贵。每一次出去，剑寒总是疲倦地要坐车。逛不了好些地方，就用去几块钱。有一天我们到清凉山去，大家都主张不要坐车，剑寒当然也没法反对。那天从鼓楼到清凉山，他总是落在后面。他往常一见到山和水，就要畅开胸怀喊一声“好呀！”的，可是他今天刚刚才走到山脚，他就嚷着很疲倦，他似乎要说回去了，可是众人都已在上山，他也没有办法。他于是一拐一拐地爬着。大哥是一路和老王他们打打闹闹地走着的，至于我却不顾一切地走我的。我走路常常是要看定一个暂时的目标，这样走才不累。今天我早就望着山上的庙子了。我数脚步走去。走到庙门前的时候，我的脚非常的紧张；回过头坐在庙门前向下面一望，大哥他们已快到了，可是剑寒还在半山坡。一息工夫，大哥他们已到庙门了。大家都嚷着口渴要进庙去喝茶。可是剑寒还在半山头。大家于是坐着等。可是剑寒也在半山头坐下了，而且捧着头。大家都等得着急。最后决定是由大哥去搀他。可是大哥不干了。他也嚷着脚痛，死眯眯地躺在庙前的草坪上，而且口里还不高兴的说着：

“这个人，真要命！”

老王于是说：

“今天喝茶要他才能够惠账的呵！”

可是大哥只顾躺着，甚至于闭起眼睛了。

“他是你的同学呵！”

大哥还是不理。

后来大家是决定我同老李去。走到半山的时候，剑寒依然抱着头在那儿坐着。我以为他一定是以为我们不等他，生气了。我就去扳动他的头。他慢慢望了起来。哇！那脸子简直像死人一般的灰白，嘴唇很乌，脸上正在冒着

微微的冷汗。他急忙推着我的手，蚊子声音似的说：

“不要忙！不要忙！我的耳朵响得要命。”

我们于是站在旁边等着。非常的担心。等到他那手捧着的灰白色的耳根渐渐地渐渐地回复了黄色，他才抬起头长长地嘘出一口气。无神的眼睛呆板地盯着远远的天空，似乎表现出一种对于人生的绝望。

这天我们是不能很好的玩了。下午又是坐了车子回去。

不过剑寒总喜欢喝酒。也许这就是大哥所说的慷慨的地方吧。可是一端着杯子他的牢骚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人有些糟糕，人才不过二十三四岁，就颓废到了这种样子！

同着住了一个多月，我对剑寒所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样。不过这个人虽慷慨，但是对于有些小地方又似乎太小。不，不是太小，但是我却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形容词来。比如他请我们喝酒，买来的许多罐头，他是尽管让人家吃的，可是有些剩下，纵然是一点点，他也要郑重地把它收藏起来。因为天气热，常常摆到第二天就臭了。大哥说把它们拿出去丢了吧；可是他说不，太可惜。后来他允许丢的时候，大哥就把所有的罐头抱着要拿出去，可是他又反对了。他认为里面剩下的东西可以挖出来丢出去，那些罐头筒子留着是有用的。大哥说这值得什么！他才很可惜似的呆着脸望着大哥丢出去了。

对于这些的观察，有时候使我能某一点上和他接近，有时候又使我在某一点上和他离开。这差不多使我对于他的为人弄得惶惑起来了。后来我在无聊中躺在床上追究的结果，这根源还是在于我看不起大哥的朋友的缘故。

后来剑寒也穷起来了。他一天除了坐在我们的一伙中听听谈天，笑笑以外，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他的房间里面抽着半节的香烟。

至于大哥呢，他热烈起来的时候，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他纵然是帮你穿衣服都干；可是一等那时一过，那就要该叫你去帮他穿衣服了。他常常懒懒地躺在树荫下的藤椅上，假如他口渴，他知道要使用我是不行的，（我们俩个常常为着这种事情吵架。）现在他当然是叫剑寒。我一看见剑寒勾着五个细指头给他提开水进来，脸上用着力的样子的时候，我只有觉得大哥真太作孽。

有一天，大哥似乎病了的样子。他依然躺在树荫下。他这回是用他“病了”这样一个辞严义正的话来使用我。他说他热得很，非喝一瓶汽水不可。可是大家都没有钱，他要叫我去隔壁去赊。隔壁他是赊惯的，可是我不能。我望他一眼就把头掉开了。可是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老二！唉，你就这样……你！”

这时候，剑寒又从外面回来了，他跑过来把大哥劝到藤椅上。大哥既把我没办法，还是只有叫剑寒去。可是剑寒很快就羞红着一张脸空着一双手回来了。他口吃吃地说道：

“他——不——赊。”

说完，又默默地坐在阶沿上了。

大哥有时候对我也是很好的。比如从前我们考军官学校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秘书同学可以给我们写介绍信，他曾经很温和的喊过我几声“弟弟”的。可是那期间并不久，很快的就过去了。这样子，倒不是特别对我是这样；所以我早就知道他对剑寒的时间也不会久的。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老远就看见天井里面老王老李老张他们坐在那儿望着一个方向笑。大哥是依然躺在藤椅上的，迷迷地半睁着他那微笑的眼睛。我又知道他们在捣什么鬼了。一走进天井，我就看见剑寒一个人在那儿抬着一张台子向着他自己的房间送。剑寒是早就说他要写字，可是没有台子。大哥虽是答应把我们房里的台子分一个给他，可是说是说，却没有就抬。

今天他就自己动手了。他弯着背，勾着那纤细指头的手把台子向门里送。可是门比台子大不了好多，台子就在门口陷着，于是就只听见台子左左右右地撞得门碰哐碰哐的响声。他鼓着劲，脸都涨得通红了。台子陷得太紧，他不知怎么地一拉，自己就是一突坐，呆笨地跌在阶沿上了。

“哈哈……”老王他们的笑声。

“哈哈……”大哥的笑声。

我实在看得太不过意了。哼，他们还笑呢！我于是快跑过去，先把 he 拉起来，问他跌着哪儿没有。他勉强地红着脸说：

“没有。”

自己也凄然地笑了。

“我帮你来。你看……”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的身体比你的好得多。我鼓动着两手的筋肉抓着台子很小心地就向门里送。不当心，台子一偏，我的手指也在门上夹一下。

“痛不痛？”剑寒很不过意似的问。

“不痛。”我坚决地忍着痛答了他。这回是一下就把台子送进去了。我虽是有喘气，可是我装着，勉强着和缓着呼吸。

“哈哈！你的身体很不错。”

剑寒这么羡慕似的称赞一句，但是马上就收了笑容，现出一种非常痛苦而悲哀的表情来了。他叹一口气，握着我的手。手很热。他那默默无言的眼珠子周围，润湿着莹莹欲出的一种感激似的泪水。嘴唇在颤动，但是似乎又讲不出话。我很为他这神情感动了。紧紧地握着手。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的亲昵的快活。我在这里找着我们的共通之点了。那，那就是沉默。

“我们到公园玩去好吗？”

他放开手，请求似的说。

“好。”我也热情地答应了他。

从此以后，我们俩亲近起来了。有一回，在鼓楼公园里面，我们两个对着八角亭坐在一条长椅上。大家都默默无言地望着旁边的一排灰杨树上的麻雀叽叽地叫着飞着。太阳光透过树叶好像金钱似的洒在我们的身上和地面。微风吹来，那些金钱似的影子就在地上动起来了，弄得我几乎眼花缭乱。在

这种幽静的景色中，我们的胸怀都为之开畅，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又说不出。 “你们两兄弟为什么常常吵架？”还是剑寒首先突破这沉默。“哼！”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才是。可是剑寒也并不就追问。接着就很凄然地说起来了：“唉！我这身体……”他这凄凉的话声，要使我尖着耳朵才能听得见。他马上又天真地注视着我的眼睛笑道：“我的声音太小了吧？”“不，不要紧。”我热烈地安慰了他。

“我很痛苦。”那时他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旧教育把我害了！比如我讲话的声音，比如我的身体，我一想起自己就感觉着非常的痛苦。

“记得我从前在家里——我们家里的教育真糟糕呵！我的父亲是严厉的。我们在家里讲话是不敢大声的。就是我的父亲见着长辈也是小声小气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如果大声的笑，他是会骂的，有时候甚至于打。记得有一回我们家里有客，我在楼上同几个小孩子玩，不知不觉地就大声叫起来了。可是我的父亲板着脸走来就是给我一耳光，口里骂道：‘有客来叫你去倒茶，你要躲在这里闹！’

“这一耳光可把我打哭了。可是父亲还吼着：

“‘不准哭！’

“好，不准哭。照我的经验，我也知道如果再哭准又要挨的。我于是摸着火辣辣的脸，望着那些小朋友们很舍不得地下楼泡茶去了。可是我带着泪珠把茶送去的时候，有个客问我：“‘寿年，你挨打了吗？’

“我听见他这一句同情似的声音，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哭丧着脸做什么，还欠挨？’父亲说。

“我只好抹干自己的眼泪。可是我是小孩子却装不出笑容。父亲于是指着每个客人叫我叫伯伯，叫爸爸。最后有一个穿土布衣服的老头子，他要我叫爷爷。我那时候想，他哪里配当我的爷爷呢？我的父亲比他穿得好得多啦。我埋着头。可是父亲羞红着脸又吼了。我只得硬着嗓子叫了声‘爷爷’。可是不行。要规规矩矩的叫，自然后来是规规矩矩的叫了才完事。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老头子是一个‘土老肥’。我们那里说‘土老肥’，就是在乡里很有田地而不讲究的人的意思。

“不但父亲，就是母亲也很严厉的，动不动就要扭着耳朵在家神面前‘跪土地’，打屁股。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这教育就是要笑脸把你打成哭脸，哭脸又要把你打成笑脸。其实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又何尝不是活泼活泼的呢？我现在一看见人家很活泼、我就非常的痛苦；我是已经活泼不来了！”

剑寒讲着这些，使我感觉着兴奋。他那些话好像镜子一般把我小孩子时候的形象都照了出来。我的心里也冲动着很想讲个痛快。可是剑寒又说下去了：

“不但这样，”他兴奋地呆板地一面想着，好像他的话已经被压抑了很久，这时要在这热情中一齐把它爆发出来似的。“我们读书，父亲是要找很严格的学校的。他常常向我们讲：‘不打不成器，打了就是做官人。’那时

候我看见一些比我们有钱的人家的子弟，家庭教育并不怎样严格，我是多么的羡慕呵！

“我从前住的高小是一个教会学校。我的父亲为什么不把我送到县立小学去呢？自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教会学校的美国校长是非常的严厉；其实父亲他们哪里知道那严厉是对付殖民地奴隶的方法！还有个原因就是教会学校的学费少，而且里面的教员大多是前清的举人拔贡之流，我父亲是不高兴县立小学那些新派教员的。你看这学校怎么严厉法？比如我有一次在上圣经课的时候，因为疲倦了打一个呵欠。可是洋校长走过来了，抓着我的头就在柱头上碰，一面说着：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这就是严格！然而父亲很高兴。只要我呆笨地站在人面前，人家夸我一句：‘这孩子少年老成。’父亲就要很夸耀似的笑了。他们是要把我们教育成合于他们的心意的。”

剑寒讲到这里，我那小孩时候的故事真有些忍不住了。不知道怎么我们过去的情形如此相象呵！我的嘴才一动；但是——“不忙，”剑寒把手向我一挡又说下去。“我父亲死了以后，我就造成这样的人了！现在我别的没有学着什么；就是学着一副要求别人怜悯的‘人格’！现在找事做真艰难，失业的人既多，争饭碗也就更加厉害；可是要能够争着饭碗的，就非是当道的舅子老表不可，然而我是非找事不行的。可是我又没有这样的亲戚。可是居然也能够找着，我仔细想起来，那也不过是人家以为我是‘少年老成’罢了！我是在以‘少年老成’的‘人格’去要求人家的‘怜悯’呵！说得坏一点，这叫‘拍卖人格’！因为我是能够那样在人家的面前端端正正的站着的！这我实在很痛苦！我的身体也就在这些痛苦中毁了！

“我失业几回了。一年就失过三回业！生活是这样没保障呵！我每次想起我因为人家对我的‘人格’的怜悯而来的职业是那样很快的就失去，我真不想再活下去。朋友，我们在吃饭，是拿着所谓‘人格’去换来的！我有时端着饭就想到，我是在吃人家的怜悯，我是在吃我自己的灵魂！我很痛苦！”

剑寒说到最后的一句忽然把手那么扬一下就停止了。莹莹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的脸上在起着痉挛，他堕入痛苦的深渊里面了。可是他的眼珠还是不动地望着我的眼珠，动着一种从来没有的幼稚的光，我那种同情的热流也在我的身上膨胀起来了。他是这样诚实而坦白的人呢，他把他的灵魂剖在我的面前了！我感着了从来没有的畅快。可是我那种被他引起的幼年时候的生活经验到现在是忍不住了。

“朋友！”我说，“我看你太痛苦了。你的身体很不好的！”

停一会，我又再说：

“我可不像你那样。我们小孩时的情形是差不多的。你不是以为我们两兄弟常常吵架而奇怪么？其实这中间也是有个原因。本来在我大哥之前还有一个大哥的，可是四岁就死了。祖母很伤心，常常骂我父亲管教儿子太厉害。

后来有了大哥，祖母就非常护短。比如有时候偷了父亲的钱，父亲要打；可是祖母就把大哥抢在怀里说：

“‘这是我的孙儿，你不能打。你要打等我死了再由你们打好了。要不然你就来打我。’

“父亲也没有办法。后来凡是祖母听见母亲说大哥又偷了钱，祖母就悄悄地把自己的‘私房’钱拿一些去还在大哥偷过钱的那里，并且甚至于催着母亲去看，说他们冤枉了大哥。后来祖母死了，父亲还是要打的。然而他挨打却要我去陪，这使我很不服气。有回他偷了钱出去打牌，被父亲查着抓在堂屋里来打。我忍不住笑了。可是父亲马上也把我抓去跪在一起。挨的打是一样多。我想这干我屁事，我于是常常非常的讨厌大哥。

“他在家里的享受是比我阔气的。他穿旧了的衣服才改给我穿，他玩烂了的玩具才给我玩。我有时候闯了祸挨打却只是我一个人挨。有时他还要抓着我的头发要我叫他大哥。我死命也不叫。我是有这么一个脾气的。于是我们打了，然而结果又是我一个人挨打。说我不该打大哥。我是在这样的生活里面长出来的呵！

“我的性情非常的倔强，不像他。比如有一回他偷了母亲的金戒子去卖了。母亲非常的伤心。虽是后来他跪在母亲面前求了饶，但是后来还是偷。我呢，我可不同。我从来都是没有享受过什么的。有天别人刚刚送我一枝铅笔，我在纸上画，可是大哥来一把抢去了。我想，你阔，你玩你的东西；但是这是‘我的’。我非常的气忿。我跳起来刚刚骂一句；可是父亲却用皮鞭子打我了！我恨极，摸着我的头上的伤痕就一声也不哭地躲在房门角落站半天。母亲来叫我吃饭，我也不去吃。整整的站半天呵！母亲说：‘这孩子的性情太硬了！’后来父亲跑来很柔和的劝我才去吃晚饭。

“真的，我同我的大哥太不同了。就是后来住学校也是这样。他住的学校总是阔气些，而我却是蹩脚的。我在这些生活中养成了我这种观念：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就什么都瞧不起。我觉得我的生活并不要怎么高，我不过一天吃两顿饭，穿一件衣服，有一个不漏雨的地方睡觉就够了，我用不着卑躬屈节地去求人。我从来是不愿意去求人的……”

“对咯！对咯！”

剑寒忽然兴奋的叫起来了，一把抓着我的手表现着非常亲密的样子，接着说下去：

“我有时也这样的想着。可是我不会说话，总找不到适当的方法表现出来。现在被你这一句说着了。”

望着他那热烈的眼睛，我于是很自得地说下去：

“呃，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哲学。可是奇怪，我穷，我不求人，但是我遇着的朋友们都对我好。比如老王那几个家伙，有时候要到街上去吃东西总要拉我去，但是却避着大哥。我是并没有什么，可是他们偏要找我，这倒使我很奇怪。”

“那也许是他们以为你将来一定有办法的吧，你是那样值得人可爱的呵！”

“我有屁办法。我不过有一个同学在这里当秘书；但是我不高兴和他们这些官儿们来往的。”

“那，也许他们就以为你有一个秘书同学呵！”剑寒玩笑似的说。接着他又皱起眉头。“我也有一个老师在这里当科长。他看见我就叫我到他那儿去坐。去坐什么呢？那真是苦事呵！大家对坐着没有话讲，多无聊的！可是也奇怪，在我们同学中，他是只有对我特别好。我想，也许这也是因为我有这么个‘少年老成’的‘人格’吧？我很痛苦！原来我无论求人不求人，都在别人的怜悯中生活着的！这种‘人格’算什么东西！我最近又穷了，我对我的生活自己也打算过。求人，我实在不愿干；但是像我们这样肩不能挑，背不能驮的所谓知识分子，是很悲哀的呵！”

“我有一个朋友在苏州。这人的思想倒是满好的。他也很穷，据他说他在那儿一面找新兴的书籍来看，一面就是帮人家抄写一点《金刚经》，过大饼油条的生活。他一天抄一本，除了一毛钱的抄本钱而外，可以赚两毛钱，一天就过去了。这种生活倒是马马虎虎可以应付的。首先，第一就是不求人。我有时也想去干他妈一下呢。我常常在消极想自杀的时候，我马上总是又这样的想到：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死。我还想认清一下这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

“哈哈！你们在这里吗？”

我同剑寒吃了一惊，树上的麻雀都叽叽地飞起来了。我们从声音来的方向望过去，就看见老王他们三个从八角亭那边嬉皮笑脸地走过来了。

“喂，你的哥哥找你好半天了。你们家里来了一封挂号信。大概是钱。他找你拿图章。”

老王这么说着，我的心里也很高兴。今天我实在太高兴了，倒不是因为来了钱，而是觉得我今天认识了一个朋友。我今天才找寻到人类的同情了！我们真是忘了一切，从太阳偏斜谈到太阳落下去。现在是晚雾已经从地面上笼罩起来了。我同剑寒两个离开了老王他们，一步步合拍地在凉凉的雾罩当中走着。在四围草虫乱叫的声中，我们轻轻地踏着草地，很清楚地听见各人和缓的呼吸。我们紧张。我们愉快。我们像一对初恋的情侣。

自从那天在公园谈了以后，我和剑寒是更加亲密了。他很穷，拿了些衣服去当了。我呢，虽是我家里汇了五十块钱来，可是我只在大哥那儿拿着了五块钱。大哥从来是这样的。每回家里汇钱来总是汇在他的手上。每回他总是用去大多数。而我是两块三块地向他要。这使我非常的不高兴。他最近是和剑寒弄得不好起来了。他常常说剑寒到处吐痰，房间又弄得乱七八糟，到处都丢得是字纸。但是剑寒呢，每天除了和我在公园散散步之外，就一个人坐在房里的帆布床上抽着半节香烟。

大哥有了钱的时候，又吼着要看电影了。可是他并不直接请哪个，只是

张着大嘴巴随便喊：

“走呀！去看电影呀！”

老王那几个家伙当然是九回打闹，十回都有份的。他们在这南京想升官发财已经好久了。但是到现在大家都还没有找着路子。于是乎大家都在那里穷愁抑郁，唉声叹气的，唱着生不逢时，不遇知己的高调，在这儿用着家里的地租钱作寓公。假使是真的有一个文王到这鼓楼街的宿舍来访的话，他们会谁都觉得自己是太公的。现在是穷愁得太久了，那种住过几年学校的书生面目也撕了下来，现出一副涎嘴涎脸的原形来了。现在一听见大哥在天井一呼，大家便抓着从三山街买来的廉价旧西服就向自己的房外蜂拥而出。本来我有点不高兴同大哥一道去的；可是那是家里汇来的钱，我为什么不去呢？我于是跑进剑寒的房间，要他一道去。但是他还迟疑地坐在床上。我于是拉着他的手说一声：

“去吧。”

他也就闪着微笑，站起来，一道去了。

大哥不但是看电影是这样，就是去逛玄武湖也是这样，只是张高着大嘴巴随便喊。他有钱的期间，几乎是权威者是龙头似的气概。

我觉得我近来受了剑寒的影响不小。我佩服他能够从他自己的痛苦中检查自己的那些弱点，这更加强我不求人的勇气。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值得生活的。像老王们的那种一天到晚只晓得吃，打，闹，玩，睡觉，拉尿，追逐女人，那真是不该列入人类的数里的了。

因为剑寒所讲给我的那些生活经验，使我也能够自己随时客观地观察自己。我倒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我又认识了我自己。不但这样，现在我是更加冷静，知道能够客观地观察旁人了。在玄武湖的时候，我看见刘老板的谈话和剑寒的谈话恰恰成了一个反比。我看见了农民强壮的体格和举止的随便，说话的声音无所顾忌地真要把人的耳朵惊聋；然而剑寒却恰恰相反；他拘谨，他衰弱，他说话的声音像蚊子。不但这样呵，其实我同大哥同老王们的声音又何尝比得这个刘老板一类的人呢？体格当然谈不上了！我这里才真切地觉得剑寒和我和大哥们这一类人才是值得悲哀的。我诅咒那些害死人的教育！现在我不对剑寒轻视了。实在说，我们这一类人都是弱者！

大哥的钱，也很快的就用完了。大家于是又闹穷，又抱衣服进当铺。

剑寒是越痛苦了。咳嗽更加厉害。痰也更加多。脸色也更青了。要吃点药也没有钱。大家都劝他吃点鱼肝油。他苦笑。他说没有钱怎么吃法呢。大家又闭着嘴了。他说：

“人家一年到头是衣食住行乐，而我一年到头是衣食住行药，‘药’这个东西是占我生活中的一大部分呵！”

说完，又只有苦笑。

他家里来信了，但是拆开来却是说因为穷没有钱汇，这实在使他大失所望。病越厉害是非吃药不行了。最后的决定，他说还是只好去找老师借几个

钱。不过他要我一道去。好！我就一道去。

到了他科长老师这里，听差跑来把我们接待着，说科长叫等一等，我们两个于是默默无言地坐在一个挂满古字古画的客厅里。两杯浓浓的香茶在我们旁边的洋茶几上冒烟。房间很清静。只听见的打的打的钟摆声。靠窗的铺了外国花布的台子上，摆着一尊古铜佛，佛面前是一个宝色的小香炉。炉旁边是一些外国字的洋装书和一些宋版本的线装书。桌旁边是一个大沙发，沙发旁边是衣架，衣架旁边是一只篆字的“禅房花木深”的下联，再从那四只梅兰菊竹的画屏望过去，当然是上联“曲径通幽处”了。从对联下来望着从窗上映进来的动荡着的斜阳树影，并且同时听见窗外叽叽的麻雀声音，真是令人像坐在清凉山的禅房里面似的。如果有清磬一声，定会使得这房间更加肃然的。我的眼睛差不多望疲倦了，但还是只听见钟摆很清楚的的打的打声。这位科长老师还不来。

剑寒在打呵欠了。他本来是直直地坐着的，这一个呵欠使他把背驼起来了。太无聊，我于是再看，默念完了一副“夫天地者”的字屏，才听见后面的皮鞋声，我知道是他的老师来了。门一开，就看见一个穿着翻领绸衬衫和白哔叽西装裤的人走进来。嘴上是有八字胡的。我们于是乎站起。我们于是乎介绍。我们于是乎点头。我们于是乎坐下。这几个动作倒是很自然的。可是既坐下，大家就只是你望我我望你地塑菩萨。我望着老师，恰恰碰着老师的眼睛，老师就把眼睛掉开望到剑寒的眼睛去了，剑寒被这一碰，可又把眼睛掉过来，我们两个的眼睛于是乎又碰着了；但是同时碰着同时也就拉开，于是我们的眼睛都又碰着老师的眼睛。于是大家就低头。清楚的钟摆的打的打声又撞进耳朵来了。

我再看剑寒一眼，见他已经镇静，嘴唇在动，我知道他要说话了。话还没有说出来，耳根子先就红透。快红到脸上的时候，声音才细细的爆了出来：

“老师近来忙吧？”

我又望着老师。老师很自然地端着浓浓的茶，让痰从喉里呼出吐到痰盂里，才喝一口，才微笑地吐出一句比较宏亮的一声：

“呃，还是那样。”

大家于是又沉默。又听见钟摆的的打的打声。我又望着剑寒。这回我是看见他似乎要振作一下的样子，把驼着的背慢慢直起来，嘴唇又在开始颤动了。动着动着，刚刚才白了过去的耳根又开始红了起来。又红到脸上，又不自然的红出细细的声音：

“今天比较风凉些了？”

我看见他的脸上马上就起着一种痉挛。我于是又望着老师去。

“呃，秋天要来了。”

老师又吐出这样一句很自然的声音，算是答复，可是他也经不住眼睛对眼睛，现在他是从剑寒的眼睛经过我的眼睛再移到台子上古铜佛的眼睛去了。

马上我又听见钟摆的打打的声音。我是着急起来了。很希望他马上把所要说的马上说完，马上就走。真是！这样比在阿毗地狱受苦刑还难受。我真是后悔我不该同他来。我再望着剑寒，恰恰和他的眼睛碰着。我于是比嘴，他也默默地点头。但是我看见他把眼睛掉开的时候，那脸上的肌肉更加痛苦地痉挛起来了。我想他一定要开始说到本题了。我又看着他的耳根红，又看着他的脸红，又看着他的嘴动；然而——

“师母最近的病好些了吧？”

糟糕！他在脑子里搜索了这大半天，仅是搜到这么一句！我觉得这实在是痛苦于无地了。我觉得我们这类人实在是糟糕到极点了。我觉得剑寒真是太矛盾了。我听见窗外的麻雀叽叽声，应和着窗内的钟摆的打声，简直是在恶意地对着我们嘲讽。我的脸上也痉挛起来。想起了自己，我也才觉得我的身体也是直直地挺着的，糟糕呵！我很气忿。我赶快就把我自己的背驼着。

剑寒又红着耳根红着脸在说话了。转了许多弯；从失业的问题再谈到农村破产的问题；从农村的破产问题再谈到故乡在打仗的问题；从故乡打仗的问题再谈到家里来信说正在汇钱来了的问题；从家里汇钱的问题再谈到目前肺病的问题；又从肺病的问题再谈到借钱借不到的问题；又从借钱借不到的问题才谈到打算找老师借钱的本题；然而说到这本题的时候，嘴唇又痉挛几次，耳根又红几次，话又修正几次，补充几次，最后才下了结论：

“学生！学生家里的汇款一到，马上就给老师送来。”

说话，脸再痉挛，眼睛从老师的脸上俯下地去，将驼的背又把它伸直。

“你目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老师随便的问着，喝一口浓茶，右手就伸着两根白白的指头扭着八字胡的尾巴。

剑寒又嗫嚅起来了。我看见他的样子似乎在计算。嗫嚅之后便吐出这几个艰难的字：

“五——块——钱——。”

我的妈！恰恰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我真要喊一声“阿弥陀佛”了。如果再不说完，我简直逼出一身大汗。的确，剑寒在用一个很脏的手巾在擦鼻子了。我看见老师很迟疑地摸着西装裤袋子，我很替剑寒担心着会遭拒绝；如果拒绝了，受了这半天的苦刑，那才真丢脸。可是要是我，这样的钱拿来干吗！

我又听见钟摆的打打的声音，不知道老师在计算些什么。

忽然他的嘴嘻开了，手从袋子里面伸出来了，两张钞票也递过来“五块恐怕不够吧。这，你拿十块去。”

这倒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剑寒端正地站起来，向着老师来的方向抢入一步，右手接着，左手随着也虚伸一下，算是双手。

于是我们便尾着高吭的呼痰声被送出大门来了。我们点头。

我们向后转。我们开步走。但是——

“喂喂！”

一听见老师两“喂”，我们又再向后转。这回是很客气地向我说的：

“这位先生，也请常来玩玩。”

“阿弥陀佛！”我心里这样想着，也逼着敷衍了几句。然后又点头。又向后转。又才开步走。忽然剑寒的眼眶要进出泪水来了，颤声地吼着，就把两张钞票抛到地下，用脚踏着，很痛苦的说道：

“你，我的灵魂又被你出卖了！”

我真是怀疑剑寒疯了。我向他讲：

“算了吧。钞票的本身是没有罪过的呵！”

他惨笑。脸像死灰色。我知道他太痛苦了。

不久，剑寒就被他的科长老师介绍到外县去当司书去了，老王呢，因为穷得没有“办法”，没有钱偿还房租和包饭钱，卷着一个小小的铺盖卷偷走了。剩下的就是我同大哥同老张老李；但是另外又添来一批新失业的小职员。谈起来是同乡，大家都又混熟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钱。

秋天来了。虽是这南京很热，但是下了一场雨，树上在开始落下第一片黄叶子的时候，凉意就增加起来了。晚上盖着一床薄薄的被子已经觉得很冷，就是单穿一件衬衫在街上跑已经是很笑话了。“热天的汉子好充”，尤其是我们穷人，在毒辣的太阳光下穿着一条白帆布西装裤和一件白充府绸衬衫光着新剪的头在街上走来走去，人家未始不叫一声“阔”的。可是冷起来了，这样子可不行。但是夹衣冬衣都在当铺里，怎么办？没有办法呵！烟也戒了。一个铜板的水也不泡了。包饭铺也来催过几次了。大哥于是不得了地跳起来了：

“非想办法不可了！”

本来从前的目标是提得很高，非军官学校不考的，可是现在是非“忍痛”降低身份去考教导队不可了。然而去碰了一下的结果，依然碰了一鼻子的灰，垂头丧气地背着一双空手又回来了。他这一回回来，就更加暴躁，发脾气，打东西，一个墨水瓶就给他哗啷一声从窗里甩到天井的石板上碰破了，并且还张着大嘴巴诅咒着：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一翻身倒上床，蒙着被睡了。

“打你的，干我屁事！”我这么坐在风凉的树下想。

大哥，他们都对他不很好。有时喝酒，仍然避着他，但是却请我去。不但是老李老张，就是新来的那几个也都这样。我一坐下，他们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说大哥如何如何的不好。有的说他跑进房间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喝我们的咖啡茶，有的说他又在我们的枕头下不由分说就把裤带拿走了。大家于是把他的坏处全都尽量说出来了。甚至于说到他有钱的时候如何如何的糟糕。最后就决定地下了结论：

“他有钱的时候，不是在请我们，简直是在玩弄我们！”

于是大哥就在众人的口里成了罪大恶极，枪毙无赦的人物了。至于老李说到大哥的糟处，简直捏着了鼻子，啊呀啊呀，甚至于要呕吐出来的样子了。

最后，老张端着杯子向我来了：

“朋友，干一杯。”

我默默地端着杯子，我没有想到我应不应该干一杯；可是终于干了。老张于是很兴奋的说：

“你哥子是对的。我常常觉得对你总有一种，一种，一种，我不晓得要怎样说才好。你有点那个，有点，有点，有点什么的什么呢。那个，我以为，我觉得你的大哥完全和你相反。你的大哥那天生气的说你：‘他，充什么清高呀！我看他不吃饭才是好汉！’他说他叫你去朋友都不肯去……”

他还要说下去，我可听不下去了。我平时本来是很镇静的，老王还说我可怕，喜怒不形于色；可是现在在我刚刚喝下去的一杯酒，在从肚子里涌上来了，辣辣地，很难过。但是我依然镇静着，不愿意在别人的面前暴露我的弱点。

可是大哥提着一瓶白玫瑰笑笑的张着大嘴巴嚷着进来了：“妈的，喝酒都不请老子喝！”

一下，就向着老李一挤，站在对面向我白一下眼睛。他这么一来，我的气更涌上来了。但是我不知道走的好还是不走的好。大哥又从袋子里掏出两毛钱来了：

“老李，你去切两毛钱的牛肉来我们大家吃。”

“妈的，你有钱！还老子的一块钱来。”

“我就是这两毛钱，刚刚是在老赵的牌桌上抓来的。”“酒呢？”

“隔壁赊的。”

“妈的，没有钱都要赊来喝。”

“哼哼，‘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干一杯！”

他的眼睛又自我一下。我是忍不住了。站起来就走。

“不吃么？”大哥说。

但是我已一头向天井冲出来了。但是马上就听见大哥忿忿地重重地从门里掷出来一声：

“不吃算鸡巴！”

我头昏。脑门上像火在烧。不知怎么样，我已在公园里的八角亭前坐下了。凉风扫着枯叶向我的面前飘来，使我的热热的头脑和热热的两颊清凉了好些。好些时候，我摸着我空空的袋子，渐渐才发现我自己的弱点了。是的，大哥说的那个话自然是可恶；可是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老张称赞我，称赞些什么呢！是呵，人家在这样对我好，不也是和剑寒说的‘自己制造一种所谓人格，去邀人家的怜悯’么？从前剑寒去会他老师的时候，我是多么地觉得他矛盾；可是我呢？我不也是在被人家怜悯着的么？我不也是在吃着自己的灵魂的么？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是好！

枯叶卷过去一阵，微雨又飘下来了；可是等到头都淋湿了我才知道。

但是生活是更加逼迫得不得了了，连最后的一部《辞源》也卖出去了。没有法子想，我还是只得去找我的那个秘书同学去。要生活总得要生活下去的。我借了一件老李的旧西装穿着去了。到了传达室麻烦了半天，才把会客单子写好。写好单子之后，传达说等一息；好，等一息。等一息之后，我就被带进一间会客室里去了。传达又说等一息；好，又等一息。一息一息的过去之后，还不见来，我真是有些焦躁了。剑寒会老师的那幅景象又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感着了非常的惶悚，我感着了非常的惭愧，我才后悔我不该来。听见门外边的脚步在响，我以为总该来了；可是是一个勤务兵骄傲地走过去，我神经过敏地好像看见他伸一下舌头似的。我更加局促起来，肚里面这样骂着：“你妈的！”

我于是再等，看见一条黄洋狗从门边跑过向里去，又看见一条灰洋狗从门边跑过向外出，我真是觉得时间是太久了。但是我向壁钟一瞧，离我进来的时候不过才两分钟，然而我已觉得是两点钟了。我于是又耐心的等着。老远又听见脚步声，我以为该来了。慢慢地一步跟一步地沉重地走来了。我心里很慌乱，那一步一步的声音简直是一下重一下的踏在我心上。我有点惘然了。脚步快要到门边了，我的心里就一跳，一看，却原来又是一个职员走过去。我又诅咒着：“你妈的，给老子开什么玩笑！”

我于是又等着。我想，这时候，他一定在办完一件公文了，一定在插笔了，一定在放公文到黑皮包里了，一定在喊倒茶了，一定在漱口了，一定在吐痰了，一定在看我的会客单了，一定在开“尊腿”了，一定咳嗽嗽的出来了。一进来，一定是：“哈！好久不见了。身体好吧？”于是我们就握手。

一个勤务兵又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马上就惊醒了我的幻想。

这时我看钟，已经过五分了。我真是后悔我不该来。我想，他妈的，走吧！我焦急得站了起来，冲着门就要跑出去。可是我在门边又耐心的站着，觉得既来了，又何必这样？我又退回去。我这回是数着壁上的钟：一二三四五……妈的，这半天才走二十秒！我于是想看看字画混混。可是没有。只有一张孤零零的中山像在那当中，除此只有一些沙发，椅子和花瓶之类。难道去鉴赏花瓶么？可是我又不会考古董。在现在肚子饿得这样，哪里还有那些闲心！我再向门外望出去，听听有没有声音；可是静静的，还不来！

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我非走不可。我向着门走去。可是在门口我就和一个人碰一个照面，是一个穿缎马褂的家伙。不认识。走我的。

“喂，你是不是会秘书的？”

我掉过头，看见他手里拿着的就是我写的那张会客单。我一怔的站着了。妈的，搭什么架子！哼，同学！我这么在肚子里面骂着，不高兴的走回原位置去。

穿马褂的这位家伙缓缓地尖着十个长指甲的指头把那张会客单铺在茶几

上。才咳嗽，才吐痰，才问我：

“你先生是秘书的同学吧？”

“是的。”我答。

“他说你最近很穷困吧？”

“是的。”我答。

“他说——”

“是的。”他还没有说完，我就已经答出来了。

他见我这样的硬，也有些气忿了：

“先生，你要想到，你是来会客的！”

“是的。”我答。

“但是你先生何必生气呢？”

“是的。我是来会客的。我不是来讨饭的！”

“你才岂有此理！”

“要你才岂有此理！”

我站起来抓起我借来的帽子冲着就走。

“他妈的！”接着就听见会客单纸撕碎的声音。

我回过头望着他那凶恶的眼睛，但是没有办法。

“他妈的！”我也这么报复一句，三步两步的就冲出来了。离开了衙门，我还回过头来向里面骂一句：

“他妈的！”

忿忿的走回来，我才又感觉到我是多么的可鄙！

我决心要离开这南京了，到修理汽车的朋友罗莲那儿去。

在罗莲那儿住了几天，我又感觉到一些快活。他从前也是和我们在南京同住过的。他现在是修理汽车的工人了。他比我对于社会的认识清楚得许多。我又才觉到我的浅薄。可是我在他那儿还是弄不来，这样生活下去也不是办法。恰恰在这时候，有一个营部招考司书，一百个人赴考，我居然一个人考上。住了两个月我又随着部队开到南京来了。当我才考上司书的时候，又得到剑寒的来信，说他又失业到南京来了。住的地方依然是鼓楼街的那个房间。

到南京的这一天，很冷，下着雪，但是我马上就跑去看他。附近的街道都很冷落，大哥从前赊东西的那间店子也倒闭了。我从堆满雪的天井走进去。第一个抢进眼里来的，是这宿舍荒凉的景象。阶沿下的那株在热天可以乘凉的树，现在是已经黄叶落尽，干枯的桠枝上堆满了白色的雪花；树子显得很瘦了！

这时候，大哥已考进军官学校，老李老张们也走了，就是那后来的几个同乡也不知分散到哪儿去了！许多屋子都空空，木板床翻在地上，台子上铺满灰尘，许多老鼠屎和烂字纸更是堆满一地了！虽是有几个房间里因为听见我的脚步声而探出来了几个头，可是都是生面孔，很快就缩进去了！这社会真是不断地在变，而且变得非常之速！我这时才亲切地感着一种“天涯零落”，

“桑沧几度”之慨！

走到剑寒的门外边，我怕弄错，带着雪花从窗洞望进去，就看见孤零零的剑寒依然沉默地坐在帆布床边，两只呆笨的眼睛像思索什么似的望着那灰暗的角落。屋里依然很简单：一张台子，一个小凳，一个网篮，而他的那个皮箱子却不见了！地下多着的仍然是一些字纸和口痰。

我推开门进去，他吃了一惊，呆呆的望了我几秒钟，才惊喜地伸出他的手来：

“你来了么？”

我们握着手。我觉得他的手冰冻似的冷，简直是一把枯骨头。我真是为他打一个寒噤。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他又这么说着。

“你不冷么？”我说。

“有什么办法！”

他又很凄然了。这时我才把他看清楚：他的头发很长，胡子也很长，脸皮长进去，骨头长出来，眼睛似乎大些了，嘴唇是很干瘪的。脸上因为汗毛很长，更显得苍白，身上穿着一件如果当还可以值得几块钱的旧大衣，大衣下面的西装裤还是半新的，可是皮鞋已经很破了。

我们于是坐下来谈谈我们近来的事。

他谈起他的箱子卖了还不怎么；可是一说到他的老师也失业回家去了，似乎不胜慨然。他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房租同伙食。包饭铺的钱是少不了的，已经催过一次了。衣服已经当了好些，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看家里能不能寄几块钱来。可是家乡又在打仗，这倒是十分担心的。这回的战争比从前更厉害：有飞机，有炸弹，有毒瓦斯……所怕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家里已经危险过几次了。说着，他就只是叹气。又咳嗽，又吐出一口浓痰。坐了半天了，我才觉得我们缺少了一件什么事还没有做。

我拿出两支香烟来，取一支给他。他仍然默默地用两个黑黄的尖细的指头夹在嘴边吸着。可是他才吸一半就把它弄熄了。我很奇怪。马上就看见他拉开抽屉，在许多乱纸堆中找出一个孤零零的铜烟盒子来，苦笑的说：

“这东西还是去年买的。买的时候很贵，现在却非常便宜，说是经济恐慌的缘故。可是到了我们的手里就不值钱；要不然我早卖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就把那半支香烟孤零零地放在烟盒子里。我才有些恍然。赶快再从我的烟盒里再拿出四支香烟来。

“你又何必呢？抽吧。”

他接着我的香烟，又才把那半支烟重新点燃，尖着两个指头默默地吸着。说大哥只来过一回就没有来了。

“朋友，我得了一个这样的经验，有一种粗鄙话说的：你我弟兄，前世（钱是）弟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

他又摇起头来了。

我安慰着他，劝他什么都不要乱想，好好的养病，我拿着钱一定送几个来。

他孤零零地站在门边看着我踏着雪走出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望着我的背影叹了口气了。

我回部，书记长就说要办报销。我们司书一共是三个，可是那两个是营长的亲戚。幸而他还缺一个亲戚，不然我也不会被考进来了。平常那两个司书就不大办公事的，顶多不过写点马马虎虎的命令；营部的呈文又多，大部分都要我抄。有时抄的呈文还要受营长许多很麻烦的指摘。又说抄得太密了，又说抄得太疏了。密了的太密，疏了的太疏。要不是书记长同情我一点，我早就被滚蛋了。我真是愤恨得火起。可是还得干下去。我如累遇着呈文多的时候，分一两件给那两个司书抄，可是他们都很气派地向着我的台子上一丢：

“这是营长派你的！”

我瞪他们两眼：他们也瞪我两眼。有时候他们就专门挑拨书记长想要他来和我捣蛋。我只有在肚子里面说：“他妈的！”

这回要办报销，当然又累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来了。我不能息气地就一直办了两个礼拜。我曾经接到剑寒一封信，没有邮票。我知道一定是剑寒亲自送来的。里面没有说什么，就是希望我去看他。我很想给他送几块钱去，可是薪水还要几天才发，预支是不行。我只好又空着手去见剑寒去了。

这回我一到门边，看见他依然孤零零地坐在床上呆想。我刚进去坐着，他就很气忿地在台子上咚的一声捶下一拳，台子上的灰尘都跳了起来。我很奇怪。难道我得罪他了？可是他缓一口气，就两眼凄然地把一封信送进我的手里来了。我拆开一看，原来是他家乡的一个朋友寄来的：原来他的家里已经在这次的战争中给炸弹毁了！

“他妈的！”

他这么骂着，颓丧地坐下去了。从来我没有看见过他这样暴躁过的。我真是为他偶然。我不知道要向他说什么话才好。

我们大家都默然了。

正在这时候，门忽然一开，随着白雪的反光射进一个警察和一个小伙计来了。

“先生，就是他！”

小伙计指着剑寒说。

“你怎么不给饭钱给他？”

剑寒骨悚地站在警察的面前，脸全红了。苦痛地颤着嘴唇，只是说不出话。

小伙计又叫起来了：

“我们遇骗过几个人了。这回可不行！我催过他好几回，他总是天天推。推到哪天呢？”

这时候，隔壁住的几个人也围在门口来看热闹来了。

小伙什又叫着：

“吃得起饭给不起钱！没有钱你就不要吃饭！”

这回剑寒感着很大的侮辱，可真动起气来了。手一扬，但是他马上又缩回去，痛苦地咬着他的干瘪嘴唇。

“你要打么！”小伙什又叫着，而且挽袖子。

门外边的看客们都笑起来了。

我赶忙把那小伙什劝着。并且走到门口去说：

“没有什么事的。请回去。”

但是那些人还是不走。我只好回过头来，只见剑寒的脸上由红而青，由青而紫，干瘪瘪的眼眶死死的睁着。我于是先劝小伙什，再劝警察。我说这个钱算我的。小伙什还不肯。我再说我们的“营部”不会跑的。总算是我胸前的这颗圆圆的证章给他保了险。小伙什望了半天，才说明天一定要。我答应他后天。小伙什才答应着同警察一道出去了。临走还说：

“看在你先生的面子上。”

走出门，还抛来一句：

“他妈的，不给钱还要打呢！”

看客们也就哈哈地作鸟兽散了。

这一下，剑寒麻木地坐在床上。我们大家都相对无言，等到他缓过了气之后，我又坐了半天，才说走。临走的时候，他的嘴唇又开始在颤动，我知道他又要说话了。动了半天，他才说要向我借两毛钱。真是糟糕得很，我连两毛钱都没有借给他的；我就只剩几个铜板。可是几个铜板也要。他忸怩地从我的手心尖着指头拿去了那几个铜板之后，我很难过：人到了连几个铜板都要的时候，实在是走到绝路了！我苦笑着迎着他的苦笑，从他那胡子蓬松的嘴唇望到他那乱头发下面长满霉灰色汗毛的死青脸上，顿时觉得他委缩下去，有着三十几岁人的苍老！

我这回是带着眼泪从他那阴惨惨的眼睛下逃出来了。

回来的那天下午，我非常的难过。我真是从来没有这样过。

我想镇静，但是不能。晚饭也不吃，我就呆呆地在床上坐了半天。

听见凄厉的熄灯号声从冰冷冷的空气中传进来，我才知道夜深了。

和着衣服我就倒上床去。

第二天起来，心头平静好些。但是公事又忙起来了，使我非常的烦躁。我把笔丢下，想到房间里去平静一下，可是勤务兵又来喊：

“营长叫你写命令！”

是的，营长叫我写命令。我懒懒地走回办公桌去，马马虎虎的又应付一天。

第二天我决心跑去支钱。可是不行，不行就拉倒！我只好把我刚刚赎出来不久的衣服又送还进当铺。拿到八块半钱我就准备给剑寒送去。可是勤务

兵又在街上撞着我了。又要我回去写命令。他妈的，真麻烦！我刚刚走进营部，勤务兵就给我送一封信来了，一看，是剑寒的草草的笔迹，好像在预告我将有什么事变要发生，我的心更加零乱了。信拆开，是简单的几句，我抢着就看下去。

“朋友！永别了！我想你也许不愿意我就这样痛苦下去的吧？我很痛苦！我二十三岁了。但是这二十三年中我只是端端正正的站在人面前，同时弯着背流着我牛马般的血汗。

然而我得着的是些什么？贫困，侮辱，肺病！也许我是一个弱者！这世界我什么也没有！只有你是够朋友的。所以我希望你替我记着明年今月今日今时正是我的周年纪念！朋友，别了！

你的朋友——一个弱者剑寒”

我陡的一惊，顿时感着非常的孤独和悲忿。命令也不写，我冲着就冒着雪出去了。

刚刚走进天井的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堆成了白色。屋檐周围还在乱七八糟地飘着大大小小的雪花。宿舍简直是鸦雀无声，我望着那瘦瘦的枯树，好像觉得这世界全都死灭了。

虽是看见剑寒的房门那样虚掩着，但是我却没有勇气去把它推开，如果一推开，一定是那种“凤去台空”的空虚将会把我吞灭了。在这儿将要失去我所有的一切！

我黯然地站在房外好久。

最后我决心把门推开了。可是这又使我吃惊：那帆布床上一个黑黑的东西是什么呢？立刻，那黑黑的东西也坐起来了。

呵！是剑寒！

我一把就把他的手抓起，两个又默默地沉着眼望了几秒钟。可是今天剑寒不是穿的大衣和西装，而是一件薄薄的肮脏的黑夹袍。他一面抖着，一面握住我的手。但是他今天的脸上却又比昨天平静了许多。

我一放开手，他马上就委缩着一团坐下去了。

“你何必又要自杀呢？”

他苦笑了一下，却并不惭愧。

“请不要提吧。那已过去了。”

我们默默地平静地对坐了好久。

“死，”他坚决地说。“死，实在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我立刻感着一种严肃，接着又听见他说下去：

“人，无论活到一百岁终是有这么一天的。我觉得这实在并不难。但是当我把那封信送进邮筒里去的时候，我立刻感着我非常的惭愧：我真是一个多么弱的弱者呀！比如我给你写信，在邮筒旁边的时候，我就马上觉察到我还没有坚决。我马上觉察到这社会好像还有一种使我值得留恋的东西。我还要活。我还得要活下去。我还要再认清楚这社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家

都不死，我为什么要死呢？”

听完他的话，我心里才又恍然。

“大衣呢？”

“当了。”

“西装呢？”

“卖了。”

“钱呢？”

“给饭店老板了。”

然而外面的雪还在疯狂地乱下。我看见他抖得太厉害，说话在战，嘴唇很乌。我马上就把我的大衣脱下来给他，但是他坚决地不要。

“何必呢？”我说。

“你呢？”

“穿上吧。”

他默默地穿上了。短大衣套上黑长袍，简直非常的滑稽。可是我们这时没有那种心情来笑。可是我们也终于苦笑。

我想起写命令的事情来，马上我就拿出我的钱。可是他又坚决地不要，而且红着脸。我知道他一定不要的。他正惭愧着他的写信。但是我坚决地放在他手里就走。但是他马上脱下大衣飘着一个黑色的影子追来了。

我只好站着。

“那，我就留着这三块半钱好了。”

我看见他那坚决的神情，只好收下那一张五元的钞票。他还跟着我走两步。

“朋友，请相信我：我还要活，我还得活下去的。好吧，我们就再见！”

“再见”的两个字说得非常重，眼睛在闪着幼稚的光。我站在马路边，又望见他在那残酷的乱雪中，躲过咆哮的黑汽车，耸着瘦削的肩，飘着一个凄厉的黑影子回去了。

我回部来又挨骂。可是我不理。眼前还闪着剑寒孤独的影子。

第二天再去看他，可是房门大开着，里面除了一张孤零零的台子和凳子，什么都没有了。我又很吃惊；可是我马上又平静下来了。我知道他一定去找他的活路去了；可是我心里总有一些黯然。

那台子还是我帮他抬进来的！我苦笑了。

第二天就接着他从苏州的来信：

“……我这人真是到处倒霉。我跑来寒山寺，我的这个朋友却病到只有一线微弱的气息，恐怕就是明天的交易了！肺病对肺病，我真不知道这社会是个什么东西！不过，请你不要替我心焦。目前的生活当然只有承继他的‘遗业’！我预想着我将要替人家抄那种迷信的东西，我心里已经有些黯然而了！不过，我在这里加重一句：我是不愿死的！”

我望着信笺，嘘出一口气。我的心平静下来了。

后来我们的部队又开到安徽去了。可是在这期间我的生活越加痛苦；那两位司书和我的冲突一天天地更加加强了。有一次，我从早上就抄到半夜，天气虽已是夏天，可是一次倾盆大雨，顿时使我感着非常的寒凉，我马上就打一个寒噤。喉管痒痒地，正在怀疑的时间，一咳，就是一口浓痰，绿闪闪地从电灯光下反映到我的眼睛，我马上想起剑寒来了。这实在使我吃惊不小。原来我这强壮的身体居然也有这么一天了！

剑寒我们还是常常通信。他又辗转流浪了许多地方了。

有一天，营长又来一个亲戚了。他常常贼头贼脑地观察我的行动。在我们的办公室坐了不久，他就东翻西翻地搅起公事来了。营部里面正没有缺额，我不知道他来干些什么。我吃惊着我的位置也恐怕不久了。果然，有一天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便把我裁掉；名为“裁”，已经是给了我许多的面子了！

难道我就在这儿流落么？

我忿忿的离开了营部，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在还未被“裁”的时候，就生了一场病，仅有的一点东西也当了一些。现在被“裁”出来，我真是恨不得生有一双翅膀飞到别处去。可是不能。我只好写信回家去想办法。可是到了我卖到最后一件旧西装家里的信还没有来的时候，而我已经是头发森长，胡子蓬松，一件飘飘的单衫也捉襟见肘了！我这回才亲切地感到我从前看见的那些痞子也就是这么“痞”起来的了！我不知不觉地不洗脸，我不知不觉地不梳头，我甚至于不知不觉地用抽头揩起鼻涕来了！

幸而好。我说“幸而”好，有一天我碰着书记长了。一看见我孤独地站在街的角落，他就不胜诧异地惊叫。在从前他似乎比较知道我一些，他对我那种倔强的性格是称赞的。当我被“裁”的前一天，他恰巧因公到别处去；如果他在，我也许不至于马上就被裁了。

现在我知道他是回来了。想避开，可是他已一把把我拉着。他说：

“唉，真想不到！”

我似乎记得他有回这样说着：要不是营长是他的同学，他早去了。他似乎也表现着讨厌这社会的样子。

这回我又被他“怜悯”着了。他介绍我在他的一个朋友的部队去。那儿正缺着一个司书，自然我就去补上。

而且我们也就很快地开到杭州来了。恰好家里又汇了一些钱来，我于是赶着秋凉又添制一些东西。

剑寒依然常来信，他提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就非常的忿恨。他说，我们一生的痛苦，就是这些敌人。他自己呢，依然还是那样。

忽然在“九一八”爆发不久的时候，他居然跑到杭州来了。可是太凑巧，刚刚是他到了杭州的前一天，我又宣布失业。我们两个在旅馆相逢，又不胜黯然而了。

他这一回来，依然很枯，脸子依然瘦削而苍白，口痰也依然多，依然是那样的态度，依然用两根细细的指头夹着半节香烟。他很兴奋，然而又很颓废。他说他这回来就是打算来约我一道去参加义勇军的，他说只有这才是出路了。我也这么冲动着。我知道，父亲他们寄钱给我，他们的目的也不过是希望我将来升官发财，他们好当“封翁太君”，可是我不能。我很痛苦。我不能为他们的“光荣”而牺牲我的灵魂呵！不过我对我的出路还是依然很渺茫的。这回剑寒来约，我也考虑了一下。可是自己也很颓废，常常闹着要喝酒。于是他所说的“打算”，也影响到我的不坚决了。看见那种恳求的眼光，我不得不又把我的衣服从箱子里拿进当铺，又从当铺把钱拿着上酒楼。他似乎比从前爽快得多，举止也比较随便些。他兴奋地一盅一盅地灌下去。这我倒担心起来了。他的病，不，还有我的病！唉……这又使我对他捉摸不定。喝醉了回来，脸色在电灯光下显得绝青，可怕。不到半分钟，他又踉踉跄跄地倒上床大吐起来了。一吐就是满床都是烦糟糟的一些臭东西。于是不得不劳我的驾给他打扫一番。

可是他却小孩子似的在床上哭了。

“哭什么呢？”

我抚着他的肩膀，有些不高兴起来了。我想：“这简直是一个十足的弱者。”

可是他仍然绝青着脸，闭着嘴，使我感觉到他的那样子有些不太顺眼。

可是他又要起茶来了。口里不绝地喊道：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我很痛苦呵！”

这真麻烦！既不能喝酒就不要喝酒！我把茶给他端去，他只喝了一口又不要了。可是隔一会，他又要。

我看见他这样子，心里更加警惕：我也有肺病呵！因为一想起我的病，我就对他更加讨厌起来。我觉得如果他要这样下去，我的病会更加深的。在半夜的时候，他还哼着要水；我实在有点怕麻烦，不理，假装着打鼾。我马上就听见他叹气的声音：

“呵，睡着了！”

我第二天起来，只好诚恳地劝他：

“你的病太厉害。不要喝酒了。”

他答应我说：

“是的。”

他再提起参加义勇军的问题，我几乎对他有些不相信。只是“是呵，是呵”地漫应了他。我似乎这样觉得：“像你从前那样惨的生活，是我，要干什么早就爽爽快快的去干去了。”

可是到了下午，他又狂热地兴奋起来，又闪着恳求的眼光又叫着要去喝酒了。我就装着没有听见没有看见的样子，支吾地说着：

“大哥大概明年就要毕业了。”

我在急忙中的支吾，不知怎么别的不找，恰恰找着这句话，我自己也感觉到一些惭愧。可是到了他第二次说着要喝的时候，我看见他那种口馋而又痛苦的样子，我又不自然地从箱子里拿出一件衣服来了。

我们于是又上当铺。在当铺的高柜铁窗前，我看见他轻松似的在阶沿上走来走去；然而我自己却感到一种不满意：这“衣服是‘我的’，这已是第三件了！”虽然我觉得我这种观念太卑鄙；可是我总觉得他实在太不应该。

我们于是又上酒楼。他于是又大醉。于是回来又吐，又吐得满地都是了！今晚上我感觉到我很疲倦，连着就咳了几下，又吐了几口痰。我于是不再管他吐不吐，倒上床上就睡了。

半夜仍然听见他哼着要水的声音，可是仍然装着睡我的。

第二天他起来，悄悄地把自已吐的东西打扫净了。他说他头胀，再又睡下去。我觉得我这两天来完全搅在一种昏天黑地里面。

现在我需要出外去风凉风凉一下了。从湖边逛了一下回来，我轻轻地走到门边，就听见他在房里面哼着一种惨然而痛苦的声音。我又觉得我又堕入昏天黑地里面了。我于是又回过头再出去风凉一转。

第二次回来，他已坐起，沉默地依旧无言，再不像前两天的那样有说有笑了。我们俩的中间似乎建筑起一道高高的墙壁起来了。我也不讲话，晚上很早就睡觉。

他第二天起来，已不再说要喝酒。他的嘴唇在动似乎要讲什么话，可是我总是不自觉地把头掉开，有时候我先就敷衍着：“今天的天气又更凉了。”

他于是又没有话。

第二天，我很早就出门。可是这天回来，房里面只是一个短短的纸条，却不见了剑寒了。我也并不吃惊，只把条子看了看——

“我很痛苦。我觉得我太对不住你。我才深深地知道我还是一个弱者呢！可是这很好，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从前我总是那样因循，苟且，而动摇的人物！现在我知道了。纵然是穷朋友，纵然很好；如果是在‘私有’的关系上还是不行的。从前我还有这一点幻想，可是现在我对于这一点点旧的幻想也完全打破了。我很感谢我们这回的遭遇；这是推进我到光明的道路。朋友，永别了，愿你珍重，愿你努力！也许我们将来还有相逢的时候也说不定。”

我这时才有点吃惊起来了。我才觉得我自己还是这样一个卑鄙，龌龊，自私，自利的人物！他去了也好，我必得重新来改换我自己，重新来努力！

果然，他现在是被捕了！可是我一直到从新努了些什么力呢？！从杭州回来，又呆在这南京！半年来所过的生活，不过是看了些新书，不过是依然在从前那种“人格”上“重”了一些“新”，不又是依然被别人怜悯，被家里怜悯着生活的吗？我呵！我才真正是用强壮而清高的衣裳包着一个卑鄙灵魂的弱者！

等到了半夜，大哥却醉醺醺地回来了。脸红喷喷的。大嘴巴哼着糊涂的军歌，双手向上一伸，两脚跟着一飘，随着一个呵欠声就倒上床去了。我为剑寒的事很着急。跑到床边去问他，他惊异地张开眼睛看我；但是随即又闭着。我知道他今天准又和毕业的同学到歌女的家里喝酒去了。我再把他弄醒问道：

“剑寒的事怎样？”

“哪个剑寒？”

“怎么哪个剑寒！”

他才勉强睁开眼睛忿然地说道：

“管这些事干什么？”

他又闭着眼睛了。

我很气忿。“你们这就是同学！”我这样的想；不过，我马上就记起剑寒在杭州留条上一句很深刻的话：

“纵然是穷朋友，纵然很好，如果是在‘私有’的关系上还是不行的！”

大哥当然更靠不住！这两天大哥和我吵过后，我自己的一些模糊的打算，现在由隐晦而明显，很清楚地在我的面前摆着这一条大路来了。没有容许我再犹疑的余地：不容许因循，不容许苟且；大哥和我，自然是各人走各人的。

天亮的时候，大哥一提起剑寒又逼着我回家去：

“你看剑寒吧，混得好，现在怎样呢？我是要负责的，我不能让你这样流落下去的！”

说他的；我不理。本来我先还打算让大哥先走了再说；可是我现在是非先走不可。我等大哥摇头晃脑地去领凭照的时候，我把我的箱子和铺盖卷收好就到下关搭火车去了。

在沪宁道上的四等车中，我望着那些苦着脸而沉默着的褴褛人们，马上就联想到沉默着的我自己，而且闪电般的马上就连想到沉默着的剑寒。我想此刻的他，一定是正在背着手站在那黑暗的当中，用沉默的忿怒挺着胸对着一切要来的苦难吧……

1934年1月

（原载1934年4月1日《文学季刊》2期）

父子之间

躺在大天井左边厢房里的烟榻上，荀福全的苍白嘴唇紧箍着烟枪嘴，好像吹箫似的，两眼凝视着烟灯口舔着烟斗上的黄色烟泡一跳一跳的火焰。他匆忙地嘴动两动，便使劲一吸，苍白的两颊都凹了进去，只让两个黑洞洞的鼻孔在透不过气来时漏出丝丝的烟雾。看看吸到了底；他便右手拿着闪光的铁扦子一拨，吱的一声，那烟泡蒂便被火焰光送进烟斗的小孔里去。放上枪，嘴唇闭得一线缝也没有，竭力不再让一丝烟雾漏出来，翻身爬起，赶忙跑到旁边地板上的一方黄草席上站定，一弯身，两只手掌撑看席中心，头向下，两脚跟朝上一跷，在空中划一个半圆形，啪啦哒一声翻了过去。鼻尖冒出细点的汗珠来。他仍然紧闭着嘴，走回烟盘旁边坐下，两手抱起一把装着苦茶的白瓷壶来，白嘴子插进白嘴唇咕噜咕噜喝了两口，这才两手拊着膝头，骨碌着两眼舒服地叹出一口气来：

“嘎……”

他刚刚头靠上枕头，拿铁扦子匆忙地挑上一豆黑烟膏凑上灯罩圆火口的时候，长工老牛的麻脸又出现在他面前了，两手撑着床沿，鼻尖对着他的鼻尖，厚嘴唇急促地说道：

“少……少爷，那黄三痞子连我也骂了，他……他叫你就出去…”

荀福全立刻皱起两弯向下吊的眉毛，偏着头，两眼发闪，嘴巴张开。那铁扦上的一豆烟膏墨水似地滴在灯火边：吱！灯火就跳了一下，但他扬起着半身，喷着鼻孔说道：

“哎呀！叫你跟他说等一等，等一等——”

老牛的麻脸上也皱起眉头了，他嘴唇动的时候，那黄色的两颗门牙闪映着烟灯的火光：

“我说过了，我说，……他又说，你不出去，他他他就要亲自进来讨了！”

“啊？”荀福全一惊地坐了起来，石像似的呆一下，才伸着五指猛力抓了抓头上的乱发，叹一口气说道。“咳，妈的！好好，你去跟他说我就来，入他……”

老牛刚刚转过背，荀福全的五指一下又停在头发上突然喊住他，额角发皱，眼光灼灼地问道：

“老太爷刚才在发什么气？”

老牛麻鼻下的厚嘴唇又动着答道：

“你还不晓得么？大前天老老太爷弄到公所去的刘二今天出来了，刘大去弄出来的，刘大卖了他的阿毛，十块钱，刘大偷偷回来的……”

“老太爷今天出去不出去？”荀福全问着，同时脑子里很快地闪出了他父亲屋里的景象：靠里的床脚后面，是夹壁，壁上有一个小方门，门里面是大袋的铜圆和小袋的银圆。于是，他的嘴角便闪出梦似的微笑。偏着头，闪

烁着发光的眼睛，盯着老牛那颤动的厚嘴唇；他怀着往常凑好三番时伸手去揭牌似的心情，惟愿他那嘴巴一张开，就送出来一声：“出去。”

“不不不……”老牛摇摇麻脸。“……晓得。”

“喊，”荀福全一下怒得眼珠挺出来了，挥着右手喝道：“好了，好了，你去你去！”但他刚刚躺下枕头去，老牛的麻脸又追上来了，秘密似地压低声音说道：

“少少爷，黄三痞子骂骂骂……”他自己也困难得麻脸胀红起来，害羞地伸着黑指甲的五指抓着下巴。荀福全的眉毛皱得更往下吊，尖着耳朵，也急得两眼只是 。老牛在地上顿一脚，这才说出来了：

“骂你人入入入……”

荀福全终于向他瞪一下眼睛说道：

“好了，好了，妈的！”接着他就张开口打一个呵欠，眼角又滚出一条亮晶晶的泪水，脊梁软瘫地又躺下去，他想：“还是抽了这口烟再说。”他瘦削的鼻尖对着灯火，两眼紧盯住那灯火边的一豆烟膏，看看要烧焦了，他便对着它吸一口气，赶忙拿着铁扦子，屏着鼻孔里呼吸，全力贯在指头上，抖抖地把它刮下来，就凑在灯罩口匆匆忙忙地裹好榧子那么大的烟泡，栽上烟斗的时候，老牛的麻脸又出现在门口了，同时在老牛的背后还发出一个粗大的声音：

“喂，荀少爷！怎么的！”

一听就知道是前几天同着打牌的张得标的声音。他的心一跳，两手拿着的烟枪刚刚横停在烟灯旁边，那穿黑紧身的张得标已眼光灼灼地从老牛的背后走进来了。一路嚷着，两眼就向厢房里的四个角落扫射，两步走到床前，便伸出一只手掌一挥地拍在荀福全侧躺着的屁股上，劈的一声。

“喂，黄哥等不得了，他问你还不还！”他声音震动了屋梁，连天井都嗡嗡起着回声。

荀福全嘴唇发白，两眼珠急促地溜动，一翻坐了起来，平伸着两手向着张得标的鼻尖前面按两按，轻声说道：

“喂喂，小声点，小声点！”

“什么小声不小声！黄哥叫你马上就出去！真是，早来一趟咧，说你没有起来，你看此刻什么时候！等死人！”张得标大声说着，眼光就从荀福全的脸扫到烟灯，又从烟灯扫回荀福全的白脸。

荀福全皱着眉头叹一口气，伸起两只手爪抓着头上的乱发，轻声地说道：

“喂喂，”便赶快两步跑到窗口，从窗眼望出去。见正面堂屋只是静静的满是灰尘的红漆神龛，空荡荡地没有一个人影，他才嘘出一口气，走回烟灯旁边来，说道：

“好了好了，你请坐坐，等我抽了这口烟，对不对？”

“坐不坐倒没有关系！”张得标大声说着，左手叉腰一屁股坐上烟盘左边，两眼楞着横横地向荀福全脸上一扫，“那么，就快点！”他伸着五指就

在烟灯旁边抓起一个小小的银烟杯。

荀福全双手指着烟枪，把嘴子的一头递过来，说道：

“请！”

张得标故意伸一只手去接着枪，果然看见荀福全皱一皱眉头，他便讪笑地说道：

“好了好了，谁抽你的烟，你赶快吧！”

荀福全脸红起来，嘴嗫嗫地说道：

“不，不客气。”终于把烟枪嘴掉回来塞进自己的嘴唇吱吱地抽了起来。他顺着烟枪望到烟灯旁边，却见张得标的五指正在玩着烟杯，烟杯倾斜着，黑烟膏就闪光地流到杯口，看看就要流出来，他急得鼻尖都冒出汗珠。忽然烟斗上哧的一声，他赶快把眼睛收回来，泡子上正烘烘地挂火了，他皱着眉头把口里的白烟雾吐出来，吹熄泡子上的火焰，按一按，扞一个洞，又才抽了起来。这回却见张得标的两手在白瓷壶边的十几个烟斗子中抓起两个来，并且说道：

“啧，烟斗子，啧……”同时就把那两个水盂式的黄红色烟斗子相碰发出声音；咯咯。碰一下，荀福全的眉头就皱一下。但这回，他怕再放漏一丝烟雾了，一口气就把烟泡子吸进烟斗里去。

“完了么？”张得标放下手上的两个烟斗，闪烁着眼光问；见荀福全紧闭着嘴唇点点头站起来，他也站起来，那扁圆的烟斗实在黄红得可爱，他还盯了它们一眼，才向房门口大踏步走去。可是到了老牛站着的门边，却不听见跟来的脚音，他掉转头来一看，荀福全却站在一方黄草席上，弯身下去，两手撑着席中心，头向下，就像一条伸懒腰的拱背猫。

“唉唉，又要打跟斗么？”张得标皱着眉头大声说。

老牛向他微笑一下，挤挤眼，悄悄在他耳边说道：

“他……他不打跟斗就过不了瘾。”

张得标横着眼睛盯了老牛一眼，赶快把自己的耳朵离开他那冲着臭气的嘴巴。见荀福全已翻了起来，但又坐在烟盘旁边了，两手抱着白瓷壶，就把白嘴子插进白嘴唇。他便怒挺着一对眼珠大踏步走到他面前，喷着口沫说道：

“喂，怎么样！妈的，我又不是你的跟丁，随你这样派气！我不过是帮黄哥进来找你的！你究竟出去不出去！”他一对挺出的眼珠就直盯着他的瘦脸。

荀福全只是两眼骨碌地从白瓷壶背望出去看着他颤颤的嘴唇，咕噜咕噜喝了茶，放下壶，这才两手扶着膝头，舒服地叹出一口气来：

“嘎……”

他身子一直站起来了，脑子里又闪来他老婆手指上黄黄的金戒指，伸手拍拍张得标的肩头，说道：

“对不住，对不住，请你先出去回复黄哥，我进去一下就来。”

“不行！”张得标把肩头向旁边一躲，脱开他的手掌，喷着口沫说道：

“走！”他伸着五指就去拉他的手。

“唉唉，我要进去弄钱吓！”荀福全伸起五指急促地抓着头上的乱发，眼睛就

“那你送我这个烟斗。”张得标伸手到白瓷壶旁边的十几个烟斗中，五指抓起一个水盂式的烟斗来，在他眼前晃了两晃。

荀福全皱着向下吊的眉毛伸出五指就去夺，一面说道：

“唉唉，这个烟斗不能送你。”

“妈的，你有十几个的嘛！”张得标一只手掌撑着荀福全的手，一只手掌就把烟斗塞进黑紧身的袋子里去。“吓！你这人！……”他故意把声音说得很大，使外面的天井都起着嗡嗡的回声。

荀福全张着嘴呆了一下，很快就用伸出去的那一只手掌在他嘴边按一下，轻声说道：

“喂喂，妈的，小声点，小声点！”

“好了好了，那你就赶快进去吧！可是别进去就不出来吓！”张得标说着，闪烁着眼光向他一眼，同时在他背上拍一掌，就笑嘻嘻地大踏步地出去了。

“！”荀福全盯着张得标的背影消失了，才叹出一口气，摇摇头。但他立刻皱着眉头了，他父亲那怒瞪着的一对眼珠就在他脑里一闪，他于是又伸起五指抓抓头上的乱发，喃喃地说道：

“嗨，妈的，恰恰又是今天！又要经过老头子的门口！吓！”

他站一会，终于咬住牙关，顿一脚，打天井穿过堂屋走去。刚要溜过他父亲门口的时候，他忽然一下停住了，因为他已听见他父亲在说话的声音。他想：“老婆该没有在里面吧。”于是，他轻轻点着脚尖，肩头一耸一耸地走到他父亲的门口边，从一个小洞望进去，就看见父亲依然横躺在靠里的床上，床中心烟灯里的火焰正对着他那一双愤怒的眼珠闪光，三须胡当中的嘴唇颤抖地在喷出一些话：

“……哼，妈的，就放了我的人了么！”同时挥着一只手掌在自己躺着的屁股上一拍，烟灯里的火光都跳了一下。“哪个在门外？”他忽然大声一喊，立刻从枕上抬起头。

荀福全惊得张开嘴呆了一下，赶快轻轻点着脚尖离开两步，但立刻又听见父亲坐起床来大声喊道：

“哪个！唔？”

荀福全知道不能走了，便站着答道：

“我。”

“进来！”

荀福全不知道进去的好还是不进去的好，但脚已提起了，他于是便跨进去，在门框边站住。立刻就看见父亲一只手在床上一撑就跳起来，震得烟灯里的火光都跳了一下，厉声地喊道：

“鬼鬼祟祟的在做什么！唔？你是不是又想来偷钱？唔，你这败家子！你看这两天佃户通通都躲光了，你还一点人事都不知！”他伸着一根指头向荀福全指了一下。“嗨，我问你，刚才谁在外边同你说话？”

“没有人。”荀福全脸红一下，随即又变白，嘴唇颤抖着，两眼昏得好像全屋子都黑暗下来，他两手的指头扭动着背后门框上的铁扣，恨不得一把就将它扭断。

“哼，没有人！”荀老太爷又挺着眼珠，右掌撑在旁边摆着算盘的台子边沿，恨恨地看了荀福全一眼，又喝道：

“你站着在做什么！站都不好好站！你就只晓得赌钱，变成那‘呆贼佬’的鬼像！给我滚蛋！我看得！”

荀福全把嘴唇一嘟，在地板上用力地顿一脚就跑出来了，他想：“嗨，妈的！”他一面掉着头，就看见老头子在台子边进出两步，忽然被一条矮凳子绊了一下。凳子翻一个身，四脚朝上；老头子也扑着身子跳了一下，几乎跌下地去。荀福全这才感到些微的痛快，向老头子投一瞥恶笑的眼光，便撒腿向后面跑去了，一面跑，一面还掉头看看背后，在一个门框边，他的胸口突然被猛烈的撞了一下，几乎仰身倒下地去，他吃惊地跳后一步，定睛看时，脸色变白的老婆就站在门框里面失声地说着：

“哎呀！吓死我！”她伸起空着的左掌就在胸口上拍了两拍。右手五指端着大铜杯刚起锅的熟烟膏就要走出去。

“嗨，等着！”荀福全跨进门槛，两手拦门，轻说道：

“把你的私房钱借给我一下，你？”

“别忙，”老婆左手向前扬一下，截断他的话，皱着眉，眼睛一一地望了手上的铜烟杯一会，好像忽然想起忘了的什么东西，右手端着铜烟杯就转身，又要向后面走去。

荀福全跳过去又两手拦在她前面了，嘟着嘴说道：

“唉唉，你听见么，我的话？”

“听见什么呀！”老婆显着吃惊的眼色望着他，红红的嘴唇对着他的眼睛半张开，湿漉漉地闪着光。

“唉唉，你装傻，你那钱。”

老婆皱着两眉，沉着脸说道：

“我不是已经给你说过，早就放出去了么？”

“不，你说谎！给我。”

“别忙，”老婆左手又向前扬一下，截断他的话，两眼一一地望着手上的铜烟杯，好像思索什么忘了的东西。

荀福全不知不觉地把两手五指插五指地抱在胸前，弯着腰颤声说道：

“给我吧，给我吧，你这鬼东西！”

老婆掉回头，端着烟杯子便跨出门槛，荀福全可愤怒得脸发青，一双眼珠瞪起来，跳出一步，伸手就抓着他老婆空着的左手。老婆向前一奔，他顺

势就把她的手臂弯过来，反扭到背上，向上一拉，肩胛的骨头都发出喀啦的一声。老婆弯下腰，叫不出来似地喊着：

“呵唷呵唷！”

“妈的，你说给不给！”他把她那只手臂再向着她后颈窝那儿提一提。

“呵唷，扭断了！唔唔，你这样狠心！”老婆弯着腰，向地面俯着头喷着口沫说。

苟福全从旁边看着他老婆那起着痉挛的苍白脸，感着了一种胜利的痛快，于是更加威吓地说道：

“你不给么？我就要拔你的金戒指！”他伸手抓牢她背上的左掌，便去退那中指上的一个金黄黄的圆箍。

老婆可把手臂用力一扭，一翻地直起身来；苟福全一个冷不防，被弹得踉跄地倒退两步，几乎跌下地去。她脸发青，大声地说道：

“别动我！前月你才瞒着拿了我一支戒指去，你又……”

苟福全脸红一下，于是捏着拳头向她鼻尖摇两摇，压低声音说道：

“妈的，别大声！你再说，你……”

“大女！你们在做什么！烟还不拿来！”老头子忽然从房里送出来一声。

“来了！”她尖声的应着，就向旁边一溜，苟福全斜刺里冲着肩头去一拦；她可一偏地滑开，跑掉了。

“妈的！老头子什么等着你了！”苟福全向她背后吐出这么一声咒骂，两眼圆睁地跟定她的脚跟跳着脚进去，看看追到父亲的门口，“嗨，不行了，妈妈的！”他脑子里面这样一闪，便加紧追上两步，一挥地击下一拳去，老婆向旁边一躲，拳头恰恰落在右肘上，她的手掌被震得一弹，烟杯子便从五指跳了出来，在空中射一个弧形，落在地上，拍的一声，滚了一圈，黑烟膏便从杯口流了出来，立刻把烟杯子在地上胶住。老婆惊得颤抖的嘴唇发白，迸出一声尖叫。苟老太爷就从床上一扬身跳到门边来了，圆瞪眼珠，咆哮地喊道：

“做什么！唔？”

老婆的肩膀抽搐起来了，横着手背揩着两眼莹莹流出的泪水，她把手放下来，从模糊的两眼望出去，打老头子的眼睛掠过她丈夫的眼睛，嘴唇就要动。苟福全抢着嗫嚅着说：

“她把烟杯子弄翻了！”

苟老太爷愤怒得脸发青，三须胡都颤抖了，他的两脚离地一跳跳出门来，在空中挥着拳头便向苟福全的头冲去，同时咬紧牙关吼道：

“唉唉，你这败家子！你这杂种！你……”

苟福全两眼骨碌一，转过身脚一点便跳出堂屋。苟老太爷的三须胡直抖动，他两手十指向前在空中抓着，脚一跳也跟着追出堂屋，口里直喊着：

“你这败家子吓！你这……”

他望着苟福全那长快的背影，两把抓不住，他简直气得小孩似的哭起来

了，双脚在地上跳两下，又踉跄地向前追两步，追两步，又双脚在地上跳两下，口里带哭地嚷着：

“你好，你好！我送你的忤逆！”

荀福全的心卜卜地跳着，踉踉跄跄手摇脚踢地跑出大天井，及到发现两个穿黑紧身的汉子向他脸前迎了上来，异口同声地说道：“吓，来了！”他才张开嘴巴一楞地站住，知道自己已经跑出八字粉墙的大门外了，走在张得标前面冲上他鼻尖来的圆胖脸，一看就认得是黄三痞子，他今天的头上还包了一大圈青纱大包头，在左耳边还吊下一寸长的青纱头，随着田野送来的风飘动。但荀福全没有等他开口，就又眼光东闪西闪地匆忙的说了一声：

“老头子进来了！”撒开腿便向墙左边的一道的竹篱笆侧面一株大树下跑去，脊梁软瘫地靠住树干，膝关节还在发抖，脑子里面就闪动着老头子摇着拳头的影子。

“嗨，妈的！”黄长兴说着，两眼闪烁地向两边望望，同着张得标跑了过来，直直地站在荀福全的前面，两手叉着腰，没有钮扣的黑紧身就在胸前两边分开，现出裤腰上一段两寸宽的闪着光的黑丝板带，他鼻孔气呼呼地对着荀福全的鼻尖。但同时已听见老头子在大门口的骂声，三个都就在大树下默默地站住，互相看着别人的脸。等到骂声渐渐远进去了，黄长兴便闪烁着眼光掉头向背后看看，才微笑地向荀福全说道：

“喂，把钱拿出来。”

荀福全这才一惊地望着黄长兴那油光的圆脸，鼻孔气呼呼地苍白着脸子说道：

“唉唉，你不看见我刚同老头子吵了么！”

“什么？”黄长兴一下怒瞪着眼珠叫起来了，连唾沫星子都喷到荀福全的鼻尖，他一面伸手挽着捏着左拳的袖口，一面摇动着吊在耳边的青纱头喝道。“你要生老子的气么？老子饿着肚来等你这样久，还没地方出气呢！”他偏着头对着他的鼻尖。“哼，你想赖么？难道我输给别人的钱就不是钱么？唔？”他咬住牙关说着，挺出一时眼珠。荀福全气得发战，也瞪起一时眼珠，立刻看见张得标跳过来，一把抓着黄长兴的两手，说道：

“喂，黄哥！”

他于是离开树干，向前一步嘴唇乌白地说道：

“怎么！你要打么！”

“你！做啥！妈的，别在老子面前摆少爷架子！”黄长兴吼着，脱开张得标的两手，从丝板带里掏出一张一百吊钱的白纸据来，凑到荀福全的鼻尖说道。“哼，打你，污了我的手！还钱来！呵？天天推，你还硬！”

荀福全的脸向后退一下呆着了，嘴唇颤抖地嗫嚅道：

“我……”同时伸起一只手掌的五指抓着头上的乱发，懊恼地闪着眼光。

“好的，不还好了！我去找你家老头子去！”黄长兴一歪嘴掉过头来向着张得标，“张哥，走！”他拿着那张白纸据在空中一扬，拔腿便走，同时

又掉头来想看看荀福全的脸会惨白到怎样的程度。

荀福全心一横，把牙关咬紧，看着黄长兴走去的背影——那被风吹到他腰后来的黑紧身两角和吊在耳边威武地飘动着的青纱头一闪，突然他脑子里一下闪出老头子摇着拳头的影子，和黄长兴怎样在老头子面前跳起来的景象，他立刻嘴唇发白了，看见黄长兴大踏步快要走到墙转角，便连忙微弯着腰，向他旁边含着笑的张得标一瞥，颤抖着嘴唇。张得标的嘴这才又向他笑一笑，跳过去，伸手拦住黄长兴说道：

“喂，黄哥！你哥子等一等！都是自己人，好好说。”

黄长兴眯斜着眼睛，向张得标做一个歪嘴，接着又用那嘴尖着向大门口那方呶一呶，同时故意粗声地说道：

“你别拉着我！说什么，他们这种人！”

张得标也向他挤挤眼，做一个歪嘴，说道：

“好了好了，你哥子等一等。他于是一把抓着黄长兴的手拖他转来，就向着荀福全的鼻尖带着严厉的声音说道：

“唉，荀少爷，你也真是！”他站在黄长兴的前面，一面说，一面向荀福全挤挤眼。“你不是说这几天等老头子一出去就可以拿钱么？你已经推了好几回了呵，不怪黄哥不顾面子！不是我说，你这些地方实在不够朋友！”他又向荀福全挤挤眼睛。

荀福全勉强现出微笑来了，微弯着腰，先咳一声，向着张得标那微笑的嘴唇，说道：

“唉，真的，我刚才因为给老头子吵昏了！”

张得标抓着他的两肩一扳，使他面向着黄长兴，说道：

“你不要向着我。”

荀福全脸红一下，就又向着黄长兴勉强颤动着嘴角笑一笑，同时伸一只手掌去拍拍黄长兴两手叉腰的肩：

“对不住，刚才冲撞了你哥子。真的，这两天老头子一步都没有离开过。你哥子怎么就认真起来了？”

黄长兴的嘴忍不住，露出一笑，但立刻又板着面孔，两手叉腰地从鼻孔冷笑一声说道：

“我也不和你说那些，我们不像你‘少爷’，我们还等着钱拿去买米吃午饭呢！我们的老婆儿子还饿着肚皮呢！”

“你不是说可以拿你老婆的首饰么？”张得标右掌拍着荀福全的肩头，偏着头问，张开嘴巴。

“哼，他老婆的首饰！”黄长兴挺直地站着，从鼻孔笑出一声，说，“连他老婆都给他老头子受用了！”

荀福全的嘴唇立刻发白，像死鲈鱼的嘴似地张开颤颤地说道：

“喔喔！”

“嗡嗡！”黄长兴带笑的圆脸向他瘦削的鼻尖冲去，盖过他的声音。“妈

的，不是真的么！”

荀福全向后退一步，背脊又靠着树干，向黄长兴投出一瞥眼色，嗫嚅地说道：

“别乱说！”“什么乱说不乱说！”黄长兴又两手叉着腰，把头昂起来。“你简直傻瓜！要是我么，我就说，老头子，拿钱来！老婆么，就这么嚓的给她一刀！”他说完，把嘴尖用力的一撮，同时伸开右掌斜斜地在空中一劈，那黑袖子打着空气发出唬的一声。

荀福全的瘦脸通红，闭着嘴，两眼向黄长兴腰上黑丝板带望望，立刻又掉开，盯住黄长兴肩头后面远山尖的顶。张得标的脸就在荀福全那红脸的后面左肩上向黄长兴做一个歪嘴，挤一挤眼睛，点点头。

黄长兴立刻又把眼睛瞪起来了，摇动耳边的青纱头说：

“喂，怎么样！钱？别装傻装呆的！”

荀福全懊恼地皱着向下吊的眉毛，眼睛收回来又望着自己的两脚鞋尖，手指就掐着背后的树皮。张得标便一下跳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说道：

“喂，荀少爷，来，我同你谈谈。”

两个踏着草地走到竹篱笆尽头，站住。荀福全皱着向下吊的眉毛望着他的嘴巴。张得标站在他面前向远远的树下黄长兴闪烁地看一眼，才盯着荀福全的眼睛说道：

“你再送我一个烟斗，我帮你想一个办法。”

荀福全心一跳，但立刻镇静住，偏着头问：

“什么办法？”

“你，不管嘛。先答应我，我包你弄好。”张得标微笑的说着，就在自己的胸膛上拍了一掌。

荀福全立刻又皱起两弯向下吊的眉毛，伸起右掌的黑指抓着头上的乱发，那些可爱的扁圆的烟斗子就在他脑里一闪，并且幻想着它们都一跳地躲进一个小皮箱里，藏在床下。但他终于叹了一口气。

“算了算了，你这人真是！”张得标说着，嘴一扁，撒开腿便走。荀福全赶忙转身来，伸出五指一把将他拉着，颤声道：“好好，送你，你说嘛。！”

张得标于是嘴角笑嘻嘻说道：

“你是不是真心送？你若不愿意，我也不强迫你。”

“真的真的。”荀福全连连的说。

“那，好。我告诉你：你家佃户刘大回来了，他有十块钱。只要你答应，我们去帮你收。因为这两天你实在没有办法，我才帮你想出这条路子。我们都不是外人，其余的我同黄哥说，你慢慢还他。刘大的钱趁你家老头子还不晓得。”

荀福全的五指一下子在乱发上停住，眉毛更皱得往下吊，嘴巴张开，好一会都没有动。同时脑子里面又在演电影似的，闪出老牛在烟榻面前的话，

又闪出老头子躺在床上喷出的话，最后就看见老头子挥着拳头的影子。他望张得标，又看看自己的两脚尖。

张得标一直站住；鉴赏他脸上表情的变化。终于看见荀福全张开苍白的嘴唇叹一口气，他立刻觉得：对了！等他答了话，点点头的时候，他便拉着他向大树下走去，老远就高张着嘴巴向黄长兴喊道：

“黄哥！好了！就是那样了！”

但他们三个从大树下正要向粉墙那面走去的时候，忽然看见荀老太爷脚步踏得很沉重地从大门出来，顺着那边的粉墙边，踏着田边的草地走去，风吹过去，他那下巴下的胡须尖都跷了起来。黄长兴一下站住了，脸色一沉，说道：

“不行不行，你看老头子哪里去的？”

荀福全也张开嘴巴楞住，脸色变成苍白。

张得标的脸也沉一下，眼，望望荀福全，但他立刻微笑起来，伸一只手掌摇着黄长兴的肩头说道：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去我们的，试试看。”荀老太爷的脚下是一条凸凸凹凹的石子路，路两旁一方一方的田满是荒草；一阵风吹过来，那些荒草便簌簌地波浪似地摇动，蹲在草中的一支乌鸦扑的一声惊飞起来，“哇哇”地扇动两翅掠过浓绿的树梢，向着前面一座凉亭的宝顶尖飞过去；荀老太爷似乎就觉得眼皮一跳，便瞪着眼珠向着那飞去的乌鸦咒道：“哇哇，寡你妈妈吊起打！”

他张开嘴叹一口气，脑子里立刻又闪出荀福全的影子：

“唉唉，一个儿子也……”

他突然吃惊地一跳，身子向前倾，几乎仆下地去，脚尖似乎痛了一下。他赶快站定转过身来，右手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摇着头，定睛一看，横在他脚边的凸石上是一筒碗口那么粗的劈柴，他立刻恨恨地瞪了一眼，提起右脚尖就要跌它一脚。

“不；这东西拿回去可以烧……”脑子里面这么一闪，他那三须胡当中的嘴角便微笑了。伸着五指弯身就去拾那劈柴。他抬起脸来，眼睛向前面一闪，忽然觉得两颊热起来了；前面正走来两个汉子，那包一大圈大包头的一个的黑紧身在胸前两边敞开，风正翻着那衣角。他便装着没有看见似的，把劈柴向田里的荒草上抛去，拍拍手，自言自语地骂道：

“哪些短命鬼，摆些柴在路上来绊我的脚！哼！”脚提起来在地上一顿，转身就要走，但那汉子已出现在面前了。

“老太爷，哪去？”那两个异口同声地回看，就站在他面前。

荀老太爷一手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偏着头一看，是黄三痞子和张得标。便慢吞吞地答道：

“出来随便走走。”同时跨开脚步走去。

张得标向黄长兴挤了挤眼睛，碰碰他的手拐子，悄悄说道：

“如何？”

黄长兴也做一个歪嘴，嘴角笑一笑，也跟着走。

“你老人家不是很少出来么？”张得标微笑他说。

“有时候出来，有时候又不出来。”荀老太爷慢吞吞他说，眼睛直望着前面。路旁的一些树就在他身边向后退去。

黄长兴向荀老太爷横横地掠一眼，说道：

“大前天我还看见老太爷出来过。”

“讨厌！”荀老太爷想，眼睛横横地向左肩旁边走着的两个汉子扫一眼，“哼，公然同我并肩走起来了！”他便把步子跨大一点，想走在他们的前面，鼻尖冲着吹来的风紧走几步；偏着头一看，那两个汉子仍然在他旁边。他的鼻孔里便气粗起来了。他想：“要不，你们就前面走去。”于是把脚步放缓下来，一面问道：

“你们有没有事？”

“没有事，”张得标答道。“我们也随便走走。”

黄长兴的嘴有些忍不住了，碰碰张得标的手拐子便高声问道：

“喂，老太爷，你是去收租的吧？”

荀老太爷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偏着头沉着脸说道：

“你怎么知道？”但他立刻又把脚步加快起来了。

“因为——”张得标在他背后抢着说，但他立刻把下面的话收住。

荀老太爷想，“他们已经走在落后了。”偏着头一看，这两个家伙的头又在自己左肩的旁边。他于是一下子站定，面向着黄长兴说道：

“喂，我家阿福，请你们不叫他赌钱，好不好！”

黄长兴脸胀红起来，立刻把一对眼珠挺出，喷着唾沫答道：

“什么？怎么说我们‘叫’他赌钱的？唔？”

荀老太爷张开嘴巴楞了一下，立刻把眼珠怒挺来吼道：

“你还吼！不是你们，他怎会赌钱？唔？唔！”

“喝喝！”黄长兴冷笑一声。“自己的儿子管不住，倒来奈何我们！”

“做啥！”荀老太爷挺前一步，偏着头问。“唔？”

黄长兴也挺前一步，嘴唇颤抖着，白得纸一般，耳朵边吊着的青纱头随着摇动一下。张得标赶快一跳插在中间，两手抓着黄长兴的肩头，说道：

“喂，黄哥，干不得！”

“哼，你们！”荀老太爷说。

张得标一下掉过脸来，说道：

“喂，老太爷，请你不要‘你们’‘你们’的！”

荀老太爷脸青了起来，两只手指尖一冷，白得发战。

“张哥，”黄长兴挺着胸脯喊。“不要拖着，看他把我怎样！”

“算了算了！”张得标仍然两手抓着他的两肩，向后面把他送回一步，转过身来，伸开手向荀老太爷一拦，说道：

“老太爷，算了，请前一步，看在我的面子上。”

“哼，你配，流氓！”苟老太爷脑子里这么一闪，身上立刻轻松许多了，挺出着眼珠瞪了黄长兴一下，撒开脚步便走。

黄长兴也向他瞪一眼，冲着肩头还要追上去。

“算了算了，‘山不转路转’，‘船头不遇，转角相逢’，他老太爷，就让他这一遭吧。”张得标拉着他的手。他把“老太爷”三个字说得特别响亮，同时望望前面，看是否这声音达得到。

“张哥，今天是你哥子的面子，要不然，我……”黄长兴捏着拳头向空中一劈地说，他的身上也轻松许多了。“妈的，他，算什么东西！色鬼，他那两个死鬼老婆的冤魂还缠住他呢！他还‘扒灰’！呸！”他向地上吐出一口唾沫。

苟老太爷在一株柳树旁边，喷着鼻孔一下子又站住了，嘴唇发白，五指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但终于也向地上吐出一口唾沫，穿过柳林走去。

“唉唉，世道真坏透了！”他摇摇头喃喃他说。“儿子又不争气，都是他祖父把他惯坏的，说是抽上瘾就会守家……”

一株三个人才可以合抱的树干已经逼到他的鼻尖，他才“呵呵”地惊叫一声，跳在一旁，鼻尖已吓出了汗珠。他仔细端详一会这曾经让过几回价的灰黑粗皮的大树，又走起来，想：“唉，这树还是早一天买下来吧，‘寿木’应该早点准备着……”但他身上一冷，“唉唉，怎么想起这个来了？有鬼！”他于是假咳两声：“喀喀。”镇定着自己。前面的路似乎要转弯，再转弯，他又转弯，突然一条黄狗“汪”的一声向他跳来，他才一惊地“看出去”，知道已到刘大的草房外了。黄狗的嘴一张一张地叫，前两脚离地一跳扑来，他便蹲下地想拾一块石头；但地面上是一片灰尘，他于是只得在地上挥掌拍了两拍，黄狗被吓得夹着尾巴向后退一下，但立刻又跳起前两脚冲上来。终于他直身站起，向上举着拳头，好像甩石头似地向前一挥，黄狗又夹着尾巴向后退一下，但立刻又跳起前脚冲上来了：

“汪汪汪……”

“汪汪汪……”草房四面远近的狗也都响应地狂叫。

他于是只得挺着眼珠大声地喊道：

“喂，刘大！”

刘二正搬出半糠半麦粉的午餐来，那面团的热气冲上他的鼻尖，从门缝一瞥见苟老太爷，他脸子刷白了，嘴唇也颤抖起，两眼急促地左看右看，放下装面团的土盆，正要喊“大哥”，刘大也已从房后跑了出来。

“喂，大哥大哥，”刘二竭力压低声音，轻轻点着脚尖，肩头一耸一耸走到门后，从门缝望出去。

“你看，那老头子来了！这回一定又来再弄我们的，你看他背后还带来两个人，穿黑紧身的，喏，你看！”

刘大的脸色也变白，慌忙跑到他弟弟的身边，从门缝望出去，只见离门外空地外七八丈远光景，那条黄狗正在向荀老太爷举起前两脚扑去，荀老太爷就右拳举起来一挥一挥地向着狗的鼻尖。离他背后十几步的柳树背后就站着那两个穿黑紧身的汉子，那包一大圈大包头的一个，胸前的衣角在随风飘动。他想看清他们是哪两个，但那垂下的绿柳条恰恰遮住那两个脸。他的腿子抖了起来，赶快碰碰刘二手拐子，轻声说道：

“喂，赶快躲进去！”他一跳就向旁边一间暗黑的小屋一闪的跳进去；刘二也像被他吸住了似的，跟着也掉过头来一步跳进去。刘大顺手就把门关了起来，并且插上一条门闩。只听见外面的狗声和荀老太爷愤怒的喊声跟骂声。刘二忽然在刘大的面前挺然地站住了，说道：

“大哥，我们出去，我们躲在这里不行的。他会打开门。他如果再来弄我，我就和他不客气。前天我在村公所真气极了，我出去了！”

刘大嘎声地愤愤他说：

“不行，你这冒失鬼，会闯出祸来的，不能出去！”

“刘大吓！”

“汪汪汪……”

接着是一块石头打在门板上的声音：砰！

刘二从一个小缝望出去，看见荀老太爷抖着三须胡一下又蹲下去，一下又站起来，那黄狗也就一进一退地四脚跳着。但那两个汉子却仍然在柳树背后不动。他忽然面皮松了下来，说道：

“大哥大哥，那大概不是带来的人吧。”

刘大贴着缝看了一下，于是站起来说道：

“那好，你就躲在这里，我一个人出去，看看怎样。”

刘二张着嘴巴站一下，点点头，但他忽然想起面团，说道：

“那面团？”

“呵呵！”刘大忽然醒悟起来似地睁开眼睛，一下开了门，出去，把装面团的土盆隔门递给刘二，才跑去喀啦一声抽下门闩，开开大门，喝道：

“进财！不准叫！”

黄狗看见它主人喊它，便摇着尾巴跑了过来，在他的脚边举着前两脚跳。

荀老太爷冲着刘大的脸喝道：

“你们死啦！唔？哼！”于是伸起一只手掌揩着额上的汗水。

“汪汪汪！”黄狗又向他跳起来，但刘大在它屁股上一掌，它才夹着尾巴跑开了。

刘大请荀老太爷跨进门槛里，端过一条凳来。凳上满是灰尘。刘大便抓起自己扁扎在腰上的破前襟去揩凳上的灰尘，弯腰他说道：

“老太爷，请坐。”

荀老太爷蹲下屁股就要坐上去，但他立刻又站起来，俯头望一望凳子，凳子是一片脏，有许多黑点，他尖着嘴吹了两吹，还是许多黑点，他于是只

好站着。

刘大又从屋后端出一土碗开水来了，那动荡着的开水里浮沉着三根茶梗子，他双手捧着送到荀老太爷胸前。荀老太爷对着碗皱皱眉，便尖着嘴尖指指凳上。刘大便把它放在凳上。站起来弯着腰试探他说道：

“老太爷带来的两个人也请他们进来？”

荀老太爷立刻觉得身上冷了一下，冷到指尖，汗毛都竖了起来。立刻感到背后就好像站着两个伸出三寸长红舌头的绿脸，手上还拿着铁链。他楞了一下终于鼓着勇气，一手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从眼角稍稍望出去，眼光一射到那柳树旁边，他立刻明白了，身上的热汗才冒出来，一见刘大那仓惶的脸色，他便含糊他说道：

“唔唔，随他们吧。”

刘大的心立刻卜卜卜地跳起来了，两道浓黑的眉毛又深深地皱起，嘴边的一圈胡子也抖动了。

“嘿，你终于也回来了！”荀老太爷向他脸上一瞥，瞪着眼发话了。“我看你躲得过初一究竟也躲不过十五！”

“老太爷，我并没有躲，我是……”刘大皱着额上的五条深皱纹，两手的十指合拢，在胸前扭动。

“你家老二也出来了！”

“听说你也发财了！”荀老太爷动着眼光盯着他的眼睛，五指扯着下巴下的胡须尖，好像要把它们拔下。

“老太爷，这是哪里话？”刘大慢慢沉重地仰起头来，一望见荀老太爷那深沉的黑色的两眼，自己又赶快俯下头去。

“哼，哪里来的话！你家阿毛弄了十块钱！”

“天呵！这是哪个嚼舌根的！要嚼烂他的牙巴的！”刘大忽然抬起脸来，喷着唾沫星子说。“我们的阿毛，我们是把他送进城里王举人家帮工的，如今世道，有饭吃就要好了，哪还有钱！”

“你说谎！”荀老太爷手一指，挺前一步说。“把钱拿出来！你的欠租，赖是赖不了的！”

“真的，老太爷，你老人家……”刘大在胸前拱着手，腿关节和膝关节一闪一闪地，似乎就要跪下去。“没有钱，真的！”

“那好！没有钱，就同我到公所里说去！”荀老太爷厉声地喷着口沫说，伸着右手一挥地指着门外；同时从眼角梢望望那柳树边，看是否那两个家伙看见自己这样一挥手的姿式。但不知从什么时候，那两个影子就不见了，只是空荡荡的柳树垂条在随风飘荡。

“那好，去就去！”随着这声音，刘二一闪地从屋里跳了出来，两手交叉地抱在胸前，直挺挺地站在荀老太爷的前面。其时，刘大忽然腿一弯跪下去了；刘二一把拖着他的肩头说道：

“大哥，还跪什么？”

刘大的脸变成刷白，蹲似地张着白嘴唇，扭转头看着提着他肩头的刘二。

“好。你好！”苟老太爷厉声地，颤动着三须胡一下跳了起来，一手指着刘二的鼻尖，唾沫星子都喷了出来。“我叫你知道！我只问村长要人去！”他说着，转身就撒开脚步走。刘大冲着肩头追出去，刘二的五指一把又将他拉住了。

“唉唉，怎么好！怎么好！你这冒失鬼！”刘大嘟着嘴说，眼睛直盯住苟老爷远去的背影，挣扎着刘二的手掌，还要追出去。

“大哥，你这人真是！横直……”

“横直不横直，你又要拖累我！”刘大在地上顿了两顿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怯什么？”刘二也嘟着嘴瞪着眼珠说，两手向两边一分。

“怯什么不怯什么！你弄得好，你去受！你不想想我卖儿卖女为哪个？把你想法弄出来，可见村长还没有把事情敷衍好，你又这样！”刘大气得眼珠发红，离开地双脚跳起来。

“谁叫你要弄我的？”刘二也气得眼珠发红，对着刘大的脸也双脚跳了起来。

刘大嫂在房后躲着听了好一会，现在拐着一双小脚儿走出来了。她也嘟着苍白的嘴唇说道：

“二叔，你也真是！”

“真是什么！我就不相信！”刘二把眼珠瞪着他嫂嫂的鼻尖，很感到：“你也来管我了么！”

“不信就去你的！”刘大喷着唾沫说。“我去就去！”刘二铁青着脸，眼珠不转地跨开脚步一直昂着头向外走，两手交叉地抱在胸前。刘大嫂的黄脸忽然楞住了，嘴唇乌白地，向外伸着一只手喊道：

“喊着他！”

“让他去！”刘大也在胸前交叉着两手，一屁股就坐在门槛上。苟老太爷鼻孔气呼呼地走着，脸色发青，眼珠挺出闪着恨恨的光，嘴唇喃喃着，下巴下的胡须尖随着风翘了起来。

“哼，非把他……”他想，脚步就在那凸凹不平的石子路上跨大起来。

“哼，村长就这样么！他一定得了刘大的……”他一想到这里，脚步又放缓慢了，在一条小溪流边站一下，一手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眼睛一——地，“不，不能再便宜了他，我得还是转去先把他的钱拿下来再说……”他于是悄悄回一下头向后面看看，只见老远一丛柳林旁边正有一个人跑来了，两只手臂飞似地在前后摆动，口里在喊什么。

“哼，一定是刘大追来了！你来吗？那好，我给你看看！”他于是把步子加大起来走，头昂着，从鼻孔里响出特别大的声音：

“哼！哼！”

“老老老太爷！等等……！”声音从背后渐渐进来了。他仍然不理，昂

头前进。他想：等他跑拢来，就这么把头一扭，呸的一口唾沫就吐在他的鼻尖上。但背后跑来的那人已出现在他肩旁了：

“老老老太爷！少少少爷……”

他扭转头来一看，一下吃惊地张开嘴巴了。面前站的却是老牛，汗珠滚滚地已钉满他的麻脸。但荀老太爷立刻气得扬着右手咆哮起来：

“你在讲什么！你？你……”

老牛吓得倒退一步，楞了一下，又才动着厚嘴唇急促他说道：

“少少爷，门扭开了！少少奶奶出来了，他们就就打打打”

“什么？”荀老太爷一手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偏看头怒瞪着两眼问，但他立刻明白了，不等老牛再开口，撒开腿就向着回家的路上开跑。好不容易跑到八字粉墙的大门外的時候，忽然看见两个穿黑紧身的人影很快躲进旁边的一个墙角。想进去，但他已鼻孔和嘴都张得大大地喘不过气来了。楞了一下，终于向大门跑去。跑到自己的已经开了的房门的时候，就听见后面媳妇的哭声传了出来震动了屋梁，刺进他的心。他咬着牙，鼻孔里喷着气。那一袋一袋的铜圆和银圆在他脑子里一闪，他便跑进自己的房里去，爬到床后面，心跳地伸手去摸着夹壁的方洞门，门依然紧紧地关住，他才深深地嘘出一口气来。赶快爬出来，关好房门，就向媳妇的房门踢踢撞撞地跑去。

荀福全的脸发青，鼻孔气呼呼地，两手叉腰站在床旁边，两眼圆睁他盯住站在门口边哭着的老婆。她头发散乱地披到肩上和背上，肩头在抽搐，两手蒙着眼睛在呜呜呜。当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响了进来，她便忽然号啕起来了：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呕呕呕！……”

荀福全一楞，他两弯眉毛更向下吊，两眼慌乱了，心卜卜地跳。他两步跳出房门，就向外跑。

“吓唉！你这杂种！”荀老太爷跳起来，已两手抓着荀福全的左手，张着口就在他的左肩上轧着上下两排牙齿咬一口。荀福全“呵呀！”一声，眼泪都进了出来，猛力地向前挣扎，但牙齿好像陷进肉里去一般。他咬着牙扭身一奔，终于挣脱肩头和手肢，又跑回房去，抓着门扣就要拉过来关门。但老婆却死死地靠着门板。见他父亲已一跳地向门口冲来了，他便慌忙抓着老婆的两肩向门口一送：荀老太爷举着拳一下就在门槛外站住了，媳妇的后背就正逼着他的鼻尖。他于是气得一步跳开，跑去抓了一条四尺长的圆木门闩又赶了来，向门口冲去。一抬头，却见老牛正在那门边张着麻鼻下的嘴巴。他于是只得远远地跳着双脚吼道：

“杂种！今天打死你！不打死你不算人！”他的眼泪从眼眶滚了出来，声音夹杂着惨伤。

荀福全正伸起手摸着左肩的牙齿印，也流着泪，跳起来隔住号哭的老婆说道：

“你打！”

老婆一闪的就把门口让开了。

“唉唉，狗东西！你吓！”苟老太爷咬着牙，大声地喊，圆木门闩就杵在地，橐橐橐地响着。

“你出来！”

“你进来！”苟福全也在门里喊。

“你出来！”

“你进来！”

苟老太爷跳两跳，终于两手抡着门闩向房门口冲去。老牛吓得伸手去一拦；老太爷冲得太急，胸口被撞得卜的一声，门闩都从他手上弹得飞了开去，哐唧唧一声落在地上。

苟福全觑得清切，跳出房门一溜跑出去了。

“让开！我叫你让开呵！”苟老太爷手掌推开老牛，抓起门闩，就追出去，但追到堂屋时已不见了苟福全的影子。

“唉唉，狗东西！”他又双脚跳两跳，丢下门闩，倒在一张椅子上哭了起来，头靠在椅背上摇两摇，泪水泉一般从眼眶涌出，头好像发昏地要爆开来。他向着椅旁边的茶几上咚的捶下一拳，灰尘都跳了起来。他决定：“非送他的忤逆不可！”他两眼泪莹莹地，头在椅背上靠一会。他摸着下巴下的胡须尖掉过去看见当中神龛上“天地君亲师位”的“位”字旁边两列用玻璃长方匣装的祖先牌位，他脑子里面忽然闪出他将来的灵位的景象：许多穿缎光马褂的人向着他的灵位磕头，灵旁边连披麻跪着还礼的儿子都没有，于是许多指头就指着灵牌冷笑。他身上都一冷，腿子战栗起来。他又望着那“天地君亲师位”，忽然觉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眼眶涌着热泪摇晃着头这么默念了一遍，脸上就起着痉挛，终于深长地叹出一口气。最后他看见对面壁上一方他父亲的炭精画像，虽然那罩上的一片玻璃已积着黄黄的灰尘，但那闪光的两眼和络腮白胡子却还非常明显，而且那白胡子当中的嘴唇似乎就在向着他微笑。这使他忆起他在的时候，热天，就在这风凉的堂屋，就在那靠壁地上的一方黄席上的烟盘边，就是那样的微笑望着他五岁的赤着膊圆胖胖的孙儿说道：

“来，我再给你一口烟，你再打一个跟斗。”

“唉唉！”苟老太爷向他父亲的画像瞪一眼，摇摇头，赶忙把眼睛避开。但他忽然听见媳妇隐约的哭声，他于是站起来了。见老牛已张着麻鼻下的嘴巴站在大天井边，他便猛力地关了堂屋的两扇大门，砰的一声，天花板上的蛛网都被震得一抖，无声地落在他的头上和肩上。

“嘿！”他顿了一脚，终于经过自己的房门外，向后面走去了。

（原载 1935 年 9 月 16 日《文学季刊》2 卷 3 期）

山坡下

赖大卷着袖口露出两条黄瘦的手臂。在他肩旁的老婆，也是两手卷着袖口。都在慌慌忙忙的弯腰扑向床里去抓出一些东西，又蹲向床下抓出一些东西，都丢在地上铺着的一方蓝色包袱布当中。四个小孩子围在包袱布周围，都圆睁着黑亮的大眼睛，盯住他们两个，看他们一会儿把变黄了的白布卧单卷着一团丢下来了，一会儿把一大包米丢下来了，……满屋子都腾起雾似的灰尘，在那薄暗的光中飞舞。靠在门框外边的赖老太婆，右腋下夹住一个圆篋簸箕，里面装着六七双给孙儿们剪的黄色笋壳鞋底，底下是一些红的布角，蓝的布片，旁边还有一把发了黄锈的剪刀，装满针的针筒，缠满线的线板……。她皱着一张风干了的香橙似的脸，两眼呆呆地向篋簸箕看看——这些天天做惯了的小鞋底，在眼前闪着黄亮亮的光。她叹了一口气，便又唠叨起来。

“又逃难，又逃难！我真活够了！长毛那年，逃难，反正那年，又逃难！前四年闹‘洪宪’，今年又闹北洋兵。那些要死的光打仗，逼得我们不安生！逃，逃，逃得好，什么东西都逃光！从前那死鬼就偏要逃，逃到山洞里，七天七夜，饿得嘴青脸黑，等到回来，精打光，精打光。……”

赖大嫂抬起一对阴凄凄的眼睛，又向者太婆瞪了一眼，苍白的嘴唇颤颤地动了两动，就小声地咕噜起来了：

“你不逃，就不逃好了，老糊涂了，尽管噜噜苏苏。我来你家就是精打光的，难道把我陪嫁来的东西都要精打光！”

“唉唉，你少跟她吵几句好不好？”赖大忽然一挺地站直起来，看了老婆一眼。“快些收拾好，看看就要打到镇上来了！”

“唷唷，我哪里是跟她吵？”赖大嫂说着，鼓起腮巴子，也一挺地站直起来，两手叉腰。

“好了好了，你对你对。——我去看看伯伯他们收拾好了没有。”赖大避开老婆的眼光说着，便跨出房门，经过母亲的肩旁，向外走去。赖老太婆也跟着他转身，把右腋下的圆篋簸箕移到左腋下夹住，右掌伸出去摸着墙壁，一双小脚儿一拐一拐地跟着后面，说道：

“我是不去的，我是不去的。……”

赖大跨出那透着一片天光的大门，随着他的脚后跟反手就把门关上。赖老太婆就在墙壁边楞住了，苍白着两片薄嘴唇。

“‘不去不去，’我们是要去的！”赖大嫂忽然从房里送出来这一声。

赖老太婆把耳朵侧过去听了听，立刻就转过身，把左腋下的圆篋簸箕又移到右腋下，拿左掌摸着墙壁，一拐一拐地回转来愤愤说道：

“我跟他说话，没有跟你说话，你——”她还没说完，就见媳妇擎起一只手掌，向那拖着她衣角的三儿腮巴子上拍的就是一个耳光，口里骂道：

“还要吃！还要吃！死活都不晓得！没有你们我也清爽些！”

三儿张开嘴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赖老太婆就一瞪地站住了，两片苍白的薄嘴唇抖了几下，话还没有说出，忽觉背后头一亮，她掉过头一看，见大门大开着，赖大苍白着脸色，慌慌张张跑进来了。

“打来了，打来了！快些快些！伯怕他们都收拾好要走了！”赖大跨进房门，便一面把一个大红板箱背在背上，一面抱怨地说。“妈的！年年在我们身上逼了多少的捐税去，就拿去打仗！打仗！”他一手抓起四儿，搁在者婆背上；老婆赶快拿一张布单把四儿的屁股一盖，拉出两条带子来勒着两肩在胸前架个叉形缚好。接着她一手提起一个大而圆的包袱，一手抱起了三儿。赖大只把二儿抱起，跨出房门，一把抓住老太婆的手肘：

“妈，走了！打来了！”

他看见还夹着圆篋簸箕的母亲直瞪着一对吃惊的眼珠呆呆地看着他。他急得皱起双眉，在地上顿了一脚，不由分说地向外就拉。

“爹呀——”大儿却在背后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赖大掉过脸去，见五岁的大儿伸着两手向前扑来，一把抓住他屁股边的衣角，打腿边仰起脸来，哭喊：

“抱，抱，爹！”

赖大皱着眉头，叹了一口气：

“走！走！这样大了，还要抱！爹要挨奶奶！”

赖老太婆忽然抽出自己的手肘：

“我不去，我不去。你抱他去。……”

但赖大又一把将她抓住了：

“妈，嘖，打来了，嘖，走呵！”他喊着，又在地上顿了一脚，唉了两声，随即把二儿送过去，放在老婆提包袱的一支手弯里。转过身来便把赖老太婆的圆篋簸箕拖了下来。

“嘖嘖，”赖大嫂忽然发出这么两声。

赖老太婆于是又把两眼瞪起来了，抢回地下的圆篋簸箕，闯进旁边自己睡的一间黑暗的房里去，把篋簸箕放在床头，就一屁股坐在床沿上。

赖大着急得不知怎么才好。紧跟着追了进来，顿着脚，说道：

“妈，嘖，打来了，嘖，走呵！”他声音抖着，好像要哭出来。但忽然他一惊，脸色一变。把耳朵尖起来一听，隐约地似乎有谁在远处炒豆子似的僻僻声。“妈，枪声，你听！”他于是又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肘，把她拉了起来。赖老太婆也只得走起来了，但走了两步，她还转身向床去，在枕头下摸出一串发绿的青铜大钱来，揣进胸前的衣怀里，又把针筒和线板都拿了起来，揣进胸前的衣怀里。

“妈，走了！”

她跟着走了两步，立刻却又站住了，掉过脸去向着那铺有一片破席，挂有一顶四方形破蚊帐的床深深地看一眼，摇摇头，又叹了一口气，眼眶边莹莹地涨满泪水。但赖大终于把她拉着走起来了。

到了大儿的面前，赖大便把空着的一只手抱起大儿。

“天呵，菩萨呵！”赖老太婆一面跨出大门，一面凄然他说。“这一把老骨头要丢在山洞里的，要丢在山洞里的，我六七十岁了，还要去抛尸露骨……”她走下阶沿，掉过脸来，看见媳妇正在拉着门扣关大门，那熟悉的门额上贴的一条画满符咒的黄纸都随着那关出来的风飘动起来。她的心一紧，那一飘一飘的黄纸，似乎在预告她这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很难再见了！那变成污黄的门额和门板在她眼前都忽然变成鲜明起来。她叹一口气，泪水簌簌的流了下来。但忽然她一惊，脸色变成苍白了，只见远远的巷口正有五六个肩上挂枪，头戴军帽的老总，用绳子牵着两三个穿蓝布衣服的人走来。“呵呵！”她惊叫一声，便抓住赖大的手拉了一把，爬上阶沿，夺掉媳妇手上的门扣，一掌掀开门，便跌跌撞撞地走进门来了。

赖大同老婆也慌张地走进大门，抓起一条门闩来，赶快用力地插在大门上，嚅哒一声。

“看嘛看嘛，尽挨尽挨，拉来了！”赖大嫂顿着脚抱怨他说。“你听，枪声也近了，要死要死！我家爹他们不晓得怎样……”

“真是不晓得伯伯他们怎样了！”赖大皱着眉，转过脸来也抱怨地说。

“妈，你看嘛！拉来了！怎那么！，真是！”

赖老太婆只是吓得张开嘴唇望着他，急得眼眶里也涨满了泪水。心里非常难过地想，“早该让他们走了的！”但她却抖着嘴唇说道：

“我早就是说不去不去，你们要自己尽挨！我又走不动，我原说不拖累你们，你们把孙儿们照顾着走就是。我又不怕人来拉我的，又不怕人来奸我，我是老……骨……头……了……”她说不下去了，眼角就又滚出一串泪水珠，向着颧骨边画了一条水线，滚了下去。

“大儿他爹，她不去就算了，快些，趁早后门还走得脱！”赖大嫂乌白着嘴唇，抓住赖大的手；“反正她也走不动，我们又不能背她。走了走了！我家爹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呢，我们还要赶快追他们去！”她抱起大儿来，放在赖大的左手弯里，又抱起二儿来放在赖大的右手弯里。自己便把三儿抱在提了一个大包袱的左手上，伸出右手去拉赖大。赖大只是看着母亲，自己的眼眶也涨着莹莹的泪水，心里决不定是走的好，还是不走的好。

突然——

砰…砰…砰…砰……砰…砰…

三个都一下子脸色变白，把耳朵尖了起来；很清楚地听见是几个拳头捶着隔壁一家的门板的声音。赖老太婆的膝盖发抖了，立刻伸手推着赖大的肩头，颤声他说：

“去吧，去吧，你们去吧，快去逃你们的命！去，去！”

赖大也抖着膝盖：

“去，去。”他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就跟着老婆经过睡房旁边的一条小巷，走到灶间，拉开了后门出去。赖老太婆一手摸着墙壁，一双小脚儿一

拐一拐地跟到后门口，靠着门框，看他俩走过去。赖大走在前面，背上红木板箱，两肩现出两个孙儿的头，赖大嫂走在他的旁边，背上是一个孙儿，右肩上也现出一个孙儿的头。赖大走几步又掉回脸来一下，走几步又掉回脸来一下。他俩走过前面的一坪草地，绿草在他俩脚下现出一块一块的脚印。他们已走到那一株大树的田房边的黄土大路了。那大树的绿叶好像张开的一把伞。他俩都被遮了进去，但立刻又现出来。忽然外面捶门板的声音很大了，显然是捶到自己的大门。赖老太婆的膝盖又加紧发抖起来。“但愿他俩快走道看不见了！”她想。呵，走到那一块白色的墙边了，差不多只能看得见两个蠕动的黑点。两个黑点绕过那白粉墙的拐角，不见了。她还用一手掌搭凉篷似的搁在额上，两眼一——地还望着墙拐角那儿好一会，才深深地嘘一口气。她尖起耳朵听那捶门板的声音，那声音却又远了，枪声却噼吧噼吧地密了起来，似乎就在前面那一个白色墙角边发响。“他们要不遇着老总才好呢！但愿他们几步就转出那有着茂密森林的沙湾，蹿进那两崖夹成斜谷的小路才好呢！天！菩萨！保佑他们吧！”她想。

轰隆！！

忽然一个庞大的声音，雷似地好像从空虚里进了出来，应山应水啾啾地发响，把那青色的天空和地皮都震动得发抖起来。赖老太婆一惊，伸出发抖的露骨五指一把就抓住身边的门框。她脸色顿时惨白，两片薄嘴唇都颤抖了，两脚膝盖直发抖，好像要跪下去。接着却又是第二声：

轰隆！！

应山应水地又发出啾啾的回声。只见前面发现许多人乱跑。赖老太婆吓得赶快转身，两只发抖的手扑着墙壁，向着灶头脚边走去。一路发昏地喊：

“天呵！菩萨呵！……你这些挨刀的！打！打！……天呵！”

一个大铜锣似的筛灰筛在她两脚前一绊，她一突坐便跌了下去，屁股击着地面砰的一声。她失神地张开乌白的薄嘴唇坐在地上很久。她伸出两只发抖的手撑着地面，想站起来，但脚膝一抖，撑不住，又坐下去了。“唉，我怎么要让他们走呵，连拉我一把都没有一个人！”

轰隆！！！即刻就听见这庞大的声音把天空划得呼呼地发响，最后似乎就落在墙外，墙壁都震动得簌簌发抖，沙沙地落下灰尘来。坐在地上全身发抖的赖老太婆，赶快两手抓起那一个大铜锣似的筛，遮在头上。筛在两手上直发抖，许多灰就从筛眼漏了下来。“我怎么要让他们走呵！一家人团团圆圆……”她正在这么发抖的想的时候，忽然又是一声：

轰隆！！！划着空气呼呼价响，接着房顶上哗啦一声，落下几片瓦来，一朵红光在面前闪了一下；赖老太婆的右脚一抖，眼前一黑，两耳嗡的一声，立刻就失了知觉。不知多少时候，渐渐地，渐渐地，眼前又才开始模糊起来，在混沌的黑暗中，似乎透着一线模糊的灰色，灰色渐渐扩大，面前就现出背着红木板箱的儿子，他两只手上抱着两个孙儿；儿子旁边站住的是媳妇，她背上背一个孙儿，手上抱一个孙儿。却又好像隔住一层青烟一般，似乎近，

又似乎远。儿子顿着一只脚，皱着两眉说道：

“妈，嘖，打来了，嘖，走呵！”

赖老太婆两手去圈着儿子的两腿一抱，同时大喊一声：

“呵，我的儿！”

可是抱一个空。她全身一抖，睁开眼睛，面前却只是一间空荡荡的灶屋，后门的门口空洞地透进来一片灰白的光。大炮声已没有了，远远却还有着断断续续的枪声。但儿子的影子就似乎刚在她睁开眼睛时曾把那灰白的光遮了一下走了出去。她于是大声地喊道：

“老大呀，老大，你别走，来，来，你看娘只有这一把老骨头了！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同时她把手撑着背后的墙壁，身体向上一挣，但她的腿子好像被谁砍了一板斧似的；她痛得呵呀一声，赶快又坐了下去。俯着脸一看，她的脸色立刻变成惨白，嘴巴张得大大的了，眼前的这景象简直晴天霹雳似的几乎把她吓昏过去。但她咬牙镇静着，仔细一看，自己右脚的裤子从膝关节那儿烧断了，研成残缺的破布；破布分开，现出断了了的膝关节，血红的碎骨和碎肉，膝管骨在那血红中透出一点白色，血水从那碎肉与碎骨那儿汨汨地流了出来，好像涌泉，流在泥地上，汇成红红的一滩；在一滩血水中就有两块煤球似的有棱角的铁块，赖老太婆立刻明白这大概就是轧断腿子的东西。那断了去的小腿，血肉模糊地，横躺在自己左脚的旁边，缠在那小腿上的裹脚布已烧成破片，乱七八糟地翻着。她一把抓了过来，捧在眼前，惊叫起来了：

“呵呀，我的妈！”她简直发昏了，几乎忘了疼痛似的，痴痴地盯着这小腿好久。小腿的膝关节的一头固然是流着血，现出碎肉和碎骨；而尖尖脚的一头的脚尖也没有了，现出那白色的脚掌骨，骨的周围是破了的皮和肉，血腻腻的。她脑子里面简直不能想什么了，捧着那小腿，把那膝关节的一头对准自己大腿的膝关节一凑只想把它接上去，但她立刻浑身一抖，呵呀一声，赶快就把捧着的小腿离开大腿。这一下，她才知道完全绝望了，扁着嘴放声地哭了起来。泪水莹莹地从她两眼流出来，滴在大腿上，变成红色。“菩萨，菩萨，呕呕呕……我的儿呀！我怎么不同你们一块走呵！母子们团团圆圆的哟……儿呀！儿呀，我的孙儿呀……”她一面哭，一面把小腿上面裹着的破布一片片地扯下来，现出一条两头血红中间黄色粗皮的肉棒，好像刮了毛的猪蹄子。她把小腿紧紧地抱在自己的胸前，手指摸抚着那皮子，号哭了一阵，终于把胸口仆在地上，两手向前爬动起来，她的那支断了的大腿流出来的血水就在地上画了一条红色。她爬到后门口，先把空着的左手抓着门槛边缘，再把拿着两头血红小腿的右手伸出门槛去，头翘起来，两眼向前面一望，忽见远远的那一个白粉墙面前，现出几个黑点子似的人影在蠕动。

“儿呀！儿呀！我的儿呀！”赖老太婆对着那黑点子大声叫喊，把抓住门槛边缘的左手伸出去，胸口搁在门槛上，两手便临空高高伸出，好像要拥抱什么似的，那两头血红的黄皮小腿还摇动两动。“来，来，娘要同你一块

呵！”

那些黑点子转过那白粉墙的拐角，就不见了。她哇的一声又哭了起来。两眼的泪水不断地滴落在门槛外边的地上，粘住尘土，珠子似的滚了开去。她什么都忘却了，枪声也不理了，唯一的想头就是追上去。她咬住牙把两手向前爬，终于爬过门槛，那断了的膝关节在门槛上刮了一下，她呵呀一声，全身都痛得抽紧起来。流着泪水。脸枕在右手上躺了一下。

“儿呀！我的孙儿呀！”她又咬住牙把脸抬起来了。可是就在这同时她面前正出现一群成千的黑色大蚂蚁，在向着她手上的血红小腿奔来，在小腿的脚管骨边，正有两个大黑蚂蚁在那儿凸出的一块碎肉边转圈子。那碎肉周围的水还是湿腻腻的，两个蚂蚁的细脚便洗澡似地在里面乱动，染成亮亮的红色。前面的一个就用它头上两条粘血触须夹着碎肉的下面，碎肉一动却把头压住了，于是所有细丝似的脚都在浅浅的血水里乱动起来。后面的一个蚂蚁伸出头上的两条粘血触须去推那碎肉，前面的蚂蚁才拉出它染红的头来，于是绕着碎肉又转了一圈。在脚管骨那面又爬来一个，接着又来一个，接着又是排着的三个，都用头上的两条触须划着血，夹着肉，在那碎肉周围转动。赖老太婆一看，忽然楞住了，她痛苦地感到：自己被打成这样，连蚂蚁都敢来相欺了，她伸出五指就把七个蚂蚁都抹下地去；七个蚂蚁便在地上画了七条红丝，混进那成千的黑蚁队里去。她把小腿翻转来一看，立刻两颊痉挛，全身都觉得痒痛起来了。在这一面膝关节的脚管骨边，正爬着成百的大黑蚂蚁，几百只脚和几百条触须在一个肉洼的血水中翻腾。有一半蚂蚁的背染成了红色，血亮亮地爬动。她立刻觉得这小腿的肉简直痛得要命。伸手又去抹，痛得很厉害，就像几百针尖似的刺进心里；立刻她也明白这痛的不是手上拿的小腿，而是大腿的膝关节。她便把头弯到背后：皱着脸，一看，那裤子的破布片露出来的一角肉红的膝关节，似乎也有许多黑东西在那儿爬动。她把小腿移到左手里紧紧捏住，刚伸出右手到大腿那儿去的时候，左手里的小腿忽然很凶的跳动起来了，在向外面抽。她赶快掉过脸来，就看见一条光着一对圆眼睛的黄毛狗在啃那小腿。同时斜刺里又有一条白毛狗和一条黑毛狗追来了。

“呵呀……”赖老太婆怪叫一声，把小腿拖了回来，只见那血红的脚掌那一头已被咬去了一角皮子。她立刻扁着嘴放声地哭起来了。赶快把小腿紧紧地按在自己的胸前压在地上。三条狗的眼睛都在狠狠地对着她，嘴里发出呼呼的声音。黄狗还在咂嘴，伸出红舌条敌着嘴边的红血。黑狗和白狗就把舌条长长地拖在嘴唇外，出着热气，一抖一抖地。赖老太婆举起右手来一挥，喊道：

“嘘！”

三条狗只把头动一下，依然又抖着舌条望着她。忽然黄狗走到她背后去了，黑狗和白狗也尾在它那尾巴后。赖老太婆跟着掉过脸来，就看见那黄狗伸出舌头来舐她大腿膝关节的血。黑狗和白狗也伸着舌条插嘴过来了。她痛

得叫了起来，右手举起来挥了几下。狗们却依然伸出舌条舐着大腿，发出很有味的声音。她一看，几十步以外却才有一堆断砖。她便右手紧捏着两头血红的黄皮小腿，向那断砖开始爬动。她爬一步，狗们也跟着追一步；仍然用舌条舐着膝关节。黄狗追了两步，索性咬住膝关节上一块翘起的皮子。赖老太婆呵呀一声，浑身都发抖了，发昏地举起两头血红的黄皮小腿便向着那狗头打去；三条狗都夹着尾巴向后退一下，但一看清是肉，黄狗便张开口扑上来了，‘啊唔’一声，一口咬定小腿的脚掌。赖老太婆两眼充满恐怖的光了，伸出左手去帮助右手，紧紧抓住小腿的膝关节向后拖；黄狗咬住不放，也斜撑着四脚向后拖。黑狗和白狗张开都大口向中咬来了。赖老太婆被咬得呵呀一声便放了手。黑狗嘴乘势便一口咬定小腿的膝关节。于是黄狗和黑狗嘴对嘴地咬住那一条黄皮小腿，都不放。黑狗嘴把小腿向地上一按，黄狗嘴也把小腿向地上一按。赖老太婆鼓起全身的力，翘起头，举起两只手爪向前扑去。白狗却正向那两个狗嘴之间插下嘴去，一口咬住小腿的中部，向旁一拖，便含住跑了。黄狗和黑狗都叫了起来，向着白狗追去。

“我的腿……腿……腿……”赖老太婆两眼发热地翘起头来。

把两只手爪高高地伸出。“腿……腿……腿……”但那三条狗互相咬着抢着，在一株大树旁边转弯，尾巴一扫就不见了。赖老太婆的两耳嗡的一声，牙齿一咬，眼前顿时变成黑暗，高高伸出去的两手向地上一搭，惨白的脸便慢慢地慢慢地搁在地面，鼻尖埋在土里。

这时候远远的枪声又逼进来了，而且中间还夹着“轰隆”的大炮声。

一九三五，九月

（原载 1935 年 12 月 15 日《申报月刊》）

红丸

快走到科长的门口了，在胸前抱着一坛红丸的杨传达就故意把脚步放慢两步，缩在吴巡长的背后，忍不住又看坛口一眼，只见坛里的那些红丸简直红得闪光。“唉唉，”他瞪了吴巡长的背一眼，想。“往常都是由我一个人送进来的，妈的，你今天却要催着一道送进来！只让你揩油，就不让我……”

吴巡长掉过头来看他一眼；他就更加两手抱紧坛底，昂着头，好像说，“哪，你看，我是多么规矩的。”很快的一刹那吴巡长就回过头去了，笔直地站在科长的门口，隔着垂直的布帘脱下有遮阳的制帽来。杨传达立刻又全身都紧张了，好像发了热，“我倒莫如趁这时候抓它一把……”他呼吸迫切地想着，立刻就把右手伸进坛口去。吴巡长却又掉过头来了。

“啊呀！我当是东洋货呢！”杨传达赶快自言自语他说，只拈了一颗红丸出来凑在眼前看看，笑一笑，依然又掷进坛口里去。

吴巡长也会心地笑一笑，赶快两脚后跟一靠，喊道：

“报告！”

王科长正伏在一张办公桌上，借着窗口透进来的一片天光提着笔在起稿。

“可以。”他把笔一停，答道；扭转头来一看，只见就在自己的背后，吴巡长正一手拉开门帘，杨传达抱着一个坛子走了进来。

“报告科长，刚刚在河边上查着一坛红丸，”吴巡长笔直地站着说；随即就把右手捏着的帽子照着规矩夹在左腋下，让空着的双手捧着一封信端正地送到王科长的手上。“这是在坛子里查出来的，科长！人已经带来了，关在拘留所，我就去写报告单来……”他说完，避开王科长的眼光，就想赶快走开去。

张科员也走过来了，站在坛子边。局长的胖脸听差也走来了，站在门外边，细着两眼盯住坛子。李督察员也走来了，隔门伸进半个胖脸来。

王科长把鼻尖凑到坛口，里面果然红通通地红豆似的装了大半坛红丸；红丸在闪光，于是所有人们的眼睛都闪光。王科长从鼻孔里冷笑一下又看了吴巡长一眼，然后站起来偏着脸说道：

“就是这大半坛？”

“是的，报告科长，”吴巡氏赶快又把胸口一挺做一个立正姿式，随即又躲开王科长那看透一切的眼光，把自己的两眼顺下去，说道。“我写报告去。”心就别别别的跳着，好像觉得全身的秘密都裸露在众人的眼前，脸，耳根，登时热了起来。好容易才听见王科长说了一声：

“去罢。”他才好像得到大赦一般。赶快又做一个立正姿式。向后转，暗暗伸一下舌头走了出去。

“站住，”王科长忽然偏着脸向那刚要转身的杨传达喊道。

杨传达赶快两脚后跟一碰，笔直地立正，不在乎地看着王科长的嘴唇。

“看，我是很干净的。”他想。

“喂，为什么这坛子没有封口的？”王科长楞着两眼说道。“我从前就给你们说过，凡是查着的东西，不能摆在传达处，应该马上就送进来！”

“报告科长，今天是马上就送进来的。”杨传达毫不迟疑的说，脸上立刻现出受了委屈的不高兴神气。“妈的，要捞不成我们就大家都捞不成！”他这么一想，立刻便接着说道：“这坛子，吴巡长送来时就是没有封口的！哪里晓得他是怎样的？科长！听说他们查着这坛红丸的时候，法院的法警也在场，这回恐怕是只好送法院的，科长！”他又把胸口一挺做一个立正姿式。

“哼，谁叫你讲这许多废话！”王科长把两眼一挺说。“去罢！”

杨传达一肚子的委屈，嘟着嘴唇就走出房门来了；局长的听差向他微笑地挤一挤眼睛，便笑嘻嘻地向局长的房间跑去，他一面跑，一面想：“哪，今天又有一坛了，我得赶快向局长讲去，嘻嘻！”

“他们一定已经揩了油的！”张科员轻轻冷笑的说，一弯腰，眼睛凑到坛口“你看这坛子里面的痕迹都还在。”

“这传达真是越来越不像样！”王科长愤愤的说，心里很抱怨那天叫李督察员拿去卖的那一包，不该让杨传达撞见。于是他暗暗瞪了李督察员一眼。

“不错。这传达真也越来越不像样！”张科员慢吞吞的说，伸手就去抓一大把红丸起来，但五个瘦指头箍不紧，立刻滴滴打打地落了几十颗在地板上。

“又查到一坛红丸吗？”郑局长的声音突然在窗口出现了，大家都怔了一下。

张科员赶快就要把手上捏的红丸送进坛口去，却见王科长已很快的转过身去，脸对着出现在窗口外郑局长那灰白的圆脸，这倒把郑局长的视线遮住了。李督察员于是乘势向张科员摇摇头，挤一挤眼睛，把嘴唇尖起指一指门外。张科员便一翻身，捏定手上的红丸，同李督察员一道出去了。

“是的，查着了一坛红丸。”王科长微笑地向着郑局长的灰白圆脸答道。“不，不……只有半坛。哪，就是这，说是法院已经知道了的……”他把指头向着坛口一指。

“噢！”郑局长皱一皱眉头，口里一股浓浓的烟气冲进窗口里来，脸更凑进窗口一点，顺着王科长的指头看了坛口一眼。“那么，就送法院去罢。”他的头在窗口一转，就宏亮地在喉管底里咳一声走去了。

“科长，这坛子是不是抬进那角落去一点？”

王科长掉回头一看，却见是局长的听差嘴角笑嘻嘻地站在坛子旁边。他点点头，局长的听差便两手提着坛口送到办公桌那面的一个椅子下面去。他见王科长已伏在桌上，提起笔在起稿，他便顺乎伸到坛子里抓了一把，塞进袋子里去，王科长却从眼角梢发现了，“这真不成体统！”他愤怒的想，拿着笔的手指都气得颤抖起来，顿时便把两眼一挺；但立刻他就记起这是局长

从家乡带来的听差，那冲上来的气便又和缓下去了，单是把脸一偏，从鼻孔发出来一声：

“哼！”

局长的听差大吃一惊，脸红起来：

“啊呀！这地上好多红丸！”他赶快避开王科长的眼光，自言自语他说，弯腰就去拾那地上的红丸。他刚刚才拾了四五颗的光景，却发现面前居然也有一只手在拾红丸了，仰脸一看，那正是科里的瘦脸听差，于是两个立刻竞争起来了，四只手爪立刻就像鸡啄米似的活动起来，为得抢拾桌脚边的一颗红丸，两个俯着的头对碰了一下。

“给我走开罢！”王科长愤愤地向着科里的听差咆哮道；眼睛斜瞟了局长的听差一眼。“走开！我要办公！”

两个都一惊地站直起来，点着脚尖，侧着身子，轻轻地然而很快地走，在门口挤撞了一下，跑出来了。一跑出门，科里的听差一把就抓住局长的听差的袋子说道：

“哈，你抓了那样多！”

“谁叫你不拿？”局长的听差脸胀红，喷着唾沫星子说。“那东西摆在你们房间里，你都不晓得去拿？”他脱开他的手，捏紧自己的袋子转身就跑了出去，刚刚跑过督察处的门口两三丈远，突然被杨传达一手就把他拦住，他气呼呼地只把袋子捏得更紧；杨传达倒被提醒了，伸手就去捏捏他的袋子；“呵！”他说。

科里的听差见局长的听差跑开的时候，跟着就追去，刚刚在督察处门口被斜刺里出来的什么一碰，胸口撞了一下，同时还听见什么东西碰到地上哗啦一声。他发昏地定睛一看，只得赶快直直地垂着双手了，害怕得嘴唇都发了白。面前是刚跨出督察处门槛的张科员和李督察员，地上是碰落下去的一个一尺见方的小铁箱。

“你在于什么？哼！你这慌慌张张……”张科员脸发育地喊道，同时瞪了一眼，李督察员也愤愤的弯腰去拾那小铁箱。

科里的听差侧着身子见他两个向着科长的房间走去了，才深深地透出一口气来。肚子里暗暗的骂道：“妈的！”立刻他就看见两三丈远的杨传达已放开了局长的听差，在向他圆睁着一时眼睛，眼睛下张开着一张圆圆的嘴巴，意思大概是问：“他们是去做那吗？啊？”他便愤愤的向着杨传达走去，一面走，一面点点头，同时还伸出两手的指头做一做铁箱的样式。杨传达立刻全身都紧张了。两眼慌乱起来。连忙转身就跑回传达室拿吴巡长的报告单去，左肩在门框边碰了一下。

“科长！”张科员走到王科长的办公桌前，先向他背后的李督察员伸了一下舌头，然后两手伏在桌角，微弯了腰，脸笑嘻嘻他说道。

王科长右手停着笔，微微仰起脸来，皱着眉头。

“科长，”张科员又笑了笑说。“那坛东西……送了法院……倒白便宜

了他们……”他一面说，一面见王科长的眉头越皱越紧，自己的脸马上也就发热起来，好像觉得连耳根都红透，于是不高兴的想道：“这其实并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你打算的！”他这么一想，胆子倒壮了，一口气就说了下去：“我们想，科长倒不妨还是弄它一点起来，反正……”他屏着呼吸，笑嘻嘻地眯细着一对眼睛看着王科长的眼睛。

王科长慢慢把笔放下，脸和腰一同伸直起来，两眼一——地盯着张科员的眼睛。“讨厌！你这一双猪一样的眼睛！哼，你又来拖我下水！？……”但他的脑子里立刻却又转了弯。“拿吗不拿？”他擎起右手五指来就抓了一通头皮。之后，他闪着两眼向那角落的坛子盯一盯，拿起笔来依然又埋头起他的稿。

“不过，下次可不行的！”他两眼盯着自己手上的毛笔尖，轻声地然而严厉地说。

张科员立刻透出一口气来，笑一笑，掉脸来向李督察员尖起嘴指一指；李督察员的胖脸也立刻笑了，打开小铁箱便爬向那椅子下面的坛子去。

“喂！”王科长忽然吃惊地轻叫一声，立刻注意地偏着脸竖起耳朵听着门帘外。李督察员两手爬在坛口上，胖脸上好像走了油。张科员则向前伸着两只手，嘴巴张得大大的合不拢来。房间里立刻变成一片紧张的沉默，沉默得好像可以听出三颗跳动的心。

外面又似乎没有什么脚步声，大家才深深透出一口气。

“不要干罢！”王科长吐出一口气想。“不，不；既然担心过了，停止了又殊觉不值！”他于是又埋下头去起稿。

李督察员张开嘴巴看了张科员一眼；张科员向他点点头；他于是又赶快伸手到坛子去，一把又一把的抓进小铁箱。小铁箱好像故意不瞒人似的特别清脆起来，红丸落进去只听见滴滴打打的发响。

“糟，这样响！”张科员皱皱眉头说，声音好像在发抖。

门外边的杨传达屏着呼吸越听越紧张了，全身全灵魂都被那声音吸引了去，他慌张地脱下帽子，便揭开门帘走了进来。房间里的三个人都一下子僵了。但很快的一刹那，王科长掉头见是杨传达，便耸身跳了起来，把笔向地上一丢，挡在杨传达的前面。他看见杨传达的嘴唇发白。

“哼！这成什么体统！”他一面脸青地吼着；一面心慌如麻地想着背后的张科员和李督察员，生怕就被杨传达看见。“混蛋！‘报告’都不喊就进来了！哼！你要干什么？你……‘报告’都……哼？”

杨传达吓得倒退一步，僵了。但经这一吓，倒浑身都吓清醒了。“我在干些什么呢？我怎么连‘报告’都忘了喊？”他责备自己地想，赶快退出门槛外，笔挺地站住，慌忙伸出双手把报告单连帽子一同捧在王科长的胸前。

“报告科长！”他声音抖着说。“我是送报告单进来。报告科长，错了！”他又把手上捧的帽子和报告单更伸前一些。

“哼，错了！报告单！报告单！把报告单给我！”王科长吼着，劈手就

把杨传达手上的东西夺了下来，同时挺出两眼死盯住杨传达的眼睛，生怕他就向自己的背后看一眼。“哼，报告单！报告单！”

你简直目无长官。”

杨传达大吃一惊，见王科长夺去的不是报告单，而是帽子，吓得全身汗毛都根根倒竖起来，“啊呀！又做错了！我怎么又忘了照规矩把帽子先夹在左腋下。再递报告单给他？糟，糟，糟，他把帽子拿去了，说不定会弄到开革！”他这么昏乱的想看，两眼更慌张了，竭力屏着呼吸，眼珠随着王科长在胸前摇动着的帽子慌张地转动。

“吓，背后的两个人要被他看见的！”王科长肚里暗暗着急的想，口里却厉声地吼道：

“你简直目无长官！哼，你还看着干什么！你已经把报告单交把我了，还看着干什么？混蛋！”他听见张科员走到身旁来了，杨传达的眼珠就向那方动了一下，他便把身子横横一移又挡住他的眼光。“张科员，”他赶忙掉过半面脸去一面喊道，一面就把手上拿着的帽子向着张科员递过去。“哪，把这报告单拿去登记起来！”

张科员怔一下，想要说“拿错了，”却又不敢说出来，单是嘴唇动两动，手要伸不伸地动一下。王科长立刻脸通红了，因为他也已看清了自己手上拿错的是什么东西，立刻怒得两眼圆睁，手一挥，就愤愤的把帽子向着门帘缝外丢了出去。

“哼，你在干些什么？”他顿看脚吼道，唾沫星子都溅到杨传达的鼻尖上。“你干吗把帽子送到我手里来了？你发昏了吗？你简直目无长官！你是什么东西？呸！”

杨传达又吓得倒退一步，赶快答道：

“报告科长！错了！”同时用发抖的手指把报告单送到王科长的胸前。

“哼，错了！”王科长吼着，又劈手把报告单夺了下来，这回他生怕又闹笑话，赶快看看自己的手上是否真是报告单；一看，手上真也是报告单。但同时也记起自己背后坛子边还爬着李督察员。

“去罢！等一会再给你说！”他看见杨传达的脸色惨变，觉得很痛快，但立刻却又吃惊了，想起了一些可怕的事，比如杨传达会去造谣之类，他于是赶快加添道：“听清楚了罢，去给我准备好，马上就开庭！哼，昏蛋！”

“是！”杨传达这才放心地透出一口气来答道，恭敬地把胸口一挺，然后向后转，走出门帘去。他看见科里的听差还站在那儿，两个就不期然而然地对伸了一下红舌头。

王科长愤愤地转身，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

张科员和李督察员也不期然而然地对伸了一下红舌头。

一九三六，二月

（原载 1936 年 2 月 20 日《海燕》2 期）

爱

“又是不会回来的了！又一定是陪那寡妇玩去的了！把娘一个人孤孤单单丢在屋子里……”

老太婆愤愤的喃喃着，一面拿着明晃晃的菜刀切着砧板上的肉。

“说是今天礼拜六，十二点钟下办公后还有事！有什么鬼事？还不是去陪那寡妇？”

一大块血红的肉一片片地在她的刀旁躺了下来，她忽然注意到已经切去一大半了，觉得很可惜：“我应该留一半起来明天吃的！”她转身到碗柜去拿碗；那些碗却都满满地装着午饭时不曾动过的菜把她瞪着，她于是愤愤的把碗柜门砰的一声碰上了。她又拐着小脚儿跑进屋子里去拿出一个盘子来，盘子上满铺着一层灰，她又气愤愤的把它塞进水盆里。“这么忙碌着究竟为了什么呢？”

有什么趣味呢？”她这么感伤地想着，立刻就觉得全身都疲倦起来了，手就在水里停住，眼泪水珠子似的在她那多皱的两颧边弯弯曲曲的滚了下来，滴落在水盆里。

“唉，我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连一个媳妇来替手也没有！”她扁着嘴伤心的喃喃着。“给他搞一个老婆吧，搞一个老婆吧，他总是那样：要恋爱！——恋鬼！一个青头男人恋一个青头姑娘也不管它，偏是一个寡妇！恋了大半年，也搞不进来！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鬼世界！我们从前，娘老子说一声给你讨一个媳妇吧！做儿女的哪敢做一声！可是娘给他说了几个姑娘，他都嫌乡气啦，又是什么没有知识啦，没有思想啦；可是那寡妇是什么东西？不过是给别的男人已经挤过油水，摸过，弄过，生过儿子的破铜烂铁罢了！哼，这就是思想！……”

她这么狠狠的咒骂了一通之后，才觉得痛快一些了。擦干了盘子，把那块切剩的肉装在里边。她把肉块和那些肉片对比地看了看，觉得今天一下子就吃了那样一大半的肉太可惜，就又拈了十几片起来添盖在那块肉上。她刚要捧着盘子走开，立刻又觉得迟疑起来了，好像一个重大的问题似的对了盘子踌躇着。

“是的，我应该多给些肉给他吃，”她一面说，一面又把那些肉片拈回砧板上。她看着那些切得很巧妙而匀整的肉片，不禁伸出食指指着，自豪地说起来了：“我要向他说‘你在家，哪点不好！什么都给你弄得规规矩矩，样样都合口味，你到那寡妇家里难道有什么给你吃的？思想新，她弄得出什么来？从前我们在她家里住半个月，她弄了些什么鬼菜呵！’娘总是疼儿子的！……”她同时想：“是的，我要弄得他满意点，把他的心收复回来的！”

忽然听见外面有声音，她赶快把肉放进碗柜里，又开了厨房门伸出头去。那荒凉的村落在她眼前立刻展了开来：附近是一畦一畦种着白菜的地，中间疏疏落落点缀着二十几家白墙壁的瓦屋，炊烟狗尾巴似的在那些屋顶的小烟

窗上腾了起来，把那些透过树梢的金黄色斜阳光线搅得一团忙碌。远处在零乱地响着女人唤猪和唤鸡的声音，前面的一家屋子前有几个女人在逗着一个孩子欢笑，一群乱鸦黑点子似的从树梢腾了起来，掠过天空飞了开去。……

“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她抱怨地说，眼睛紧紧盯住前面蜿蜒在一行一行绿色菜畦间的大路，大路那头的树林间，懂懂的行人忙碌着，却不见她那穿着很整齐灰色西装的儿子。

“一定又是不回来的了！一定又是陪那女人玩去的了！那是多么淫荡的寡妇呵！”

她又非常痛恨起来，咬着牙，想：“我的儿子从来都是好儿子！往常一发薪水，他总是提一纸包东西回来笑嘻嘻说：‘妈妈，我在大马路给你买点心回来了！’就是自从遇着那寡妇，把我们快乐的家庭都破坏！——你这不要脸的娼妇呵！”

她砰的一声碰上门，就愤愤的走进房来。她坐着，心里非常不舒服。不服气地拉开抽屉，拿出几张照片来：一张是在自己家乡王贡爷的女儿，一个银盆似的脸，穿着许多点子花色的旗袍，站在摆了一瓶牡丹花的茶几旁，一手还搭在茶几上；一张则是那瓜子脸穿着青旗袍的寡妇，右手挽着她的孩子萍儿，连一瓶花也没有，背后就只是一张黑幔子。两手拿着这两张照片对比地看了看，她的嘴唇便恶狠狠的撇了起来，喷着唾沫星子说道：

“你看，人家王贡爷这女儿哪点不配！人又漂亮，标致，又是青头姑娘，又是门当户对，又是亲上加亲！可是这寡妇算什么？我早就看出她不是一个好女人！她男人生前做什么工作还给巡捕房抓去过！这样的女人都可以要得吗？而且是一张瓜子脸！我从来就讨厌的是瓜子脸！”

最后她翻出一张她妹妹的“全家福”照片来了，她的眼睛立刻被有力地吸住。脸上打皱，扁下巴的妹妹坐在当中，旁边站住她两个圆圆白脸的儿子和两个媳妇，膝前围绕着四个睁大着可爱的黑眼睛的孙儿，她忽然记起来了：当在家乡大家都出嫁了以后，她同妹妹走在村镇上，自己总是走在妹妹的前面，街两旁的人站起来打招呼，总是先叫她。她有时指着面前站的人说：

“阿发，听说你家媳妇病了，我那里有些痧药水，你来我给你点吧！”

人们都立刻尊敬的望着她，阿发则垂手躬身的说：

“谢谢大姑娘！”

“不过，”她又说。“我看你也闲得够了，明天来帮我种一天地！”

“是。大姑娘的事情我们总是尽力的！”

她一转身，就立刻听见人们在背后轰起一阵赞扬的语声：

“那大姑娘比起二姑娘来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脚色呵！”

可是现在妹妹却是儿孙满堂的——虽然生活也困难了起来，但她究竟是儿孙满堂！而自己反倒跟着儿子来到这上海不相干的村落！到此刻还连一个媳妇也没有！“要不是那死鬼又嫖又赌，一脚头把家产踢光了，我就敢强迫我的儿子说：‘章！我要给你讨一个媳妇。’他敢不依？但是呵……”

她又怀念起她的家乡来了，那高大的黑漆龙门，矗立在棋盘形的田亩当中和蓊郁树林的环抱里，早晨的温暖阳光透过树林直铺在她的庭院，……能够回去多好呵她于是觉得非常难受，非常孤独起来。她望望自己的周围，床，书桌，书架。……但这些物事都也静静的望着她。

“即使有一个孙儿也好，”她想。“儿子不回来不要紧，就抱着他，逗他，玩他，亲他的嘴，他也就会对我说，笑，……”

“宝宝要睡觉……”突然前面那女人唱歌似的声音悠扬地透进她耳里来了，她不由得怔了一下：“是的，人家都有小孩……”

“我的狗儿要睡觉哟，……”

她的眼眶热起来了，泪水珠子直滚了下来。她叹了一口气，觉得一切都没有趣味。“就因为自己没有钱，”她想。“古话说的，只要有钱，和尚无儿孝子多！”她立刻愤激了起来，觉得儿子最近实在太不把娘放在心上了，往常一发薪水总是把一大半的钱放在她手上，最近却少起来了！

“哼，我存了钱，难道就带到棺材里去？还不是给你存的？可是把那些钱用到那寡妇身上可不行！是的，我要逼他的钱的，看他对娘怎么说！要是他们老是这么弄下去，娘恐怕只有去讨饭了！我要把他的钱逼下来的！……”

她下了决心，把贴胸衣袋里的一卷钞票热热的拿了出来，仔细数了数之后藏在箱底，关好门就走出来了。

她走到前面一家农民的瓦屋前，在那儿，四个穿破旧衣服头发上盖满灰尘的女人，见她走来，都立刻站了起来。那怀抱孩子的一个笑嘻嘻的道：

“老太太，夜饭吃过？”

“还没有呀！她见众人都尊敬她，立刻装着微笑说。“我家少爷在公司里还没有回来呀！”她把“公司”两个字说得特别重，面前的几个女人都更加肃然起来了。

“你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呵！有这样一个好少爷！”一个女人微笑的说。

“在公司里做生意是拿大钱的！”另一个也接着说。

老太婆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望着众人，很明确地感到自己在这周围所处的是怎样高的地位。

忽然一个女人伸手向前一指，说：

“呵，那大概是你家少爷回来了！”

“还有一个女人！”

老太婆没有听到后一句，已手搭凉篷似的搁在额前，高兴地望着远远的前面。果然，那前面反映着霞彩的树林夹道中，那穿着灰色西装的儿子直条条地在那儿出现了，但同时却也出现了那穿黑旗袍的寡妇，中间搀着的则是那穿着红线衣的萍儿。她心里立刻又不舒服起来。焕章和玉怀搀着萍儿很慢地很慢地在树林夹道中走着。大家都清楚地可以听见脚尖踏倒草茎柔软的声音。前面，在那些疏疏落落缭绕着炊烟的村屋背后，在一丛丛枝叶茂密的树林背后，天边鱼鳞似的白云，给沉下地平线的太阳燃烧成通红的霞彩，光

明灿烂地，直喷射到天中。一群归林的乱鸦好像谁撒的一把胡麻似的，在那霞彩之下掠了过去。青蛙们则在咯咯地唱着晚歌。一个金虫展开翅子呜呜地飞过来了，转了两个圈子，蓬的一声碰着焕章的鼻尖就落下地去了。焕章立刻皱起眉头，赶快拿手巾擦着鼻下。萍儿却大声笑起来了，同时还快活地跳了一跳。

“小金虫！”他蹲下去，笑着，指着那挣扎在草上的金虫说。焕章正要伸起皮鞋尖去踏它，玉怀立刻把他拦住笑道：“这样一条小生命，你又何必弄死它？”

“谁叫它要碰我的鼻头呢？很脏！”他见玉怀躬下腰，伸手去拈那金虫，立刻发觉了自己说的这话不妙，他于是赶快转过话头道：

“呵，是一条多么可爱的小生命！”

萍儿从他妈妈手上接了那金虫，快活的笑了起来。焕章拍拍他的肩头说：

“你还要吗？我再帮你弄一个。”

这时，天边的红霞已幻成紫色，好像铺满了片片的牵牛花，背后衬着明澈的光亮，俨然是一幅梦幻似的彩画。周围的空气更加变得清新了，树林的叶片发散出浸了酒精似的浓烈气味。

玉怀忽然觉得一份热烈的情感燃烧起来了，微笑地向天边一指：

“呵，这多么伟大的自然呵！”

她搀着萍儿离开路边就向着那可以遮着别人视线的几株大树背后走过去。焕章紧跟在她的背后，几只青蛙划然地停止了歌唱，扑通扑通的跳进一塘水里，水面荡出无数圆圈，搅乱了反映在上面平静的霞彩。

“我就喜欢这样的大自然！”玉怀的胸脯鼓动着，呆望了一会儿，自言自语的说。“从前明在的时候，他的工作一完毕，我们就常常跑到乡下来看这样的霞彩。他常常靠着我的肩头指点着天边说：‘哪，你看那是多么美妙而光明的图画呵！在那儿含蓄着人生的理想……’”她有些黯然而了，两个眼圈都顿时发红，起着潮润。

焕章知道她又在想着她的明了，心里有点不安起来。“她总是喜欢想她的明！”他想。“但想了有什么用？”

他默默的把手巾递给她！她才恍然地睁大眼睛望了他一望，把他的手推开笑道：

“哈，你以为我哭了么？不会的。我是给这伟大的自然感动了。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应该同大自然融合，我喜欢去听那自然母亲的声音……我一定明天就搬到这个地方来……”

“呵，我也喜欢……”焕章也微笑着说。他看见玉怀那仰对天际的瓜子脸，那明亮的眼珠，那明亮的纷披的黑发，反映着霞彩的光，越加显得美丽，俨然是彩画里边飘然的人影。他立刻记起在写字间里，同事们带着神秘似的眼光对他说话的神气：

“你那爱人最近写东西了吗？”

“吓，是一个思想很前进的女人呵！”另一个接着说，并且向他伸出大姆指。

有时玉怀来会了他，他送着她出去的时候，立刻感到同事们都诧异的望着他们两个跨出房门的背影，在他们的眼里自己也都显得崇高而且神秘。

周围的青蛙和各种草虫更大声地交响着唱起晚歌来了，把他从幻想里拉了回来。他看着玉怀的侧脸，心就剧烈的跳动起来。

他伸手去捏着她那裸出的白手臂。玉怀并没有动；她正仰了脸沉醉在大自然的气息里。焕章全身的血都涌了起来，当玉怀那明亮的眼珠向他一看的时候，他兴奋得两颊都烧红了。

“这大概就是恋爱了吧？这大概就是恋爱了吧？”他这么想着，一面又胆怯地向背后望望：“该不会有人看见的吧？”

他望着她又想：“是的，她多么可爱！她的思想，她的灵魂，都明白地展布在我的眼前，而且她也很了解我，如果我们结婚……”玉怀掉过脸来望着他，看见他那小孩子似的痴呆的脸嘴，在这时候看来，完全像一个非常平静的小弟弟，她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的嘴笑得多么好看，”焕章想。“我好不好拥抱着她？”忽然萍儿惊喊起来了：

“妈妈，蚊子！”

两个才好像从梦境里惊醒转来，焕章见一群黑麻了的蚊子在萍儿的脸前搅成一团飞叫，萍儿一面向后躲，一面用手赶打着。他立刻挥着手帮他赶了一下，可是恰恰碰在萍儿的小手上，萍儿就哭叫起来了：

“我的金虫打跑了！我的金虫打跑了！”

同时跑上来用脚踢他，用拳打他，要他立刻赔。焕章皱起眉头，愤愤的说道：

“你别叫呀！给你找就是！”

他躬着腰弄得额头出了汗，才把金虫找着送还他的手里，萍儿才不哭了。他用手巾揩着自己的西装裤脚的时候，心里又不舒服的想道：“糟糕的就是这一点！如果一结婚那就会成天到晚给孩子麻烦透了！……”

“好，这里的蚊子多，我们走吧！”玉怀牵着萍儿的手说，大家又慢慢的走了起来。

“这是很明显的，”焕章一面走一面继续的想。“她是曾经沧海，而我还是初恋，为了孩子，就破坏了我同居生活的甜密，那太不合算了！”但他一看见玉怀那美丽的身影，回味着刚才的愉快，立刻又痛恨自己被这样商人似的龌龊思想苦恼着，他要竭力忘掉它，于是扯了一把树叶到手里揉搓着，微笑的说：

“怀，你那天在公园里说，你的恋爱观就是人类爱，广大的，这自然是很对的。不过，你主张不结婚，我……”

“你，什么？”玉怀皱起眉头掉过脸来看着他。

“我，我始终想不通！……”

玉怀笑了笑：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就因为我曾经是过来人呀！我们女子一结婚，就什么都被束缚住……”

“有什么束缚住？譬如……”

“譬如什么？”

“譬如那男的也是主张自由思想的人……”

玉怀仰面哈哈笑了起来：焕章立刻窘着了，“你不是女子，而且也没有结过婚，这是你一点也不会知道的……”她见焕章的脸红了起来，觉得自己太放肆了，而且也觉得他那红了的脸很可爱，为了免得使他太难堪，她便握他的手笑道：

“老弟，你不要生气。不过呢，我们女子的事情你的确是想象不到的。”

焕章立刻非常感动，也紧握着她那柔和的手，心里想：“你这玩笑可开的多么毒呵！”但他微笑着说：

“哈哈，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我怎么会动不动就生气？你难道还不了解我么？”

“我了解你。”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随即撒了开来。“是的，他是可爱的，年青，热烈，”她想。“可是他那母亲太厉害了！如果一结婚，那简直要变成他母亲的‘媳妇’了！”

“章，”她嘲笑地说。“你母亲又向你哭了么？”

“是的，我已经向你说过了。我早晨走过她床前，她又在淌眼泪。”

玉怀更加笑起来。

“她既然要你‘搞’一个老婆，你就给她‘搞’一个老婆好了！”

焕章忽然感到伤了他的自尊心似的，抱怨地飞了她一眼：

“你看，你又同我开起这样的玩笑来了！”

“哈，你说你不生气，不是又生气起来了么？”玉怀说到这里，忽然严肃了起来。“我告诉你，像她那种侮辱人的话我是极端反对的。不过，说真话，你确是该结婚的时候了！不知怎么，你在别的女子面前总是那样胆怯。”

焕章脸红了一下。

“就因为我不懂她们呀！我总觉得爱，不是那么一回事！”

“不要紧，你拿出勇气来，你和别人结了婚，我们的友谊，我敢相信倒更可以永远。我虽然主张人类爱，那也有限度，你知道，我当然决不会爱那些饱食终日吸人血的混蛋！”

焕章见她说得那么认真的样子，暗暗吃了一惊。他想刺她一下说：“你之所谓不结婚，人类爱，不过是一种作为逃避的旗帜罢了！就因为我的母亲！”但他没有说；只是也认真的说道：

“是的，你的这些精神我是佩服的。不过，请你相信我，虽然一两年来在公司作事，我却并没有失去我在学校时一颗青年的心……”

“这我晓得，你何必声明？”

“不，我不是要声明，我不过……”

玉怀感到自己所说的话已给他搅混了，扯远了，一时找不出头绪来，她慌乱的截断他的话说道：

“不，你把我的要点误会了！我的意思不过是说，我是恨那些安坐而食的人，我自己也很愿意做一个职业生活者的。”

焕章立刻感到自己岔话的方法奏了功效，而且高兴着把她的话扯到更有利的这面来了：“对了，”他想。“我们公司里刚有一个位置出来了，如果想法子介绍她进去，我们就可以朝夕与共，而且是我给她介绍了职业的，那么……”他兴奋的拍拍额头道：

“哈，你看我这人真是容易忘事，我们公司里有一个位置出来了！”

他们很吃惊了，只见老太婆拐着小脚儿踉踉跄跄划着两手冲了上来，红着脸，呼吸急促地喊道：

“呵呀呵呀！你看你们这些年青人一路上总是‘张花理石’的！我们老人家给你们辛辛苦苦准备好了饭，饿着肚皮等你们！我站在那边喊了你们半天，你们简直像聋子似的！”

玉怀怔了一下，随即笑道：

“呵，伯母，我们要搬……”

老太婆不听她说完，就把脸掉向焕章说：

“你说你下办公后有事，我早就晓得你要到玉怀那儿去了！”“是的，妈妈！”焕章见母亲那种愤怒的样子，自己便立刻带着抱歉似的脸相，微笑的说。“我去带他们来了！他们也想住在我们附近呢！妈妈，他们来做我们的邻居，你也不再寂寞了！一看好房子，他们明天就搬来！”

老太婆吓了一跳：“哦，他们居然还要搬来呢！”但自己又没有权力拦阻人家；不过她因此倒反而有所得了：“好，搬来也好，”她想。“搬到我的眼前来，我就好监视他们！倒比他们离得远远的干了些什么事情我都不晓得！”她于是立刻装着一脸的笑向玉怀说：“好，搬来很好，我免得一个人！就好天天到你们家来玩了！五十号有一间房子，我去帮你说一声就是了！他们都是很相信我的。”

萍儿喊她一声“阿婆”就伸手跑上前来。她心里不高兴的想：“又不是真正自己的孙儿，抱他干吗？讨厌！”但她为了顾全大家的面子，终于把萍儿抱了起来。

他们走进房间的时候，老太婆就向萍儿问了起来：

“你们今天在哪里吃午饭？”

焕章赶快抢着说：

“我在公司里和几个同事……”

可是萍儿已笑嘻嘻的说出来了：

“在馆子里。”

焕章脸红了起来，见母亲看了他一眼，心里感到欺骗了她的难受。玉怀

笑了笑，也看了他一眼，意思说：“你何必遮掩？”随即泰然地走了开去。老太婆又问起来了：

“你们几个人吃？”

“妈妈，叔叔，我。”

“你们吃多少菜？”

“吃很多很多菜，我们还吃咖啡呢！”

“哦，你们还吃咖啡，你们吃鱼翅没有？”

“吃的。妈妈吃的，叔叔吃的，我也吃的。”

玉怀有点气愤起来了，觉得她这样拷问一个天真的孩子，简直是非常的卑劣，可恶！她瞪着眼睛恨不得把萍儿夺了下来。可是老太婆还在继续着：

“哪个给的钱？”

“叔叔给的钱。”

“哼！”老太婆愤愤了，想。“有钱不给娘，倒去养寡妇！”她忽然自暴自弃地决定着：“好，寡妇用得，我也用得！要阔气我们就大家阔气！回头我就去把那块留下的肉也一齐把它弄出来，吃吃吃！吃光完事！反正留下来也落不到好处，倒不如饱饱吃它一顿死了倒好些！”她抬起脸来先和缓了一下呼吸，然后说：

“章，我这两天不晓得怎么样，心口又痛起来了！我前回吃的补药早就吃完了，现在要赶快买才行！还有米也要买了，油也要买了！可是一个钱也没有。”

焕章皱一皱眉头道：

“我那天不是才交给你十块钱了么？”

“可是用完了呀！你哪里晓得，你成天不回家来看我一眼，丢得我一个人在这冷清清的屋子里多寂寞！我想，好，我也去散散闷，看看戏吧！我就请了隔壁刘老太婆陪我一道去看了！”

焕章笑了起来：

“我晓得你是不看戏的。”

老太婆脸红了一红，抢着说：

“看了的！我也同你们一样还请她上了馆子的。”她觉得这么巧妙地就刺了他们一下，心里非常的舒服，同时还看了玉怀一眼。玉怀却只是冷笑地看着窗外。焕章也知道她那说话的意思，但他还想和往常似的搅起家庭的快活空气来，故意和她玩笑似的说下去：

“我就知道你没有上过馆子。”

“上了的！我们在十马路上了的？”

“上海就从来没有‘十马路’什么的！”焕章说；但他已看出母亲那隐在假笑下的愤怒。他想：“母亲也可怜，近来她就常常哭，从我现在和玉怀的情形想来，只要给她钱！她就什么都会好的。”他赶快从袋子里摸出一张五元的钞票来，显出很明白的意思说。

“好，妈妈，我就再给你这张钞票吧。”

老太婆接到手上来看了看，说：

“这就算是给我买补药的吧。但是还有买米买油的呢？你看我的袜子也破了，我也买几双。”

“我只有几块零钱了呀！”焕章苦笑地说。

“可是没有了米呀！没有……”

焕章生怕她再说下去，给隔壁人家听见了，那简直笑话。赶快又拿出两张一元的钞票来放到她手上。老太婆还要要，焕章急得拍衣袋，她才感到得了胜利般，放下萍儿捏紧钞票跑下厨房去了。

玉怀马上抱起萍儿说：

“我们走！”

“为什么？”焕章吃惊的拦住她，“你不是说今天晚上在这儿过夜，看好房子明天就搬来么？”

“我不想搬来了。”“为什么？你不是说上海的房子没有萍儿玩的地方而且很贵么？并且你那房子今天已经满期了！”

玉怀迟疑起来了：

“可是你母亲会对我们怎样想？”

“不管她。”焕章生怕失了这个好机会，鼓动地说。“你不是从来说你是轻蔑环境反抗环境的吗？任她怎么想，只要我们是纯洁的。难道这一点小小环境你就怕了么？”他觉得这些话实在说得很妥当而且漂亮，说到收尾的时候，他还兴奋地把手在空中劈了一下。

“笑话，我怕什么？”玉怀又把萍儿放下来了。“我不过看她那样子讨厌我们罢了。”

“算了吧，我们是我们，她是她。这是你也说过的：‘这是各自不同的人生，也是各自不同的两个时代。’好，我们不必管她吧！而且她不高兴一下，把那时间一过就会算了。”

玉怀觉得他处处经典似的引用自己说过的话，觉得非常的高兴，并且也觉得他的可爱。两个的眼光碰住了，互相就默默地兴奋的对看一眼。

焕章跑下厨房去了一转，高兴的跑了回来笑道：

“哈，你看，我刚才说过‘她把那个时候一过就会算了的！’果然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了。我刚才见她正从碗柜里拿出一大块肉来添上去，那不是要特别招待你们一下吗？”他立刻显出主人的样子，开了电灯，挽好袖口就拉开桌子，摆起碗筷来。

玉怀笑了笑：“不见得吧？”

“你不信你看就是！”焕章肯定的说。

老太婆把菜搬进来了，焕章和玉怀也去帮她搬。可是桌子上除了一碗青菜，一碗粉丝，一碗豆腐干，一碗炒蛋，和一碗用很少的肉片炒笋子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菜了。焕章着急的问道：

“妈妈，怎么只有这点肉？”

“没有钱买呀！只有这点肉。”

“我刚才不是看见你拿出一大块肉添在那肉片里吗？”

“留下了呀！明天吃的。一下子吃穷了怎么办？”

玉怀听完她后一句话，知道她的眼光又要刺似的射来了，先就把自己的脸掉开去，看了焕章一眼，在那眼光里闪出这样的话语：“如何？”焕章搭讪地笑一笑，端起碗来就扒饭。老太婆已看在眼里了，立刻把眼睛瞪了一下。

吃过饭后，她决定了等玉怀他们走了之后，要切实给焕章告诫一番。问他：“究竟是要娘还是要寡妇。为了那寡妇就简直把娘不放在眼里了！要他明白的说。这样尽拖下去是不行的！娘已经几十岁了，没有媳妇是不行的！没有孙儿也不行的！可是那萍儿不是我家‘李氏门中’的血脉，娘是怎么也不给她抚养的！叫她不要打这种主意！……”

但玉怀却在给萍儿缠住；问答着许多无穷无尽的话，看来并没有走的意思。焕章也在旁边逗着萍儿。老太婆只得不高兴的忍耐住，看着他们。她觉得儿子那样子是很漂亮的，光光的头发，光光的圆脸，即使配天仙都配得上；可是总又觉得有些不舒服，好像用服手的针线一下子闹起别扭来了，儿子那身体也较之往常似乎总感到一些生疏，越想法子互相接近而结果反而越加离开了似的。至于玉怀和萍儿的身体以至脸庞在电灯光下更是讨厌，难看，一脸的下贱相。

其时，萍儿正仰了脸，睁大一对幻想似的眼睛，伸手指着窗外的一轮清亮的圆月问着：

“这月亮为什么会亮？”

玉怀也向外一指看着他的脸说：

“那是太阳的光照在月球上反射出来的光。”

“为什么太阳有光？”

“因为太阳是一团火。”

“为什么太阳是一团火？”

“哼，这就真是贱种！”老太婆冷笑了，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着。“我们也是做了娘来的，哪像这样子！儿子的话都可以让他尽那样傻问得？而且月亮是月光娘娘，太阳是太阳菩萨。他要再问，就给他一个嘴巴！——这真是一个贱种！”可是她看见焕章也蹲了下去在和萍儿面对面地解释太阳为什么是一团火。她赶快把自己刚才在肚子里咒骂的话像切肉似的划分开来，儿子应该除外。

到了听见桌上的座钟铛……铛……铛地响了九下，还不见他们要走的意思，老太婆着急起来了。她说：

“呵，九点钟了！我们要睡了！”

“好，我把帆布床撑开来！”焕章站起来说，“我睡帆布床，玉怀同萍儿就睡在我的床上。”

老太婆大吃一惊，顿时像被铁锤重重一击，立刻发昏了。“这怎么行呢？”她想。但她记起从前也曾在她家睡过半个月，照礼数上说来，他们在这儿睡一夜，似乎不好赶人家的。但她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强笑地问道：

“他们要在这里睡么？”

“是的，”焕章说。“她明天早点看好房子，就搬来。我就劝他们今夜在这里过一夜好了。”

老太婆有点愤怒了，她想“你劝他们！你不问我肯不肯？你虽然是主人，可是我才是一家之主！”但她随即又觉得这样对他愤怒是不好的，“他究竟是我的靠托。就是那娼妇坏！一定是那娼妇想出来的心思！”她于是毒毒的点点头想：“好，你们往常避开我，干些什么事情，一点也拿不住！今晚上只要你们睡到一间床上，我就正好拿住你们！那时怕你们不依我！”

她躺到后房的床上，看见前房熄了电灯的时候，忽然全身汗毛都倒竖起来了，因为一句古老话针似的直刺她的心窝：“寡妇进房，家败人亡！”她立刻觉得那黑暗中的天花板都在摇起来了，地也动起来了，她忍不住了，一翻坐了起来，想跑去叫他们还是回去。但她坐着，想了一想之后又迟疑了，觉得与其现在赶她，莫如刚才就赶她，这样把人家从床上拖了起来，倒弄得大家没面子，从此结下深仇大恨是不好的。而且儿子会对我怎样呢？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躺下了。竭力把头靠拢板壁去，耳朵听着外面，眼睛睁得大大的。

前房里，静悄悄地。玉怀想着今天的情形，心里很不舒服。

“自然焕章是在热爱我的。”玉怀想。“但到他家里来一看，那爱对于我却成了很大危害了！这样弄下去是不行的！我和这样的老太婆是弄不来的！我应该提醒他！”但她一想到自己已经堕入了焕章的爱情里面了，立刻觉得非常的痛苦，像蛇似的啃着她，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好。忍不住轻微地叹了一口气。

焕章却在帆布床上很敏感地伸出头问她：

“怀，你叹什么气？”

“没有什么？”她说。“我不过想，我们这社会，黑暗的力真是深得很。譬如我们女子吧，不但是男子对女子是轻蔑，就是女子对女子也一样的轻蔑。”

“不，”焕章赶快说。“我就不那样。”

玉怀笑了笑，觉得他那种追女人的心理真有些傻气。

“自然那是很好。”她柔和的说。“不过从一般上说来，你也不能够那样说。这种根深蒂固旧社会的习惯在每个人的意识里是埋得很深的。到时候他就会露出狐狸尾巴来……”

焕章不服气的说：

“譬如？”

其时，月光清水似的斜泻进来，浸在玉怀的脸上。可以看见她的鼻子眼

睛。

“好，我就给你打个譬如吧。你觉得明怎样？”

“糟，她总是喜欢想起她的明！”焕章不安地想；随即说：

“我知道我不如他。他是一个很进步的人物。个性很强的。作起事来很严肃。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佩服他。”他觉得这把他说得太好了，于自己太不利，于是赶快加添道：“不过他也有些缺点，在没有事的时候，他总喜欢谈女人！”

玉怀听出了他那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心里不禁冷笑了一下。

“好，”她说。“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物。男子喜欢谈女人恐怕也是普遍的吧？我想你也不见得谈的。”

焕章的脸立刻燃烧起来，好在月光照不着，他也就不讲话。玉怀停一停又说起来了：

“我们在同居的过程中，我所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很强的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都很严格，譬如他和人家约会是一点钟吧，他不会到了两点一分才到；答应做的事情，无论孩子在他旁边怎样叫，他总是埋着头把它做好。这的确给我一个不能磨灭的深刻印象。可是他有时候对我总不免带着那种男子的自尊的样子，这确是我时常感到难受的地方……”

焕章立刻高兴地好像看见了别人的弱点发现了自己的优点似的，赶快说：

“我就不那样。我不知怎么，常常在女子的面前总是胆怯的。”他一说出了“胆怯”两个字，心里就像压一块石头似的，但随即却又觉得这话倒也是很好的进攻她的利器。

玉怀又笑了：

“不，凭我的经验看来，一个人‘对恋爱’常常是胆怯的，但‘对女人’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主张不结婚！”

焕章怔了一下，有点气愤了。“原来她弯了这么一大套只为了这句话！”他想：“不管你结不结婚，我为你已经化了这样多的精力和金钱，要我放手是不行的！”他知道和她再讲下去是只有越说越支离的，他于是沉默着。月光不见了，屋子只是一片浓黑。在浓黑中，听见她叹了一口气翻过身去，铁床都被压得簌簌鸣叫，大概碰着萍儿了吧，萍儿沉闷地哼了一声，立刻就听见她把身体大大移了一下，就不动了。可是稍为停了一会儿，却听见有脚步声很轻的在地板上响了起来，他怀疑地赶快问：

“哪个！”

还来不及叫第二声，电灯忽然冲破黑暗亮起来了。在电灯的“开关”旁边，就现出那皮色青得很难看的皱脸的母亲，她身上只穿一套白汗衣裤，两只三角眼闪着老鼠似的眼光匆忙地向床上扫射一下。玉怀气愤愤的就把脸蒙在被窝里去。

“妈妈，你找什么？”焕章不高兴的问。

“哦哦，”老太婆冷得发抖说。“不知怎么，今天那菜弄得太咸了，口渴得要命。我起来喝口茶。”她立刻抓起桌上的热水瓶，倒出一杯开水喝了起来。

“你衣服也不穿，”焕章又翘起头望着她说。“要冻出病来的。”

老太婆看见她儿子一脸不高兴，赶快笑着说：

“好，好，我去睡就是。”

她立刻关了电灯，跑进后房来了。心里很抱怨：“怎么没有睡在一床呢？奇怪！不是床已经在响了么？”

她躺上床去，仍然竭力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听着外面。外面什么响动也没有，就只窗外微风扫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接着远远的传来了小孩子的哭声，狗的吠声。这些声音被一阵微风飘了过去之后，接着就好像一个无穷大的静的声音落了下來似的，一着了地，就凝固起来，不摇，不动，静得像死水一般，无间断的继续着。不知道多少时候了，她听得耳朵渐渐疲倦了起来，眼皮发胀得渐渐要垂下来。但她忽然很吃惊了：“假使就这样睡着了怎么办？”她想着于是故意哼了起来。

“妈妈，你怎么样？”焕章在外边床上问。

“可见他们还没有睡着，一定在等我睡着了他们才干好事！”她想着，索性大哼起来。“妈妈，你究竟怎么样呀！”

“嗯……我的肚子痛！”

“唉，一定是刚才起来冻着了！真是，冻出病来了有什么好处？”这显然儿子责备起来了。

“嗯嗯……痛呵！”她仍然用哼来掩了过去。

焕章只好不高兴的爬起来，开了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拿了红灵丹进来。他伸手去摸老太婆的额角；老太婆却赶快躲开了，赶快说：

“这不要紧的。我的额头不怎么热。好，好，你去睡吧。看你也冻着不好。我自己会晓得吃的。”

她又关了电灯躺了下去。一直都睁着眼睛，竖起耳朵。听见四野许多鸡鸣的声音，听见许多工厂此起彼落的回声，看见窗上发了白渐渐转成金黄色，屋子里光亮了起来，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了。等到焕章和玉怀他们都起了床，她才放心，立刻觉得非常疲倦起来了，全身的骨节都感到酸痛。她心里又恨起寡妇来。但同时想起昨晚上儿子的那种不高兴的样子，又觉得有些害怕。

“唉，他该不会从此恨我吧？可是我是为你的好呀！娘总是疼儿子的！”她这么宽解着。

焕章走到她床前说：

“妈妈，你还没有起来么？我们要出去看房子去了。”他随又加添道：

“哦哦，你的肚子痛得好些了么？”

老太婆的脸红了起来，为了挽回儿子对自己的好感，她赶快一翻身坐起来说：

“好了好了，我也起来去帮你们看房子，我一去，他们的价钱都不敢多要的。”她观察着儿子的脸色，看他是否因自己的话起了感动；儿子却只是说一声“好，”就走到前面去了。

老太婆怔了一下，但她忍耐住。立刻就穿衣服。当她陪着他们去看好房子，见他们去搬东西去了的时候，她又不高兴起来了，一路愤愤的喃喃着走了回来：“儿子就只想着寡妇，简直不把娘放在眼里！我一夜不曾睡，辛辛苦苦这样早就起来为了谁？”刚刚走进房门，就见窗口上立刻挤着几张女人的脸，她正在奇怪，讨厌，房门却被推开来，那满脸不高兴的房东女人在她眼前出现了。她更加非常吃惊起来。

房东女人是一个蜡黄的尖脸，尖鼻子大嘴巴，她一面跨门槛，一面就哗啦啦喷着唾沫星子说道：

“噢，老太太！你们怎么把那寡妇留在我们房子里睡觉？昨晚上一夜都闹得我们不安！古话说得好：‘寡妇进房，家败人亡！’他们又没有拜过天地，又不是夫妻，怎么就在我的房子里睡起来了？”

老太婆着急地摊开两手说：

“我也没有法子呀！可是一床睡是没有的！我一直到天亮都是听见的！”

“你老太太怎么晓得呵！”房东女人戟起食指指着老太婆的鼻尖说；老太婆觉得她今天这样的没礼貌，简直是很大的侮辱，但想到究竟是自己家里人的错，于是只得忍耐住听她说下去。

“你老太太怎么晓得呵！今早上人家简直讲死了！全村子都闹得乌烟瘴气！还说二喜子在窗洞上亲眼看见的，看见他们人重人的！你想一个男的同一个女的睡在一间屋子里会不干那些事的么？她们都听见的！”房东女人愤愤的说，理直气壮地把手一伸指着窗口上的那几张脸；那些脸都动了一动。

“这简直是造谣！”老太婆愤愤的想。“这简直是眼红我的儿子是上等人，故意攻击他的！”但她随又怀疑起来了，眼圈顿时发红，泪水湿润的涌了起来，她抱怨着自己：“怎么自己听了一夜会没有听见？完了！这回又被他们骗去了！一定是那寡妇狐狸精似的弄得好手脚使我听不见！”她横了心，觉得要闹出什么乱子，就由那寡妇自己当灾去；但她随又想起自己在这村中所处的地位，和自己儿子的社会地位，如果一闹起来简直是没面子的！她又只得镇静下来，指着门外说：

“就只是那娼妇一个人的不好！那淫荡的狐狸精！我们‘李氏门中’从来就是著名好家风的！我的少爷从小就在我的跟前受的‘家教’，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你房东太太就晓得，看我们在你这屋子里住了一年多是不是规矩人家？昨晚上是的的确确什么也没有的！”

“自然你们是规矩人家。”房东停了停，又举起手来戟着指头说：“不过不管你们有没有过，我家从来是规规矩矩人家，房子也从来是大吉大利干干净净的！现在一个寡妇到我们房子里来，，总之，一个男子同一个女子关在一间房里是很难说的！现在我只要你们给我们打扫打扫晦气，要你家少

爷亲自给我们家神插烛燃香！”

老太婆为难了，呆呆地望着房东女人那鼓起的蜡黄脸。

“你晓得，我家少爷是从来不烧香的！”

“不管他从来烧不烧！这是我们这里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那是一定要烧的！女的烧还不行，一定要男的亲自来！要不，我们全家的人丁财产，你保得住？并且也会闹得四邻六畜不安！”她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把脸掉向窗口的几个脸，那几个脸也异口同声的说：

“是呀！真要四邻都闹得六畜不安的！”

老太婆无话可答了，恨不得抓了那寡妇来打她几耳光。房东女人给了她最后的警告出去了，窗口的几个脸也不见了的时候，她气得脸全发了青，一翻身就倒上床去哭起来了，她痛恨那寡妇，想到惟有坐在马桶上咒人才会毒的，特地又爬起来拉出马桶坐在上面毒毒的咒骂她要干刀万剐！骂了一通之后，又才躺上床去，接着就骂起“死鬼”来了：假使不是他又嫖又赌一脚把家产踢光，这房东什么的还敢在她面前载着指头发脾气？而且也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我有钱我就给他搞一个老婆就是！他还敢去姘那寡妇？”她觉得孤独，无力，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力……两行热泪在她眼角边晶亮的滚了下来。

当她疲倦地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听见窗外有人在叽哩咕噜的说：那寡妇已经搬来了！

“真是不要脸的娼妇呵！”她轻蔑的咒骂一声，向地上吐了一口，就关好房门走出来了。沿途看见那些乡下人都在用诧异的眼光看她，她昂着头就走过去了。她想：“你们这些人算什么东西！”她在太阳黄光下穿过树林，越过一个水塘，沿着石子路快到五十号门口的时候，那瓦房右侧面的篱笆外拥着一堆人在那儿向那寡妇屋里看，在大门外的大树边则有几个女人在围着一堆交头接耳的谈讲着，并且发出哈哈声。忽然五十号的房东老太婆从那几个女人中走出，向她迎过来了，满脸不高兴，嘴角带着苦笑向她挥着手说：

“呵，老太太，你来啦！我看，我就是看在你老太太的面子上答应了一间房子租给你们的朋友。谁知她已经搬来了，我才听见她们跑来向我说，她是一个寡妇！还听说昨天晚上她和你家少爷在你家里不规不矩的！我说了你不要多心。我真愁死了！这样一个寡妇在我们家里，他们这样子我怎么办？老太太，请你替我想想。”

老太婆怔了一下：“想不到这事情全村都已传遍了！唉，这简直多么丢人呵！”

那几个女人一下子拥过来了，围着，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站在后面的还特别伸长脖子把脚尖点了起来。

“老太太，”房东老太婆又用露骨多节的食指指着左掌说：“我想这件事情对你老人家也不大好呵！像这样的寡妇到你老太太家里来是不吉利的，到我家里来，也是不吉利的。我就奇怪今天早晨的老鸦为什么那样很厉害的在

我屋上叫……”

旁边的几个女人也闪着同情的眼光说了起来：

“是呀，这种事情是……”“说是三——三什么是三麻子吧，说是那三麻子在你家窗洞亲眼看见的，那才说得古怪呢！”

“他们还说，连我们四邻都会闹得六畜不安！”

老太婆望望众人，又望望房东老太婆，感到非常的难受。但同时也感到一种力量：人们都这样说！可见自己对儿子的道理是天经地义的了！她觉得自己正在找寻力量，却就在这些人们的嘴上找着了。“是的，要那寡妇住在这里才好，有这样多人的眼睛帮我监视她！”她想着，镇静了一下，嘴角强笑着，向房东老太婆摇摇手说：

“他们不敢的。不要紧的。我的儿子是很规矩的。请你放心，出了事情有我就是！”

这时，玉怀正在整理床铺。焕章在帮她整理书架。萍儿则在屋子当中骑着一匹木马一摇一摇地撅起小嘴唱：

“嗨……嗨……嗨……嗨……

嗨……嗨……嗨……嗨……

大……家……一……齐……用……力……咦……拉……”声音在屋中飘荡着。

玉怀铺好卧单，摆上一个新枕头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跟萍儿唱起来了：焕章掉过头来笑嘻嘻的看着她，他想：“她那样子多么可爱！”

“嗨……嗨……嗨……嗨……

嗨……嗨……嗨……嗨……

牵……绳……拉……得……肩……背……麻……

背着背着几时方才罢……”

萍儿哈哈笑起来了，说：

“妈妈不会唱：‘背着背着背着’……”

就在同一个时候，窗外的篱笆边却也哄出一阵笑声来了：

“嗨嗨，那寡妇唱起来了！”

玉怀立刻怔了一下，跑向窗口去，只见窗外的竹编篱笆那面拥挤着一堆人，许多脸贴在篱笆上，眼光直射进来。当她在众人眼前出现的时候，有谁忽然喊了一声：

“哈，那不是寡妇？”

焕章吃惊的问道：

“什么事？”也向窗口走来。

篱笆边立刻又哄起一阵笑声。只见有一个人拉着一个女人贴到篱笆上来说：

“哪，婶婶，那男的也在呢！”

玉怀立刻咬紧牙齿，脸变成青色，愤愤的望着众人。她想这一定是那老

太婆玩的把戏。最后骂了一声“妈的！”就退回来了。

“章！”她掉过头来说。“我现在是搬来了，据你看来，你母亲会对我们怎样？”

焕章转过身来笑了笑；但他还没有说出，见玉怀的脸色那样严重，自己也就赶快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

“随她怎样。”他说。“我刚才不是已经向你说过了么：昨天晚上她那种情形确使我非常不舒服，我们已没有什么母子之爱，现在不过大家都要生活，形式上维持着罢了。我的责任，就只是给她钱，养活她；我的事情是不要她管的。随她怎样，我们反正不理她就是了！”

“不，这不是理不理的问题，这是她会怎样来的问题。”

“哦哦，请你原谅我，我对这问题还没有想过。”焕章说着，见玉怀那尖锐的眼光直逼他，他赶快避开去，用手弹着灰色西装裤缝上的一点灰尘，遮去了自己的局促。

玉怀楞了一下，觉得对他一提到这问题他总是很圆滑的逃避，怕掘根似的问下去，譬如怕问到“假使闹到破裂了他会怎样呀”这些问题。她愤愤的看了他一会，随即又觉得自己多傻，“我根本不和他结婚，问他这些事情干吗？”她于是立刻感到轻松起来，嘲笑似的说：

“你对你母亲确是很孝的！”

焕章顿时红了脸，跳了起来：

“哈，你又讽刺我啦！怎么说！该怎么处罚？”随即他又叹一口气说：“怀！你难道这一点都不能原谅我么？我已经向她解释过很多话了呀！”

玉怀立刻又激动起来了：

“那么，我问你，假使她对我们用出她的手段来，你究竟怎么样？”

“糟糕！她又问到这上面来了！”他想；同时觉得自己有许多苦衷都攒集在心上。不过为使这场面不要弄得太难堪，他立刻举起一只手来做一个激动的姿式一挥，慷慨的说：

“那当然我站在真理的一边！”

“那么，只要你这样说就好！”

老太婆推开门拐着小脚儿进来了。她装着一脸的笑说道：

“呵，你们已经搬来了！我真是疲倦得很，章！给我一把椅子。”同时就用眼光在屋子里的家具上扫射着。忽然发现床上那个新枕头，她便跑去拿了起来看看，是一个雪白布的枕头，上面还绣着一行黑色的小字。

“呵，章！”她望着枕头说。“我前天不是听说你要买一个新枕头吗？你这是哪里买的？”

玉怀嘟起嘴瞪了他一眼。她看见焕章只是站在旁边笑，不说话，心里非常不高兴起来。她说：

“怎么在我家里的东西却是他买的？”

老太婆怔了一下，放下枕头。焕章觉得是自己的不对，但也同时觉得自

己被夹在这中间，究竟很难对付呀！他就抱歉似的望了玉怀一眼；玉怀却把脸掉开了。老太婆又跑到书架边拿起一本书来。焕章想，这回应该说话才好，免得玉怀又生气，因为那都是她心爱的书。他赶快凑拢去微笑的说：

“妈妈，请你坐在椅子上吧。这书还没有理好。”

老太婆愤怒了起来：

“难道我碍着谁了吗？”

“可是人家要理书呀！”焕章搭讪地微笑说，赶快走开，之后，就做一个严重的脸色，大有深意的看了玉怀一眼，意思说“你看，我已经这样做了。”

玉怀也觉得这老太婆碰了一个钉子，心里很畅快。她想着着实气她一下，偏做出亲密的样子推了推焕章的肩头说：

“我前面的房间还没有收拾好，我们出去弄弄好吧？”

焕章见母亲就要一个人被剩在房间里，感到非常的不安，他抱歉的看了母亲一眼，就同玉怀一道走出来了。老太婆也慌慌忙忙拐着小脚儿跟了出来。

把房间收拾好了之后，大家都坐下来，不说话，默默的坐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老太婆一直坐守到天色暗了下来。玉怀偏不去弄饭，老坐着翻看一本书。萍儿跑到她面前牵着她的衣角说：

“妈妈，萍萍饿了！”

她只是看了他一眼，仍然不说话。

焕章无聊赖地把两手抱着膝头，望望天色，又望望玉怀。他见母亲老是不想回去吃饭的意思，自己有许多话想向玉怀说也没有机会说，最后他终于耐不住了，举起两手打了一个呵欠，脸向着母亲说：

“喔，吃晚饭的时候了！”

老太婆惨笑了一下：

“唉，我今天不晓得怎么这样疲倦，什么都不想动。我不是看见你买了很多菜来了吗？我想在这边吃也是一样的！反正免得多化了你一道钱！”

玉怀感到非常的侮辱，真想抓起杯子向她劈脸打去。但她觉得这会使得焕章太难堪的。可是她无法忍耐住，的一声，就气愤愤的把书抛到桌上，随口骂了一句：

“妈的！”

焕章也立刻愤怒了，觉得在自己理想中的女人的她，竟至对自己的母亲如此泼辣！他立刻很凶的站了起来，同时母亲也正愤怒的站起来，他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

“妈妈，好，我们回去！”他自己也很奇怪自己的声音都变了似的。

玉怀非常吃惊了：“喝！原来焕章竟是这样的人物！”她一翻身就跑进后房去了。”

“她骂我！”老太婆指着她消失了的背影愤愤的说。

“好，我们回去吃饭吧。”焕章看见玉怀那股劲儿，又有点觉得不安起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吃？”老太婆故意顿了一脚，大声说“这不是你的外家？你不是已经用了钱的？”

焕章吓得皱起眉头，见她越讲越不像话，赶快搀着她就走出来了。在煤屑路上走着的时候，他想“玉怀一定生气了，而且刚才自己不应该向母亲说那句话，她也许从此不理我了！……”他非常着急起来，想趁这时候去向她解释还来得及。他于是向母亲说：

“妈妈，你先走着，我就来！”

老太婆来不及拉住他，他已向五十号跑来了。走到玉怀的床前，见她用被窝连头带脚包在里面，萍儿则在床边哭喊着“妈妈。”

他轻轻揭开她的被角很痛苦的说道：

“怀，刚才我的母亲说的那些话是太不像话了，我真怕她越说下去越不像，所以我才说了回去那句话。……”

玉怀不动，脸仍然向着里面，头发在枕上也躺得静静的。“怀，”他停了一会，咬一咬嘴唇又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不好，我刚才的确有些昏乱了！……”

玉怀仍然不动，脸向着里面。

“不过，你总能原谅我，我处的地位确是非常困难呀！”他摇了摇她的肩头说。

玉怀一翻坐起来了，脸冰冷得像一块铁，两眼喷射着刺人的光，说：

“你处的地位困难，难道我不困难吗？”

“不过你处的地位要比我好得多。”

“哼，好得多！我难道该受人的侮辱么？你不想想那老太婆说的什么话么？你没有听见村人们在轻蔑的喊着‘寡妇寡妇’么？我处的是什么地位？哼，你们男子都应该是有地位的！”焕章苦笑了一下，努力找寻着能够妥协之点，于是竭力柔和他说道：

“是的，这是我说错了，请你原谅。”

玉怀冷笑了一下：

“你叫我原谅你，我去找谁原谅我？”

老太婆又在篱笆外边喊起来了：

“章！儿呀！快点走了呀！你要娘等死在外边么？”

焕章立刻非常愤激了，这边还没有调和好，那边又叫起来。他觉得母亲那喊声简直非常讨厌。

“章儿呀！你要娘等死在外边么？”老太婆又喊了。房东老太婆忽然把头伸进门来，光着眼睛说：

“李家少爷！你家老太太在外边喊你呢！”

他气得真想给这伸进来的头脸一耳光。但房东老太婆又讲起来了，他无可奈何的望了玉怀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好，我现在只好去一去。我现在也不知从何说起，我的心你终会看见

的。”说着，他就转身，但玉怀却向他背后抛来一句：

“你的心我已看见了！”

他咬着牙，不说什么话，就走出来了。他见母亲愤愤的看着他，他更加非常气愤。他想：“这简直给你弄得糟透了！我本来弄得好好的，一方面是恋爱，同时一方面是我的事业，我有了她的帮助，我的事业就会更加高了起来，谁都对我羡慕！但你不替我想想，成天光闹着给你搞一个老婆，搞一个老婆！你就只晓得要老婆，要孙儿！你把我放到哪里去了？唉，你呀！……”他的牙齿咬得更紧了。

老太婆不说话，她不愿在路上说话，假使吵了起来，给别人看见了是没面子的。她想：“好，你现在真的去婁了那淫得不能再淫的寡妇，把娘都不要了！娘把你养了这么大，你今天自己能做事了，就可以把娘抛开了？你在外边轧婁头，不要紧，男儿汉大丈夫，三妻四妾是应当的，娘不是不答应，娘并不是那样的糊涂娘！可是你正妻是要的！哪晓得你给她迷昏了，老婆也不讨，娘也不要，这成什么话！……”一进了自己的房门，她才哭起来了，房东女人一见他们回来，就躲在门边偷听着。

“你给我气受！”老太婆一面哭，一面数说着。“你不想想娘为你受了多少气！连那烂货也欺负我！这就是你轧的好婁头！”

焕章气愤愤地在床边一坐，说道：

“在闹什么？这样闹起来给人家听见了好吗？”

“好，娘说就说不得！”老太婆在桌上轻轻拍了一下说。“哼，怕人家听见！你们昨晚上的事情怎么不怕人家听见？‘寡妇进房，家败人亡！’今天全村子都闹遍了！房东跑来还要叫他打扫晦气！叫你给他插烛烧香！你看你给我弄的这样丢人的事！我去替你受气！”

焕章惊讶的跳了起来：

“什么？要我给他打扫晦气？还要烧香？这简直放他的狗臭屁！”

老太太吓得赶快伸手去遮他的嘴，但房东女人已一冲的走进来了，愤愤的挥着手说：

“李少爷！你是读书人，嘴要放干净些！我们这村子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尽你说上天去也要烧香的！”

焕章气得全身都发抖，愤愤的拉开门，老太婆吃惊的赶快伸手去抓他，可是他已一飞的跑出来了。他在村路上乱走着，树林在他身边退过去，坟堆在他脚边退过去，白墙的瓦屋退过去，臭水的小浜退过去，皮鞋吃满烂泥，西装上挂着茅草，他都不知道。只觉得头发昏，全身要爆炸。房东女人的丑脸和母亲的哭脸不断的在他眼前出现。随后，他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了，抱着头。他想：“这简直可恶！打扫晦气什么的给滚他妈的蛋！哼！烧香！这简直是拿人来侮辱！”他想：“这种侮辱难道玉怀晓得吗？她总是不原谅我！我处的地位多么困难呀！我的母亲自然不好，无知，愚昧，但也可怜，孤独！我假使因为这事破裂起来，她会在公司方面闹我的！那么我的职业就完了蛋！”

难道这些苦衷你玉怀都不知道吗？你虽然说过，‘这样的职业不干就是，另外去辟生路！’可是说是这样说！”他想到这里，觉得这样想有些不大妥当，“玉怀的做人，作事，自然是对的，另辟生路，独力发展，自然也是对的。可是也难呀！这么的时世？”他想起玉怀刚才那样的对他，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似的，他想：“这不知要怎么办好！”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一群黑点子的乱鸦在头上哇哇哇地匆忙掠了过去，四野的虫声蛙声也凄厉的叫起来了。忽然他想起刚才跑出门时的情形来了。他想：“母亲会怎样呢？也许吓得发抖了吧？也许吓得昏倒了吧？”他的眼前立刻就闪出母亲那惨白色的皱脸，他不禁深长的叹了一口气。“唉，这叫我怎么办呢？一方是母亲，一方是爱人！……”他痛苦着，两颊的肌肉起着痉挛，两拳紧紧的抓住。最后他忽然非常吃惊了，因为他想起自己这样一跑，母亲会去和玉怀大闹的，他吓得赶快站了起来，周围已是一片黑，但他向村路跑去了。

老太婆见焕章跑了出去，吓得踉踉跄跄追出门来时，已不见了影子。她大哭起来了，一把抓住房东女人。房东女人非常的害怕，她想：假使闹出人命来，那不糟糕？她于是自告奋勇的说：帮她找去。一时间全村都哄动了，无数的男男女女都围到老太婆的面前来。等了一阵，房东女人和别的一些人跑回来说：

“到处都找遍了！池塘里，小浜里，什么地方都没有！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老太婆更加双脚跳着哭了起来。她觉得天翻地覆了！世界上只剩她孤零零一个人了！她也将没法再活了！她喊着：“我的儿呀！我的肉呀！你叫我去靠谁呀！”

最后她顿了一脚，一手指着天煽动的说：

“都是那寡妇！都是那卖淫的寡妇！都是那烂×的寡妇！弄得我们一家这样母离子散！闹得四邻都六畜不安！都是她！都是她呀！”

她背后站着的一个刘老太婆眼圈都红了。人堆中忽然有一个人说：

“这种女人真是该死！”

大家都显出这话很不错的眼光。老太婆于是厉声喊道：

“我要问她要人去！”

人们立刻让出一条巷子，她就踉踉跄跄走了起来，一大群人拥在她的背后，浩浩荡荡直向五十号门口奔来。她跑进玉怀的房门，玉怀看也不看她，但却非常奇怪门口拥来那许多人。但她已直向后房奔了进去，玉怀只得跟在她的后面。老太婆抓起床上的被窝来看看，被窝里是空的，又提起垂下的卧单来看看，床下也是空的。她于是跑了出来直向玉怀闯去，厉声喊道：

“把我家焕章交出来！”

玉怀大吃一惊，心里慌乱的思想：“难道他出了什么事了吗？”但她见老太婆来势汹汹，于是也气愤的说道：

“你家焕章是有脚的！你来问我干吗？”

老太婆愤愤的冲前两步，左手叉腰，右手伸出食指指着她喊道：

“你！狐媚子！娼妇！你配来和我说！你把我家焕章藏到哪里去，你说！你今天如果不交出来，叫你认得我老太太！”玉怀的嘴唇白得像纸一般，一把抓住她的衣袖喊道：

“出去！你给我出去！”

老太婆立刻在她身上打了一下，同时狂喊起来：

“呵呀！打死人呀！街坊呀！打死人呀！”

围在门口的人们立刻哄动了，有一个人说：

“喝，这寡妇打人了！快去喊警察去！”

玉怀气得直发战，咬着牙，看着老太婆，握两个拳头护着自己的胸部，萍儿则抓住她的衣襟号哭。

房东老太婆吓得赶忙挤进来，搀扶着哭喊着的老太婆，突然人堆后面骚动了。

“呵，他家少爷进来了！”有几个人同时说。

人们立刻拥挤着分开，让出一条巷子，满脸发青的焕章就在房门口出现了。他惊愕地站在门槛边一看，老太婆已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大哭起来：

“呵呀！你也回来了！你看娘要给这娼妇打死了！”

“唉，妈妈！”焕章愤愤的说。“这样子闹起来成什么样子呀！”“好，打死我就是了！我也活够了！”

焕章觉得自己进来了，还没有和玉怀招呼，未免形势弄得太僵了。而玉怀那冰似的样子，简直和自己非常生疏，陌生人似的。他心里感到非常的难过。他鼓了鼓勇气，向玉怀道：

“怀！这是怎么一回事？”

“出去！”玉怀冷冷的把两手向前一送。

“怀！请你原谅我！我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出去！你们通通给我出去！”

焕章完全僵了，看看玉怀，看看母亲，“一边是爱人，一边是母亲，唉，这叫我怎么办呢！”他心里非常痛苦地想。但门口的人们却喊起来了：

“把你家老太太先搀回去呀！她恐怕已经受伤了！”

老太婆在众人的喊声中感了一种新的胜利，她竭力摇撼着焕章的于哭喊着：

“呵呀呵呀！她打得我好！把我打伤了呀！”

焕章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只得把母亲搀出来了，跨门槛的时候，他依恋地掉过头去，抱歉地注视了玉怀一眼，意思说：“你看，我这真是不得已呀！你该原谅我么？”

玉怀只是一脸的冰，回答他的只是一痕轻蔑的冷笑。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

（原载《爱》，1937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

散文 第三生命

不晓得你们这儿的兵怎样，据我所看见的大都是面黄肌瘦，一层皮子包着突出来的骨头。至于我们那儿的也差不多，也是一层皮子包着突出来的骨头的，可是满脸却罩着的是一层惨白的烟灰色，——大家都抽鸦片烟。操场是很少上的，因为排长抽，连长抽，营长也抽，……除非是有什么大员之类到来，营长们才把大家带到操场去正步一会，跑步一会，跑不了好久，大家自然流了汗；可是营长们也忍耐不住地张着乌白的嘴唇随着眼角的泪水珠打起呵欠来了。这一回回来，自然大家是饱抽一顿，所谓“饱抽”，那当然是属于营长之类，至于大家也不过是多翻一两次烟灰罢了。

我们那儿的烟很便宜，两角钱就可以买一两，现在恐怕更要便宜了。我们那儿一到二三月，就可以看见遍田红红白白的烟花，像荷花似的，在蔚蓝的天空下迎着风向你的周围点头。新烟一上市，饷就用烟来代替了。一个月一个人可以得到好几两。这是很好的管束的办法。烟并不多，只让你抽得倒跟破败，呵欠连天的样子，没有事的时候，尽你在大殿的灰黯角落里躺躺，或者抱着丧气的头在天井边晒晒太阳，就不怕你拐枪潜逃了。

所以我们那儿的兵一个人有两枝枪，一枝步枪，一枝烟枪。遇着开差，烟枪装在杂囊里，步枪就挂在肩膀上。所谓步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那末烟枪就该是第三生命了。缺了它，步枪就越挂越要命，肩膀就橡要断下来似的，更说不上打仗了。所以每一宿营，饭有没有不管，敌人在什么地方不管，走进了破庙子的大殿，大家就放下步枪取出烟枪，躺下去，对着烟灯的豆大火光都就“瞄准”起来了。在烟雾沉沉中，你可以看见万盏明灯，像放河灯似的，大家在“开火”了。

等到“开火”完毕，排着列子点名的时候，连长和兵们大家都神气十足，喊一声，应一声，如果你站在连长与兵们之间，你可以闻着双方袭来的苦臭烟气；至于连长与兵们呢，大家都不会觉得，谁都像不觉得谁抽过烟似的，都一样了。这一点，官长与兵们是“一气”的。

用烟发饷的时候，是三四月。因为价钱便宜也只是这个时候，烟越陈价钱就越贵了。所以除了这时期，大家希望着的就是打仗。希望打仗，倒并不是说大家没有烟抽了就想死，或者不怕死；这时期是又可以有鸦片收入的。大家所希望的就是攻城攻镇的那一刹那，或者败走，或者打胜，趁着那几点钟公开的秘密的混乱，败走的就在街那头攻进深闺，打胜的就在街这头攻进账房，都像预先通知过似的，都不再开枪，打柜子的打柜子，開箱子的開箱子，床下面，夹壁里，都很熟练地，把红绿的绸缎衣服穿在军服下面，把黄白的金银装在裤带里头，自然一大包一大包的黑东西更是欢迎不暇了。这时期是比三四月的发饷还愉快万分的。大家拿着这东西，又可以伸着懒腰登紧脚跟躺在那破庙子的大殿上抽个肠瘦脑满了。抽来抽去，一个个都抽得像庙

子里的小鬼似的，皮子吸进去，骨头吸出来，如果脱下军服，让他们站在阳光下，你可以看见一堆堆怕人的骷髅。

如果在三四月间打仗，对于他们那就更加好，上面既可以发饷，进城又可以发财，何况正当着烟浆将要割完，麦子也正是茂盛的时候。一开火，大家可以“地形利用”地在几尺高黄黄的麦丛下面作掩护，一冲锋，好像神不知鬼不觉似的从麦田冲着许多巷堂就扑过去了。肚子饿了，可以把烟斗劈开，里面满是黄澄澄的罂粟，倒进口里面就可以充肌。至于瘾发了呢，那就更有办法。趁着这边的炮兵阵地正在轰隆轰隆一炮一炮地向敌人射击的时候，真是好像替大家掩护似的，让一部分人开着枪，其他一部分人就退到稍后方的几步，躺在麦田旁边，几个人换替挡着风，把灯燃好就抽了起来。抽好了，又上去调其他一部分人来换班。至于官长们胆子比较小一点，则躺在更后更后的麦田去了。他们是用勤务兵拿着洋伞挡风的。这应该要说是两道火线：在前线，放下烟枪，拿起步枪；在后线，则是放下步枪，拿起烟枪。大家把瘾一过足，便在长官的命令之下，一声“杀！杀！杀！”随着“低低低”的冲锋号声，踏翻麦子，跌倒烟茎，便向着城或镇冲过去，大家于是又攻进深闺，攻进账房，打柜子，开箱子去了。

我们那儿也许和你们这儿不一样，我们那儿的兵和烟是常常连在一起的。比如要冲锋的时候，你们这儿大概是奖钱。眼看着一道桥攻不过去的时候，大概是喊：

“弟兄们！抢过这条桥呀！奖二千块呀！”

对面的敌人也就喊：

“弟兄们！死守着这条桥呀，奖四千块呀！”

这边二千过去，那边就四千反轰过来，于是乎两边都就冲。这，大家都用的是钱。自然我们那儿也是用钱；可是有着一回却用的是鸦片做奖品的。

“弟兄们！冲过去，奖五十两烟！”这边喊。

“弟兄们！冲过去，奖一百两烟！”那边也喊。

至于排着列子喊“稍息，立正”的时候，如果大家懒洋洋地把脚步拖回去，你们这儿的官长大概是喊：

“没有吃饱么！”

可是我们那儿却有一点不同，是喊：

“瘾没过足么！”

每逢发了财的时候，大家一过足了瘾，没有事便赌。因为那许多鸦片，抽是抽不完，卖又一时卖不脱，大家于是便围着一大堆，拿出三个骰子来，起头是一钱二钱的赌，渐渐输得口麻，发起毛来，便高声喊起来了；

“二两！”

“四两！”

渐渐增加到十两二十两，大家都就汗流满面，脸红筋胀，互相都起着敌意来了。输完了，气不过，只要谁在人丛中大喊一声，马上就可以看见骰子

与拳头齐飞，头破与血流开始。

“妈妈的！谁耍刺刀！”

谁这么喊一声，就像提醒了大家似的，马上就可以听见洗流哗啦的抽取刺刀的混乱的声音。

这一下，上面就来开始一次整饬军风纪。该打屁股的打屁股，该开革的就开革，该怎么的就怎么。骰子没收，鸦片没收，天下于是乎又太平。

总之，我们那儿的兵和烟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去问一个兵贩子，说：哪儿的烟饷多，哪儿烟的办法多，他会一点不迟疑地告诉你，哪儿多，哪儿好，多到怎样的程度，好到怎样的程度。一点也不会含糊的。

兵贩子们是懂得很多的。他们不得已来当兵，可是在“不得已”中创造了许多应付的办法。他们从这个部队跑到那个部队，又从那个部队跑到其他的一个部队。他们懂得见着长官端端的立正举手，同时懂得欺负乡下才来的新兵或者乡下人。他能够怎样装病躲过上操，一遇着战争的时候，他就懂得悄悄地烧好几个红红的烟泡装在贴身的裤带里溜走了。机会不好的时候，自然是不拐枪，有几个烟泡子尽够了。如果溜不脱呢，自然是上火线，不知怎么地，眼睛一不看见，他们就已经踏过尸首，首先就攻进深闺或者账房去了。

他们总是常常活着回来的。

火线上常常有着这样的事情：在两边相持不下的一个桥头，大家是可以互相望着谈天的。互相间一把休息的交涉话办清，就都安心地抱着枪坐下来了。

“那边的弟兄！我们这边有白米饭呵，过来么！”这边这么说。

“我们这边有腊肉呢，你们过来好了！”那边又这么说。

“弟兄，讲好的呵！等老子们抽口烟呵！不要开玩笑呵！”

“好的，抽好了。”

大家于是躺着抽了起来。如果谁先抽足了，就把枪端好，瞄着桥那边的烟灯，吧……！就可以登时听见两方都乱嚷起来了。

“妈的！要打么！”

于是噼啪噼啪又开始。

这么地打一下，自然一方又打胜，一方又败走，自然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的一场混乱。自然大家又抽得肠瘦脑满了。

自然，安全回来的大部分又是兵贩子。

现在我们那儿更是满地烟花了，不知“瘾没过足么！”的这句骂法还常听见否？

一九三四，六月

（原载 1935 年 2 月 20 日《文学新辑》1 辑）

茶包

川康的交界处，是一个绵延不绝起起伏伏的高山。离开那个古旧的城市，通过许多荒芜的田路和一些硬崖的狭谷，直到太阳当顶的时候，才可以走到这山脚。在那环山包围的古旧城中所看见的天，就已经很小；这山脚望见的就更小。站在插入天际的高峰脚下的石头前面，顺着自己的脚尖向前望去，就看见一地大大小小的乱石头，有些甚至于大得像一座屋子那样，蹲在那些乱石的上面。石缝中伸出着无数黄青的茅草，迎着风在那些高高矮矮的石头边点着那毛虫似的头。石头过去，是一溪潺潺流着的清泉，轻轻地缓缓地反映着黄色的阳光曲曲折折地流下去，荡出一种空谷的声音。溪上面就是突起的插入天空的高崖，和这边的高峰对峙。从峰腰到峰顶都是丛杂的笔立着的杉松，环绕着峰顶的杉松上面的天是一种死灰色，太阳到这儿，都只有碗口那么大，显得灰黄了。往西康，就要顺着这条小小的溪流，爬着一条半崖中的羊肠小路一重一重的翻过山去。说是爬，是因为山太高，好像壁立，走着那些一步高一步的石头路，鼻子就和前四步的石级距离并没有三尺远，所以就显得是爬行一样了。在这些崖弯处，太阳是很少晒到的，许多青苔绿藓就爬满那些石级的边沿，如果不当心滑一下，鼻子马上就碰了石头尖，准会擦脱一块皮，流血呢。望着下面的黑洞洞的深谷，这么小心地一步一步喘着气走上去，汗就从脸上流下来，疲倦地想着，以为走完那插入天际的山顶就好了，但是刚刚走到山顶，转一个弯，却又是一个小小平坦的斜谷，斜谷的周围又是无穷的插入天际的高峰。再上去，自然又换出另外一种小小的斜谷，另一种插入天际的高峰也和先前的一样。这些地方自然也有人家，就住在那些斜谷的尽头，和高峰的山脚。五六间不大整齐的草房，顺着路边立着。房上的稻草被半年堆集的雪花压成了烧焦似的枯黑。山风吹过去，就可以听见那些稻草嘶嘶地像低泣的声音。房门口都照样地摆着一张长长的脏而旧的条桌和两条不整齐的长凳。一两个扎着围腰布的红线眼皮的女人就在那儿应酬着她们的顾客。听见斜谷转弯的那边有着拐子在石上清脆的声音，她们委缩地围在柴火旁边就知道她们又有顾客来了。这些顾客就是背茶包的脚夫。那茶包一块有八尺长，用蔑篓装成，好像一条挺长的扁圆枕头，一条大约有十五斤。那些粗壮胳膊的汉子，一气是可以背十五六条之多的。他们把那茶包一条叠一条地扎好背在背上，就像背一个顶大的方桌面子似的，从腰起离头有三四尺高，那宽度在他背着的两旁还可以遮着两个人。然而走十来步却就要休息半天。十几个人结着伴，一串串地在半崖的羊肠小路上扫着上面垂下来的树叶一步一步的走着。他们休息，全凭一根拐子，这东西，恰有屁股那么高，是圆滚滚的一根木棒，接近屁股的一头有一个五寸来长的横木。大家在树叶下沙沙地走了一会儿，便把拐子在石边一立，让拐子下端的尖铁块插稳在石和石的中间，屁股就原地不动的，靠到横木上。然后用竹圈子刮着脸上的汗珠，嘘出一口哨音，那哨音使对崖树梢的麻雀们也吃惊地乱飞起来，

他们于是休息了。这茶包是专销给康藏土人的。他们拿这茶叶去熬酥油充饥，是他们食品中的重要部分。这些脚夫们就这么一年到头无休无歇地从古旧城里的商家背出来，爬过山去，运到打箭炉，他们在脚店里把茶包一搁，茶商的伙计们跑来点收清楚，在轻蔑的眼光下接着够回家的脚钱，他们就又啃着玉蜀黍的大馍，跑回那个古旧的城市，在老板那儿又捆扎十几包起来，又到这悬崖的半腰一步挨一步的流汗前进。望着那一重又一重走不完的高山，望着那沉重云头的死灰色的天际，那天际呵，真遥远得很呢。太阳从崖这边爬到崖那边，灰黄色的光线在它们的瘦脸上仅仅是一会儿很快就掠过去了，不见了。它们张着那呆滞的网满红丝的眼睛，呆板地叹息地想着：“啊，又是一天了！”当他们站在路上休息的时候，那永远伴着他们的那根拐子，拄在那石级上发出的清脆声音，就好像安慰他们一下似的。他们这里面，有很多自然是乡里种田的，然而有些却是无田可种挤到山里斜谷来住家的汉子。他们把自己的红眼眶的女人留在家卖点小菜之类，他们就这么一回一回往返地背茶包。有时剩得两个钱，就回来往几天，使者婆生一些孩子。他们所希望的是当他们硬蹉蹉地闭着眼睛躺在坟墓里的时候，也好有人来给他们在乱草前点三根香，烧几张纸，磕几个头。当他们那凸着肚的老婆生下一个孩子来，如果是男的，他们那成年沉默而且常常叹气的干枯嘴唇，就在那毛绒绒的胡子下露着焦黄的牙齿嘻开来了。如果同伴们拍着他们的肩膀给他们说“恭喜呵恭喜”，他们就简直快活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三朝的一天，他们便要在红纸写的神位面前点着火光闪闪的烛，和白烟缭绕的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觉得是很对得起先人了。磕了头起来，便把一根拐子拿到孩子嫩嫩的屁股跟前来，用横木在那屁股的下面搁一搁，口中就念念有词地说道：“不愿你长大做官做府，只愿你将来背得起二百五！”二百五差不多是二十包茶的样子。能够把一叠八尺见方的茶包直直的背在背上，在他们认为又可以讨老婆，生孩子，传宗接代了。孩子到了十来岁红喷喷的一张脸的时候，便带着同去在老板的面前学着看脸色，开始背茶包。起头自然是两包三包，慢慢就加多起来。人越高，背上的东西也越高，而脸子也就渐渐地变成腊黄，瘦削下去了。这时候，老一辈的胡子白起来，背脊驼下去，身上那粗得像一层麻布般的皮子包着突出的干枯骨头，背上的茶包也就减少下去，不到一半了，然而走起路来还有点打偏偏，在乱石的悬崖半腰，一步一步的摸着走去。狭谷旁边的那些鸡毛店的女人，见他们这些顾客走来，照例就站在门口，一面张着被柴火烟子熏得快瞎了的眼睛，一面张着那没有血色的苍白嘴唇喊“喂，客人，息店了！”他们这些背茶包的在半山里从天朦朦亮就起来走到现在，自己算算究竟是走了二十来里路了，快黄昏了，可以休息了。走进店子，在那成年潮湿的土墙边把茶包子一放，自己就在柴火旁边躺下去。如果还有点鸦片，就在那地下的草蒲团似的草垫子上把烟灯点起来，枯黑的烟灰拌和着一点点熟烟就在那烟灯上乌焦疤弓的烧，来医治那几十年来压伤了遍体的疼痛。老板娘如果在旁边问着他们这回背了多少的话，他

们就在那一跳跳的灯火前摇动着他们下巴下尖尖的杂白胡须，叹息地说道：“我们不中用了！老了！该我们的孩子了！”那瘦脸在黄色的灯前就更显得腊一般黄，额角和两颊的横横直直的无数皱纹深深地像刀子雕刻过似的，无神的眼珠子就像嵌上的两个白果，他们已经像木偶般的人了。当他们年青力壮的时候，在这些鸡毛店子经过，把茶包子一放，把自己带在身边的馍从贴胸汗臭的衣兜里面取出来吃过后就抱着手没有事，如果店老板娘是熟人，有时还去和她们说几句笑话开开心，或者约几个同伴围着来打打纸牌，来消磨他们这无聊的时刻。可是到了胡子蓬松，说话的精神已经没有，如果不烧烟，倒下头便睡了。这山里是他们最熟悉的，然而最熟悉的也只是这山里。像这样背东西走路，顶好是晴天，晚上他们坐在柴火旁边，听着山头的风从草房的壁缝吹下来，把烟子吹出门，吹下山去，他们就高兴的说，“明天天又晴了。”顶怕的是雪天。然而这山到十月就开始落雪了，一直要落到二三月间。雪银漾漾的堆满山头，甚至一切阁落，路上也堆满了两尺深，粉似的，齐斩斩地可以吞完小腿。连松杉也是白的，树叶上都堆着一寸厚的雪花，低低的压下来扫着崖边，反映着灰黄的阳光，更加撩得人眼花缭乱，眼睛就会这么痛起来了。茶包子在那悬崖边走过扫着那压低下来的树叶，那雪花就像面粉团似的悉悉索索地溜下来，落进颈项上发臭的衣领里，顿时就觉着一股冷气从皮层透进心窝，然而总得皱着脸上根深的皱纹，咬着牙慎重地再踏进一步去。在这雪天里走路真不是玩的，雾子从崖旁边的黑洞洞的深谷下面像刚揭开大饭桶时的白气直冲上来，往上升，连续不断地往上升，那浓浓的雾罩好像可以拈得着的轻纱似的。它劈头盖面的升上来，缭绕在脚间，缭绕在茶包子间，缭绕在堆满雪的松杉间，缭绕在峰顶和峰顶间，升不完，出无尽，好像那深谷下面谁在那儿成天烧着火煮着饭呢。雾是那么纱一样模糊的，在那些脚迹并不怎样明显的雪路上，真是可以迷失方向，不当心，一脚踏在冰块上，就会连人带茶包一起滑下深谷去，永远葬在迷雾中。这倒并不是稀奇事。所以他们每天起来，一拉开鸡毛店子的门，就要在雾罩中看看雪路上有没有豹子的脚迹，如果有，就放心的背着茶包走去。打山神庙前经过，心头惶恐地希望着神的保佑，口中便要说着“回来时再给你老人家烧纸。”然而那庙子站在那湿崖旁边，其实已经破了。最难走的，恐怕是最后的一个山顶了。空手人从城里来，两天就可以翻过山去，然而在他们却要六七天才能爬上山顶。山顶的雪就是五六月都不会化完的。何况是落雪天气。山顶上不但雪更深，雾更大，并且风也更厉害。在山里走几天，还有一些人家可以看见，虽是也有风，然而那声音是低泣，是哭诉，如走在沙漠上，如经过万人的坟堆，如听见少女的悲痛。可是这一望无涯白漾漾的山顶，你瞧，雪花乱七八糟地漫天飞舞着，忽然一阵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一下子把雪花在空中旋卷着狂飞起来，卷了几个回旋才落在雪地上。一些在岸边的枯树突然 嚓一声断了下来，洗哩哗啦地就奔下崖去，就是已经着地的雪花都滚了起来。这期间，就只听得“虎——虎——虎”的一种尖厉的怒吼，一种惨叫，在空中动

荡着，天乌地白。第一个背茶包子上来的人不当心，马上就看见他把拐子抛在空中，仰翻着背上的茶包翻了一个又一个的筋斗就滚下深不见底的深谷迷雾底下去。老头子走到这上面，如果遭受不着，纵不致飞下崖，但马上你可以看见他眼珠子一怔，胡子下面的嘴唇就立刻乌白，一缩一缩地露着齿，像是笑嘻嘻，直直地就躺到雪地上了。暴风平静后，就有乌鸦们来啄去他的眼珠，豹子们来啃去他的心脏。然而，人们并不因此就停下去。后来的向着死尸瞪着伤感惯了的眼睛，呆板地摇摇头，惊惕着自己，便又呆板地拄着拐子一声声清脆地向着那无穷尽的生活远极前进。他们依然照样地预祝着自己初生下来三天的小孩，希望他们来承继着他们的命运。不过，这究竟已经是多年以前的黄金时代了。就纵然一月背一次，究竟还有背的，可以啃一啃玉蜀黍的硬馍。可是自从藏番拿着英国运来的枪进占金沙江沿岸以后，英国制造的印度茶可以直接用喷着浓烟的火车运销康藏，而内地那些古旧城市中的茶商便多半倒闭的倒闭，关门的关门了。于是有些人想再冒着风霜雨雪在崖边上拚命都不可能，而只好躲在家饿得暴躁地烤着柴火了。现在如果再经过这些地方，你可以看见较低的一些斜谷里还有着一些零零落落的人家，在招待着很少的背茶包的顾客和一些别的客人。在这里，你可以随时听见男的粗暴的声音，用瘦筋筋的拳头捶着桌子；女人呢，则端一条凳子坐在门边眼泪鼻涕地数说着狂号。至于较高的一些斜谷，有许多地方的草房都空空洞洞，歪斜的歪斜，倒塌的倒塌，只剩一些崩坏的土灶在那歪柱旁边，红纸写的神位都不见了。至于有些简直等于从来就没有过房子似的，那些被雪花压黑的稻草已躺在 嶙的大石旁边腐烂，横躺在杉树面前的柱头也被雪水剥蚀成柴块，生上许多藓苔了。

一九三四，九月

（原载 12 月 5 日《太白》1 卷 6 期）周文小传

周文，1907 年 6 月 17 日生于四川荣经县。原名何开荣，字稻玉，笔名何谷天、周文等。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18 岁时，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到西康川军中，做过候差、书记员等。在川军的数年间，目睹军阀内部的勾心斗角，激发了反抗黑暗的意识，积累了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素材。

1932 年，参加革命，在安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盟任组织部长。与读书会成员邹一平等，利用《安庆晚报》的文艺副刊《雀鸣》，作为读书会活动的公开阵地。同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次年，由丁玲、叶以群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根据左联开展文学大众化运动的要求，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将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名著，由鲁迅翻译的长篇小说《毁灭》，改编成缩写通俗本；将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支的名著，由曹靖华翻译的长篇小说《铁流》，也改编成了缩写的通俗本。在鲁迅的鼓励下，周文的成名作《雪地》在 9 月的《文学》第 1 卷第 3 号发表，署名何谷天。这部短篇小说暴露了军阀的腐败和吏治的黑暗。此后，周文创作渐丰，先后发表了

短篇小说集《分》、《父子之间》、《多产集》、《爱》，中篇小说《在白森镇》，长篇小说《烟苗季》。与此同时，周文还创作了一些杂文和散文。周文的小说，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广泛地运用心理描写，时时闪烁出讽刺的火花。

1934年3月，周文担任左联组织部长。1936年，担任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的秘书和交通。1937年9月，回到四川，在成都开展文艺界抗日统战工作，与沙汀、朱光潜、李 人等成立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主持会刊《笔阵》，兼《四川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1940年，奉调至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出版《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受到毛主席的赞扬。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1942年后，任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晋绥《抗战日报》社和《大众报》社长等职。1949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委员。同年秋天，调任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1952年7月1日，因患急性肺炎和急性肝萎缩，猝然去世。

周文主要著作书目

毁灭（小说改编） 苏联法捷耶夫原著，鲁迅译，1933年5月，上海，
光华书局

铁流（小说改编） 苏联绥拉菲摩维支原著，曹靖华译，1933年5月，
上海，光华书局

父子之间（短篇小说集） 1935年9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分（短篇小说集）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多产集（短篇小说集） 1936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烟苗季（长篇小说） 前部，1937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后部，
1938年5月；前后部合订本，1938年10月，均为同一出版社。

在白森镇（中篇小说） 1937年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爱（短篇小说集） 1937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

周文短篇小说集 1940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周文选集（上下册） 1980年5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周文选集 1981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